

國學基本叢書簡編 歐陽永叔集 二



居士集

卷二十六

墓誌銘四首

尙書虞部員外郎尹公墓誌銘

公諱仲宣。姓尹氏。尹氏世居太原。無顯者。由公之父贈刑部侍郎諱文化。始舉毛詩。登某此字無科。能字一有以材敏稱於當時。仕至尙書都官郎中。於今人士語尹氏者。往往能稱其名字。由是始有聞人。刑部葬其父於河南。今爲河南人。公舉周易。咸平三年中第。歷梓州銅山鳳翔麟游二主簿。京兆府司理參軍。潞州襄垣主簿。遷汝州梁縣一有。懷州武陟二令。又遷蜀州軍事判官。薦其能者數十一作十數人。拜大理寺丞。太子中舍殿中丞。國子博士。尙書虞部員外郎。歷知汝州之葉。鄭州之滎陽。縣一有。又知大寧監。通判華州。又知資州。皆有政一作能績。最後知郢州。至州之三日。晨起衣冠。得疾。一有及寢而三字卒。實景祐四年三月七日也。年七十一。以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葬壽安。母鄭氏。德興縣太君。妻張氏。壽安縣君。子七人。源。洙。湘。沖。淑。沂。泳。諸孫十餘人。公旣卒。許州進士朱生遊資州。資人一作州家家能道公之遺事。及聞公喪。皆巷哭。其吏與民各以其類之浮屠。發哀受弔。朱生旣得公善十餘事。爲作遺愛錄。以遺資人。朱生未嘗識公者。而言若茲。

信矣。嗚呼。善人之爲善也。生不赫赫於當時。則其遺風餘思在乎人者。必有時而著。公生而爲善。歿也見

思。一作歿也。見稱。銘者。所以名其善功。以昭後世也。一有銘曰。斯可知也。已。

夫字

物塞而通。必艱其初。至于大亨。乃燁而敷。尹氏之先。久望不耀。自公再世。始發其奧。公不墜德。有善在人。孰當其與。在子與孫。一作在子孫。

尙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墓誌銘

朝散大夫行尙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鄧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上輕車都尉陽夏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謝公諱絳。字希深。其先出於黃帝之後。任姓之別爲十族。謝其一也。其國在南陽宛。三代之際。以微不見。至詩嵩高。始言周宣王使召公營謝邑。以賜申伯。蓋謝先以失國。其子孫散亡。以國爲姓。歷秦漢魏。益不顯。至晉宋間。謝氏出陳郡者。始爲盛族。公之皇考曰太子賓客諱濤。其爵陳留伯。至公開國。又爲陽夏男。皆在陳郡。故用其封。復因爲陳郡人。然其官邑卒葬。隨世而遷。其譜自八世而下。可見。曰八代祖汾。爲河南緱氏人。至五代祖希圖。始遷而南。或葬嘉興。或葬麗水。自皇考已上三代。皆葬杭州之富陽。公以寶元二年四月丁卯來治鄧。其年十一月己酉。以疾卒于官。以遠不克歸于南。卽以明年八月。得州之西南某山之陽。遂以葬。公享年四十有五。初娶夏侯氏。先卒。今舉以祔。後娶高氏。文安縣君。三男六女。男某。皆將作監主簿。女一。早亡。五尙幼。公之卒。其客歐陽脩弔而哭于位。退則歎曰。初。賓客之

薨脩獲銘其德。納諸富陽之原。今又哭公之喪。哭者在位。莫如脩舊。蓋嘗銘其世矣。乃論次其終始。曰。公年十五起家。試祕書省校書郎。復舉進士中甲科。以奉禮郎知潁州汝陰縣。遷光祿寺丞。上書論四民失業。楊文公薦其材。召試充祕閣校理。再遷太常丞。通判常州。丁母晉陵郡君許氏憂。服除。遷太常博士。用鄭氏經唐故事。議昭武皇帝非受命祖。不宜配享感生帝。天聖中。天下水旱而蝗。河決壞滑州。又上書。用洪範五行京房傳。推災異所以爲天譴告之意。極陳時所闕失。無所諱。與修真宗國史。遷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通判河南府。移書丞相言歲凶。嵩山宮宜罷勿治。又上書論妖人方術士不宜出入禁中。請追所賜先生處士號。歲滿。權開封府判官。再遷兵部員外郎。爲三司度支判官。上書論法一作詔。禁密花透背。詔書云自內始。今內人賜衣。復下有司取之。是爲法而自戾。無以信天下。又言後苑作官市龜筒。亦禁物。民間非所有。有之爲犯法。因請罷內作諸器。皆以其職言。又言有司多一無此字。求上旨一有多字。從中出而數更。且謂號令數變。則虧國體。利害偏聽。則惑聰明。請者務欲各行。而守者患於不一。請凡詔令皆由中書樞密院。然後行。郭皇后廢。上書用詩白華。引申后褒姒以爲戒。景祐元年。丁父憂。服除。一本賓客薨于京師。以喪南歸三年。召試知制誥。判流內銓。諫者言李照新定樂不可用。下其議。議者久不決。公爲兩議。曰。宋樂用三世矣。照之法不合古。吾從舊。乃署其一議。曰。從新樂者異署。議者皆從公。署公爲人。肅然自脩。平居溫溫。不妄喜怒。及其臨事。敢言。何其壯也。雖或聽或否。或論高而不能行。或後果如其言。皆傳經據古。切中時病。三代已來。

文章盛者稱西漢。公於制誥，尤得其體。世所謂常楊元白，不足多也。公既以文知名，至於為政，無所不達。自汝陰已有能名，佐常州。至今常人思之。錢思公守河南，悉以事屬之。是時莊獻明肅太后莊懿太后起二陵於永安，至於鐵石畚鍤，不取一物於民而足。修國子學，教諸生，自遠而至者百餘人。舉而中第者十八九。河南人聞公喪，皆出涕。諸生畫像於學而祠之。初，吏部擬官以圭田有無為均。公取州縣田，覆其實者，準其方之物價。一作價差為多少，揭之省中。它有名而無實者皆不用，人以為便。天下之吏有定職而無定員，故選者常患其多，而久積吏緣以姦。至公為之選，而集者有不逾旬而去。天下皆稱其平。其遇事冗劇，一有處字尤若簡而有餘。及求知鄧州，其治益以寬靜為本。州遂無事。先時有妖僧者以偽言誘民，男女數百人，往往晝夜為會。凡六七年不廢。公則取其首惡二人，寘之法。餘一不問。民始知公法可畏而安於不苛。南陽堰引湍水溉公田，水之來遠而少能及民，而堰墩勑列反墩破。公議復召信臣故渠，以罷鄧人歲役。而以水與民，大興學舍，皆未就而卒。始公來鄧，食其廩者四十餘人，或疑其多。及其喪，為之制服。其治衣櫛纒二婢，至三從孤弟妹，皆聚而食之。卒之日，廩無餘粟，家無餘費。入哭其堂，櫛無新衣。然平生一有好施宗族喜賓客談宴，怡怡如也。自少而仕，凡三十年間，自守不回，而外亦不為甚異。此其始終大節也。一無也字，下有昔太史公世稱其文善以多為少，今予不能乃不暇具書公之事，而特著其大者略書之。噫，公之事何多歟。繁予文而不克究，使公而壽且用極其材，則凡今所書，又有不暇書而又著其尤大者爾。將葬，其嗣子某來乞銘曰。

壽吾不知命繫其偶。不俾其隆。安歸其咎。惟德之明。惟仁之茂。惟力之爲。而公之有。

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簡肅薛公墓誌銘

明道二年。尚書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河東公。以疾告歸其政。天子曰。吾不可以數煩公。乃詔優公不朝。而使視事如故。居歲中。數以告。乃得還第。又數以告。然後拜公爲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判尚書都省。罷其政事。景祐元年八月庚申。公薨于家。年六十有八。贈兵部尚書。公諱奎。字宿莚。姓薛氏。薛氏之先。出於黃帝之後。任姓之別。爲十族。薛者。奚仲之始封也。其後奚仲去遷邳。而仲虺留居薛。春秋之際。以國見經。而其子孫後以爲氏。此其譜也。隋唐之間。薛姓居河東者爲最盛。公絳州正平人也。曾王父贈太保諱某。大王父贈太傅諱某。王父殿中丞贈太師諱某。三世皆不顯。而以公貴。初。太宗皇帝伐并州。太師以策干行在。不見用。罷。公生十餘歲。已能屬文辭。太師顧曰。是必大吾門。吾復何爲。乃不復事生業。務施貸以贖鄉閭。曰。吾有子矣。後何患。後五十年。公始佐今天子參政事。爲世名臣。如其言。公爲人敦篤忠烈。果敢明達。初舉進士。爲州第一。讓其里人王嚴而居其次。於是鄉里皆稱之。淳化三年再舉。乃中授祕書省校書郎。隰州軍事推官。始至。取州獄已成書。活寃者四人。徙儀州推官。士爭薦其能。丁太夫人憂。服除。用薦者。拜大理寺丞。知興化軍蒲田縣。悉除故時王氏無名租。蒲田人至今以爲德。遷殿中丞。知河南長水縣。徙知興州。州舊鑄鐵錢。用功多人。以爲苦。公乃募民有力者。弛其山。使自爲利。而收其鐵租以鑄。悉罷役。

者。人用不勞。遷太常博士。御史中丞。向敏中薦公材中御史。就拜監察御史。召爲殿中侍御史。判三司都磨勘司。賜緋衣銀魚。出爲陝西轉運副使。坐舉人免官。居數月。通判陝府。歲餘。召還臺。安撫河北。稱旨。改尙書戶部員外郎。淮南轉運使。江淮制置發運使。開揚州河。廢其三堰。以便漕船。歲以八百萬石食京師。其後罕及其多。轉吏部員外郎。丁太師憂。去職不許。居二歲。入爲三司戶部副使。與三司使李士衡爭事。省中士衡扳時權貴人爲助。公拜戶部郎中。直昭文館。出知延州。遷吏部郎中。入爲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遷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契丹使蕭從順來朝。是時莊獻明肅太后垂簾聽政。從順舉止多不遜。以謂南使至契丹者。皆見太后。遂請見之。朝議患之。未有以決。公獨以理折之。從順乃止。而嫉公者讒其漏禁中語。由是拜集賢院學士。出知并州。改知秦州。秦州宿重兵。兵嘗慊食。公爲勸儉積畜。教民水種。歲中遷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而秦之餘粟積者三百萬。征算之衍者三十萬。覈民舊隱田數百頃。所得芻粟又十餘萬。秦州之民與其蕃一作夷落數千人。詣轉運使請留。不果。公在開封。以嚴爲治。肅清京師。京師之民。至私以俚語目公。且相戒曰。是不可犯也。囹圄爲之數空。而至今之人。猶或目之。及居蜀。尤有善政。民有得僞蜀時中書印者。夜以錦囊掛之西門。一作門者以白。蜀人隨之者萬計。皆恂恂。一作詢詢出異語。且觀公所爲。公顧主吏藏之。略不取視。民乃止。老嫗告其子不孝者。子訴貧不能養。公取俸錢與之。曰。用此爲生。以養。母子遂相慈孝。里富人三女皆孤。民或妄爭其產。公析其貲爲三。爲嫁其女。於是人皆以公爲仁恩。蜀

人喜亂而易搖。公既鎮以無事。又能順其風俗。從容宴樂。及其臨事。破姦發伏。逆見隨決。如逢蒙之射而方朔之占。無一不中。蜀人^{一作其後}愛且畏之。以比張尙書詠而不苛。開封天子之畿。益州蜀一都會。皆世號尤難理者。而公尤有名。其猛寬之政。前後異施。可謂知其方矣。入拜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遂拜參知政事。公入謝。上曰。先帝嘗言卿可用。吾今用卿矣。公益感激自勵。而素剛毅守節。不苟合。既與政。尤挺立無所牽隨。然遂欲繩天下。無細大。一入於規矩。往往不可其意。則歸臥于家。歎息憂愧。輒不食。家人笑其何必若此。公曰。吾慚不及古人。而懼後世譏我也。公嘗使契丹。與其君臣語。而以論議服其坐中。其後契丹使來。必問公所在。及聞已用。乃皆喜曰。是得人矣。邊吏得諜者。言契丹欲棄約舉兵。上亟召大臣議。或欲選將增兵。公曰。契丹畏誓而貪利。且無隙以開其端。其必不動。不宜失持重之勢。而使其可窺。已而卒無事。他日上。顧公曰。果如公言。於是益重之。明道二年。莊獻明肅太后欲以天子袞冕見太廟。臣下依違不決。公獨爭之曰。太后必若王服見祖宗。若何而拜乎。太后不能奪。爲改他服。太后崩。上見羣臣泣曰。太后疾不能言。而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公遽曰。其在袞冕也。然服之。豈可見先帝乎。上大悟。卒以后服葬。於是益以公爲果可用也。一無也字。下有而不至乎大用終焉。公先娶潘氏。早卒。後娶趙氏。今封金城郡夫人。子男一人。直孺。大理寺丞。女五人。長適故職方員外郎張奇。其次適故開封府士曹參軍喬易從。早亡。次適太原王拱辰。早亡。次適廬陵歐陽脩。次又適王氏。公既貴。贈其曾祖而下三室。曰。太保太傅太師。追封曾祖妣。

某氏某夫人。祖妣某氏某夫人。妣某氏某夫人。公性孝慈。雖在大位。家人勤儉。不知爲驕奢。諸子幼孤。撫養不異。平生所爲文章四一作二十卷。直而有氣。如其爲人。五年某月某甲子。其孤直孺奉其柩。自京師葬于絳州。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卽事。先期狀公之功行。上之太常。太常議曰。諡法一德不懈曰簡。執心決斷曰肅。今其狀應法。乃諡曰簡肅。銘曰。

薛夏之封。以國爲姓。其後河東。隋唐最盛。公世載德。實河東人。必大其門。太師之云。公之從事。以難爲易。參于大政。不撓不牽。屢決大議。有言炳然。公不爲相。告病還家。賙賻之榮。尙書是加。公有敏德。焯其行事。公有令名。有司之諡。事告之史。諡傳子孫。又刻銘章。納于墓門。

贈尙書度支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君諱思。字希聖。青州人也。曾祖諱庭實。不仕。祖諱昂。贈尙書職方郎中。父諱從化。尙書駕部員外郎。贈祕書少監。母河南縣太君朱氏。君天禧四年舉進士及第。爲濰州司理參軍。青州益都縣主簿。開封府倉曹參軍。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知益都縣。再遷祕書丞。太常博士。通判閬州。權知興元府。景祐四年九月十七日。以疾卒于官。享年六十有四。君世以明經仕宦。至君始爲辭章。舉進士官。雖卑。事親能盡其養。不知其祿之薄也。退與妻子惡衣蔬食。無難色。居親喪。盡哀。葬其家三十餘喪。鄉里稱其孝。爲吏。所至有能名。京東歲大飢。所在盜賊起。獨君所治益都無盜。而賑卹飢人。比他縣尤多。安撫使以爲言。詔書褒美。在閬州。

治嘉陵江石隄。民至今賴之。君爲博士時。其弟愈猶爲布衣。君嘗歎曰。吾年四十有七。始以進士及第。今且老。吾志其衰矣。顧其三子曰。是必大吾門。因獨念其弟愈。先君之所愛也。乃欲致其仕。以冀一子恩得。以命其弟。顧貧。未能去祿仕。每以爲恨。已而其子唐卿舉進士第一。君聞之喜。且泣曰。吾志其就矣。乃上書求致仕。且欲官其弟愈。未及而卒。君娶王氏。馮翊縣君。後君二十二年以卒。子男三人。唐卿將作監丞。通判陝府。唐輔。孟州濟源縣尉。皆早卒。唐民。今爲祕書丞。女二人。長適屯田員外郎任沆。次早卒。孫男二人。曰危。行果。行孫。女二人。皆尙幼。君以子恩贈尙書度支員外郎。夫人王氏。亦以子恩封長壽縣太君。以嘉祐四年十月十二日。葬君夫人于青州益都縣仁德鄉之南原。銘曰。張有世序。是爲青人。君治益都。有政于民。仕也四方。昌其子孫。終必返本。斯之謂仁。鄉人之思。封樹長存。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尹公墓銘】滎陽。此下一有及寢。一作反寢朱生。一作朱公佐公善。此下一有政字

【謝公墓銘】終始。一作始終

【薛簡肅公墓銘】後世譏我。譏一作議

卷二十七

墓誌銘五首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墓誌銘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一云行給事中梅公墓誌銘。梅公既卒之明年，其孤及其兄之子堯臣來請銘以葬，曰：吾叔父病且亟矣，猶臥而使我誦子之文，今其葬，宜得子銘以藏公之名，在人耳目五十餘年，前卒一歲，予始拜公於許，公雖衰且病，其言談詞氣，尙足動人，嗟予不及見其壯也。然嘗聞長老道公咸平景德之初，一遇真宗，言天下事合意，遂以人主爲知己，當時搢紳之士，一無此二字望之若不可及，已而擯斥流離，四十年間，白首翰林，卒老一州，嗟夫！士果能自爲材邪？惟世用不用爾。故予記公終始，至於咸平景德之際，尤爲詳焉。良以悲其志也。公諱詢，字昌言，世家宣城，年二十六，進士及第，試校書郎，利豐監判官，遷將作監丞，知杭州仁和縣，又遷著作佐郎，舉御史臺推勘官，時亦未之奇也。咸平三年，與考進士於崇政殿，真宗過殿廬中，一見以爲奇材，召試中書，直集賢院，賜緋衣銀魚，是時契丹數寇河北，李繼遷急攻靈州，天子新卽位，銳於爲治，公乃上書請以朔方授潘羅支，使自攻取，是謂以蠻夷攻蠻夷，真宗然其言，問誰可使羅支者，公自請行，天子惜之，不欲使蹈兵間，公曰：苟活靈州而罷西兵，何惜一梅詢，天子壯其言，因遣使羅支，未至而靈州沒于賊，召還，遷太常丞，三司戶部判官，數訪時事，一有使得

論以書於是屢言西北事。時邊將皆守境不能出師。公請出。大臣臨邊督戰。募遊兵擊賊。一有論曹瑋馬知節才可用又

十論傅潛楊瓊敗績當誅。一有以王刑三字而田紹斌王榮等可責其効以贖過。凡數十事。其言甚壯。天子益器

其材。數欲以知制誥宰相。有言一作未可者。乃已。其後繼遷卒爲潘羅支所困。而朝廷以兩鎮授德明。德

明頓首謝罪。河西平。天子亦再幸澶淵。一有以金帛三字盟契丹。而河北之兵解。天下無事矣。公既見疎不用。初

坐斷田訟失實。通判杭州。徙知蘇州。又徙兩浙轉運。一有副字使還。判三司開拆司。遷太常博士。用封禪恩。遷

祠部員外郎。又坐事。出知濠州。以刑部員外郎爲荊湖北路轉運使。坐擅給驛馬與一作假人奔喪而馬死。

奪一官。通判襄州。徙知鄂州。又徙蘇州。天禧元年。復爲刑部員外郎。陝西轉運使。靈州弃已久。公與秦州

曹瑋得胡蘆河路。一有無沙二字可出兵。無沙行之阻。而能徑一無此趨靈州。遂請瑋居環慶以圖出師。會瑋入

爲宣徽使。不克而止。遷工部郎中。坐朱能反。貶一作左遷懷州團練副使。再貶一作改池州。天聖元年。拜度支員

外郎。知廣德軍。徙知楚州。遷兵部員外郎。知壽州。又知陝府。六年。復直集賢院。又遷工部郎中。改直昭文

館。知荆南府。召爲龍圖閣待制。糾察在京刑獄。判流內銓。改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未行。遷兵部郎中。樞

密直學士。以往。就遷右諫議大夫。入知通進銀臺司。復判流內銓。改翰林侍讀學士。羣牧使。遷給事中。知

審官院。以疾出。知許州。康定二年六月某日。卒于官。公好學有文。一無此喜爲詩。爲人嚴毅修潔。而材

辯敏明。少能慷慨。見奇眞宗。自初召試。感激言事。自以謂君臣之遇。已而失職。逾二十年。始復直於集賢

直集賢院。比登侍從。而門生故吏。曩時所考進士。或至宰相。居大官。故其視時人。常以先生長者自處。論

事尤多發憤。其在許昌。繼遷之孫復以河西叛。朝廷出師西方。而公已老。不復言兵矣。享年七十有八。以

終。一無此二字梅氏遠出梅伯世。久而譜不明。公之皇曾祖諱超。皇祖諱遠。皆不仕。父諱邈。贈刑部侍郎。夫人

劉氏。彭城縣君子五人。長曰鼎臣。官至殿中丞。次曰寶臣。皆一無此二字先公卒。次曰得臣。太子中舍。次曰輔臣。

前將作監丞。次曰清臣。大理評事。公之卒。天子贈賻優恤。一無此二字加一作拜得臣殿中丞。清臣衛尉寺丞。明

年八一作九月某日。葬公宣州之某縣某鄉某原。一作葬于宣城縣長安鄉西山里銘曰。

士之所難。有蘊無時。偉歟梅公。人主之知。勇無不敢。惟義之為。困于翼飛。中垂以斂。一失其塗。進退而坎。

理不終窮。既晚而通。惟其壽考。福祿之隆。一作終

尚書都官員外郎歐陽公墓誌銘

公諱暉。字日華。於檢校工部尚書諱託。彭城縣君劉氏之室。為曾孫。武昌縣令諱柳。蘭陵夫人。一作蘭陵郡無夫人

蕭氏之室。為孫。贈太僕少卿諱偃。追封潘原縣太君李氏之室。為第三子。於脩為叔父。脩不幸幼孤。依

于叔父而長焉。嘗奉太夫人之教曰。爾欲識爾父乎。視爾叔父。其狀貌起居言笑。皆爾父也。脩雖幼。已能

知太夫人言為悲。一作哀而叔父之為親也。歐陽氏世家江南。僞唐李氏時。為廬陵大族。李氏亡。先君昆弟

同時而仕者四人。獨先君早世。其後三人。皆登于朝。以歿。公一有以字咸平三年。舉進士甲科。歷南雄州判官。

隨闈二州推官江陵府掌書記拜太子中允太常丞博士尙書屯田都官二員外郎享年七十有九最後終于家以慶曆四年三月十日葬于安州應城縣高風鄉彭樂村於其葬也其素所養兄之子脩泣而書曰嗚呼叔父之亡吾先君之昆弟無復在者矣其長養教育之恩既不可報而至於狀貌起居言笑之可思慕者皆不得而見焉矣惟勉而紀吾叔父之可傳于世者庶以盡脩之志焉公以太子中允監興國軍鹽酒稅太常丞知漢州雒縣博士知端州桂陽監屯田員外郎知黃州遷都官知永州皆有能政坐舉人奪官復以屯田通判欽州以本官分司西京許家于隨復遷都官于家遂致仕景祐四年四月九日卒公爲人嚴明方質尤以潔廉自持自爲布衣非其義不輒受人之遺少而所與親舊後或甚貴終身不造其門其澄官臨事長於決斷初爲隨州推官治獄之難決者三十六人一有大洪山奇峯寺聚僧數百人轉運使疑其積物多而僧爲姦利命公往籍之一有官爲出入四字僧以白金千兩餽公公笑曰吾安用此然汝能聽我言乎今歲大凶汝有積穀六七萬石能盡以輸官而賑民則吾不籍汝僧喜曰諾飢民賴以全活陳堯咨以豪貴自驕一有所居爲不法五字官屬莫敢仰視在江陵用私錢詐爲官市黃金府吏持帖強僚佐署公呵吏曰官市金當有文符獨不肯署堯咨雖憚而止然諷轉運使出公不使居府中鄂州崇陽素號難治乃徙公治之至則決滯獄百餘事縣民王明與其同母兄李通爭產累歲明不能自理至貧爲人賃舂公折之一言通則具伏盡取其產鉅萬一有字歸于明通退而無怨言桂陽民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決公自

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食訖。悉勞而還于獄。獨留一人于庭。留者色動惶顧。公曰。殺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然。公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囚卽涕泣曰。我殺也。不敢以累他人。公之臨事明辨。有古良吏決獄之術。多如此。所居人皆愛思之。公娶范氏。封福昌縣君子。男四人。長曰宗顏。次曰宗閔。其二早亡。女一人。適張氏。亦早亡。銘曰。公之明足以決於事。愛足以思於人。仁足以施其族。清足以潔其身。而銘之以此。足以遺其子孫。

江寧府句容縣令贈尙書兵部員外郎王公墓誌銘

代

王氏世家開封陳留之通許鎮。咸平中。分通許爲咸平縣。故王氏今爲開封咸平人。公諱某。字某。曾祖諱丕。祖諱祚。父諱銳。世以貲雄里中。不樂仕宦而好施。其有以賙人之急。及公而貲益衰。乃歎曰。吾聞施於爲政。其利可以賙天下。貲安足道哉。乃慨然以孔氏尙書舉於有司。累不中。因就他選。曰。可以爲政。何擇焉。初任萊州萊陽主簿。會令坐事解去。公署令事。告其民曰。令欲爲法簡而利民。博者當何爲。去其甚惡。可也。乃縛故吏唐權。條其宿惡。上于州。杖其脊而還之。縣之姦豪。皆斂色屏氣。指權相戒。不可犯公法。公曰。使我爲令。葦年。不獨善人不懼惡人。可使惡人爲善也。已而河決東平。公部縣丁夫數千。召權署隊長。權喜曰。公許我自新矣。卒以丁夫治河爲諸縣最。歷婺州蘭溪尉。陳州項城主簿。會歲旱蝗。州守風吏按田者言旱不爲災。公與守爭。至三四。民得復。乃已。改潁州司法參軍。州民藥氏爲盜。會赦。出入里閭。操弓

矢爲民害。有朱氏者。募客二人謀殺之。法當死。公曰。爲法所以輔善而禁惡也。今殺良民。爲惡盜報仇。豈法意邪。乃狀列之。朱氏得減死。改華州司法。遷蘇州之吳江。江寧之句容。二縣令。遂老于京師。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九。公好學善書。喜賓客。務調人緩急。而爲性寬靜沈默。一有及於吏事。敢於所爲。不屈其守。左丞史有不如意。未嘗笞責。諸子問之。則曰。刑法豈爲喜怒設邪。公初娶趙氏。永安郡太君。後娶李氏。陳留郡太君子。男十人。二早卒。女二。一作人。一一字無。卒于家。一適朱氏。慶曆四年九月庚申。葬于開封尉氏。蔣成鄉柏子原之新塋。於其葬也。長子拱璧。右侍禁。次拱之。左班殿直。次拱德。衛州獲嘉縣令。次拱安。右班殿直。次拱已。守將作監主簿。次拱式。尉氏縣尉。次拱辰。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次拱著。歙州司戶參軍。以中丞之貴。累贈尙書兵部員外郎。將葬。中丞君泣而語其伯仲曰。吾家通許。世有陰德于人。而無興者。至吾先君。不有于其躬。而以貽後世。小子不佞。幸得備員御史府。進退大夫之後。小子何有焉。然懼乎後世。徒見王氏之興。而不知吾世積漸之所以來者若此。其可無銘。乃來求銘。銘曰。公世以貲。施德于人。至公貲衰。乃施于官。有子之一。足大公門。矧公多子。多子多孫。惟彼世德。如流有源。其來者遠。愈積益蕃。銘昭其昧。以永厥存。

張子野墓誌銘

吾友張子野。旣亡之二年。其弟充以書來請曰。吾兄之喪。將以今年三月某日葬于開封。不可以不銘。銘

之。莫如子宜。嗚呼。子雖不能銘。然樂道天下之善。以傳焉。況若吾子野者。非獨其善可銘。又有平生之舊朋友之恩。與其可哀者。皆宜見於予文。宜其來請於予也。初。天聖九年。予爲西京留守。推官是時。陳郡謝希深。南陽張堯夫。與吾子野。尙皆無恙。於時一府之士。皆魁傑賢豪。日相往來。飲酒歌呼。上下角逐。爭相先後。以爲笑樂。而堯夫子野。退然其間。不動聲氣。衆皆指爲長者。予時尙少。心壯志得。以爲洛陽東西之衝。賢豪所聚者多。爲適然耳。其後去洛。來京師。南走夷陵。並江漢。其行萬三四千里。山阻水厓。窮居獨遊。思從曩人。邈不可得。然雖洛人。至今皆以謂無如嚮時之盛。然後知世之賢豪不常聚。而交遊之難得。爲可惜也。初在洛時。已哭堯夫而銘之。其後六年。又哭希深而銘之。今又哭吾子野而銘之。一有字。於是又知非徒相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久在於世。亦不可得也。一有也。嗚呼。可哀也已。子野之世。曰贈太子太師諱某。曾祖也。宣徽北院使。樞密副使。累贈尙書令。諱遜。皇祖也。尙書比部郎中。諱敏中。皇考也。曾祖妣李氏。隴西郡夫人。祖妣宋氏。昭應郡夫人。孝章皇后之妹也。妣李氏。永安縣太君。子野家聯后姻。世久貴仕。而被服操履。甚於寒儒。好學自力。善筆札。天聖二年。舉進士。歷漢陽軍司理參軍。開封府咸平主簿。河南法曹參軍。王文康公錢思公。謝希深。與今參知政事宋公。咸薦其能。改著作佐郎。監鄭州酒稅。知閩州閩中縣。就拜祕書丞。秋滿。知亳州鹿邑縣。寶元二年二月丁未。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八。子伸。郊社掌坐。次從。次幼。未名。女五人。一適人矣。妻劉氏。長安縣君。子野爲人。外雖愉怡。中自刻苦。遇人渾渾。不見圭角。

而志守端直。臨事敢果。一作決。平居酒半。脫冠垂頭。童然秃且白矣。予固已悲其早衰而遂止於此。豈其中亦有不自得者邪。子野諱先。其世博州高堂人。自曾祖已來。家京師而葬開封。今爲開封人也。銘曰。嗟夫子野。質厚材良。孰屯其亨。孰短其長。豈其中有不自得而外物有以戕。開封之原。新里之鄉。三世于此。其歸其藏。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并序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一作子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爲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旣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歎嗟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其後介爲學官。語于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曆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嘗召見邇英閣說詩。一有且字將以爲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虔州商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簽署應

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上言。孫某行爲世法。經爲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爲國子監直講。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時。爲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喪。惻然。予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弔哭。賻治其喪。於是以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葬先生於鄆州須城縣盧^{一作靈}泉鄉之北扈原。先生治春秋。不惑傳註。不爲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爲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藏于祕閣。先生一子大年。尙幼。銘曰。

聖旣歿。經更戰焚。逃藏脫亂。僅傳^{一作得}存。衆說乘之。汨其原。怪迂百出。雜僞眞。後生牽卑。習前聞。有欲患之。寡攻羣。往往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闢浮雲。刮磨蔽蝕。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博哉。功利無窮垠。有考其不在斯文。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梅公墓銘】於許^{一作于許}見其^{一作識}時邊將^{三字上}有是字。

【孫先生墓銘】聖旣歿。經更戰焚^{一作聖人旣}沒經更焚。

卷二十八

墓誌銘六首

蔡君山墓誌銘

予友蔡君謨之弟曰君山。爲開封府太康主簿時。予與君謨皆爲館閣校勘。居京師。君山數往來其兄家。見其以縣事決於其府。府尹吳遵路素剛。好以嚴憚下吏。君山年少位卑。能不慙屈而得盡其事之詳。吳公獨喜以君山爲能。予始知君山敏於爲吏而未知其他也。明年君謨南歸。拜其親。夏。京師大疫。君山以疾卒于縣。其妻程氏一男二女皆幼。縣之人哀其貧。以錢二百千爲其賻。程氏泣曰。吾家素以廉爲吏。不可以此污吾夫。拒而不受。於是又知君山能以惠愛其縣人而以廉化其妻妾也。君山間嘗語予曰。天子以六科策天下士。而學者以記問應對爲事。非古取士之意也。吾獨不然。乃晝夜自苦爲學。及其亡也。君謨發其遺藁。得十數萬言。皆當世之務。其後踰年。天子與大臣講天下利害爲條目。其所改更。於君山之藁。十得其五六。於是又知君山果天下之奇才也。君山。景祐中舉進士。初爲長谿縣尉。縣媪二子漁於海而亡。媪指某氏爲仇。告縣捕賊。縣吏難之。皆曰。海有風波。豈知其不水死乎。且雖果爲仇所殺。若屍不得。則於法不可理。君山獨曰。媪色有冤。吾不可不爲理。乃陰察仇家。得其迹。與媪約曰。吾與汝宿海上。期十日不得屍。則爲媪受捕賊之責。凡宿七日。海水潮。二屍浮而至。驗之。皆殺也。乃捕仇家。伏法。民有夫婦偕

出而盜殺其守舍子者。君山亟召里民畢會。環坐而熟視之。指一人曰。此殺人者也。訊之果伏。衆莫知其以何術得也。長谿人至今喜道君山事多如此。曰。前史所載能吏。號如神明。不過此也。自天子與大臣條天下事而屢下舉吏之法。尤欲官無小大。必得其材。方求天下能吏。而君山死矣。此可爲痛惜者也。君山諱高。享年二十有八。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今年君謨又歸迎其親。自太康取其柩以歸。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且謂予曰。吾兄弟始去其親而來京師。欲以仕宦爲親榮。今幸還家。吾弟獨以柩歸。甚矣老者之愛其子也。何以塞吾親之悲。子能爲我銘君山乎。乃爲之銘曰。嗚呼。吾聞仁義之行于天下也。可使父不哭子。老不哭少。一作幼。嗟夫君山。不得其壽。父母七十。扶行。一作杖。送柩退之有言。死孰謂夭。子墓予銘。其傳不朽。庶幾以此。慰其父母。

黃夢升墓誌銘

予友黃君夢升。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其曾祖諱元吉。祖諱某。父諱中雅。皆不仕。黃氏世爲江南大族。自其祖父以來。樂以家貲賑鄉里。多聚書以招。延一有字。四方之士。夢升兄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意氣自豪。予少家隨。州一有字。夢升從其兄茂宗。官于隨。予爲童子。一作予時爲童子。無下四字。立諸兄側。見夢升年十七八。眉目明秀。善飲酒談笑。予雖幼。心已獨奇夢升。一作已能知夢。升爲可奇其。後七八年。予與夢升皆舉進士於京師。夢升得丙科。初任興國軍永興主簿。快快不得志。以疾解。一有字。去久之。復調江陵府公安主簿。時予一作予時。謫

夷陵令。遇之于江陵。夢升顏色憔悴。初不可識。久而握手噓噓。相飲一作勞。以酒夜醉起舞。歌呼大噓。一作自若。予益悲。夢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尚在也。後二年。予徙乾德令。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遇人于鄧間。常問其平生所爲文章幾何。夢升慨然歎曰。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乃一作有。我羞道於世人也。求之不肯出。遂飲之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大有笑曰。子知我者。一作獨。乃肯出其文讀之。一無。博辨雄偉。此一無。意氣奔放。猶一作有。不可禦。予又益悲。夢升志雖困而獨其一無。文章未衰也。是時謝希深出守鄧州。尤喜稱道天下士。予因手書夢升文一通。欲以一本改欲。示希深。未及而希深卒。予亦去鄧。後之守鄧者皆俗吏。庸一作。不復知夢升。夢升素剛不苟。合負其所有。常怏怏無所施。一作憤憤。卒以不得志。死于南陽。夢升諱注。以寶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卒。享年四十有二。其平生所爲文。曰破碎集。公安集。南陽集。凡三十卷。娶潘氏。生四一作其妻。溫生。三男二女。將以慶曆四年某月某日。葬于董坊之先塋。一作葬于。其弟渭泣而來告曰。吾兄患世之莫吾知。孰可爲其銘。予素悲夢升者。因爲之銘曰。予嘗讀夢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庠之詞。曰。子之文章。電激雷震。雨雹忽止。闕然滅泯。未嘗不諷誦歎息。而不可已。嗟夫。夢升曾不及庠。不震不驚。鬱塞埋藏。孰與一作。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所歸咎。徒爲夢升而悲。

大理寺丞狄君墓誌銘

距長沙縣西三十里新陽鄉梅溪村。一作距某縣東南者千里某原有墓曰狄君之墓者。迺予所記。一作穀城孔子廟碑

所謂狄君栗者也。始君居穀城。有善政。嘗已見於予文。及其亡也。其子遵誼泣而請曰。願卒其詳而銘之。

以終先君死生之賜。烏虜予哀狄君者。其壽止於五十有六。其官止於一卿丞。蓋其生也。以不知於世而

止於是。若其歿而又無傳。則後世遂將泯沒。而爲善者何以勸焉。此予之所欲銘也。君字仲莊。世爲長沙

人。幼孤。事母。鄉里稱其孝。好力。一作學自立。年四十始用其兄棐蔭。補英州真陽主簿。再調安州應城尉。能

使其縣終君之去。無一人爲盜。薦者稱其材。任治民。乃遷穀城令。漢旁之民。惟鄧穀爲富縣。尙書銓吏常

邀厚賂以售貪令。故省中私語。一有鄧穀二字以一二數之。惜爲奇貨。而二邑之民。未嘗得廉吏。其豪猾習以賂

賄汚令而爲自恣。至君。一切以法繩之。姦民大吏不便君之政者。往往訴於其上。雖按覆。率不能奪君所

爲。其州所下文符。有不如理。必輒封還。州吏亦切齒。求君過失不可得。君益不爲之屈。其後民有訟田而

君誤斷者。訴之。君坐被劾。已而縣籍彊壯爲兵。有告訟田之民。隱丁以規避者。君笑曰。是嘗訴我者。彼冤

民能自伸。此令。一有養民之所欲也。吾豈挾此而報以罪邪。因置之不問。縣民繇是知君爲愛我。是歲西北初

用兵。州縣旣大籍彊壯。而訛言相驚。一作警云當驅以備邊。縣民數萬聚邑中。會秋大雨霖。米踊貴絕粒。君

發常平粟賑之。有司劾君擅發倉廩。君卽具伏。事聞。朝廷亦原之。又爲其民正其稅籍之失。而吏得歲免

破產之患。逾年。政大洽。乃脩孔子廟。作禮器。與其邑人春秋釋奠。而興于學。時予爲乾德令。嘗至其縣。與

其民言皆曰吾邑不幸有生而未識廉吏者而長老之民所記纔一人而繼之者今君也問其一人者曰張及也推及之歲至于君蓋三十餘年是謂一世矣嗚呼使民更一世而始得一良令吏其可不慎擇乎君其可不惜其歿乎其政之善者可遺而不錄乎君用穀城之績遷大理寺丞知新州至則丁母夫人鄭氏憂服除赴京師道病卒于宿州實慶曆五年七月二十四日也曾祖諱崇謙連州桂陽令祖諱文蔚全州清湘令父諱杞不仕君娶滎陽鄭氏生子男二人遵誼遵微皆舉進士一無四字女四人長適進士胡純臣其三尙幼其一無其字銘曰

薛質夫墓誌銘

故大理寺丞薛君直孺字質夫資政殿學士贈禮部尙書簡肅公之子母曰金城一有郡字夫人趙氏質夫生四歲爲殿直公爲參知政事拜大理評事遷將作監丞景祐元年公薨天子推恩於其孤拜大理寺丞公以忠直剛毅顯于當世質夫爲名臣子能純儉謹飭好學自立以世其家公葬絳州質夫自京師杖而行哭至于絳州行路之人皆哀嗟之質夫少多病後公六年以卒享年二十有四初娶向氏某人之孫某人之女再娶王氏某人之孫某人之女皆無子嗚呼簡肅公之世於是而絕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此爲舜娶妻而言耳非萬世之通論也不娶而無後罪之大者可也娶而無子與夫不幸短命未及有子而

死以正者。其人可以哀。不可以爲罪也。故曰孟子之言非通論。爲舜而言可也。質夫再娶皆無子。不幸短命而疾病以死。其可哀也。非其罪也。自古賢一作聖人君子。未必皆有後。其功德名譽垂世而不朽者。非皆因其子孫而傳也。伊尹周公孔子顏回之道。著于萬世。非其家世之能獨傳。乃天下之所傳也。有子莫如舜。而瞽不得爲善人。卒爲頑父。是爲惡者有後而無益。爲善雖無後而不朽。然則爲善者可以不懈。爲簡肅公者。可以無憾也。使簡肅公無憾。質夫無罪。全其身。終其壽考。以從其先君子于地下。復何道哉。某娶簡肅公之女。質夫之妹也。常哀質夫之賢而不幸。傷簡肅公之絕世。閱金城夫人之老而孤。故爲斯言。庶幾以慰其存亡者已。悲夫。銘曰。

隴城縣令贈太常博士呂君墓誌銘

君一本上有呂字。諱士元。字佐堯。江寧人也。咸平二年舉明經。爲潭州醴陵尉。廬州司理參軍。寧州彭原廣州四會縣令。又爲湖州司理。泗州錄事參軍。吉州太和秦州隴城縣令。以疾卒于官。享年六十有五。娶閻氏。生子四人。曰淵。曰淙。曰淇。閻氏年七十三。後君十五年以卒。子淙後其母三月卒。以慶曆八年十二月二十日。以閻氏之喪合葬于揚州江都縣東興鄉馬坊村先塋之次。君爲人剛介有節。長於爲政。醴陵太和皆大邑。民喜鬪訟。往往因事中吏以法。吏多不免。而君日與長吏爭曲直。下爲邑民伺候。終無毫髮過。

失可得。而民卒愛思之。四會近海。俗雜蠻夷。君尤知其人之利害。事所經決。後有欲輒改更者。民必自言于廷曰。此呂君所決。豈可動邪。後人亦莫能改也。君仕三十餘年。以一縣令之祿。衣食其族四十餘口。雖薄而必均。夫人閻氏。尤能爲勤儉。子淵。漆皆舉進士。漆有賢材。以文學選中第一。今淵爲祕書丞。漆著作郎。直集賢院。以漆官得封贈。贈君太常博士。母夫人封天長縣太君。嗚呼。呂君官雖卑。惠於其民。足以爲政。祿雖薄。周於其族。足以爲仁。身雖不顯。而有子以大其門。足以彰爲善之効。君之皇祖諱裕。贈兵部尚書。皇考諱文膺。官至太子左贊善大夫。自宋興百年間。呂姓之族。五顯于世。君之叔父刑部侍郎集賢院學士文仲實爲先朝名臣。而今君有賢子。又將顯呂氏之族于後。於其葬也。是宜銘以誌其銘。墓

曰。善無不報。報不必同。或在其後。或及其躬。積久發遲。逾一作愈遠彌昌。如其不信。考此銘章。

尹師魯墓誌銘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師魯爲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彊記。通知今古。一作古今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爲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此無字。勇於敢爲。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

嫉於人。故其卒窮以死。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爲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戶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貶監郢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爲經略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爲經略使韓公所深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略部署。坐城水洛與邊臣一作將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爲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爲敍燕息戍二篇。行于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一作亦精密。而於西事尤習其詳。其爲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土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爲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爲。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一作未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一作訟師魯自盜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昇至南陽求醫。疾革。一作隱几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師魯娶張氏。某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三。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貶死。一

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客其喪于南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邇。一作近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以其柩歸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先塋之次。余與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焉。銘曰。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二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黃夢升墓銘】後二年。一作後飲之酒。

之一以獨其文章未衰也。

一作文章獨未衰。

因爲一作乃爲。

【又別本】南陽主簿黃君墓誌銘。予友黃君夢升。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其曾祖諱某。

祖諱某。父諱某。皆不仕。黃氏世爲江西大族。自其祖父以來。樂以家貲賑施鄉里。多聚書。以招延四方之士。夢升兄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意氣自豪。予少家隋州。夢升從其兄官于隋。予時爲童子。見夢升年十七八。眉明秀。善飲酒談笑。予雖幼。已知夢升爲可奇。其後八九年。與予皆舉進士于京師。夢升得丙科。初任興國軍永興主簿。快快不得志。以疾解去。久之。復調江陵府公安主簿。予時謫夷陵令。遇之于江陵。夢升顏色憔悴。初不能識。久而握手吁噓。相勞以酒。夜醉起舞。歌呼自若。予益悲。夢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尙在也。後又二年。予徙乾德令。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遇之于鄧間。嘗問其平生所爲文。

章幾何。夢升慨然曰：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非世人不知我。乃我羞道於世人也。求之不肯出，遂飲以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大笑曰：獨子知我者也。乃肯出其文。其博辯雄偉，意氣奔放，猶若不可禦。予又益悲。夢升志雖困，而其文章獨未衰也。是時謝希深守鄭州，尤喜稱道天下士。予因手書夢升文一通，將示希深。未及而希深卒。予亦去鄧。後之守鄧者皆庸人，不復知夢升。夢升素剛，不苟合，負其所有，常憤憤無所發。卒以不得志，死于南陽。夢升諱注，以寶元二年四月某日卒，享年四十有二。其平生所爲，文曰：破碎集、公安集、南陽集。凡若干卷。其娶溫氏，生四男二女。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先塋之側。其弟渭泣而來告曰：吾兄患世之莫知，孰可爲其銘。予素悲夢升者，乃爲之銘曰：予嘗喜讀夢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庠之辭曰：子之文章，電激雷震，雨雹忽止，闕然滅泯，未始不諷誦。嘆息而不可已。嗟夫！夢升曾不及庠，不震不驚，鬱塞埋藏，孰予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夫歸咎，徒爲夢升而悲。

與黃涓小簡

脩啟多事不及周謹。鄙文或可刊石，望只依首尾，不須添他語，亦不必平立。及不用官銜，惟書刻人欲署姓名，無妨。墨本乞三五紙，乍別保愛。脩再拜。

叔祖夢升學問文章，五兵從橫，制作之意，似徐陵庾信，使同時遇合，未知孰先孰後也。然不幸得人

間四十年爾。使之白髮角。逐於英俊之場。又未知與歐陽文忠公孰先孰後也。夢升既乖悟不逢。嘗以文哭世父長善。云高明之家。尙爲鬼瞰。子之文章。豈無物憾。蓋自道也。安世十三弟秀而不實。使人氣塞。於今孫曾。特多英妙之質。力學不休。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紹聖元年五月。諸孫庭堅記。右黃夢升墓銘。公年三十八所作。真蹟今藏興國軍吳氏。字畫端麗。雖似淨本。然亦間有塗改。校今衆本。凡增損異同七十餘字。疑公後嘗修潤。或傳寫差訛。今錄示後人。併以元帖并山谷跋附焉。

【狄君墓銘】至君一作君至

卷二十九

墓誌銘六首

尙書主客郎中劉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立之。字斯立。姓劉氏。吉州臨江人也。曾祖諱遠。祖諱璵。當五代時。避亂皆不仕。父諱式。官至尙書工部員外郎。掌三司磨勘十餘年。能其職。世以其官名其家。君少孤。能自立。舉進士。爲福州連江尉。睦州青溪主簿。宣州南陵令。改大理寺丞。知婺州金華縣。太子中舍。知梓州中江縣。通判瀘州。瀘州接西南夷。常用武人爲守。而夷數怨叛。議者以謂武人不習夷情。以生患。宜得能吏通判州事。君始以材選。至則爲明

約束止侵欺。曰：必使信自我始。夷人安之。凡君之所更立，至今用一作因，以爲法。而夷亦至今不叛。通判常州，知高郵軍。累遷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比部員外郎。知潤州，皆有能政。以能選爲提點福建路刑獄。察獄之冤死者，奏黜知泉州蘇壽，與其通判張太沖。福建七州皆震悚。一作慄御史考其課，爲天下第一。遷司勳員外郎，開封府判官。荆湖北路轉運使，坐舉官免。杜衍、李若谷、范仲淹等皆言：「方天下多事時，一作方今天下多事，如劉某者，不宜久居于家外。」一作乃復起爲比部員外郎。知漣水軍，言事者以謂自元昊反，一方用兵，而天下之民弊，財絀於上而盜起於下。然州縣吏猶習故態，苟簡弛壞。一作曼如無事時，於是大選轉運使，以按察諸路。君以選爲荆湖北路轉運使，他路繩吏或過急，而被按劾者多不服。君所舉察簡而一作其賢否無不當。是時廣西湖南夔峽諸蠻皆叛亂，君所部下溪辰州彭氏蠻亦折誓柱，招集亡命，移書州縣，州縣使人往者，一無者字輒囚辱侮慢。一作侮慢辱辰鼎澧一作鼎澧辰三州守吏皆言蠻叛有迹，請加兵。詔書問君：「君曰：蠻道辰溪落鶴水悍激，可下不可上，其必不敢輒出。而辰州土丁勝兵者三萬人，宜積粟利兵爲備而已。因言蠻類雖人，宜鳥獸畜，其小啣啾抵觸，驅而遠之耳。若必擾伏制從，至戾其性，則嗥呼跑蹙，駭起而奔突，乃欲力追而捕之，則散漫山林，我弊而彼逸。凡湖廣之患皆如此也。天子以其言然，下三州毋得妄動。一聽君所爲，而蠻亦卒無事。復爲司勳員外郎，判三司度支句院，改鹽鐵判官，假太常少卿，接伴契丹使者，遂送之。明年遂使于契丹，還言瀘魏築河堤，非其時，必難成。雖成必決，不如因其所趣而導之利。後

河果決商胡君仕宦四十年。不營產業。自復爲司勳員外郎。遂不復求磨勘。凡三遷。皆爲知者所薦。爲人沉敏少言笑。與人寡合而喜薦士。士由君薦者多爲聞人。天章閣待制杜杞田瑜是也。轉運鹽鐵。皆掌財賦。而君常以民爲先。其調率有可免。免之。其不得已。一有費字必爲處畫。使吏不能因緣而民不重費。一作其守官不爲勢牽。一作奪不爲利奪。一作牽爲青溪主簿時。知州事李階通判朱正辭者。皆一有世字號強吏。喜負其能以折辱下士。士皆承望奔走不暇。獨君數以事爭。而二人者常輒屈。其始皆怒。後卒歎服。共薦之。其通判瀘州。州有鹽井。蜀大姓王蒙正請歲倍輸以自占。蒙正與莊獻明肅一有皇字太后連姻。轉運使等皆不敢與奪。君曰。倍輸於國家。猶秋毫耳。柰何使貧民失業。遂執不與。鄂州官歲市茶五百一作十萬斤。君爲轉運使時。三司請益一無益字市一百萬。君上言曰。鄂人利茶以爲生。今官市之多。反以茶爲病。縱不能減。柰何增之。天子爲君許寬一年。君曰。事苟可行。何必一年。如其不可。雖寬十年。不可也。爭之不已。後卒爲君罷之。君在鹽鐵。次當舉官掌某事。一作某三司使欲用其私人。以空名狀請君署。君不肯署。而求舉者姓名。三司使不悅。卒命他判官舉之。其後三司使竟坐所舉罷。慶曆八年五月。遷主客郎中。益州路轉運使。其年十一月七日卒于官。享年六十有四。夫人臨沂縣君王氏。贈尙書右僕射礪之女。先君若干年卒。五子。元卿。真卿亦早亡。敝。今爲大理評事。敝。鳳翔府推官。皆賢而有文章。放。太廟齋郎。尙幼。四女。三適人。一尙幼。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劉氏顯晦。以時亂治。有聲王朝。自君再世。惟德之貽。是將又大。曷知其然。君實有子。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慶曆八年春。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年六十有九。告老。卽以工部侍郎致仕。歸于常州。其行也。天子召見。宴勞。賜以不拜。公卿大夫咸出餞于東門。瞻望咨嗟。相與言曰。楊公歸哉。於公計。爲可榮。於國家計。爲可惜。其明年九月十三日。公疾革。出其兵論一篇。示其子忱。慄而授以言曰。一有臣臣子雖死。不敢忘其君父者。天下之至恩大義也。今臣偕不幸。猶以垂閉之口。言天下莫大之憂。爲陛下無窮之慮者。其事有五。以畢臣志。死無所恨。惟陛下用臣言。不必哀臣死也。言訖而卒。不及其私。忱慄以其語。并其兵論以聞。天子震悼。顧有司。問可以寵公者。有司舉故事以對。天子曰。此何足以慰吾思。乃詔特贈公兵部侍郎。公少師事种放。學問爲文章。長於議論。好讀兵書。知古兵法。以謂士不兼文武。不足任大事。當四方無事時。數上書言邊事。後二十餘年。元昊叛河西。契丹舉衆違約。三邊皆警。天下弊於兵。公於此時。耗精疲神。日夜思慮。創作兵車陣圖。刀楯之屬。皆有法。天子以步卒五百。如公之法。試于庭。以爲可用。而世多非其刀楯。脩嘗奉使河東。得邊將王吉言。元昊出兔毛川爲吉所敗者。用楊公刀。一有楯也。蓋世未嘗用其術爾。然公素剛。一作直少合。而議者不一。故不得盡用其言。夏竦經略陝西。請益置士兵。公言竦據內地。無破賊之謀。而坐請益兵。蓋虞敗事。則欲以兵少爲解。竦復論公不忠沮計。公不能忍。以語詆之。其後三路

農民壯者咸墨爲兵。公又言：兵在精不在衆，衆而不練，則不整而易敗；困國而難供，時自將相大臣議者皆務多兵。獨公之論能如此。劉平兵敗，元昊圍延州甚急，而救兵不至。公在河中，乃僞爲書馳告延州，救兵十萬至矣。因命旁郡縣具芻糧什器，如其數以俟。已而元昊亦解去。後公守并州，卽詔公爲并代麟府路經略安撫招討等使，兼兵馬都部署。公執勅告其羣吏曰：天子用我矣，然任其事必圖其効，欲責其効必盡其方。乃列六事以請曰：能用臣言則受命，不然則已。朝廷難之，公論不已。坐是徙知邢州。公志之不就，皆此類也。公嘗爲御史，章獻太后兄子劉從德爲團練使以卒，其門人親戚廝養，用從德拜官爵者數十人。馬季良以劉氏壻爲龍圖閣直學士，公上書言漢呂太后王祿產欲彊其族，而反以覆宗。唐武三思、楊國忠之禍，不獨其身幾亡其國，太后大怒，貶監舒州酒稅，居二歲，復召爲御史，言事愈切。公祥符元年進士及第，以上書言事，真宗奇之，召試不赴，拜著作佐郎，累官至工部侍郎，爲天章閣待制、龍圖閣樞密直學士，遂侍講于翰林，嘗爲審刑院詳議官，知淮陽、江陰軍，三司度支判官，知御史雜事，判吏部流內銓，三司度支副使，河北河東都轉運使，知河中府、陝、并、邢、滄、杭五州，所至皆有能績。一作爲人廉潔平剛直，少屈而難犯，其仁心愛物，至其有所不能容，人多所不及也。公一有諱字次公，曾祖諱偉，祖諱某，父諱守慶，初娶張氏，又娶李氏，又娶李氏。一無此八字又娶王氏，太原郡君。一有六孫景略、景亮、景謨、景道公卒之明年秋，其子忱以其喪歸于河南，又明年二月十七日葬于洛陽縣宣武管平洛鄉之先塋，公有文集十卷。

兵書十五卷。讀其書。可以見公之志。考其始終之節。可以知公之心。嗚呼。可謂忠矣。脩爲諫官時。嘗與公爭議。一作言于朝者。而且未嘗識公也。及其葬也。其子不以銘屬於他人。而以屬脩者。豈以脩言爲可信也。歟。然則銘之。其可不信。銘曰。

遠矣楊氏。有來其一作其始。赤泉侯功。與漢俱起。震官太尉。四世以公。於陵正直。僕射于唐。師復理卿。振

左拾遺。文蔚獲嘉。其後益衰。避亂中州。曾祖始一作南。祖屈僞邦。令于烏江。又適南粵。皇考是生。晦顯一作

晦。有時發于皇明。在考司馬。始仕坊州。遂家中一作內。部道德之優。司馬四子。唯公克大。非徒大之。將又長

之。世有官族。孰無繫譜。或絕於微。或亡其序。不絕不亡。由屢有人。誰如楊世。愈久而蕃。次第一作後嗣。弗迷。昭

穆。緜聯。公其歸此。一作安千萬年。

供備庫副使楊君墓誌銘

君諱琪。字寶臣。姓楊氏。麟州新秦人也。新秦近胡。以戰射爲俗。而楊氏世以武力雄其一方。其曾祖諱弘信。爲州刺史。祖諱重勳。又爲防禦使。太祖時。爲置建寧軍於麟州。以重勳爲留後。後召以爲宿州刺史。保靜軍節度使。卒。贈侍中。父諱光辰。以西頭供奉官監麟州兵馬。卒于官。君其長子也。君之伯祖繼業。太宗時。爲雲州觀察使。與契丹戰。歿。贈太師中書令。繼業有子延昭。真宗時。爲莫州防禦使。父子皆爲名將。其智勇號稱無敵。至今天下之士。至於里兒野豎。皆能道之。君生於將家。世以武顯。而獨好儒學。讀書史。爲

人材敏謙謹沈厚。意恬如也。初以父卒于邊。補殿侍。後用其從父延昭任。爲三班奉職。累官至供備庫副使。階銀青光祿大夫。爵原武伯。李溥爲發運使。以峻法繩下吏。凡溥所按行。吏皆先戒以備。而溥至多不免。其黜廢者數百人。其聞溥來。輒惶懼自失。至有投水死者。君時年最少。爲奉職。監大通堰。去溥治所尤近。溥嘗夜拏輕舟猝至。按其文簿。視其職事。如素戒以備者。溥稱其才。君所歷官。無不稱職。其後同提點河東京西淮南三路刑獄公事。君歎曰。吾本武人。豈足以知士大夫哉。然其職得以薦士。亦吾志也。其所舉者二百餘人。往往爲世聞人。嘗坐所舉一人罰金。君喜曰。古人拔士十或得五。而吾所薦者多矣。其失者一而已。君少喪父。事其母韓夫人。以孝聞。後以恩贈其此無字父左驍衛將軍。母夫人南陽縣太君。初娶慕容氏。又娶李氏。有子曰畋。賢而有文武材。今爲尙書屯田員外郎。直史館。君以皇祐二年六月壬戌卒于淮南。年七十有一。皇祐三年十月甲申。畋以其喪合慕容氏之喪。葬于河南洛陽杜澤原。銘曰。楊世初微。自河西彎弓馳馬耀一作邊陲。桓桓侍中國。屏毗太師。防禦傑然奇。名聲累世在羌夷。時平文勝。武力衰。溫溫供備樂有儀。好賢舉善利。豈私愷悌君子神所宜。康寧壽考順全歸。有畋爲子後可知。

太子中舍王君墓誌銘

王君之皇考曰贈衛尉少卿諱某。皇妣曰南充縣太君胥氏。皇祖諱某。皇曾祖諱某。君諱汲。字師黯。娶胡氏。一有曰字。安定縣君子男三人。女五人。男曰尙恭。尙喆。尙辭。初。天聖明道之間。予爲西京留守。推官。時王君

寓家河南。其二子始習業國子學。日從諸生請學於予。較其藝。常爲諸生先。而尙恭尤謹飭。儼然有儒者法度。予固奇王君之有是子也。以故與君游。而君性簡質。重然諾。臨事而敏。與之游者必愛其爲人。其後二子者。果皆以進士中第。予亦罷去。不復遇王君。且七年矣。而尙恭來請曰。不幸吾先人之亡。將以今年某月甲子。葬於河南某縣某鄉之某原。宜得銘於石。以誌諸後世。一有予嘗嘉尙恭而從王君遊十字乃爲次其世而作銘以遺之云。

惟王氏之先。長安萬年。四代之祖。刺史壁州。遭巢猾唐。得果而留。卒葬西充。爲鄉壁公。王孟有蜀。或家或祿。三世不遷。自君東還。始家河南。廣文之生。舉三不中。任仕以兄。主簿之卑。試原武密。晉城是令。政專自出。令政有稱。遷理之丞。藍田夏維。三邑皆聞。壽五十九。終中舍人。在雒逢饑。舖粟不殍。襄功勸吏。天子有詔。雒人染癘。躬之不避。以死勤民。在法宜祀。刻詩同藏。惟世之揚。

尙書工部郎中歐陽公墓誌銘

歐陽氏世爲廬陵人。廬陵於五代時。屬僞吳。故歐陽氏在五代。無聞者。淳化三年。脩仲父府君始以進士中乙科。一作太宗時。脩仲父府君始以進士中淳化三年乙科。其後爲御史。有能名。眞宗嘗自擇御史。府君以祕書丞一有字見。見者數人皆進。自稱薦。惟恐不用。府君獨立墀下。無所說。一作明。一作無言。日拜監察御史。中丞王嗣宗指曰。是獨立墀下者。眞御史也。一有會字。絳州守齊化基犯法制。劾其事。化基嗣宗素所惡者。諷之。欲使蔓其獄。府君有

遷拒二字。曰如詔一作如制一作所而已。嗣宗怒。及獄上奏。用他吏覆之。一有他索其家得一有金塗二字銅器十數。府君坐鞠

獄不盡。免官。明年復得御史監蘄州稅。又明年遷殿中侍御史左巡使。居二歲。奏事殿中。真宗識之。勞曰

御史久矣。亦勞乎。問何所欲。府君謝不任一作稱。職而已。後數日。真宗語宰相與轉運使。宰相疑其有求而

不先白已。對以員無闕。復使與一大郡。宰相召至中書。問御史家何在。欲郡孰為便。對曰無不便。宰相怒

與海州。又移睦州。天禧元年入遷侍御史。二年出知泗州。先是京師歲旱。有浮圖人斷一作有僧某者用一作有僧某者浮屠術斷一臂

禱雨。官為起寺於上一有淮。龜山自京師王公大臣皆禮下之。其勢傾動一無。四方又誘民男女投淮水死

曰佛之法。用此得大利。而愚民歲死淮水者幾百一作常。人至其臨溺時。用其徒倡呼。前後擁之以入。至

有自悔欲走者。一無叫號不得免。一作而叫號一作。府君聞之。驚一作曰。害有大一作。於此邪。盡捕其徒。詰其

姦民。誅數一作。人遣還鄉里者數百人。遂一作毀其寺。入轉尙書司封員外郎。三司戶部判官。六年為廣

南東路轉運使。前為使者以市舶物代俸錢。其利三倍。府君歎曰。一作嶺南舊以市舶司物代轉運使俸

則歎曰。利豈吾欲邪。使直以錢為俸。今上即位。就轉工部郎中。秩滿。以一弊舟還。無一海上物。歸朝。賜金

紫。為兩浙路轉運使。以足疾。求知江州。天聖四年。又求分司。未得命。以其年二月某日卒於江州之廡。享

年六十有八。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所。曾祖諱某。祖諱某。僞唐吉州軍事判官。父諱某。僞唐屯田員外郎。

娶米氏。封金壇縣君。先府君以卒。嗣子鑒。一有為右侍禁武昌巡檢。女二人。長適某。次未嫁。府君諱載。字

則之性方直嚴謹。一有美儀容治身儉薄。簡言語。為政務清淨。平居斂色而。一作常正衣獨坐如對大賓。終日不少懈。一作色不少弛人用憚之。薦舉下吏。人未嘗一作不之知。後有知者來謝。皆拒不納。所至官舍。未嘗窺園圃。至果爛

墮地。家人無敢取者。其清如此。銘曰。

唐隳盜猖。土裂四。一作食方鍾氏於洪。入。一作八州自王。傳死子時。敗臣于楊。自梁迄周。廬陵僞邦。歐陽是

家。世以不章。一作彰違命之侯。廬陵王土。歐陽有聞。始我仲父。以貢中科。來者繼武。仲父之材。御史其能。廉

清儉恭。直躬以行。銘以藏之。子孫之承。

少府監分司西京裴公墓誌銘

君諱德裕。一作谷字某。姓裴氏。河中萬泉人也。其九世祖耀卿為唐名臣。曾祖諱某。祖諱某。贈左千牛衛大

將軍。父諱濟。以智勇事太宗皇帝。從李繼隆擊契丹於唐河。屢立戰功。守鎮定十餘年。威惠著于北邊。咸

平中。李繼遷叛河西。以內客省使順州防禦使守靈州。繼遷連歲攻之。城守堅。不能下。繼遷擊破清遠軍。

而糧道絕。救兵不至。城乃陷。遂歿于賊。贈鎮江軍節度使。累贈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吳國公。方其歿也。

詔錄其子孫。君以長子自四門助教拜太子右贊善大夫。累官至少府監。階朝奉大夫。勳上柱國。爵開國

侯。以老分司西京。許居于京師。某年某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七十有六。君為人質重寬易。居父喪。盡

哀。宗族稱其孝。得父金帛。悉分諸弟。不有其一錢。其為吏。廉清不擾。歷監藥蜜庫店宅務。泗。一作州糧料

院宿州酒稅。知明州奉化興元南鄭二縣。同判吏部南曹。通判南京留守司。知蓬絳解虢澤沂六州。皆有能政。喜自晦默。如不能言。予嘗問其解之鹽池。君解析纖密。自前世功利沿革損益。條布如在目前。寶元中。嘗上書論茶鹽利害。多所施行。其聽獄訟敏決。數得疑獄。皆強吏所不能辨者。及平居議法。必以仁恕爲本。君初名德昌。前娶康氏。後娶趙氏。封平原郡君。有賢行。子男三人。士倫。士林。大理寺丞。士傑。衛尉寺丞。女八人。長適右侍禁張用之。次適大理寺丞薛寅。集賢校理孫錫。大理寺丞丁某。殿中丞孫祖慶。庫部員外郎張承懿。集賢校理王益柔。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于河南登封縣之某原。其孤士傑來請銘以葬。銘曰。

裴始絳人。於唐顯聞。偉歟文獻。八世有孫。守節蹈義。厥聲以振。忍生而耻。亦終以死。死義之榮。令名不已。豈惟令名。報德之隆。延延裴氏。其賴無窮。少府之賢。寬恭信厚。保身承家。多其祿壽。壽豐于躬。祿及其嗣。爰告後人。俾知所自。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劉君墓銘】起爲一作起君爲

【楊公墓銘】舒州一作徐州以其喪歸于河南一無其于二字

【歐陽公墓銘】左巡使。三字上一有充字。一作南僞唐。唐下同。

卷三十

墓誌銘四首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贈工部侍郎張公墓誌銘并序。

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上柱國清河縣伯張公諱錫字貺之。其先京兆長安人也。其祖山甫。從唐僖宗入蜀。留不返。蜀遭王孟再亂。絕於中國。中國更五代。天下為宋而蜀平。張氏留蜀。蓋亦已五世矣。始得去為漢陽人。又二世而張氏遂以大顯。公為人清方敏默。為善不倦。而喜自晦。斂若不欲人知其遇人怡怡。若無所不可。及視其發。施於事者。其義有可畏。其守有不可奪。其能有不可及。既已。則若未嘗有所為者。少喜讀書。至其疾革。猶不釋手。自經史子集百家之說。無不記覽通達。而絕口不道於人。故其此一無晚始侍讀于中。上嘗歎曰。自吾得張錫。日益有所聞。以飛白為博學二字。賜之。曰。錫老矣。恨得之晚也。公初舉進士。中大中祥符元年甲科。試祕書省校書郎。知南昌縣。遷萍鄉令。改著作佐郎。又知安遠縣。徙知新州。興學校以教新人。新人有進士。自公始。再遷太常博士。監染院。詔選能吏治畿縣。公以選知東明。前為令者。闔門重簾。以壅隔廢治。公至。則闢門去簾。告其人曰。吾所治者三而已。彊恃力富。恃貲刑。

侍贖者。吾所先也。其人以謂公言簡必信。法簡必嚴。於是豪勢者屈而善弱者伸。縣以大治。工部侍郎李及薦公材堪御史。上曰。李及清慎。人未嘗妄有所舉。此可信也。乃以爲監察御史。故相丁謂貶崖州。至是議徙內地。公疏言。謂姦邪弄國。罪當死。無可憐。且大臣竄逐。本與天下棄之。今復內還。是違天下意。由是止徙道州。玉清昭應宮災。坐火事。劾當死者百餘人。公疏言。天災可畏。不可反以罪人而重天怒。願益脩德以塞譴。人乃獲免。公於御史。自監察歷殿中侍御史。侍御史知雜事。於尚書爲員外郎。郎中。累官至諫議大夫。於外爲荊湖北路京東河北轉運使。江淮一有南字兩浙荊湖發運制置使。利夔路安撫使。知河中府。滑州。於三司爲鹽鐵判官。判句院。歷鹽鐵度支戶部副使。又嘗權知諫院。判三班審官院。太常寺國子監。於侍從爲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翰林侍讀學士。雖其一作其雖自晦。其所居人皆以爲宜。其在京東籍淄青齊濮濟鄆六州之人。冒耕河壩地。收租緡絹。歲二十八萬。而六州之民爭訟遂息。其後言利者請稅天下橋渡以佐軍。公建言。津梁利人而反稅之。以爲害。卒爭罷之。平居退讓。未嘗肯爲人先。妖賊王則反。貝州兵圍久不克。而自河以北。軍餉調發益急。轉運使受命者以疾留不行。公自滑州權河北轉運使。命至。卽日馳城下。軍須皆如其期。其於取舍緩急常如此。公居家有常法。雖貴顯。衣服飲食如少賤時。事母至孝。與族兄甚相友愛。人以爲同產。一有平生所爲文章有集十卷公以皇祐元年七月十日遇疾。卒于京師。享年六十有八。上聞震悼。以白金三百兩賜其家。特贈工部侍郎。曾祖諱惟序。不仕。祖諱文翼。復州錄事參軍。贈太

子中舍父諱龜從贈右諫議大夫母南陽郡太君鄧氏自皇祖中舍君家于漢陽遂葬之至公始葬汝州之襄城某鄉某原一作彰孝鄉保豐原實五年閏七月十七日也公初娶程氏再娶孫氏封樂安郡君先公五十日而卒公子五人曰子駿子充子雲一作子瑾下同子諒子真子真子充皆早卒於公之葬一作終也子駿子雲皆爲大理評事子諒大理寺丞有孫十人女三人長適虞部員外郎杜樞次早卒幼適大理寺丞王緯銘曰自足乎其中不求乎其外斯惟公之善晦仁能勇於必爲善有應而無遠故公晦其終顯難於自進以晚見嗟而壽胡不俾其遐嗚呼其奈何

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杜公墓誌銘

慶曆三年盜起京西掠商鄧均房叛兵燒光化軍逐守吏吏不能捕天子患之問宰相誰可任者宰相言度支判官尙書虞部員外郎杜某名家子一有好字學通知古今宜可用乃以君爲京西轉運按察使居數月賊平叛兵誅死明年廣西歐希範誘白崖山蠻蒙趕襲破環州陷鎮寧帶溪普義有衆數千以攻桂管宰相又言前時杜某守橫州言蠻事可聽宜知蠻利害天子驛召君見便殿所對合意卽除君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廣南西路轉運按察安撫等使君至宜州得州人吳香及獄囚歐世宏脫其械使入賊峒說其酋豪君乘其怠急擊之破其五峒斬首數百級復取環州因盡焚其山林積聚希範窮迫走荔波洞蒙趕率僞將相數十人以其衆降君與將佐謀曰夫蠻習險特阻如捕猩獠而吾兵以苦暑難久是進退遲速

皆不可爲。故常務捐厚利以招之。蓋威不足以制。則恩不能以懷。此其所以數叛也。今吾兵雖幸勝。然蠻特敗而來耳。豈真降者邪。啖之以利。後必復動。乃慨然歎曰。蠻知利而不知威。久矣。吾將先威而後信。庶幾信可立也。一無此字。乃擊牛爲酒。大會環州。戮其一作坐中者六百餘人。而釋其尪病脅從。與其非因敗而降者百餘人。後三日。兵破荔波。擒希範。至并戮而醢之。以醢賜諸溪峒。於是叛蠻無噍類。而君威震南海。言事者論君殺降。爲國失信於蠻貊。天子置之不問。詔書諭君。賜以金帛。君卽上書引咎。六年。徙爲兩浙轉運使。築錢塘堤。自官浦至沙陘。以除海患。明年。又徙河北轉運使。召見。奏事移刻。天子益知其材。賜金紫服以遣之。是歲夏。拜天章閣待制。充環慶路兵馬都部署。經略安撫使。知慶州。君言殺降。臣也。宜得罪。將吏惟臣所使。其勞未錄。不敢先受命。天子爲君悉錄將吏賞之。乃受命。自元昊稱臣聽誓。而數犯約抄一作邊。邊吏避生事。縱不敢爭。君始至。其酋孟香率千餘人內附。事聞。詔君如約。君言如約當還。而孟香得罪。夏人勢無還理。遣之。必反。爲邊患。議未決。夏人以兵入界。求孟香。孟香散走自匿。夏兵驅殺邊戶。掠奪羊一作牛。馬。而求孟香益急。朝議責君。亟索而還之。君言夏人違誓舉兵。孟香不可與。因移檄夏人。不償所掠。則孟香不可得。夏人不肯償所掠。君亦不與孟香。夏人後亦不復敢動。君治邊二歲。有威愛。皇祐二年五月甲子。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六。天子震悼。賻卹其家。以其子炤爲一有守字祕書省校書郎。君以蔭補將作監主簿。累官至尙書兵部員外郎。階朝奉郎。勳護軍。嘗以太子中舍知建陽縣。除民無名租。歲以萬

計閩俗貪嗇。有老而生子者。父兄多不舉。曰：是將分吾貲。君上書請立伍保。俾民相察。寘之法。由是生子得免。閩人久之以君爲德。多以君姓名其子。曰：生汝者杜君也。君諱杞。字偉長。世爲金陵人。其曾伯祖昌業。仕江南李氏。爲江州節度使。江南國滅。杜氏北遷。今爲開封府開封人也。曾祖諱某。贈給事中。祖諱鎬。官至龍圖閣學士。尙書禮部侍郎。父諱某。贈尙書工部侍郎。君初娶蔣氏。封某縣君。後娶徐氏。封東海縣君。女六人。其二適人。四尙幼。子男一人。炤也。杜氏自君皇祖侍郎以博學爲世儒宗。故其子孫皆守儒學。而多聞人。君尤博覽強記。其爲文章。多論當世利害。甚辯。有文集十卷。奏議集十二卷。其居官以精敏明幹。所至有聲。君學問之餘。兼喜陰陽數術之說。常自推其數曰：吾年四十六死矣。其親戚朋友莫不聞其說。至其歲。果然。嗚呼。可謂異矣。所謂命者。果有數邪。其果可以自知邪。皇祐六年某月日。其兄駕部員外郎植與其孤葬君子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其敏以達。其果以決。其守不奪。其摧不折。其終一節。茲謂不沒。

尙書比部員外郎陳君墓誌銘

故尙書比部員外郎陳君。卜以至和二年正月某日。葬于京兆府萬年縣洪固鄉神禾原。其素所知祕書丞李詡。與其孤安期。謀將乞銘於廬陵歐陽脩。安期曰：吾不敢。詡曰：我能得之。乃相與具書幣。遣君之客賈繹。自長安走京師。以請。蓋君以至和元年五月某日卒于長安。享年四十有六。其仕未達而所爲未有

大見于時也。然詡節義可信之士。以詡能報君而君能知詡。則君之爲人可知也已。君諱漢卿。字師黯。世居閩中。其先博州人。因事僞蜀。爲縣令。遂留家焉。其曾叔祖省華。官至諫議大夫。生堯叟。堯叟佐堯咨。先後爲將相。而君自曾祖而下三世不顯。曾祖諱省恭。不仕。祖諱堯封。舉進士。爲號縣主簿。王均亂蜀。詣闕上書。獻破賊策。不報。遂退老于嵩山。父諱淵。亦舉進士官至大理寺丞。與其兄漸。所謂金龜子者。皆以文學知名。君生一歲而孤。年十三。與其母入蜀。過鳳翔。謁其府尹。而吏少君。不爲之通。君直入伏庭下。曰。陳某請見。因責尹慢士。戒吏不謹。尹慚。笞吏以謝君。君用叔祖堯咨蔭。補將作監主簿。累遷大理寺丞。監沙苑。監權知渭南縣。民有兄弟爭田者。吏常直其兄。而弟訟不已。君爲往視其田。辨其券書。而以田與弟。其兄謝曰。我悔欲歸弟以田者。數矣。直懼笞而不敢耳。弟曰。我田故多。然恥以不直訟兄。今我直矣。願以田與兄。兄弟相持慟哭。拜而去。由是縣民有事。多相持詣君。得一言以決曲直。又知登封縣。縣有惡盜十人。已謀未發。而尉方以事出。君募少年選手。力夜往捕獲之。明日召尉歸。以賊與之。曰。得是。可以論賞。賞未及下。而尉卒。尉河南儒者魏景山也。老而且貧。君爲主其喪事。買田宅于汝州。以活其妻子。通判嘉州。治田訟三十年不決者。一日決之。秩滿。嘉人詣轉運使。乞留不得。時文丞相守成都。薦其材。而薦者十有五人。通判河中府。府有妖獄二百餘人。君方以公事之他州。提點刑獄司疑獄有冤。召君還視之。獨留其一人。餘皆釋之。累遷尙書虞部員外郎。天子享明堂。推恩。遂遷比部。通判寧州。決疑獄。活一家五人。君好學。重

氣節嘗有負其錢數千萬輒毀其券棄之與人交久而益篤喜爲歌詩至於射藝書法醫藥皆精妙尤好古書奇畫每傾貲購之嘗自爲錄藏于家其材能好尚皆可嘉也母曰仁壽縣太君王氏初娶王氏生一子安期也後娶又曰王氏銘曰

在蜀僞時處昏不迷惟陳最微蜀亡而東高明顯融莫如陳宗惟陳有聲自其高曾君世不興惟興與伏有俟而畜其周必復實始自君昌其子孫考銘有文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中書令諡文簡程公墓誌銘

嘉祐元年閏三月己丑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持節陳州諸軍事陳州刺史程公薨于位以聞詔輟視朝二日贈中書令於是其孤嗣隆以狀上考功移于太常而博士起曰法宜諡乃諡曰文簡明年十月十八日葬公于河南伊闕之某鄉某原

一作神陰鄉張留里

其孤又以請于太史而史臣脩

曰禮宜銘乃考次公之世族官封爵號卒葬時日與其始終之大節合而誌於其墓且銘之曰惟程氏遠有世序自重黎以來其後居中山者出於魏安鄉侯昱之後公諱琳字天球中山博野人也曾祖贈太師諱新曾祖妣吳國夫人齊氏祖贈太師中書令諱贊明祖妣秦國夫人吳氏考袁州宜春令贈太師中書令一有兼字尚書令冀國公諱元白妣晉國夫人楚氏公以大中祥符四年舉服勤辭學高第爲泰寧軍節度掌書記一作推官改著作佐郎知壽陽縣祕書丞監左藏庫天禧中詔舉辭學履行召試直集賢院今天子卽

位。遷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是時契丹所遣使者數出不遜語生事。而主者應對多失辭。上患之。已而契丹來賀卽位。乃選公爲接伴使。而契丹使者言太后當遣使通書。公遽以禮折之。乃已。史官修眞宗實錄。而起居注闕。命公修大中祥符八年以後起居注。遂修起居注。遷祠部員外郎。提舉在京諸司庫務。以本官知制誥。同判吏部流內銓。天聖五年。館伴契丹賀乾元節使。使者言中國使至契丹。坐殿上位次高。而契丹使來。坐次下當陛。語甚切。不已。而上與大臣皆以爲小故不足爭。將許之。公以謂許其小必啓其大力爭以爲不可。遂止。河決滑州。初議者言可塞。役旣作。而後議者以爲不可。乃命公往視之。公言可塞。遂塞之。歲中。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明年。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蜀人輕而喜亂。公常先制於無事。至其臨時。如不用意。而略其細。治其大且甚者。不過一二。而蜀人安之。自察吏皆不能窺其所爲。正月。俗放燈。吏民夜會聚。遨嬉盛天下。公先戒吏爲火備。有失火者。使隨救之。勿白以動衆。旣而大宴五門。城中火。吏救止。卒宴。民皆不知。蓋其他設施多類此。軍士見監軍。告其軍有變。監軍入白。公笑遣之。惶恐不敢去。公曰。軍中動靜。吾自知之。苟有謀者。不待告也。可使告者來。監軍去而告者卒不敢來。公亦不問。遂止。蜀州妖人有自號李冰神子者。署官屬吏卒。聚徒百餘人。公命捕寘之法。而讒之朝者。言公安殺人。蜀人恐且亂矣。上遣中貴人馳視之。使者入其境。居人行旅爭道。公善。使者問殺妖人事。其父老皆曰。殺一人。可使蜀數十年無事。使者問其故。對曰。前亂蜀者。非有智謀豪傑之才。乃里閭無賴小人爾。惟不制其始。

遂至於亂也。使者視蜀既無事，又得父老語，還白。於是上益以公爲能，遷給事中，知開封府。禁中大火，延兩宮。宦者治獄，得縫人火斗，已誣伏而下府，命公具獄。公立辨其非禁中，不得入，乃命工圖火所經，而後宮人多所居隘，其炷竈近版壁，歲久燥而焚，曰：此豈一日火哉？乃建言此殆天災也，不宜以罪人，上爲緩其獄。故卒得無死者，公在府決事神速，一歲中獄常空者四五。遷工部侍郎，龍圖閣直學士，守御史中丞。是歲以翰林侍讀學士復知開封府。明年爲三司使，治財賦，知本末，出入有節，雖一金不可一作敢妄取。累遷吏部侍郎。景祐四年，以本官參知政事。司天言日食，明年正旦，請移閏月以避之。公以謂天有所譴，非移閏可免，惟脩德政而已。乃止。范仲淹以言事忤大臣，貶饒州。已而上悔悟，欲復用之，稍徙知潤州，而惡仲淹者復誣以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自仲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一有出語及仲淹，皆指爲黨人，公獨爲上開說，明其誣枉，上意解而後已。公爲人剛決明敏，多識故事，議論慨然。及知政事，益奮勵，無所回避。宰相有所欲私，輒以語折之。至今人往往能道其語，而小人僥倖，多不得志。遂共以事中之坐貶光祿卿，知潁州。已而上思之，徙知青州。又徙大名府，居一歲間，遷戶部吏部二侍郎，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北京建，與宦者皇甫繼明爭治行宮事，章交上，上遣一御史視其曲直。御史直，公遂罷。繼明是時繼明方信用，其勢傾動中外，自朝廷大臣莫不屈意下之，而公被中傷，方起未復，而獨與之爭，雖小故不少假也。故議者不以公所直爲難，而以能不爲繼明屈爲難也。遷工部尚書，資政殿大學士，河北安撫使。

慶曆六年拜武昌軍節度使陝西安撫使知永興軍府事。明年加宣徽北院使判延州。夏人以兵三萬臨界上。前三日公諜知其來。戒諸堡寨按兵閉壁。虜至以爲有備。引去。訖公去。不復窺邊。趙元昊死。子諒祚立方幼。三大將共治其國。言事者謂可除其諸將。皆以爲節度使。使各有其所部。以分弱其勢。可遂無西患。事下。公以謂幸人之喪。非所以示大信撫夷狄。而諒祚雖幼。君臣和三將無異志。雖欲有爲。必無功而反生事。不如因而撫之。上以爲然。皇祐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自元昊反河西。契丹亦犯約求地。二邊兵興。連歲不解。而公方入與謀議。更守西北二方。尤知夷狄虛實情僞。山川要害。所以行師制勝。營陣出入之法。於河北尤詳。其奏議頗多。雖不能盡用。其指畫規爲之際。有可喜也。再居大名。前後十年。威惠信於其人。人爲立生祠。公自罷政事。益不妄與人合。亦卒不復用。既徙鎮安。居三歲。上書曰。臣雖老。尙能爲國守邊。未報而得疾。享年六十有九。公累階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開國廣平郡。爵公。食戶七千四百。而實封二千一百。賜號推誠保德守正翊戴功臣。娶陳氏。封衛國夫人。子男四人。曰嗣隆。太常博士。嗣弼。殿中丞。嗣恭。太常博士。嗣先。大理寺丞。女五人。長適職方員外郎榮諲。次適祕書丞韓縝。次適都官員外郎晁仲約。一作次適大理寺丞吳得。次適將作監主簿王侁。孫三人。長曰伯孫。次曰公孫。皆太常寺太祝。次曰昌孫。守祕校。一作書郎。有文集奏議六十卷。公平生寡言笑。慎於知人。既已知之。久而益篤。喜飲酒引滿。然人罕得其驩。而與余尤相好也。銘曰。

君子之守志於不奪不學而剛有摧必折毅毅程公其剛不屈公在政事有謬其言直雖不容志豈不完謂公不顯公位將相豈無謀謨胡不以訪老子輔藩一作藩白首猶壯公雖在外邦國之光奄其不存士夫曷望吉卜之從兆此新岡惟其休聲一作愈遠彌長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杜待制墓誌知建安縣建本吉本同而蜀本衢本作建昌羅氏本作建陽朝佐按仁宗實錄杜杞傳作建陽今從之

【張公墓銘】讀于一作於新人有進士一作人乃以為一作乃工部二字上一

【杜公墓銘】四十六一作四十一有六

【程文簡公墓銘】八年以後起居注此下一有二三字告其軍一作告某軍

卷三十一

墓誌銘五首

太子太師致仕杜祁公墓誌銘

故太子太師致仕祁國公贈司徒兼侍中杜公諱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也其先本出於堯之後歷三代常爲諸侯後徙其封於杜而子孫散適他國者以杜爲氏自杜赫爲秦將軍後三世御史大夫周及其子建平侯延年仍顯於漢又九世當陽侯預顯于晉又十有四世岐國公佑顯於唐又九世而至於祁公其爲家有法其吉凶祭祀齋戒日時幣祝從事一用其家書自唐滅土喪其舊禮而一切苟簡獨杜氏守其家法不遷於世俗蓋自春秋諸侯之子孫歷秦漢千有餘歲得不絕其世譜而唐之盛時公卿家法存於今者惟杜氏公自曾高以來以恭儉孝謹稱鄉里至公爲人尤潔廉自剋一作其爲大臣事其上以不欺爲忠推於人以行己取信故其動靜纖悉謹而有法至考其大節偉如也一作至考其始終之大節雖古天下國家以爲重退而老也久而天子益思之公享年八十官至尙書左丞方其六十有九歲且盡卽上書告老明年以太子少師致仕累遷太子太保太師封祁國公於其家天子祀明堂遣使者召公陪祠將有所問以疾不至而歲時存問勞賜不絕公少舉進士高第爲揚州觀察推官知平遙縣通判晉州知乾州遷河東京西路提點刑獄知揚州河東陝西路轉運使入爲三司戶部副使拜天章閣待制知荆南府未行以爲河北路都轉運使遂知天雄軍召爲御史中丞判流內銓知審官院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徙知并州遷龍圖閣學士復知永興軍權知開封府康定元年以刑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卽拜副使慶曆三年遷吏部侍郎樞密使明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治吏事如其爲人其聽獄訟雖明敏而審覈愈精故屢決

疑獄。人以爲神。其簿書出納。推析毫髮。終日無倦色。至爲條目。必使吏不得爲姦而已。及其施於民者。則簡而易行。始居平遙。嘗以吏事適他州。而縣民爭訟者。皆不肯決。以待公歸。知乾州。未滿歲。安撫使察其治行。以公權知鳳翔府。二邦之民爭於界上。一曰。此我公也。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夏人初叛。命天下苦於兵。而自陝以西尤甚。吏緣侵漁。調發督迫。至民破產不能足。往往自經投水以死。於是時。公在永興。語其人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不勞爾。乃爲之區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以次一作得輸送。由是物不踴貴。車牛芻秣宿食來往如平時。而吏束手無所施。民比他州費省十六七。至於繕治城郭器械。民皆不知。開封治京師。常撓於權要。有干其法而能不爲之屈者。世皆以爲難。至公能使權要不敢有所干。凡其爲治。以聽斷盜訟爲能否。爾獨公始有餘力。省其民事。如治他州。而畿赤諸縣之民。皆被其惠。開封比比出能吏。而兼於民政者。惟公一人。吏部審官主天下吏員。而居職者類以不久遷去。故吏得爲姦。公始視銓事。一日。選者三人爭某闕。公以問吏。吏受兩賂。對曰。當與甲。乙不能爭。遂一作授他闕。居數日。吏教丙訟甲負某事。不當得。公悟。召乙問之。乙謝曰。業已得他闕。不願爭。公不得已。與丙而笑曰。此非吏罪。乃吾未知銓法爾。因命諸曹各具格式科條以白。問曰。盡乎。曰。盡矣。明日。勅諸吏無得升堂。使坐曹聽行文書而已。由是吏不得與銓事。與奪一出於公。居月餘。翕然聲動京師。其在審官。有以賄求官者。吏謝不受。曰。我公有賢名。不久見用去矣。姑少待之。慶曆之初。上賦西兵之久出而民

弊。亟用今丞相富公樞密韓公及范文正公。而三人者。遂欲盡革衆事。以修紀綱。而小人權倖皆不悅。獨公與相佐佑。而公尤抑絕僥倖。凡內降與恩澤者。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或詰責其人。至慚恨涕泣而去。上嘗謂諫官歐陽修曰。外人知杜某封還內降邪。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某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此外人及杜某皆不知也。然公與三人者。卒皆以此罷去。公多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舉以擊夏人。雖韓公亦以爲可舉。公爭以爲不可。大臣至有欲以沮軍罪公者。然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銀鹽。大戰黃河外。而雁門麟府皆警。范文正公安撫河東。欲以兵從。公以爲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出。范公怒。至以語侵公。公不爲恨。後契丹卒不來。二公皆世俗指公與爲朋黨者。其議論之際。蓋如此。及三人者將罷去。公獨以爲不可。遂一作亦罷。以尙書左丞知兗州。歲餘。乃致仕。公自布衣至爲相。衣服飲食無所加。雖妻子亦有常節。家故饒財。諸父分產。公以所得悉與昆弟之貧者。俸祿所入。分給宗族。賙人急難。至其歸老。無屋以居。寓於南京驛舍者久之。自少好學。工書畫。喜爲詩。讀書雖老不倦。推獎後進。今世知名士多出其門。居家見賓客。必問時事。聞其善。喜若己出。至有所不可。憂見於色。或夜不能寐。如任其責者。凡公所以行之終身者。有能履其一。君子以爲人之所難。而公自謂不足以名後世。遺戒子孫。無得紀述。嗚呼。豈所謂任重道遠。而爲善惟日一無不足者歟。曾祖太子少保師一作諱某。贈太師。祖鴻臚卿諱叔詹。追封吳國公。父尙書度支員外郎諱遂良。追封韓

國公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娶相里氏封晉國夫人子男曰誥大理評事訢太常博士訥將作監主簿誥祕書省正字三子早卒女長適集賢校理蘇舜欽次適祕閣校理李縉次適單州團練推官張遵道公以嘉祐二年二月五日卒於家其子訢以其年十月十八日葬公於應天府宋城縣之仁孝原銘曰翼翼祁公率履自躬一其初終惟德之恭公在于位士知貪廉退老子家四方之瞻豈惟士夫天子曰咨爾曲爾直繩之墨之正爾方圓有矩有規人莫之踰公無爾欺予左予右惟公是毗公雖告休受寵不已宮臣國公卽命于第奕奕明堂萬邦從祀豈無臣工爲予執法何以召之惟公舊德公不能來予其往錫君子愷悌民之父母公雖百齡人以爲少不俾黃耆喪予元老寵祿之隆則有止期惟其不已旣去而思銘昭于遠萬世之詒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源字子漸姓尹氏與其弟洙師魯俱有名於當世其議論文章博學彊記皆有以過人而師魯好辯果於有爲子漸爲人剛簡不矜飾能自晦藏與人居久而莫知至其一有所發則人必驚伏其視世事若不干其意已而摧其情僞計其成敗後多如其言其性不能容常人而善與人交久而益篤自天聖明道之間予與其兄弟交其得於子漸者如此其曾祖諱誼贈光祿少卿祖諱文化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都侍郎父諱仲宣官至虞部員外郎贈工部郎中子漸初以祖廕補三班借職稍遷左班殿直天聖八年舉進

士及第爲奉禮郎。累遷太常博士。歷知芮城河陽二縣。簽署孟州判官事。又知新鄭縣。通判涇州慶州。知懷州。以慶曆五年三月十四日卒於官。趙元昊寇邊。圍定川堡。大將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君遣懷敏書曰。賊舉其此一無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且吾軍畏法。見敵必赴而不計利害。此其所以數敗也。宜駐兵瓦亭。見利而後動。懷敏不能用其言。遂以敗死。劉渙知滄州。杖一卒不服。渙命斬之。以聞一作坐專殺降。知密州。君上書爲渙論直。得復知滄州。范文正公常薦君材。可以居館閣。召試不用。遂知懷州。至某月大治。是時天子用范文正公。與今觀文殿學士富公武康軍節度使韓公欲更置天下事。而權倖小人不便。三公皆罷去。而師魯與時賢士多被誣枉得罪。君歎息。憂悲發憤。以此一無謂生可厭而死可樂也。往往被酒。哀歌泣下。朋友皆竊怪之。已而以疾卒。享年五十。至和元年十有二月十三日。其子材葬君于一作河南府壽安縣甘泉鄉龍一作澗里。其平生所爲文章六十篇。皆行於世。子男四人。曰材。植。機。桴。嗚呼。師魯常勞其智於事物。而卒蹈憂患以窮死。若子漸者。曠然不有累其心。而無所屈其志。然其壽考亦以不長。豈其所謂短長得失者。皆非此之謂歟。其所以然者。不可得而知歟。銘曰。有韞于中。不以施。一憤樂死。其如歸。豈其志之將衰。不然。世界可嫉。其如斯。

太子中舍梅君墓誌銘

故太子中舍致仕梅君諱讓字克讓。世爲宣城人。常以文學仕進。君獨不肯仕。其弟詢勉之。君曰。士之仕

也。進而取榮祿。易欲行其志而無媿於心者難。吾豈不欲仕哉。居其此字無官不得行其志。食其此字無祿而有媿於其心者。吾不爲也。今吾居父母之邦。事長老以恭。接朋友以信。守吾墳墓。安吾里閭。以老死而無恨。此吾志也。其弟後貴顯。必欲官之。君堅不肯。乃奏任君大理評事。致仕于家。有子六人。曰堯臣。曰正臣。曰彥臣。曰禹臣。曰純臣。其一早卒。其三子皆仕宦。而堯臣有名當世。今爲國子博士。累以郊祀恩。進君爲太子中舍。君旣老。堯臣來歸。朱服象笏侍君旁。鄉人不榮其子而榮其父。堯臣等皆以君年高。願留養。君不許。曰。此非吾意也。願其二子曰。勉爾朝夕。以輔吾老。願其三子曰。勉爾名譽。以爲吾榮。居者養吾體。仕者養吾志。可也。君享年九十有一。一作康彊無恙。以皇祐元年正月朔卒于家。其子堯臣泣請於其友廬陵歐陽修曰。堯臣不肖。仕不顯而無聞。不足以成吾先人之志。退託文字以銘後世。又不敢以自私。予乃爲之。一本上四字作子其爲吾銘之。銘曰。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并序

故湖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自君之喪。布衣蔬食。居數歲。提君之孤子。斂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泣於其父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伸於死。其父太子太師。以告於子。予爲集次其文而序之。以著君之大節。與其所以屈伸得失。以深誚世之君子。當爲國家樂育賢材者。惜字一有且悲君之不幸。其妻卜以嘉祐元年十月

某日葬君于潤州丹徒縣義里鄉檀山里石門村。又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於人間，猶可伸於地下。於是杜公及君之子泌，皆以書來乞銘以葬。君諱舜欽，字子美。其上世居蜀，後徙開封。府一有字爲開封人。自君之祖諱易簡，以文章有名。太宗時，承旨翰林爲學士，參知政事。官至禮部侍郎。父諱耆，官至工部郎中。直集賢院。君少以父蔭補太廟齋郎，調滎陽尉，非所好也。已而鎖其廳去，舉進士中第，改光祿寺主簿。知蒙城縣。丁父憂，服除，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樓店務。君狀貌奇偉，慷慨有大志，少好古，工爲文章。所至皆有善政。官于京師，位雖卑，數上疏論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難言。范文正公薦君，召試，得集賢校理。自元昊反，兵出無功，而天下殆。一作慮於久安，尤一作而困兵事。天子奮然用三四大臣，欲盡革衆弊以紓民。於是時，范文正公與今富丞相多所設施，而小人不便，顧人主方信用，思有以撼動，未得其根。以君文正公之所薦，而宰相杜公壻也，乃以事中君，坐監進奏院祠神，奏用市故紙錢會客爲自盜，除名。君名重天下，所會客皆一時賢俊，悉坐貶逐。然後中君者喜曰：吾一舉網盡之矣。其後三四大臣，一有相字繼罷去。天下事卒不復施爲。君攜妻子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日益讀書。大涵肆於六經，而時發其憤悶於歌詩。至其所激，往往驚絕。又喜行狎草。一作書皆可愛，故其雖短章，醉墨落筆，爭爲人所傳。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見其所傳而喜，往揖其貌而竦聽其論，而驚以服。久與其居而不能捨以去也。居數年，復一作二得湖州長史。慶曆八年十二月某日，以疾卒于蘇州。享年四十有一。君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長曰泌，將作監主

簿。次日液曰激。二女長適前進士陳紘。次尙幼。初君得罪時。以奏用錢爲盜。無敢辨其寃者。自君卒後。天子感悟。凡所被逐之臣復召用。今一有字皆顯列于朝。而至今無復爲君言者。宜其欲求伸於地下也。宜予述其得罪以死之詳。而使後世知其有以也。旣又長言以爲之辭。庶幾并寫予之所以哀君者。其辭曰。謂爲無力兮。孰擊而去之。謂爲有力兮。胡不反子之歸。豈彼能兮。一作而此不爲善百譽而不進兮。一毀終世以顛擠。荒孰問兮。杳難知。嗟子之中兮。有韞而無施。文章發耀兮。星日光輝。雖冥冥以掩恨兮。不一作宜昭昭其永垂。

翰林侍讀侍講學士王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洙。字原叔。其生始能言。已知爲詩。指物輒一有字能賦。旣長。學問自六經史記百氏之書。至於圖緯陰陽五行律呂星官算法訓故字音。一本上四字。作方。言訓詁篆隸八分。無所不學。學必通達。如其專家。其語言初如不出諸口。已而辨別條理。發其精微。聽者忘倦。決疑請益。人人必得其所欲。故自其少也。一時名臣賢士。皆稱慕之。其名聲著天下。初舉進士。爲廬州舒城尉。坐事免官。歸居南京。故相臨淄晏公爲留守。奇其文章。待以客禮。久之。復調賀州富川主簿。未行。臨淄公薦其才。留居應天府。學教諸生。會一無此字詔舉經術士爲學官。京東轉運使舉公應詔。召爲國子監直講。遷大理評事。史館檢討。知太常禮院。天章閣侍講。直龍圖閣。同判太常寺。慶曆中。小人有不便大臣執政者。欲排去之。未知所發。而杜丞相子塔蘇舜欽爲集賢校理。負時

名所與交遊皆當世賢豪已而舜欽坐監進奏院祠神會客爲御史所彈公以一作坐客貶知濠州徙知襄徐毫三州范文正公富丞相皆言王某學問經術多識故事宜在朝廷復召爲檢討同判太常寺侍講充史館修撰拜知制誥權判吏部流內銓至和元年九月爲翰林學士三年以親嫌改侍讀學士兼侍講學士嘉祐二年九月甲戌朔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一累官至尙書吏部郎中階朝散大夫勳輕車都尉爵開國伯食邑五百戶公爲人寬厚樂易孝於宗族信於朋友諸孤不能自立者皆爲之嫁娶始舉進士時與郭稹同保人有告稹冒一有祖字母禫者法當連坐主司召公問果保稹否不然可易也公言保之不可易也於是與稹俱罷公以文儒進用能因其所學爲上開陳其言緩而不迫天子常喜其說意有所欲必以問之無不能對嘗以塗金龍水牋爲飛白詞林二字以褒之至於朝廷他有司前言故實皆就以考正既領太常吉凶禮典撰定尤多嘗修集韻校定史記前後漢書編國朝會要鄉兵制度祖宗故事三朝經武聖略皇祐中大享明堂翰林侍讀學士宋祁言明堂禮廢久必得通知古今之學者詔公共草其儀禮成撰大享明堂記又詔修雅樂晚喜隸書尤有古法著易傳十篇一無此其他一作文章千有餘篇其施於爲政敏而有方襄州中廬戍兵驕前爲守者患之不能制公至因事召之悉集於庭告曰某時爲某事者非某人邪取其一無一二此字寘于法餘悉不問一有由兵始知懼是時妖賊反貝州州縣無遠近皆警動佐吏勸公毋給州卒教習者眞兵公笑曰是欲防亂乎此所以使人不安也在徐州遭歲大饑免民舟算

縉。使得糴旁郡。而一字有出公私米粟賑民。所活尤多。一作甚衆。有司上其最。一有爲京東第二五字。降詔書褒美。一作獎諭。其在朝廷。多所論議。遇人恂恂惟謹。及既歿。而考其言。皆當世要一作大務。公知制誥。夏竦卒。天子以東宮舊恩。賜諡文獻。公曰。此僖祖皇帝諡也。封還其目。不爲草辭。因曰。前有司諡王溥爲文獻。章得象爲文憲。字雖異而音同。皆當改。於是太常更諡竦文莊。而溥得象皆易諡。又嘗論宗戚近幸冒法干恩澤。以亂刑賞。又言天下民田稅不均。而姦民逃亡。有司失其常稅。請用郭諮孫琳千步開方爲均田法。頒之州縣。使因民訟。稍稍均之。可不擾。而有司得復其常數。近時選諫官。御史有執政之臣。嘗薦舉者。皆以嫌不用。公以謂士飭身勵行。而大臣薦賢以報國。以嫌廢一作置之。是疑大臣而廢賢材。不可及論河功邊食。皆可施行。方公病時。八月。開邇英閣。侍臣並進講讀。而公獨病。一作不在。天子思之。遣使者問公疾。少間。否能起而爲予講邪。既而公病篤以卒。天子震悼。賻卹加等。贈給事中。特賜諡曰文。卽以其年十月辛酉。葬于應天府虞一作宋城縣之孟諸鄉土山原。公。應天宋城人也。曾祖諱厚。祖諱化。贈太傅。父諱礪。贈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公初娶董氏。再娶胡氏。皆先公卒。又娶齊氏。封齊陽郡君。子男五人。長曰叟。臣。早卒。次曰力臣。太常寺太祝。次欽。臣。祕書省正字。次陟。臣。將作監主簿。次曾。臣。某官。二字無一女。適太常博士陳安道。銘曰。惟王氏之先。遠自三代。下迄戰國。商周齊魏。其後之人。皆以王爲氏。故其爲姓尤多於後世。而太原之王。出周王子。公世可考。實太原人。後家於宋。遂以蕃延。惟其皇考。是生八子。公實其季。其德克嗣。播其休聲。

以顯于仕八支之盛。名譽材賢。公考朝廷。儒學之臣。退食于家。誥誥子孫。豈其不樂。胡奪之年。朝無咨詢。士失益友。送車國門。出涕引首。于茲歸藏。刻銘不朽。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下

杜祁公墓誌銘。衢閩蜀本皆作娶相里氏。司馬公記聞亦然。惟羅氏并吉本以爲李氏。近歲吉州教授林仲熊遂入纂誤。非也。

王文公墓誌銘。諸本皆作階朝奉大夫。惟羅氏本作朝散大夫。

蘇長史墓誌。天下殆於久安。二十三卷余襄公神道碑。作怠於久安。朝佐考公集。怠迨殆三字似通用。徐氏墓誌。吾母不以愛殆我。穀城縣夫子廟記。見者殆焉。此亦以怠爲殆也。劉侍讀墓誌。殆今三十年。祭丁學士文。殆榮華之銷歇。此則以迨爲殆也。諸本間有改者。覽者以意讀之。

【杜祁公墓誌銘】而三人者遂欲盡革衆事。遂一作乃。工書畫。蓋心畫之畫。一本以其用俗書畫字。遂削去。後有李端懿蔡襄墓誌。皆云工書畫。

【蘇君墓銘】太子太師。此下一有祁國公三字。文章。一作文華。一作其所好。一作其好。

卷三十二

墓誌銘七首

尙書戶部侍郎參知政事贈右僕射文安王公墓誌銘并序

公姓王氏。其先太原祁人。其六世祖某。爲唐輝州刺史。遭世亂。因留家碭山。碭山近宋。其後又徙宋州之虞城。今爲應天虞城人也。公諱堯臣。字伯庸。天聖五年。舉進士第一。爲將作監丞。通判湖州。召試。以著作佐郎直集賢院。知光州。歲大饑。羣盜發民倉廩。吏法當死。公曰。此飢民求食爾。荒政之所恤也。乃請以減死論。其後遂以著令。至今用之。丁父憂。服除。爲三司度支判官。再遷右司諫。郭皇后廢。居瑤華宮。有疾。上頗哀憐之。方后廢時。宦者閻文應有力。及后疾。文應又主監醫。后且卒。議者疑文應有姦謀。公請付其事。御史考按虛實。以釋天下之疑。事雖不行。然自文應用事。無敢指言者。其一字有後文應卒。以恣橫斥死。后猶在殯。有司以歲正月用故事。張燈。公言。郭氏幸得蒙厚恩。復位號。乃天子后也。張燈可廢。上遽爲之罷。景祐四年。以本官知制誥。賜服金紫。同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提舉諸司庫務。遷翰林學士。知審官院。元昊反。西邊用兵。以公爲陝西體量安撫使。公視四路山川險易。還言。某路宜益兵若干。某路賊所不攻。某路宜急爲備。至於諸將材能長短。盡識之。薦其可用者二十餘人。後皆爲名將。是時邊兵新敗於好水。任福等戰死。今韓丞相坐主帥失律。奪招討副使。知秦州。范文正公亦以移書元昊。不先聞。奪招討副使。知耀州。公因言。此兩人。天下之選也。其忠義智勇。名動夷狄。不宜以小故置之。且任福由違節度。以致敗。

尤不可深責主將。由是忤宰相意。并其他議多格不行。明年賊入涇原。戰定川。殺大將葛懷敏。乃公指言爲備處。由是始以公言爲可信。而前所格議悉見施行。因復遣公安撫涇原路。公曰。陛下復用韓琦。范仲淹。幸甚。然將不中御兵法也。願許以便宜從事。上以爲然。因言諸路都部署可罷。經略副使以重將權。而偏將見招討使以軍禮。置德順軍於籠竿城。廢涇原等五州營田。以其地募弓箭手。其所更置尤多。方公使還。行至涇州。而德勝寨兵迫其將姚貴閉城叛。公止道左解裝。爲檣射城中。以招貴。且發近兵討之。初吏白曰。公奉使且還。歸報天子爾。貴叛非公事也。公曰。貴土豪也。頗得士心。然初非叛者。今不乘其未定。速招降。後必生事。爲朝廷患。貴果出降。明年四月。以學士權三司使。自朝廷理元昊罪。軍興而用益廣。前爲三司者皆厚賦暴斂。甚者借內藏。率富人出錢。下至果菜。皆加稅。而用益不足。公始受命。則曰。今國與民皆弊矣。在陛下任臣者如何。由是天子一聽公所爲。公乃推見財利出入盈縮。曰。此本也。彼末也。計其緩急先後。而去其蠹弊之有根穴者。斥其妄計小利之害大體者。然後一爲條目。使就法度。罷副使判官不可用者十五人。更薦用材且賢者。募民不加賦而用足。明年以其餘償內藏所借者數百萬。又明年其餘而積於有司者。一有又字數千萬。而所在流庸稍復其業。公曰。臣之術止於是矣。且臣母老。願解煩劇。天子多公功。以爲翰林學士承旨。兼端明殿學士羣牧使。初宦者張永和方用事。請收民房錢十之三。以佐國事。下三司。永和陰遣人以利動公。公執以爲不可。度支副使林澠附永和議。不已。公奏罷澠。乃止。益利。

夔三路轉運使皆請增民鹽井課歲可爲錢十餘萬公亦以爲不可而權倖因緣多見裁抑京師數爲飛語及上之左右往往讒其短者上一切不問而公爲之亦自若也及公旣罷上慰勞之公頓首謝曰非臣之能惟陛下信用臣爾丁母憂去職服除復爲學士羣牧使再遷給事中皇祐三年以本官爲樞密副使公持法守正遂以身任天下事凡宗室宦官醫師樂工嬖習之賤莫不關樞密而濫恩倖請隨其事可損之可絕絕之至其大者則皆著爲定令由是小人益怨構爲飛書以害公公得書自請曰臣恐不能勝衆怨願得罷去上愈知公爲忠爲下令購爲書者甚急公益感勵在位六年廢職修舉皆有條理樞密使狄青以軍功起行伍居大位而士卒多屬目往往造作言語以相扇動人情以爲疑而青色頗自得公嘗以語衆折青爲陳禍福言古將帥起微賤至富貴而不能保首領者可以爲鑒戒青稍沮畏嘉祐元年三月拜戶部侍郎參知政事三年遷吏部侍郎八月二十一日以疾薨於位享年五十有六公在政事論議有所不同必反復切劘至於是而後止不爲獨見在上前所陳天下利害甚多至施行之亦未嘗自名其所設施與在樞密時特異豈政事者丞相府也其體自宜如是邪公爲人純質雖貴顯不忘儉約與其弟純臣相友愛世稱孝悌者言王氏遇人一以誠意無所矯飾善知人多所稱薦士爲時名臣者甚衆有文集五十一卷^{一作六十}將終口授其弟純臣遺奏以宗廟至重儲嗣未立爲憂天子愍然臨其喪輟視朝一日贈左僕射太常諡曰文安曾祖諱化某官^{一無某官}贈太傅妣戚氏封曹國太夫人祖諱礪某官父諱瀆某

官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祖妣袁氏。鄆一作鄭國太夫人。妣仇氏。徐國太夫人。娶丁氏。安康郡夫人。子男三人。同老。大理評事。周老太常寺太祝。早卒。朋老。大理評事。二女。長適校書郎戚師道。早卒。次未嫁。王氏自遷虞城。由公會祖而下。或葬雙金。或葬土山。皆在虞城。嘉祐四年八月十日。改葬公之皇考於宋城縣平臺鄉石落原。而以公從葬焉。銘曰。

王爲祁人。遭亂不還。六世之祖。初留碭山。其後再遷。虞宋之間。遂安其居。葬不遠卜。宋多名家。王實大族。族大而振。自公顯聞。公初奮躬。以學以文。逢國多事。有勞有勤。利歸於邦。怨不避身。帝識其忠。謂堪予弼。俾副樞機。出入惟密。遂參政事。實有謀謨。誰中止之。不俾相予。帝有褒章。愍飾之贈。長於百寮。考德惟稱。維古載功。在其廟器。今亦有銘。幽宮是闕。

資政殿大學士尙書左丞贈吏部尙書正肅吳公墓誌銘

嘉祐四年十一月丁未。資政殿大學士金紫光祿大夫尙書左丞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上柱國。渤海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八百戶。贈吏部尙書。諡曰正肅吳公。葬於鄭州新鄭縣崇義鄉朝村之原。吳氏世爲建安人。自高曾以來。皆葬建州之浦城。至公始葬其皇考於新鄭。公諱育。字春卿。爲人明敏勁果。彊學博辯。能自持一作持度。不可守不發。已發莫能屈奪。天聖中。與其弟京方俱舉進士。試禮部。爲第一。遂中甲科。而京方皆及第。當是時。吳氏兄弟名聞天下。公初以大理評事知臨安。諸暨二縣。遷本寺。

丞。知襄城縣。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入三等。遷著作佐郎。直集賢院。通判蘇州。同知太常禮院。三司戶部度支二判官。知諫院。修起居注。知制誥。判太常大理二寺。吏部流內銓。史館修撰。累遷起居舍人。爲翰林學士。久之。遷禮部郎中。以學士知開封府。公爲政簡嚴。所至民樂其不擾。去雖久。愈思之。初。秦悼王葬汝州界中。其後子孫當從葬者。與其歲時上冢者不絕。故宗室宦官常往來爲州縣患。公在襄城。每裁折一作之。宗室宦官怒。或夜半叩縣門。索牛駕車以動之。公輒不應。及旦。徐告曰。牛不可得也。由是宗室宦官曰。此不可爲也。凡過其縣者。不敢以鷹犬犯民田。至他境矣。然後敢縱獵。其治開封。尤先豪猾。曰。吾何有以及斯人。去其爲害者而已。居數日。發大姦吏一人。流於嶺外。一府股栗。又得巨盜積賊萬九千緡。獄具而輒再變。衆疑以爲冤。天子爲遣他吏按之。卒伏法。由是京師肅清。方元昊叛河西。契丹亦乘間墮盟。朝廷多故。公數言事。獻計畫。自元昊初遣使上書。有不順語。朝廷亟命將出師。而羣臣爭言。豎子即可一作誅滅。獨公以謂元昊雖名藩臣。而實夷狄。其服叛荒忽不常。宜示以不足責。外置之。且其已僭名號。誇其人。勢必不能自削。以取羞種落。第可因之賜號。若國主者。且故事也。彼得其欲。宜不肯妄動。然時方銳意於必討。故皆以公言爲不然。其後師久無功。而此字無元昊亦歸過自新。天子爲除其罪。卒以爲夏國主。由是議者始悔不用公言。而虛弊中國。公在開封。數以職事辨爭。或有不得。則輒請引去。天子惜之。慶曆五年正月。以爲諫議大夫。樞密副使。三月。拜參知政事。與賈丞相爭事上前。上之左右與殿中人皆恐色。

變。公論辯不已。既而曰：臣所爭者職也。願力不能勝矣。願罷臣職。不敢爭。上一作多顧。公直。乃復以爲樞密副使。居歲餘。大旱。賈丞相罷去。御史中丞高若訥用洪範言。大臣廷爭爲不肅。故雨不時若。因并罷公。以給事中知許州。又知蔡州。州故多盜。公按令爲民立伍保而簡其法。民便安之。盜賊爲息。京師有告妖賊千人聚確山者。上遣中貴人馳至蔡。以名捕者十人。使者欲得兵。自往取之。公曰：使者欲藉兵立威。欲得妖人以還報也。使者曰：欲得妖人爾。公曰：吾在此。雖不敏。然聚千人於境內。安得不知。使信有之。今以兵往。是趣其爲亂也。此不過鄉人相聚爲佛事以利錢財爾。一弓手召之。可致也。乃館使者。日與之飲酒。而密遣人召十人者。皆至。送京師。告者果伏辜。拜資政殿學士。徙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又徙陝府。遷禮部侍郎。徙永興軍。丁父憂。去官。起復。懇請終喪。服除。加拜翰林侍讀學士。且召之。公辭以疾。上惻然。遣使者存問。賜以名藥。遂以知汝州。居久之。又辭以疾。卽以爲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守司御史臺。疾少間。一作愈復知陝府。加拜資政殿大學士。自公罷去。上數爲大臣言。吳某剛正可用。每召之。輒以疾不至。於是召還。始侍講禁中。判通進銀臺司尙書都省。明年。拜宣徽南院使。廊延路經略安撫使。判延州。龐丞相經略河東。與夏人爭麟州界。亟築柵於白草。公以謂約不先定而亟城。必生事。遽以利害牒河東。移書龐公。且奏疏論之。一有朝廷二字皆不報。已而夏人果犯邊。殺驍將郭恩。而龐丞相與其將校十數人。皆以此得罪。麟府遂警。既而公復以疾辭不任邊事。且求解宣徽使。乃復以爲資政殿大學士尙書左丞。知河中府。遂徙河

南公前在河南。踰月而去。河南人思之。聞其復來。皆驩呼逆於路。惟恐後。其卒也。皆聚哭。公享年五十有

五。以嘉祐三年四月十五日

乙卯

卒於位。

一有以

詔輟朝一日。曾祖諱進忠。贈太師。妣陳氏。吳國太夫人。

祖諱諒。贈中書令。妣葛氏。越國太夫人。父諱待問。官至禮部侍郎。贈太保。妣李氏。楚國太夫人。娶王氏。太

原郡夫人。子男十人。安度。安矩。安素。皆太常寺太祝。安常。大理評事。安正。安本。安序。皆祕書省正字。安厚。

太常寺奉禮郎。安憲。安節。未仕。女三人。長適集賢校理韓宗彥。次適著作佐郎龐元英。皆早卒。次適光祿

寺丞任逸。公在二府時。太保公以列卿奉朝請。父子在廷。士大夫以爲榮。而公踧蹐不安。自言子班。父前

非所以示人以法。顧不敢以人子私亂朝廷之制。願得罷去。不聽。天子數推恩羣臣子弟。公每先及宗族

疎遠者。至公之卒。子孫未宦者七人。有文集五十卷。尤長於論議。銘曰。

顯允吳公。有家于閩。自我皇考。卜茲新原。厚壤深泉。樂其寬閑。今公其從。公志之安。公昔尚少。一作少時始來

京師。挾其二季。名發聲馳。乃賜之策。以承帝問。語驚于天。一作廷有偉其論。乃登侍從。乃任大臣。出入險夷。

周旋屈伸。公所策事。先其利害。初有不從。後無不悔。公於臨政。簡以便人人。失一作去而思愈久。彌新。帝曰。

廷臣汝剛而直。來汝予用。斷余不惑。公曰。臣愚負薪之憂。帝爲咨嗟。公其少休。優以本邦。寵其秩祿。尚冀

公來。公卒不復。史臣考德。作銘幽宅。

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李公墓誌銘

嘉祐五年八月某日。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知澶州軍州事隴西李公得暴疾。薨於州之正寢。其以疾聞也。上方宴禁中。爲止樂。命中貴人馳國醫往視。未及行。而以薨聞。詔輟視朝一日。賜其家黃金三百兩。贈公感德軍節度使。已而又贈兼侍中。太常諡曰某。卽以其年某月某日。葬於開封府開封縣褒親鄉先塋之次。公諱端懿。字元伯。開封人也。右千牛衛將軍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隴西元靖王諱崇矩之曾孫。連州刺史贈太師諱繼昌之孫。鎮國軍節度使駙馬都尉贈尚書令兼中書令許和文公諱遵勛之子。母曰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之女。眞宗之妹。今天子之姑。屬親而尊。禮秩崇顯。其淑德美問。彰於內外。而和文公好學不倦。折節下士。喜交名公卿。一時翕然。號稱賢尉。故李氏之盛。受寵三朝。而天下之士。不侈其榮。而樂道其德。公爲冢子。於其家法。習見安行。不待教告。少篤學問。長而孝友。喜爲詩。工書畫。至於陰陽醫術。星經地理。無所不通。七歲。爲如京副使。歷文思副使。供備庫使。洛苑使。新州刺史。康懷二州團練使。濟州防禦使。坐知冀州失捕妖人。降授單州團練使。知均州。未行。改滑州兵馬鈐轄。居歲中。遷汝州防禦使。蔡州觀察使。天子祀明堂。推恩。徙華州觀察使。獻穆大長公主薨。起復爲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公泣血辭讓。願終喪制。上不許其讓。許其終喪。給以全俸。服除。拜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累階金紫光祿大夫。勳上柱國。爵開國公。食邑四千四百戶。實封九百戶。公爲兒時。上在東宮。眞宗命公侍研席。上尤親愛。嘗解方玉帶賜之。稍長。出入宮禁。禮如家人。雖燕見。語不及私。數爲上陳朝廷闕失。開說古今治亂。多所

補益退而未嘗言。公既薨，得其遺藁之未上者，言宗室事甚詳，其餘不傳。公少自勉勵，見士大夫有失節廢義者，輒歎曰：士起寒苦，以學行自名，至牽利欲，遂亡其所守，况驕佚易習而生長富貴間邪？故常惕然痛自刮磨，思立名節，聞一善士，傾身下之，而賢士大夫亦樂與之遊，以此多得名譽。方大長公主在時，數欲求外官以自効，不可得，久之，出知冀州，爲政循法度，檢身束下，民以不擾。歲滿召還，初在冀，捕妖人李校，校窮，自經死，驗得實矣。後貝州妖賊王則閉城叛，聲言校在以惑衆，公坐貶官，已而則誅，城開，無李校者，乃還公防禦使。又知鄆州，安撫京東之西路，是歲京東水災，民饑流亡，公爲治室廬，發倉廩，而流人至者如歸，咸賴以全活。置弓手馬，教其馬鬪，皆如精兵。治汶陽堤百餘里，鄆人遂無水患。又知澶州，發軍吏之姦者去之，流其尤者於遠方，然後明軍籍，均其勞逸，軍中稱平，而畏其法。始下令捕盜，有登鄰屋取一杓者，遽寘之法，以徇於市，曰：是固足以信吾令。由是盜賊屏息。公雖以公主子，自少居京師，常領職事，其在三班院，尤爲稱職。三班掌諸使臣功過黜陟，而主者皆顯官自重，或貴家子，食俸廩而已，吏得因依爲姦，而職廢久不省。至公始躬治簿書，考覈虛實，賞罰必當，後人多遵用其法。及出爲三州，又皆有治狀。故雖享年不永，不究其所施，而士君子皆知其非安於富貴者也。及聞其喪也，莫不痛惜焉。公自爲鎮，潼留後十年不遷，上以其久也，以爲寧遠軍節度使，公懇辭不拜。及其薨也，遂贈感德軍節度使，公享年四十九，有八娶，郭氏，封仁壽郡君，先公九年卒，贈太原郡夫人，西京左藏庫使，昌州團練使，中和之女子，男五人。

長曰。誅。供備庫副使。次曰。誣曰。詢。皆右侍禁。次曰。諄曰。訢。尙幼。女四人。長適皇姪右屯衛大將軍吉州團練使建安郡公宗保。早卒。次適祕書丞夏倚。次適皇姪左領軍衛大將軍宗景。次適皇姪孫右監門衛將軍世逸。公平生嘗語其子弟曰。吾蒙國厚恩。未有以報。吾且死。宜有遺言。毋因以求恩澤。及其薨也。其家如其言。銘曰。

允矣和文。惟時顯人。蔚有士譽。匪矜帝姻。賚其子孫。列爵啓國。惟公承之。克似其德。士起寒家。驕于滿盈。紛其利欲。敗節墮名。公生盛族。赫奕高明。都尉之子。天子之甥。惟謹惟恭。其色不懈。聞善如貪。在得思戒。間亦宴見。忠言告猷。學而從政。有惠三州。享其多美。獨不遐年。高旌巨節。以賁于泉。曷又贈之。金璫附蟬。寵渥名榮。一作榮名。惟有其實。刻詩同藏。其固其密。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王文安公墓銘】封曹國。一無封字。

【吳正肅公墓銘】才識兼茂。明於體用。一作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上顧。一作上稱。州故多盜。一作蔡。留守司。一無守字。本邦。一作大邦。

【李留後墓銘】卽以某年。一作其年。

卷三十三

墓誌銘四首

尙書工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許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元字子春。姓許氏。宣州宣城人也。許氏世以孝謹稱鄉里。其父亡。一子當官。兄弟相讓。久之。曰。吾弟材。後必庇吾宗。乃以公補郊社齋郎。徙居海陵。力耕以養其母。調明州定海。劍州順昌。縣尉。泰州軍事推官。戍兵千人。自海上亡歸。州守聞變。不知所爲。公爲詰其所以來。二三人出前對。公叱左右執之。曰。惑衆者此爾。其餘何罪。勞其徒而遣之。遷鎮東軍節度推官。知潤州丹陽縣。縣有練湖。決水一寸爲漕渠一尺。故法盜決湖者。罪比殺人。會歲大旱。公請借湖水溉民田。不待報。決之。州守遣吏按問。公曰。便民罪令可也。竟不能詰。由是溉民田萬餘頃。歲乃大豐。再遷太子中舍。監揚州博鹽和糴倉。知泰州如皋縣。所至民愛思之。公爲吏。喜修廢壞。其術長於治財。自元昊叛河西。兵出久無功。而天下勞弊。三司使言公材。以主權貨。公言。先時賈人入粟塞下。京師錢不足以償。故錢償愈不足。則粟入愈少。而價愈高。是謂內外俱困。請高塞粟之價。下南鹽以償之。使東南去滯積。而西北之粟盈。曰。此輕重之術也。行之果便。是時京師粟少。而江淮歲漕不給。三司使懼。大臣以爲憂。參知政事范仲淹謂公獨可辦。乃以公爲江淮兩浙荊湖發運判官。公曰。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能足京師者。吾不信也。至則治千艘。浮江而上。所過州縣。留三月。

食其餘悉發。而州縣之廩。遠近以次相補。由是不數月。京師足食。既而嘆曰。此可爲於乏時。然歲漕不給者。有司之職廢也。乃考故事。明約信。令發斂轉徙。至於風波遠近。遲速賞罰。皆有法。凡江湖數千里外。談笑治之。不擾不勞。而用以足。公初以殿中丞爲判官。已而爲副。爲使。每歲終。會計來朝。天子必加恩禮。特賜進士出身。官至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凡在職。十有三年。已而曰。臣憊矣。願乞一州。天子顧代公者。難其人。其請至八九。久之。察其實病。且老矣。乃以知揚州。居歲餘。徙知越州。公益病。又徙泰州。至州。未視事。以嘉祐二年四月某日卒於家。享年六十有九。曾祖諱稠。池州錄事參軍。祖諱規。贈大理評事。父諱逖。尙書司封員外郎。贈工部侍郎。公娶馮氏。封崇德縣君。先公卒。子男二人。長曰宗旦。眞州揚子縣主簿。次曰宗孟。守將作監主簿。女一人。適太常寺太祝滕希雅。先是江淮歲漕京師者。常六百萬石。其後十餘歲。歲益不充。至公爲之。歲必六百萬。而常餘百萬。以備非常。方其去職。有勸公進爲羨餘者。公曰。吾豈聚斂者哉。敢用此以希寵。公爲人善談論。與人交。久而益篤。於其家。尤孝悌。所得俸祿。分給宗族。無親疎之異。其孤宗旦等。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眞州揚子縣甘露鄉之某原。其所與遊廬陵歐陽修。誌於其墓曰。嗚呼。爲天下者。固常養材於無事之時。蓋必有事。然後材臣出。自寶元慶曆以來。兵動一方。奔走從事於其間者。皆號稱天下豪傑。其智者出謀。材者獻力。訖不得少如其志。而公遭此時。用其所長。且久於其官。故得卒就其業。而成此名。此其可以書矣。乃爲之銘曰。

材難矣。有蘊而不得其時。時逢矣。有用而不盡其施。功難成而易毀。雖明哲或不能以自知。公材之敏兮。用適其宜。志方甚壯兮。力則先衰。行著於家而勞施於國。永幽其闕兮。銘以哀之。

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贈右諫議大夫孫公墓誌銘

公諱甫。字之翰。許州陽翟人也。初舉進士。天聖五年。得同學究出身。爲蔡州汝陽縣主簿。八年。再舉進士及第。爲此字無華州觀察推官。轉運使李紘薦其材。遷大理寺丞。知絳州翼城縣。故丞相杜祁公與紘。皆以清節自高。尤難於取士。聞公。紘所薦也。數招致之。一見大喜。已而祁公自御史中丞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辟公司錄。凡事之繁猥者。一以委之。公歎曰。待我以此。可以去矣。祁公爲謝。顧事非他吏不能者。不敢煩公。公乃從容爲陳當世之務。所以緩急先後施設之宜。又多薦士之賢而在下者。於是祁公自以爲得益友。歲滿。知彭州永昌縣。監益州交子務。再遷太常博士。祁公爲樞密副使。薦於朝。得祕閣校理。是時諸將兵討靈夏。久無功。天下騷動。盜賊數入州縣。殺吏卒。吏多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銳意更用二三大臣。乃極選一時知名士。增置諫員。使補闕失。公以右正言居諫院。上好納諫諍。未嘗罪言者。而至言宮禁事。他人猶須委曲開諷。而公獨曰。所謂后者。正嫡也。其餘皆猶婢爾。貴賤有等。用物不宜過僭。自古寵女色。初不制而後不能制者。其禍不可悔。上曰。用物在有司。吾恨不知爾。公曰。世謂諫臣耳目官。所以達不知也。若所謂前世女禍者。載在書史。陛下可自知也。上深嘉納之。保州兵變。前有告者。大臣不時發之。公

因力言樞密使副當得罪。使乃杜祁公也。邊將劉滬城水洛於渭州。部署尹洙以滬違節度。將誅之。大臣稍主洙議。公以謂水洛通秦。渭於國家利。滬不可罪。由是罷洙而釋滬。洙公平生所善者也。公在諫院。所言補益尤多。是三者。其一人所難言。其二人所難處者。其後言宰相以某事當去者。上亟爲罷之。因以陳執中爲參知政事。公又言執中不可用。由是上難之。公遂求解職。於是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而朋黨之論起。二三公相繼去位。公亦在論中。而辨諍愈切。不自疑。由是罷諫職。以右司諫知鄧州。徙知安州。歷江南兩浙轉運使。再遷兵部員外郎。改直史館。知陝府。又徙晉州。河東轉運使。公素羸。性淡然。寡所好。欲恂恂似不能言。而內勁果。遇事精明。議者謂公道德文學。宜在朝廷。備顧問。而錢穀刀筆非其職。然公處之益辦。至臨疑獄滯訟。常立得其情。大賊張海。郭貌。山攻劫商鄧。新破南陽。順陽。公安。輯有方。常曰。教民知戰。古法也。乃親閱縣弓手。教之擊射。坐作。皆爲精兵。盜賊爲息。陝當東西衝。吏苦厨傳。而前爲守者。顧毀譽不能有所損。至公痛裁節之。過客畏其清。初無所望。而亦莫之毀也。陝人賴以紓。後遂以爲法。其爲轉運使。所至州縣。視其職事。修廢。察其民樂否。以此升黜官吏。而不納毀譽。遇下雖嚴而不害。其在兩浙。范文正公守杭州。以大臣或便宜行事。公曰。范公貴臣也。吾屈於此。則不得伸於彼矣。由是一切繩以法。而常以監司自處。范公遇公無倦色。及退而不能無恨。公遇范公不少下。然退而未嘗不稱其賢也。自河東召爲度支副使。勤其職。不以爲勞。已而得疾。嘉祐元年。遷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不行。疾少

間。乃留侍讀。公博學彊記。尤喜言唐事。能詳其君臣行事本末。以推見當時治亂。每爲人說。如其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故學者以謂終歲讀史。不如一日聞公論也。所著唐史記七十五卷。論議宏贍。書未及成。以嘉祐二年正月戊戌卒於家。享年六十。公旣卒。詔取其書藏于祕府。贈右諫議大夫。又有文集七卷。公喜接士。務揚人善。所得俸廩。多所施與。撫諸孤兒。教育如己子。曾祖諱恕。博州堂邑主簿。祖諱賁。尙書庫部員外郎。考諱從革。不仕。以公貴。累贈都官郎中。母曰長安縣太君李氏。娶程氏。壽昌縣君子三人。長曰宜。滑州節度推官。次曰寔。曰寘。皆將作監主簿。女三人。一適將作監主簿程著。餘皆早亡。以五年七月丁酉。葬公於陽翟縣舊學鄉塢頭村之北原。銘曰。

惟學而知方。以行其義。惟簡而無欲。以遂其剛。力雖弱兮志則彊。積之厚兮發也光。宜壽兮奄以藏。有深其泉兮有崇其岡。永安其固兮百世無傷。

梅聖俞墓誌銘并序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臥城東汴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騶呼屬路不絕。城東之人市者廢。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謂一作曰。茲坊所居大人。誰邪。一作茲坊大人誰也何致客之多也。居八日癸未。聖俞卒。於是賢士大夫又走弔。二字一作哭如前日益多。而其尤親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賻卹其家。粵六月甲申。其孤一作子增此字載其柩南歸。以明年正月丁丑。葬於某所。

城鎮一作宣州陽歸山。聖俞字也。其名堯臣。姓梅氏。宣州宣城人也。堯臣。宣州人也。自此字。其家世頗皆字。能詩。而

從一作父詢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貴戚童兒兒童一作野叟。皆能道其名字。雖妄愚人不能知詩

義者。直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故求者日踵門。而聖俞詩遂行天下。其初喜為清麗閒肆平

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其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至於他文章

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聖俞為人。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

譏笑諠。一發一有於詩。然用以為驩而不怨。可謂君子者也。初在河南。時字王文康公見其文。歎曰。二

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嘗一召試。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槩等

十餘人列言於朝曰。梅某經行修明。願得留與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為雅頌。一作風雅以歌詠聖化。乃得國

子監直講。三年冬。祿於太廟。御史中丞韓絳言。天子且親祠。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惟梅某為宜。亦不報。

聖俞初以從父蔭。補太廟齋郎。歷桐城河南河陽三縣主簿。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監湖州

鹽稅。簽署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國子監直講。累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唐載

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闕繆。乃命編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享年五十有九。曾祖諱遠。祖諱邈。皆不仕。父

諱讓。太子中舍致仕。贈職方郎中。母曰仙遊縣太君束氏。又曰清河縣太君張氏。初娶謝氏。封南陽縣君。

再娶刁氏。封某一作平恩縣君子。男五人。曰增。曰墀。曰垆。曰龜兒。一早卒。女二人。長適太廟齋郎薛通。次尙幼。

聖俞學長於毛氏詩。為小傳二十卷。其文集四十卷。注孫子十三篇。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聖俞以為知言。銘曰。

不感其窮。不困其鳴。不躓於艱。不履於傾。養其和平。以發厥聲。震越渾鎗。衆聽以驚。以揚其清。以播其英。以成其名。以告諸冥。

江鄰幾墓誌銘

君諱休復。字鄰幾。其為人外若簡曠。而內行修飭。不妄動於利欲。其彊學博覽。無所不通。而此一無字。不以矜人。至有問輒應。雖好辯者不能窮也。已則默若不能言者。其為文章淳雅。尤長於詩。淡泊閒遠。往往造人之不至。善隸書。喜琴奕。食酒與人交。久而益篤。孝於宗族。事孀姑如母。天聖中。與尹師魯。蘇子美遊。知名當時。舉進士及第。調藍山尉。騎驢赴官。每據鞍讀書。至迷失道。家人求得之。乃覺。歷信潞二州司法參軍。又舉書判拔萃。改大理寺丞。知長葛縣事。通判閬州。以母喪去職。服除。知天長縣事。遷殿中丞。又以父憂終喪。獻其所著書。召試。充集賢校理。判尚書刑部。當慶曆時。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者。欲累以事去之。君友蘇子美。杜丞相堦也。以祠神會飲得罪。一時知名士皆被逐。君坐落職。監蔡州商稅。久之。知奉符縣事。改太常博士。通判睦州。徙廬州。復得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登聞檢一作鼓。院為羣牧判官。出知同州。提點陝西路刑獄。入判三司鹽鐵。句院修起居注。累遷刑部郎中。君於治人。則曰。為政所以安民也。無擾之而已。

故所至民樂其簡易。至辨疑折獄，則或權以術，舉無不得而不常用，亦不自以爲能也。君所著書，號唐宜
鑒十五卷，春秋世論三十卷，文集二十卷。又作神告一篇，言皇嗣事，以謂皇嗣國大事也。臣子以爲嫌而
難言，或言而不見納，故假神告祖宗之意，務爲深切，冀以感悟。又嘗言昭憲太后杜氏子孫宜錄用，故翰
林學士劉筠無後而官沒其貲，宜爲立後，還其貲。劉氏一有因字得不絕。君之論議頗多，凡與其遊者莫不稱
其賢，而在上位者久未之用也。自其修起居注，士大夫始相慶，以爲在上者知將用之矣。而用君者亦方
自以爲得，而君亡矣。嗚呼，豈非其命哉！君以嘉祐五年四月乙亥，以疾終於京師，卽以其年六月庚申葬
於某所。一作陽夏鄉之原君享年五十有六，方其亡恙時，爲理一作治命數百言，已而疾且革，其子問所欲言，曰：吾
已著之矣，遂不復言。曾祖諱濬，殿中丞，贈駕部員外郎，妣李氏。始一作隆平縣太君祖諱日新，駕部員外郎，
贈太僕少卿，妣孫氏。富陽縣太君考諱中古，太常博士，贈工部侍郎，妣張氏。仁壽縣太君夫人夏侯氏，永
安縣君金部郎中彘之女。先君數月卒，子男三人，長曰懋簡，并州司戶參軍。次曰懋相，太廟齋郎。次曰懋
迪，女三人，長適祕書丞錢袞，餘尙幼。君姓江氏，開封陳留人也。自漢轅陽侯德居於陳留之圍城，其後子
孫分散。一作居而君世至今居圍城不去，自高祖而上七世葬圍南夏岡，由大王父而下三世，乃葬陽夏。銘
曰：彼馳而我後，彼取而我不。豈用力者好先，而知命者不苟。嗟吾鄰幾兮，卒以不偶。舉世之隨兮，君子之守。

衆人所亡兮。君子之有。其失一世兮。其存不朽。惟其自以為得兮。吾將誰咎。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孫公墓銘】未嘗罪言者。五字上一宜壽兮。宜字上。脫仁字。

【梅聖俞墓銘】號詩人者。一作號。見其文。文一作詩。

卷三十四

墓誌銘五首

尚書駕部員外郎致仕薛君墓誌銘并序

尚書駕部員外郎致仕薛君諱長孺字元卿絳州正平人也。贈太傅諱溫瑜之曾孫。殿中丞贈太師諱化光之孫。右班殿直贈左驍衛大將軍諱睦之子。尚書戶部侍郎贈司空簡肅公兄之子。薛為絳大族。簡肅公為時名臣。君為薛氏良子弟。少用簡肅公蔭。補郊社齋郎。將作監主簿。太常寺太祝。大理評事。衛尉大理寺丞。太子右左一作贊善大夫。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比部。駕部三員外郎。歷知趙州臨城縣。通判漢湖滑三州。知彭州。坐斷獄降監陽武縣稅。會簡肅公夫人薨。葬於絳州。即起君知州事。以辦葬。歲滿。通

判成都府。未行。遂以疾致仕。居於許州之郟城。嘉祐六年七月丙午。以卒。享年六十有一。君在漢州。州兵數百殺其軍校。燒營以爲亂。君挺身徒步。自壞垣入其營中。以禍福語亂卒曰。叛者立左。脅從者立右。於是數百人者皆趨立於右。獨叛者十三人亡去。州遂無事。明年。蜀大饑。今韓丞相安撫兩川。獨漢人不甚殍。賜詔書獎諭。其在絳也。曰。絳。吾鄉里也。長老乃吾父師。子弟猶吾子弟也。爲立學置學官以教之。爲政有惠愛。絳人大悅。君爲人謹默淳質。平居似不能言。而其臨事如此。先娶李氏。早亡。後娶董氏。封范陽縣君子男二人。長曰延。永興軍醴泉縣主簿。次曰通。蔡州司戶參軍。孫男曰震。孫女三人。以治平三年二月乙酉葬於絳州正平縣清原。一作源。鄉周村原。將葬。其女弟之夫歐陽修爲之銘曰。維聖有言兮。仁勇而壽。壽胡不多兮。勇則信有。爲政鄉州兮。稱於長老。匱車來歸兮。鄉人奔走。遺思在人兮。刻銘不朽。

國子博士薛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良孺。字得之。姓薛氏。絳州正平人也。少孤。育於其叔父。是爲簡肅公。以公蔭。爲將作監主簿。太常寺奉禮郎。大理評事。將作監丞。大理寺丞。遷太子右贊善大夫。殿中丞。嘗知秦州清水縣。縣雜蕃夷。君爲簡其政令。示之必信。蕃夷畏愛。歲滿罷去。人甚思之。其後簽書通判軍判官公事。與其軍守爭事。坐停官。久之。復爲殿中丞。遷國子博士。監陳州清酒務。嘉祐八年二月甲午。以疾卒於官舍。享年四十有六。宋興百

年薛姓五顯而簡肅公以清德直節聞。故其家法嚴而子弟多賢材。君爲人開爽明秀。幼爲簡肅公所愛。若己一作其子。長工書。作歌詩。嘗一舉進士。不中以蔭補例監庫務。無所施其能。一爲民政。遂有聲。平居喜飲酒談笑。與其親戚朋友驩然。未嘗有怨惡。其在通利。與其軍守所爭。皆公事。旣廢。無慙色。至卒窮以死。豁如也。嗚呼。可哀也已。曾祖贈太傅諱溫瑜。祖贈太師諱化光。父右班殿直贈左驍衛大將軍諱睦。君娶張氏。故樞密直學士逸之女。封仁壽縣君。先君二歲而卒。子男一人。曰遜。女三人。長適大理評事王正甫。次適太常寺太祝王端甫。次尙幼。治平三年二月乙酉。其孤遜舉其喪。合葬於絳州正平縣清原一作源鄉。周村原。將葬。廬陵歐陽修曰。余薛氏壻也。與君遊而賢其人。宜有以哀之。乃爲之銘曰。維古才子兮。出於名族。嗟吾得之兮。旣哲而淑。有能不施兮。不遐以趣。卒困於艱兮。泰乎自足。絳水深長兮。山岡起伏。利我後人兮。安於吉卜。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并序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徂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爲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爲。爲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己。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

作爲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一作忌諱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欲一有字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不幸遇疾以卒。既卒而姦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生世爲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甲科。爲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某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於蜀。爲嘉州軍事判官。丁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意甚銳。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言。詩出。太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姦人作奇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閑居徂徠。後官於南京。常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爲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爲。其戒姦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爲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辯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爲言曰。學者學爲仁義也。一有仁急於利物義果於有爲十字。惟忠能忘其身。惟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己。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孔子孟軻揚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爲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於心至其違世驚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先生直講歲餘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於徂徠以慶曆五年七月某日卒於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修哭之以詩以謂待彼謗焰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既沒妻子凍_{寒一作}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_{此字無}年其家始克葬先生於某所將葬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遁等來告曰謗焰熄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遁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爲之銘曰

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汝水之湯湯與子之道兮逾_{一作愈}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一_{亦云}傷_{二字}遑遑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夫桓魋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毀其何

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_{一作趙郡蘇明允}墓誌銘并序

有蜀君子曰蘇君諱洵字明允眉州眉山山人也君之行義修於家信於鄉里聞於蜀之人_{一無比}久矣當至和嘉祐之間與其二子軾轍偕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得其所著書二十二篇獻諸朝書既出而公

卿士大夫爭傳之。其二子舉進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學稱於時。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一日。父子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君之文博辯宏偉。讀者悚然想見其人。既見。而溫溫似不能言。及卽之。與居愈久而愈可愛。間而出其所有。愈叩而愈無窮。嗚呼。可謂純明篤實之君子也。曾祖諱祐。祖諱杲。父諱序。贈尙書職方員外郎。三世皆不顯。職方君三子曰澹。曰渙。皆以文學舉進士。而君少獨不喜學。年已壯。猶不知書。職方君縱而不問。鄉閭親族皆怪之。或問其故。職方君笑而不答。君亦自如也。年二十七。始大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爲文辭。歲餘。舉進士。再不中。又舉茂材異等。不中。退而歎曰。此不足爲吾學也。悉取所爲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絕筆不爲文辭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粹精。一作精粹涵畜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蓋其稟也厚。故發之遲。志也愨。故得之精。自來京師。一時後生學者。皆尊其賢。學其文。以爲師法。以其父子俱知名。故號老蘇以別之。初。修爲上其書。召試紫微閣。辭不至。遂除試祕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祿。與陳州項城縣。此一無字令姚闢同修禮書。爲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而君以疾卒。實治平三年四月戊申也。享年五十有八。天子聞而哀之。特贈光祿寺丞。勅有司具舟。載其喪歸於蜀。君娶程氏。大理寺丞文應之女。生三子。曰景先。早卒。軾今爲殿中丞直史館。轍權大名府推官。三女皆早卒。孫曰邁。曰

遲。有文集二十卷。諡法三卷。君善與人交。急人患難。死則卹養其孤。鄉人多德之。蓋晚而好易。曰。易之道深矣。汨而不明者。諸儒以附會之說亂之也。去之。則聖人之旨見矣。作易傳。未成而卒。治平四年十月壬申。葬於彭山之安鎮鄉可龍里。君生於遠方而學。又晚成。常歎曰。知我者。惟吾父與歐陽公也。然則非余誰宜銘。銘曰。

蘇顯唐世。實欒城人。以宦留眉。蕃蕃子孫。自其高曾。鄉里稱仁。偉歟明允。大發於文。亦既有文。而又有子。其存不朽。其嗣彌昌。嗚呼明允。可謂不亡。

贈太子太傅胡公墓誌

太子少師致仕贈太子太傅胡公諱宿。字武平。其先豫章人也。後徙常州之晉陵。世有隱德。爲晉陵著姓。公舉進士。中天聖二年乙科。爲眞州揚子尉。縣大水。漂溺居民。令不能救。公曰。拯溺。吾職也。卽率公私舟活數千人。歲滿。調廬州合淝主簿。張丞相士遜稱其文行。薦諸朝。召試學士院。爲館閣校勘。與修北史。改集賢校理。通判宣州。三遷太常博士。判吏部南曹。賜緋衣銀魚。出字一有知湖州。爲政有惠愛。築石塘百里。捍水患。大興學校。學者盛於東南。自湖學始。公丁母夫人憂去。而州人思之。名其塘曰胡公塘。學者爲公立生祠於學中。至今祠之。公居喪。毀瘠過禮。三年不居於內。服除。爲三司鹽鐵判官。轉尙書祠部員外郎。判度支句院。知蘇州兩浙路轉運使。召還。修起居注。以本官知制誥。兼句當三班院。已而兼判吏部流內銓。

入內都知楊懷敏坐衛士夜盜入禁中驚乘輿斥出爲和州都監懷敏用事久勢動中外未幾召復故職公封還辭頭不草制論曰衛士之變蹤跡連懷敏得不窮治誅死幸矣豈宜復在左右其命遂止久之拜公翰林侍讀學士遷翰林學士兼史館修撰判館事兼端明殿學士累遷尙書左司郎中兼知通進銀臺司審刑院羣牧使提舉在京諸司庫務醴泉宮判尙書禮部遂判都省再知禮部貢舉奉使契丹館伴北朝人使亦皆再而虜人嚴憚之公爲人清儉謹默內剛外和羣居笑語謹譁獨正容色溫溫不動聲氣與人言必思而後對故其洩官臨事慎重不輒發發亦不可回止而其趣要歸於仁厚朝議在官年七十而不致仕者有司以時按籍舉行公以謂養廉恥厚風俗宜有漸而欲一切以吏議從事殆非所以優老勸功之意當少緩其事一作使人得自言而全其美節朝廷嘉其言是至今行之皇祐新樂成議者多異論有詔新樂用於常祀朝會而郊廟仍用舊樂公言書稱同律而今舊樂高新樂下相去一律難並一作用而新樂未施於郊廟先用之朝會非先王薦上帝配祖考之意皆不可一作遂近制禮部四歲一貢士議者患之請更爲間歲議已定公獨以爲不然曰使士子廢業而奔走無寧歲不如復用三歲之制也衆皆以公言爲非行之數年士子果以爲不便而卒用三歲之制仁宗久未有皇子羣臣多以皇嗣爲言未省公以學士當作青辭禱嗣一作於山川卽建言儲位久虛非所以居安而慮危願擇宗室之賢者立之以慰安天下之心語甚切至公學問該博兼通陰陽五行天文一作災異之說南京鴻慶宮災公以謂南京

聖宋所以受命建號而大火主於商丘。國家乘火德而王者也。今不領於祠官。而比年數災。宜修火祀。事下太常。歲以長吏奉祠商丘。自公始。慶曆六年夏。河北河東京東同時地震。而登萊尤甚。公以歲推之曰。明年丁亥。歲之刑德皆在北宮。陰生於子而極於亥。然陰猶彊而未卽伏。陽猶微而未卽勝。此所以震也。是謂龍戰之會。而其位在乾。今西北二虜。中國之陰也。宜爲之備。不然。必有內盜起於河朔。明年王則以貝州叛。公又以爲登萊視京師爲東北隅。乃一作易少陽之位也。今二州並置金坑。多聚民以鑿山谷。陽氣損泄。故陰乘而動。縣官入金歲幾何。小利而大害。可卽禁止以寧地道。皇祐五年正月。會靈宮災。是歲冬至。祀天南郊。以三聖並配。明年大旱。公曰。五行火禮也。去歲火而今又旱。其應在禮。此殆郊丘並配之失也。卽建言並配非古。宜用迭配如初詔。其後并州議建軍爲節鎮。公以星土考之曰。昔高辛氏之二子不相能也。堯遷閼伯於商丘。主火。而商爲宋星。遷實沈於臺駘。主水。而參爲晉星。國家受命。始於商丘。王以火德。又京師當宋之分野。而并爲晉地。參商仇讎之星。今欲崇晉。非國之利也。自宋興。平僭僞。并最後服。太宗削之。不使列於方鎮。八十年矣。謂宜如舊制。公在翰林十年。多所補益。大抵不爲苟止而妄隨。故其言或用或不用。或後卒如其言。然天子察公之忠。欲大用者久矣。嘉祐六年八月。拜公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公旣慎靜而當大一作重任。尤顧惜大體。而羣臣方建利害。多更張庶事以革弊。公獨狀之曰。變法。古人一作今之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也。又以謂契丹與中國通好六十餘年。自古未有也。善

待夷狄者。謹爲備而已。今三邊武備多弛。牧馬著虛名於籍。可乘而戰者。百無一二。又謂滄州宜分爲二路。以禦虜。此今急務也。若其界上交侵小故。乃城寨主吏之職。朝廷宜守祖宗之約。不宜爭小利。而墜大信。深戒邊臣生事以爲功。在位六年。其論議類皆如此。英宗卽位。拜一作給事中。治平三年。累上表。乞致仕。未一作允。久之。拜尙書吏部侍郎。觀文殿學士。知杭州。爲政不略細故。或謂大臣不宜自勞。公曰。此民事也。吾不敢忽。以是民尤愛之。明年。今上卽位。遷左丞。五月。公以疾告。遂除太子少師致仕。命未至。而公以六月十一日薨於正寢。享年七十有三。一作卽以其年十一月某日。葬於某州某縣某鄉之某原。一作常州晉陵縣萬安鄉之隆亭。公之曾祖諱持。累贈太傅。曾祖妣歐陽氏。追封晉陵郡太夫人。祖諱徽。累贈太師。祖妣楊氏。追封華陰郡太夫人。余氏。嘉興郡太夫人。余氏。丹陽郡太夫人。龔氏。武陵郡太夫人。父諱森。累贈太師兼中書令。妣沈氏。追封東陽郡太夫人。貝氏。南陽郡太夫人。李氏。金城郡太夫人。公累階光祿大夫。勳上柱國。開國安定爵。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四百戶。賜推誠保德翊戴功臣。初娶吳氏。追封蘭陵郡夫人。再娶何氏。封南康郡夫人。子男五人。長曰宗堯。今爲都官員外郎。次曰遵路。早卒。次曰宗質。國子博士。次曰宗炎。著作佐郎。次曰宗厚。祕書省正字。早卒。女四人。皆適士族。孫志修。太常寺太祝。行修。守祕書省校書郎。簡修。試祕書省校書郎。世修。德修。安修。奕修。慎修。益修。公自一無爲進士。知名於時。楊文公億得其詩。題於祕閣。歎曰。吾恨未識此人。其舉進士也。謝陽夏公絳薦公爲第一。公名以此益彰。而謝公亦以此

自負少嘗善一浮圖其人將死謂公曰我有祕術能化瓦石為黃金子其葬我我以此報子公曰爾之後事吾敢不勉祕術非吾欲也浮圖歎曰子之志未可量也其篤行自勵至於貴顯常如布衣時有文集四十一有字卷銘曰

允矣胡公順外剛中惟初暨終一德之恭公之燕居其氣溫溫舉必可法思而後言公在朝廷正色侃侃蔚有嘉話一作憂深慮遠不迎利趨不畏勢反有或不從後必如之久一作而愈信一作孰不公思侍從之親樞機之密名望三朝清職峻秩愷悌之仁一作宜國黃耆七十而止孰云多壽惟善在人刻銘一作侍從不朽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薛長孺墓銘】鄉州一作稱于一作於

【蘇君墓銘】志也懨一作懨其

【胡公墓銘】兩浙路一作風俗一作于山一作陰生於子當作入金歲幾何一作歲入十一月某日一作甲申

追封一本惟曾祖妣用追封二字祖妣皆削去

卷三十五

墓誌銘三首 碣一首附

永州軍事判官鄭君墓誌銘

鄭君諱平字某。衡州衡陽人也。少倜儻。有大志。舉進士。中天禧三年甲科。爲郴州軍事推官。監潭州茶場。坐茶惡免官。久之。試祕書省校書郎。知連州陽山縣。爲道州軍事推官。丁母憂。服除。調永州軍事判官。監衡州菱源銀冶。以疾去官。慶曆三年七月某日。卒於家。享年五十有一。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所。曾祖諱某。永州祁陽令。祖諱某。江陵府建寧縣令。父諱某。道州軍事判官。君娶孫氏。贈尙書工部侍郎冕之女。子男六人。絢。總。紀。經。維。綬。絢。早卒。總。舉進士出身。亦早卒。孫七人。皆幼。君世仕不顯。少孤而貧。母夫人某氏。賢母也。教其三子以學。皆有立。君與其兄本弟。輩皆舉進士及第。君初監茶場。茶實不惡。上官挾他事以罪中之。君不自辯。竭其貲以償。解官而去。無愠色。及爲陽山。有善政。民甚愛之。其旣以疾廢。慨然歎曰。吾少力學。而不幸廢以疾。吾終不用於時矣。安事空言哉。卽取其平生所爲文藁。悉焚之。嗚呼。君之志可哀也已。自三代詩書已來。立言之士多矣。其始無不欲其言之傳也。而散亡磨滅。泯然不復見於後世者。何可勝數。或暫見而終沒。或其言雖傳。而其人。不爲世所貴者。有矣。惟君子有諸躬。而不可揜者。不待自言而傳也。君之不欲見於空言。其可謂善慮於無窮者矣。其志豈不遠哉。雖然。君之志旣不自見於言。而

宜有爲之著者銘。所以彰善而著無窮也。乃爲之銘曰。夫惟自信者不疑。知命者不惑。故能得失不累其心。喜慍不見其色。嗚呼鄭君。學幾於此。斯可謂之君子。

端明殿學士蔡公墓誌銘

公諱襄。字君謨。興化軍仙遊人也。天聖八年。舉進士甲科。爲漳州軍事判官。西京留守推官。改著作佐郎。館閣校勘。慶曆三年。以祕書丞集賢校理知諫院。兼修起居注。是時天下無事。士大夫弛於久安。一日。元昊叛。師久無功。天子慨然賦兵。思正百度以修太平。旣已排羣議。進退一作二三大臣。又詔增置諫官四員。使拾遺補闕。所以遇之甚寵。公以材名在選中。遇事感激。無所回避。一有於權倖畏斂。不敢撓法干政。而上得益與大臣圖議。明年。屢下詔書。勸農桑。興學校。革弊修廢。而天下悚然知上之求治矣。於此之時。言事之臣。無日不進見。而公之補益爲尤多。四年。以右正言直史館。出知福州。以便親。遂爲福建路轉運使。復古五塘以溉田。民以爲利。爲公立生祠於塘側。又奏減閩人五代時丁口稅之半。丁父憂。服除。判三司鹽鐵勾院。復修起居注。今參知政事。唐公介時爲御史。以直言忤旨。貶春州別駕。廷臣無敢言者。公獨論其忠。人皆危之。而上悟意解。唐公得改英州。遂復召用。皇祐四年。遷起居舍人。知制誥。兼判流內銓。御史呂景初。吳中復。馬遵。坐論梁丞相適罷臺職。除他官。公封還辭頭。不草制。其後屢有除授。非常者。必皆封還之。而上遇公益厚。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命特賜冠帔以寵之。至和元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

開封府三年。以樞密直學士知泉州。徙知福州。未幾。復知泉州。公爲政精明。而世一作閩人。尤有知其風俗。至則禮其士之賢者。以勸學興善。而變民之故。除其甚害。往時閩人一作多好學。而專用賦以應科舉。公得先生周希孟。以經術傳授。學者常至數百人。公爲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爲諸生率。延見處士陳烈。尊以師禮。而陳襄。鄭穆。方以德行著稱鄉里。公皆折節下之。閩俗重凶事。其奉浮圖會賓客。以盡力豐侈爲孝。否則深自愧恨。爲鄉里羞。而姦民游手無賴子。幸而貪飲食利錢財。來者無限極。往往至數百千人。至有親亡祕不舉哭。必破產辦具。而後敢發喪者。有力者乘其急時。賤買其田宅。而貧者立券舉責。終身困不能償。公曰。弊有大於此邪。卽下令禁止。至於巫覡主病蠱毒殺人之類。皆痛斷絕之。然後擇民之聰明者。教以醫藥。使治疾病。其子弟有不率教令者。條其事。作五戒以教諭之。久之。閩人大便。公旣去。閩人相率詣州。請爲公立德政碑。吏以法不許。謝卽退。而以公善政私刻於石。曰。俾我民不忘公之德。嘉祐五年。召拜翰林學士。權三司使。三司開封世稱省府爲難治。而易以毀譽。居者不由以遷。則由以敗。而敗者十常四五。公居之。皆有能名。其治京師。談笑無留事。尤喜破姦發一有字。隱吏不能欺。至商財利。則較天下盈虛出入。量力以制用。必使下完而上給。下暨百司。因習蠹弊。切磨剗剔。久之。簿書纖悉。紀綱條目。皆可法。七年季秋。大享明堂。後數月。仁宗崩。英宗卽位。數大賞賚。及作永昭陵。皆猝辦於縣官經費外。公應煩。愈間暇。若有餘。而人不知勞。遂拜三司使。居二歲。以母老。求知杭州。卽拜端明殿學士。以往三年。徙南京留守。

未行。丁母夫人憂。明年八月某日。以疾卒於家。享年五十有六。蔡氏之譜。自晉從事中郎克以來。世有顯聞。其後中衰。隱德不仕。公年十八。以農家子舉進士。爲開封第一名。動京師。後官於閩。典方州。領使一路。二一作親尙皆無恙。閩人瞻望咨嗟。不榮公之貴。而榮其父母。母夫人尤有壽。年九十餘。飲食起居。康彊如少者。歲時爲壽。母子鬢髮皆皤然。而命服金紫。煌煌如也。至今閩人之爲子者。必以夫人祝其親。爲父母者。必以公教其子也。公於朋友。重信義。聞其喪。則不御酒肉。爲位以哭。盡哀乃止。嘗會飲。會靈東園。坐客有射矢誤中。一有傷人者。客遽指爲公矢。京師喧然。事旣聞上。上一又有以問公。公卽再拜媿謝。終不自辯。退亦未嘗以語人。公爲文章。清適粹美。有文集若干卷。工於書畫。頗自惜。不妄爲人書。故其殘章斷藁。人悉珍藏。而仁宗尤愛稱之。御製元舅隴西王碑文。詔公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溫成皇后碑文。又勅公書。則辭不肯書。曰。此待詔職也。公累官至禮部侍郎。旣卒。翰林學士王珪等十餘人。列言公賢。其亡可惜。天子新卽位。未及識公。而聞其名久也。爲之惻然。特贈吏部侍郎。官其子旻爲祕書省正字。孫傳一作及弟之子均。皆守將作監主簿。而優以賻卹。以旻尙幼。命守吏助給其喪事。曾祖諱顯。皇不仕。祖諱恭。贈工部員外郎。父諱琇。贈刑部侍郎。母夫人盧氏。長安郡太君。夫人葛氏。永嘉郡君子。男三人。曰勻。將作監主簿。曰旬。大理評事。皆先公卒。幼子旻也。女三人。一適著作佐郎謝仲規。二尙幼。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莆田縣某鄉將軍山。銘曰。

誰謂閩遠而多奇產。產非物寶。惟士之賢。嶷嶷蔡公。其人傑然。奮躬當朝。讜言正色。出入左右。彌縫補益。一作闕間歸於閩。有政在人。食不畏蠱。喪不憂貧。疾者有醫。學者有師。問誰使然。孰不公思。有高其墳。有拱其木。凡閩之人。過者必肅。

集賢院學士劉公墓誌銘

公諱敞。字仲原。父姓劉氏。世爲吉州臨江人。自其皇祖以尙書郎有聲太宗時。遂爲名家。其後多聞人。至公而益顯。公舉慶曆六年進士中甲科。以大理評事通判蔡州。丁外艱。服除。召試學士院。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尙書考功。於是夏英公旣薨。天子賜諡曰文正。公曰。此吾職也。卽上疏言諡者有司之事也。且竦行不應法。今百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侵臣官。疏凡三上。天子嘉其守。爲更其諡曰文莊。公曰。姑可以止矣。權判三司開圻司。又權度支判官。同修起居注。至和元年九月。召試。遷右正言。知制誥。宦者石全彬以勞遷宮苑使。領觀察使。意不滿。退而慍。有言居三日。正除觀察使。公封還辭頭。不草制。其命遂止。二年八月。奉使契丹。公素知虜山川道里。虜人道自古北口。回曲千餘里。至柳河。公問曰。自一有古字松亭趨柳河。甚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道彼而道此。蓋虜人常故迂其路。欲以國地險遠。誇使者。且謂莫習其山川。不虞公之問也。相與驚顧羞媿。卽吐其實。曰。誠如公言。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虜人不識。以一有字爲字。問公曰。此所謂駁也。爲言其形狀聲音。皆是虜人。益歎服。三年。使還。以親

嫌求知揚州。歲餘遷起居舍人。徙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居數月。召還。糾察在京刑獄。修玉牒。知嘉祐四年貢舉。稱爲得人。是歲天子卜以孟冬祫。旣廷告丞相。用故事。率文武官加上天子尊號。公上書言尊號非古也。陛下自寶元之郊。止羣臣毋得以請。迨今二十年。無所加。天下皆知甚盛德。奈何一旦受虛名而損實美。上曰。我意亦謂當如此。遂不允。羣臣請而禮官前。請祫請祫。郭皇后於廟。自孝章以下四后在別廟者。請毋合食。事下議。議者紛然。公之議曰。春秋之義。不薨於寢。不稱夫人。而郭氏以廢薨。按景祐之詔。許復其號。而不許其謚。與祫謂宜如詔書。又曰。禮於祫。未毀廟之主皆合食。而無帝后之限。且祖宗以來用之。傳曰。祭從先祖。宜如故。於是皆如公言。公旣驟屈廷臣之議。議者已多仄目。旣而又論呂溱過輕而責重。與臺諫異。由是言事者亟攻之。公知不容於時矣。會永興闕守。因自請行。卽拜翰林侍讀學士。充永興軍路安撫使。兼知永興軍府事。長安多富人。右族豪猾難治。猶習故都時此一無字態。公方發大姓范偉事。獄未具而公召。由是獄屢變。連年吏不能決。至其事聞。制取以付御史臺。乃決。而卒如公所發也。公爲三州皆有善政。在揚州。奪發運使冒占雷塘田數百頃予民。民至今以爲德。其治鄆永興。皆承早歉。所至必雨雪。蝗輒飛去。歲用豐稔。流亡來歸。令行民信。盜賊禁止。至路不拾遺。公於學博。自六經百氏古今傳記。下至天文地理卜醫數術浮圖老莊之說。無所不通。其爲文章。尤敏贍。嘗直紫微閣。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公方將下直。爲之立馬却坐。一揮九制數千言。文辭典雅。各得其體。公知制誥七年。當以次遷翰

林學士者數矣。久而不遷。及居永興歲餘。遂以疾聞。八年八月召還。判三班院太常寺。公在朝廷。遇事多所建明。如古渭州可棄。孟陽河不可開。樞密使狄青宜罷以保全之之類。皆其語在。士大夫間者。若其規切人主。直言逆耳。至於從容進見。開導聰明。賢否人物。其事不聞於外廷者。其補益尤多。故雖不合於世。而特被人主之知。方嘉祐中。嫉者衆而攻之急。其雖危而得無害者。仁宗深察其忠也。及侍英宗講讀。不專章句解詁。而指事據經。因以諷諫。每見聽納。故尤奇其材。已而復得驚眩疾。告滿百日。求便郡。上曰。如劉某者。豈易得也。復賜以告。上每宴見諸學士。時時問公少間否。賜以新橙五十。勞其良苦。疾一有少間久字復求外補。上悵然許之。出知衛州。未行。徙汝州。治平三年召還。以疾不能朝。改集賢院學士。判南京留司御史臺。熙寧元年四月八日卒於官舍。享年五十。嗚呼。以先帝之知公。使其不病。其所以用之者。豈一翰林學士而止哉。方公以論事忤於時也。又有構爲謗語以怒時相者。及歸自雍。丞相韓公方欲還公學士。未及而公病。遂止於此。豈非其命也夫。公累官至給事中。階朝散大夫。勳上輕車都尉。開國彭城。爵公邑戶二千一百。實食者三百。曾祖諱塽。贈大理評事。祖諱式。尚書工部員外郎。贈戶部尚書。考諱立之。尚書主客郎中。贈工一作禮部尚書。公再娶論氏。皆侍御史程之女。前夫人先公早卒。後夫人以公貴。累封河南郡君子。男四人。長定國。郊社掌座。早卒。次奉世。大理寺丞。次當時。大理評事。次安上。太常寺太祝。女三人。長適大理評事韓宗直。二尚幼。公既卒。天子推恩錄其兩孫望旦。一族子安世。皆試將作監主簿。公爲人

磊落明白。推誠自信。不爲防慮。至其屢見侵害。皆置而不較。亦不介於胸中。居家不問有無。喜調宗族。既卒。家無餘財。與其弟攷。友愛尤篤。有文集六十卷。其爲春秋之說。曰傳。曰權衡。曰說例。曰文權。一無三字。曰意林。合四十一。一無此字。卷。又有七經小傳五卷。弟子記五卷。而七經小傳。今盛行於學者。二年十月辛酉。其弟攷。與其子奉世等。葬公於某所。一作葬公祥符縣魏陵鄉。耐于先墓。以來請銘。乃爲之銘曰。嗚呼。維仲原父。學彊而博。識敏而明。坦其無疑。一以誠見。利如畏義。必爭觸機。履險危不傾。畜大不施奪。其齡惟其文章粲日星。雖欲有毀。知莫能。維古聖賢。皆後享。有如不信。考斯銘。

零陵縣令贈尙書都官員外郎吳君墓碣銘并序

君諱舉。字太冲。姓吳氏。興國軍永興人也。曾祖諱瑗。祖諱章。父諱思迥。五代之際。自江以南。爲南唐。吳氏亦微不顯。君當李煜時。以明經爲彭澤主簿。太祖皇帝召煜來朝。煜不奉詔。遣曹彬討之。前鋒兵破池陽。遣使招降郡縣。使者至彭澤。其令欲以城降。君以大義責之。且曰。吾能爲李氏死爾。乃共殺使者。爲煜守。煜已降。君爲游兵。執送軍中。主將責以殺使者。君曰。固當如是爾。主將義而釋之。當是時。嘗仕煜者皆隨。煜至京師。得復補吏。君獨棄去不顧。太平興國二年。詔求李氏時故吏。所在敦遣。君始至京師。以爲鄆州平陰主簿。歷益州成都令。陝州錄事參軍。襄州之宣城。洋州之眞符。福州之連江。楚州之鹽城。耀州之同官。最後爲零陵令。以祥符九年八月二十六日。道卒於揚州。享年七十有六。夫人伏氏。能讀書史。有賢行。

後君十有四年以卒。享年八十有二。子男二人。長曰晁。早卒。次曰中復。今爲起居舍人。以景祐三年十有一月甲子合葬。君夫人於南康軍都昌縣之長城。君學春秋。通三傳。其臨大節。知所守。當五代時。僭竊分裂。喪君亡國。不勝數。士之不得守其節。與不能守者。世皆習而不怪。君於此時。獨區區志不忘李氏。其義有足動人。然而亦無爲君道者。考君之出處。自重不妄。宜其世莫之知。而潛德晦善。顯於後世。克有賢子。爲時名臣。君以子恩。累贈尙書都官員外郎。考於令品。又得碣於其墓。以昭令德。而示子孫。於是史官廬陵歐陽修曰。此余職也。乃爲之辭曰。

世逢屯兮。廉恥道缺。中國五禮兮。九州分裂。朝存夕亡兮。士莫守節。昧者習安兮。懦夫志奪。偉哉吳君兮。凜矣其烈。世莫我知兮。不妄自伐。有韞必昭兮。後世而發。嗚呼吳君兮。寓銘斯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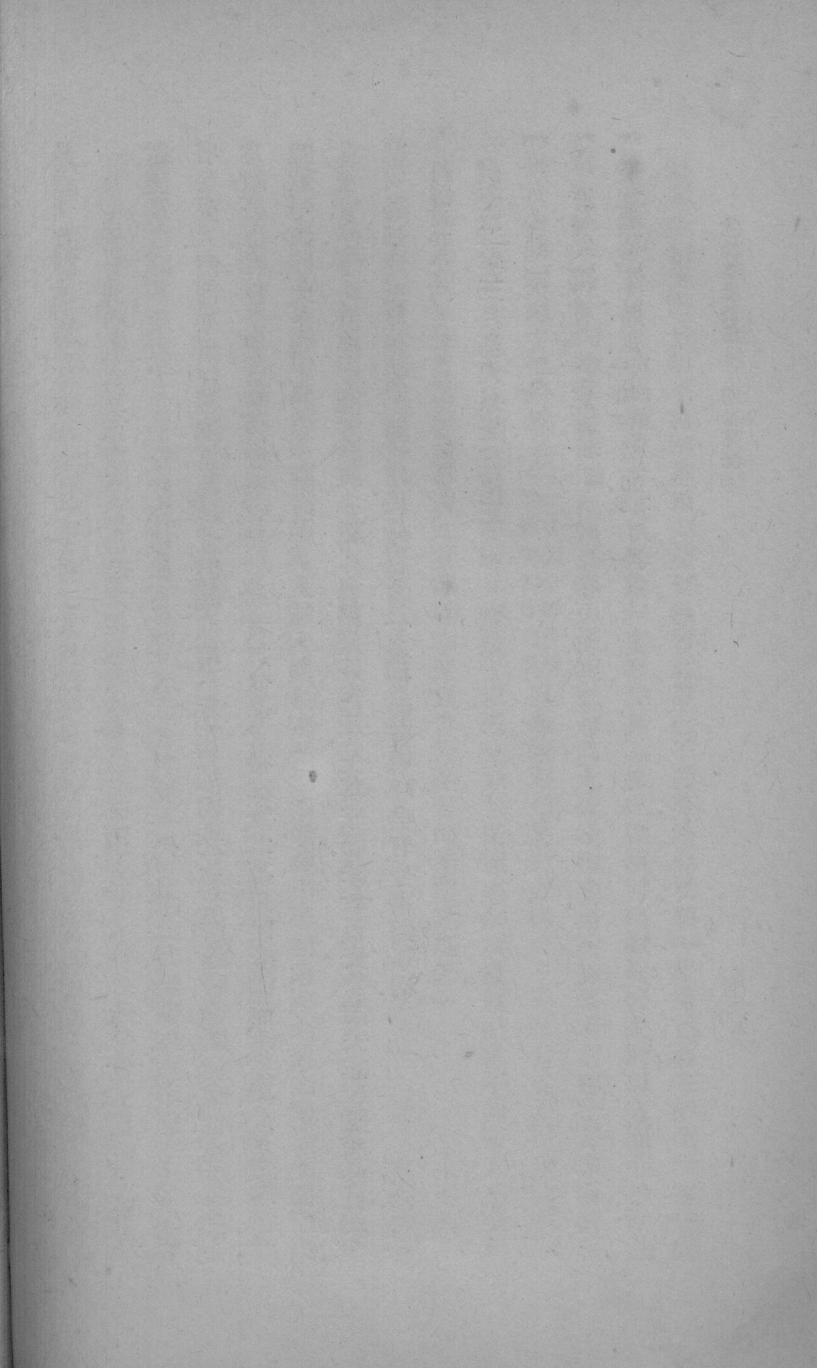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鄭君墓銘】天禧三一作二年。

【劉公墓銘】得也。也一作耶。充國一作充國。

【吳君墓碣】不勝數。一作不勝數。然而此下一人字。



居士集

卷三十六

墓誌銘七首 碣一首 附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慶曆四年秋。予友宛陵梅聖俞。來自吳興。出其哭內之詩。而悲曰。吾妻謝氏亡矣。丐我以銘而葬焉。予有一諾之二字。未暇作。居一歲中。書七八。至未嘗不以謝氏銘為言。且曰。吾妻故太子賓客諱濤之女。希深之妹也。希深父子為時聞人。而世顯榮。謝氏生於盛族。年二十。以歸吾。凡十七一作年而卒。卒之夕。斂以嫁時之衣。甚矣。吾貧可知也。然謝氏怡然處之。一作處治其家。有常法。其飲食器皿。雖不及一作至。豐侈而必精。以旨。其衣無故新。而澣濯縫紉。必潔以完。所至官舍。雖庫陋。而庭宇灑掃。必肅以嚴。其平居語言容止。必怡怡一作怡。容一作容。以和。吾窮於世久矣。一有不權信於聖人。以自守九字。其出而幸與賢士大夫遊而樂。入則見吾妻之怡怡而忘其憂。使吾不以富貴貧賤累其心者。抑吾妻之助也。吾嘗與士大夫語。謝氏多從戶屏竊聽之。聞則盡能商榷。其人才能賢否。及時事之得失。皆有條理。吾官吳興。或自外醉而歸。必問曰。今日孰與飲而樂乎。聞其賢者也。則悅。否則歎曰。君所交。皆一時賢雋。豈其屈己下之耶。惟以道德一作得焉。故合者尤寡。一無此十七字。

今與是人飲而歡邪。是歲南方旱。仰見飛蝗而歎曰。今西兵未解。天下重困。盜賊暴起於江淮。而天旱且蝗如此。我爲婦人死而得君葬我。幸矣。其所以能安居貧而不困者。其性識明而知道理。多此類。一作鳴呼。其生也迫吾之貧而沒也。又無以厚焉。謂惟文字可以著其不朽。且其平生。尤知文章爲可貴。歿而得此。庶幾以慰其魂。且塞予悲。此吾所以請銘於子之勤也。若此。予忍不銘。夫人享年三十七。用夫恩。封南陽縣君。二男一女。以其年七月七日。卒於高郵。梅氏世葬宛陵。以貧不能歸也。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潤州之某縣某原。銘曰。

高崖一作岸。斷谷兮。京口之原。山蒼水深兮。土厚而堅。居之可樂兮。卜者曰。然。骨肉雖歸。一作土兮。魂氣則一作升。天何必故鄉兮。然後爲安。

萬壽縣君徐氏墓誌銘并序

河東都轉運使天章閣待制施君。卜以慶曆五年三月某日。葬其夫人萬壽縣君于蘇州吳縣三讓鄉之陸公原。以來請銘。夫人姓徐氏。世家通州之靜海。七歲喪其母。哀不自勝。泣曰。母女所恃以生者也。無母其復能生。因欲投水火。火一字無其父兄力止之。旣長。事其繼母。則以孝聞。年若干。歸於施氏。逮事其姑。緝縫烹飪。必以身蚤暮。寒暑飲食。必以時。姑亡。哀毀得疾。逾年而後能起。生五男一女。男曰邈。舉進士。某官。知開封府太康縣。曰述。曰造。皆將作監主簿。曰迥。曰遜。尚幼。女曰錦娘。慶曆三年十一月甲子。以疾卒於河

東之官舍。享年四十有三。夫人之生也。事其繼母及姑。皆稱曰孝。及其歿也。其夫之稱曰。吾妻助我而賢。其子之幼者。曰吾母慈我。其長者之稱曰。吾母不以愛怠一作始我。而以成人勗我。使我至於有立。凡施氏外內婚姻宗族之稱者。曰夫人。遇我有禮而仁。至於妾媵左右之稱者。亦曰夫人。於我仁而均。嗚呼。夫人之行至矣。其勤而有法。其施之各有宜。可謂賢也已。若夫男子見於外。其善惡功過。可舉而書。至於婦德主內。自非死節殉難非常之事。則其幽閒淑女之行。孰得顯然列而詩之。以示後。惟視其所稱與其所思。則其賢可知矣。施君名昌言。一無此三字。有以明識敏行。守正敢言。達於當世。其稱曰助我。則夫人之賢。又從可知矣。二十八字。夫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以尚書都官員外郎致仕。夫生而其善可稱。未若沒而遺思之深也。悲夫。銘曰。於惟夫人。東海之華。始來施氏。有此室家。為婦為母。勤孝勞劬。有女昔襟。今婉其裾。子綬煌煌。弟長相趨。夫爵之高。榮及親疎。厥家已成。而獨不居。千里之遠。歸魂東吳。銘以哀之。已矣嗚呼。

長沙縣君胡氏墓誌銘并序

故太子中舍張君諱某之夫人。曰一無此字長沙縣太字君。曰一有胡氏。胡氏世為某一作世某人。父諱震。官至刺史。夫人年二十七。以歸中舍君。君時為融州司理參軍。歷潭州寧鄉縣尉。鳳州兩當。福州寧德。二一作兩縣令。以卒。夫人之為婦也。以勤儉恭肅。主張氏之祭饋。而睦其內外之宗姻。生子一無此字。男二人。女一人。男曰大年。大有。皆舉進士。一無此四字。大年。今為鄭州原武縣令。大有。祕書丞。女適邵陽縣令錢奕。夫人之為母。

也。以禮義慈嚴教育其子。故其此字無男也有立而克嗣其世。女也適於人而宜人之家。為婦為母之道無不備。而成其夫之家。享其子之祿。以某年某月某日以疾卒。享年七十有五。又用其子之恩。追封長沙縣一有夫太守。君嗚呼。一有夫人二字。可謂榮矣。中舍君先以一無此二字。某年某月日卒。葬於某州某縣某鄉。夫人一無此。以某年某月某日一有奉夫人之喪。合葬於中舍君之墓。銘曰。婦德之備。功施也。一作內銘昭其幽。以法後世。

長壽縣太君李氏墓誌銘

太中大夫尚書屯田郎中上柱國王公諱利之夫人曰李氏。李氏世家湖南。其父諱昭文。官至國子博士。贈工部侍郎。夫人年二十二歸於王氏。用夫封隆平縣君。後以其子徙封長壽縣太君。夫人為李氏女。事後母。以孝聞。及為王氏婦。一有以事父母者五字。逮一無此字事其舅姑。其舅姑嘗稱夫人以誠。諸婦曰。事我者當如此。又以誠其諸女曰。為人婦者當如此。其為母也。有三男二女。及其老也。鼎為職方員外郎。震。太子中舍。復太常博士。三子者皆有才行。而復尤好古有文。聞於當世。女皆有歸。孫男六人。曰夷仲。曰虞仲。曰于仲。曰南仲。曰武仲。曰延仲。女五人。一亦歸人矣。餘尚幼。夫人享年八十有六。以慶曆七年七月十日。終於京兆子復之官舍。用明年二月十七日。合葬於河南洛陽大樊原王公之墓。夫人於王氏。積行累功。其德備矣。不可以徧書。一作夫人之德。可謂備矣。書其舅姑之所嘗稱者。以見其為婦之道。書其子之賢而有立。以見其為母之

方書其子孫之衆。壽考之隆。以見其勤於其家。至於有成。而終享其福之厚。嗚呼。於夫人無不足矣。而其子若孫皆曰。未也。謂必有以示永久而不沒。一有者字庶幾以慰無窮之哀。乃來請銘以葬。其子之友廬陵歐陽脩爲之銘曰。

家成於勤。德隆以壽。歸安其藏。以昌厥後。

廣平郡太君張氏墓誌銘并序

故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贈禮部尚書號略楊公之夫人曰廣平郡太君張氏。其先青州人。後徙爲開封人也。楊公諱大雅。以文行知名於時。號有清節。夫人佐公以勤儉治其家。教子弟。和宗族。皆有法。公以明道元年四月某日薨。後二十有四年。至和二年六月某日。夫人以疾卒於高郵。以嘉祐元年十二月某日。葬於杭州錢塘縣履泰鄉湖西村靈隱山祖塋之西。夫人曾祖嗣。當五代之亂。不顯。祖平。舉三禮。太宗皇帝爲晉王。署平押衙。爲人剛果有智謀。以此尤見親信。官至三司鹽鐵使。父從古。莊宅副使。景德中以殿直從李繼隆軍擊契丹。繼隆戰敗。從古入見。陳繼隆所以敗之狀。其言甚辯。稱旨。會宜州蠻叛。乃以從古爲供奉官。守宜州。從古招降叛蠻。秩滿罷去。以內殿崇班馮勵代之。蠻復叛。攻宜州。斬勵而去。告邊吏曰。得張侯守宜州。我則聽命。卽復遣從古守宜州。凡七年。蠻無事。徙知澧州。而宜州人陳進反攻嶺南驛。召從古。以爲巡撫副使。與賊戰象州。斬首萬餘級。已破進。留宜州。以疾卒。宜人爲立廟于州北韓婆嶺。慶

曆中蠻賊區希範攻宜桂。轉運使杜杞禱兵於廟下。更其名曰制勝嶺。至今宜人祠之。蓋楊氏自漢以來。世有令譽。迨公千餘歲。常有顯人。而張氏威烈。信於一方。楊氏以德。張氏以功。合二族之美。而夫人爲淑女。爲賢婦母。享年六十。以壽終。公先娶漳南縣君張氏。生子二人。曰洎。虞部員外郎。曰濬。殿中丞。女三人。長適國子博士袁成師。次大理寺丞李嚴。次殿中丞溫嗣良。夫人生子男四人。曰泳。大理寺丞。曰漸。奉禮郎。曰沆。太子中舍。曰瀨。衛尉寺丞。有女一人。歸於脩。女之適李氏者。今封武原縣太君。餘女及濬。泳。漸。皆先夫人而亡。孫男十四人。嗚呼。惟德與功。與賢法。皆宜銘。銘曰。

有邑清河。遂開其邦。又徙南陽。皆以夫榮。後用子封。京兆廣平。宜其夫子。有淑其聲。子孫之思。考德有銘。

渤海縣太君高氏墓碣

故尙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鄧州軍州事陽夏公之夫人。姓高氏。宣州宣城人也。父諱惠連。官至兵部郎中。母曰廣陵縣君句氏。陽夏公諱絳。姓謝氏。夫人有子曰景初。景溫。景平。景回。女一。早卒。次適上虞縣令王存。次適大理寺丞李處厚。次若干人。未嫁。寶元二年。陽夏公卒於鄧州。以其年八月某日。葬於某所。後若干年。夫人隨其子某官於某州。以某年某月某日。卒於官舍。遂以某年某月某日。合葬於公之墓。夫人初以夫封文安縣君。後以其子封渤海縣太君。謝氏世爲名族。而陽夏公尤顯聞於時。初。公與子俱官於洛陽。而公之父。太子賓客諱濤。尙無恙。其子景初。景溫。方爲童兒。景平始生。二三女子皆幼。予日至其

家進拜賓客。見其鬢髮垂白，衣冠肅潔，貌厚而氣清。壽考君子也。退而與陽夏公遊，見其年壯志盛，偉然方爲一時名臣。而諸兒女子戲嬉罇席之間者，皆穎發而秀好。於是時，夫人以孝力事其舅爲賢婦，以柔順事其夫爲賢妻。以恭儉均一教育其子爲賢母。後二三年，賓客薨於京師。又五六年，陽夏公卒於鄧。又十餘年，景初、景溫、景平皆以進士及第。景初爲某官，景溫某官，景平某官。夫人於其舅與夫爲婦之禮備。於其子立家之道成，享年若干以卒。嗚呼！予始銘賓客，又銘陽夏公。今又書夫人之事於碣，殆見謝氏更一世矣。其爲之書也，宜得其詳。

北海郡君王氏墓誌銘

太常丞致仕吳君之夫人曰北海郡君王氏，濰州北海人也。皇考二字一作父諱汀，舉明經，不中。後爲本州助教。夫人年二十三，歸於吳氏。天聖元年六月二日，以疾卒。享年三十有七。夫人爲人，孝順儉勤，自其幼時。凡於女事，其保傅皆曰教而不勞，組紉織紝，其諸女皆曰巧莫可及其歸於吳氏也。其母曰：自吾女適人，吾之內事無所助，而吳氏之姑曰：自吾得此婦，吾之內事不失時。及其卒也，太常君曰：舉吾里中有賢女者，莫如王氏。於是娶其女弟以爲繼室。而今夫人戒其家曰：凡吾吳氏之內事，惟吾女兄之法是守。至今而不敢失。夫人有賢子，曰奎，字長文。初舉明經，爲殿中丞。後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一有對策二字今爲翰林學士，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夫人初用子恩，追封福壽一作昌縣君。其後長文貴顯，以夫人爲請。天子曰：近

臣吾所寵也。有請其可不從。乃特追封夫人爲北海郡君。長文號泣頓首曰。臣奎不幸。竊享厚祿。不得及其母。而天子寵臣以此。俾以報其親。一有雖臣奎其何以報。當是時。朝廷之士大夫。吳氏之鄉黨鄰里。皆咨嗟歎息曰。吳氏有子矣。嘉祐四年冬。長文請告於朝。將以明年正月丁酉葬夫人於鄆州之魚山。一有以書來乞銘五字。夫人生三男。曰奎。奄胃。今夫人生一男。曰參。女三人。孫男女九人。曾孫女二人。銘曰。奎顯矣。奄早亡。胃與參。仕方強。以一子榮。一鄉生。雖不及。歿有光。孫曾多。一作有後愈昌。

長安郡太君盧氏墓誌銘

長安郡太君盧氏。尙書刑部侍郎蔡公諱琇之夫人。端明殿學士尙書禮部侍郎襄之母也。以治平三年十月某日。卒於杭州之官舍。享年九十有二。嗚呼。可以爲壽矣。夫壽者。洪範所謂五福也。福者。百順之名也。故離之雖爲五。必合而不闕其一。然後爲福之備也。蓋五者。其一在人曰德。而其四在天。必有其一於己。然後能致其四。而有諸己者。或厚或薄。故其所致。亦有備有不備焉。夫老而貧且病者。是人之所哀。非福也。壽且富康而無德。以將之。謂之賊與不仁。非福也。三者具而又有德。而死非其命者。謂之不幸。非福也。故曰。必不闕其一。然後爲福之備者。惟夫人有之。夫人在父母家。奉其親以孝。其歸於蔡氏也。其舅姑老。事之如其親。其歸寧於父母也。能使其舅姑不見三日。必涕泣而思其事。長慈幼。旣儉且勤。久而宗族和。鄉黨化。其亡也。匱自餘杭。至里閭。親戚哭之。往往有過乎哀者。問之。皆曰。夫人於我有德。而人人各有

述焉。嗚呼。可爲賢也已。夫人生四子。其三皆早卒。而端明君第二子也。獨顯赫爲時名臣。其爲諫官。知制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三司使。間出知泉福二州。福建路轉運使。出入清要。光華寵榮。以爲其親之養。而夫人享此者。蓋三十有六年。端明君已顯貴。天子嘉之。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於是有冠帔之錫。夫人平生少疾病。雖老而耳目聰明。食生飲寒如壯者。晚從端明君於杭州。極東南富麗海陸之珍奇。以爲娛樂之奉。而奄然以其壽終。其於五福。可謂不闕一矣。方夫人之盛時。凡爲人子者。舉觴壽其親。莫不以夫人爲祝。而不幸榮不及養者。必仰天怨吁。謂薄厚不均。以不得如夫人爲恨。蓋不知夫有諸己者厚。故能致其福之備也。夫人。泉州惠安人也。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皆不仕。其三子。早卒者曰丕。不及仕。曰高。太康縣主簿。曰爽。福州司戶參軍。女二人。皆適士族。孫六人。曾孫三十餘人。嗚呼。盛矣。蔡氏之後。其父將大興乎。銘者。所以昭德而示後也。於是端明君之友人廬陵歐陽脩爲之銘曰。

維治平四年十有一月某日。孤子襄。祔其母夫人盧氏於先君之墓。其縣仙遊。其里慈孝。其岡半井。其固其安。其千萬年之永。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謝氏墓銘】居貧一作吾貧

【徐氏墓銘】千里一作萬里

【胡氏墓銘】鳳州二字上一有又為二字

【李氏墓銘】于仲一作平仲

卷三十七

墓誌銘一十七首 宗室

皇從姪衛州防禦使遂國公墓誌銘

惟遂昭裕公宗顏字希聖太宗皇帝之曾孫潞恭憲王元佐之孫鎮江軍節度使兼侍中郇國公允成之長子初除西頭供奉官歷內殿崇班禮賓崇儀副使六宅使改左屯衛大將軍封州刺史遷左金吾衛大將軍領復州團練使左衛大將軍領郢州防禦使拜衛州防禦使公好學通王氏易喜為詩藏書數萬卷性聰敏多能至於琴奕之藝佛老之說所學必通履行修謹未嘗有過失每燕見侍上讀易賦詩數賜器幣詔書褒美嘗召宴太清樓賦裸玉詩為諸皇子第一上尤嘉賞賜繪綵二百段有詩集十卷至和二年九月壬戌以疾薨享年四十有八初其疾也上遣中貴人押國醫治之既薨輟視朝一日勅有司具駕將視其喪以雨不克遣中貴人厚加賻卹乃贈昭信軍節度使太常考行諡曰昭裕權厝於東法濟寺夫人

太原郡君郭氏。燕王從義之裔孫。子男三人。長曰仲連。右千牛衛將軍。次曰仲筠。皆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早卒。女四人。長適左侍禁潘若旦。今亡。次適內殿承制閣門祇候郭士選。次一作二。一有亦字。亡。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於河南永安縣。銘曰。

學而通行益修。中充實。外譽優。見於言。帝所褒。雖不克施於事。斯可以銘諸幽。

皇從姪筠州團練使安陸侯墓誌銘

安陸侯宗訥。字行敏。太宗皇帝之曾孫。潞恭憲王元佐之孫。鎮江軍節度使兼侍中郇國公允成之第二子。初除西頭供奉官。歷內殿崇班承制。改右千牛衛將軍。領茂州刺史。天子祀明堂。推恩遷領筠州團練使。至和元年八月癸卯。以疾卒。享年四十有六。天子哀卹。贈安州觀察使。追封安陸侯。權厝於薦嚴佛寺。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於河南永安縣。夫人長樂郡君賈氏。子男五人。其二早卒。次仲緘。右千牛衛將軍。二人尚幼。未名。女八人。長適右侍禁蔚世庸。再適右侍禁郭昭簡。今亡。次適左班殿直劉起。次適陳敦。今亡。次適王整。次適董昭遜。次適張經。今亡。次適程翼。皆右班殿直。最幼入太和宮爲道士。惟侯學知爲詩。好義喜施。性端謹。能修容止。進退有法。未嘗少懈。銘曰。

思無邪。容則莊。蔚然有儀。人所望。學而不止。久愈彰。銘昭厥美。示不忘。

皇從姪右領軍衛大將軍博平侯墓誌銘

惟太祖皇帝之長子曰吳懿王之曾孫右屯衛大將軍昌州團練使贈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孫萊州防禦使東萊侯從恪之第二子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右領軍衛大將軍兼御史大夫輕車都尉天水郡開國侯世融字仲源幼好學不驕富貴以清節自勵尊重師友執經問道無倦色嘗自銘其器物起居寢食視之喜爲詩工書亦通浮屠說平居一室蕭然終日無所營欲世咸知其賢初爲殿直歷左右侍禁改太子右衛率府率遷右領軍衛將軍天子祀明堂推恩爲本衛大將軍當寶元康定間趙元昊叛西邊用兵侯率宗室七人詣闕自言願效用上深嘉獎至和二年七月癸未得疾神色怡然與諸昆弟談論不輟是日卒享年四十贈博州防禦使追封博平侯天子悲思不已爲飛白字六曰世融好學忠孝以褒之夫人金城縣君王氏子男七人五早亡在者二人曰令晏右千牛衛將軍令箴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女二人長適右班殿直王戡次早卒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於某所銘曰

富貴不動其心生死不渝其色惟性之安惟學之力孰云不壽永昭厥德

皇從姪康州刺史高密侯墓誌銘

惟高密侯宗師字靖之太宗皇帝之曾孫潤恭靖王元份之孫漢王允讓之第七子明道元年爲右侍禁遷左侍禁改太子左清道率府副率累遷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太子左清道率府率兼侍御史騎都尉封天水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居三歲遷右監門衛將軍兼御史大夫轉勳上騎都尉進爵子

加食邑三百戶。天子祀明堂。推恩遷右領軍衛大將軍。轉勳輕車都尉。進爵伯。加食邑三百戶。天子有事於南郊。推恩轉勳上輕車都尉。進爵侯。加戶四百。至和元年五月。領康州刺史。嘉祐元年十月甲子。暴疾薨於家。享年二十有九。贈密州觀察使。追封高密侯。惟侯沈靜寡言。寬仁好學。未嘗有過失。夫人濮陽郡君吳氏。生男一人。仲廩。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女三人。尚幼。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於河南永安縣。銘曰。好仁而靜。敏學而明。雖不永年。而垂令名。卜安於此。其固其寧。

皇從姪右監門衛將軍廣平侯墓誌銘

廣平侯宗沔。字上善。太宗皇帝之曾孫。潤恭靖王元份之孫。濮王允讓之第二子。初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太子左監門率府率。兼監察御史武騎尉。遷太子左清道率府率。兼侍御史。轉勳上騎都尉。天子祀明堂。推恩遷左監門衛將軍。轉勳輕車都尉。天子有事於南郊。推恩轉上輕車都尉。一有都尉二字。天水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明年二月甲辰。以疾卒。享年二十。贈洛州防禦使。追封廣平侯。權厝於承天佛寺。惟侯爲人明敏好學。能爲文辭。娶高氏。封仁壽縣君。子男二人。仲足。仲霄。皆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早卒。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於河南永安縣。銘曰。

性之明。學有方。壽不隆。永以藏。

皇從姪右監門衛將軍墓誌銘

太祖皇帝之長子曰吳懿王德昭之曾孫。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孫。萊州防禦使東萊侯從恪之子。曰右監門衛將軍贈右武衛大將軍世衡。字夏卿。母曰平原郡夫人來氏。世衡生早孤。而平原夫人教之以學。性沈敏。自爲童兒。不好弄。既長。好學問。通周易。孟子。喜爲詩。暇則學射法而已。在諸昆弟爲最幼。而尤以孝悌見稱。初補殿直。改太子右衛副率。天子祀明堂。推恩拜右監門衛將軍。累遷至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柱國。天水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嘉祐四年六月丙寅。以疾卒。享年三十有一。娶王氏。太原縣君子。男二人。令展。令持。皆率府副率。早卒。女一人。尙幼。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於河南永安縣。銘曰。

學問以爲文。孝悌以爲本。其華已榮。而實斯殞。銘以藏之。以昭其韞。

皇從孫右屯衛大將軍武當侯墓誌銘

惟武當侯世宣。吳懿王德昭之曾孫。彰國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孫。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韓國公從諤之子。母曰太寧郡君慕容氏。惟侯生於富貴。而不習爲驕侈。少好學。喜購古書奇字。遇人卑恭。事親孝。悌。累官至左題目屯衛大將軍。嘉祐三年五月己卯。以疾卒。享年三十有六。初娶天水縣君王氏。再娶金城縣君張氏。子男六人。長曰令鐸。左千牛衛將軍。次曰令進。令禱。令愜。皆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其二幼。未名。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於河南永安縣。以天水縣君祔焉。銘曰。

孝行之本。謙德之恭。壽胡不隆。闕此幽宮。

安陸侯夫人長樂郡君賈氏墓誌銘

夫人姓賈氏。曾祖廷瓌。累贈左神武大將軍。祖官至四方館使。昭州團練使。父德滋。前左班殿直。夫人以選歸於安陸侯宗訥。至和元年五月乙卯。以疾卒。享年三十有六。權厝於薦嚴佛寺。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祔安陸侯以葬。銘曰。

配德惟諧。卜藏斯吉。其固其安。于此室。

雍國太夫人馮氏墓誌銘

雍國太夫人馮氏者。皇兄右千牛衛大將軍贈永清軍節度觀察留後臨汝侯惟和之夫人。襄州觀察使襄陽侯從誨寧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宣城公從審之母。曾祖暉。靜難軍節度使衛王。祖繼業。定國軍節度使。贈中書令。父訥。西上閣門使。馮氏自衛王仍世守西邊。有功。載國史。夫人生將家。孝謹柔明。動不踰禮。以世族選爲臨汝侯諸本有公字之配。居十有二年。而臨汝侯卒。夫人居喪哀毀。真宗嘉其行。特封譚國夫人。以褒寵之。夫人益自勵。衣服飲食。務爲儉薄。居處嚴潔。未嘗下堂。雖家人亦罕得見。喜誦浮屠書。皇祐五年正月癸亥。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七。追封雍國太夫人。子男二人。從誨從審也。女五人。長適東頭供奉官宋宗顏。次早亡。次以疾廢。爲比丘尼。次適供備庫使姚宗望。次適西頭供奉官宋從政。孫男十一人。世遠。

世儀皆大將軍。世英世堅世及世開世卿世肱。皆衛將軍。世禕世總世仍。皆太子率府率。重孫九人。令駟令冕。一作冕皆率府率。令戈令甲令績。一作績令課令浮令收令僉。皆副率。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於臨汝侯之墓。銘曰。

世高勳。選賢配。進國爵。褒行懿。加大名。由子貴。壽考隆。銘不墜。

東萊侯夫人平原郡夫人米氏墓誌銘

皇從姪故萊州防禦使東來侯從恪之夫人曰平原郡夫人米氏。贈太子太師承德之曾孫。橫海軍節度使信之孫。內殿崇班閣門祗候繼豐之女。夫人年十七。選配東萊侯。累封平陽郡君子。男六人。長曰世安。贈左一作右驍衛大將軍。次曰世融。贈博州防禦使追封博平侯。次曰世昌。右屯衛大將軍。次曰世規。右監門衛將軍。次曰世猷。太子右監門率府率。早亡。次曰世衡。贈左武衛大將軍。女三人。長適左侍禁劉希正。次適內殿承制王說。次適右侍禁陳宗誨。孫男十二人。皆諸衛將軍。夫人將家子。有賢行。東萊之亡。諸孤尚幼。夫人治家訓子。皆有法。皇祐元年二月癸酉。以疾卒。享年五十有一。追封平原郡夫人。權厝於奉先佛寺。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於東萊侯之墓。銘曰。

門以勳高。配以賢求。撫孤教善。內德以優。永揚其懿。以闕諸幽。

韓國公夫人太寧郡君慕容氏墓誌銘

夫人姓慕容氏。贈太保章之曾孫。贈中書令河南郡王延釗之孫。太子率府率德正之女。河南王有功於國。爲時名臣。夫人以賢女。選爲韓國公從藹之配。韓公彰化軍節度使舒公之子。事其親以孝。而夫人承其夫以順。事其舅姑以禮。下其妾媵以仁。撫其子。無嫡庶以均。故其內外宗姻。莫不稱其能。封太寧郡君。至和元年正月戊寅。以疾卒。享年五十六。子男十人。長曰世豐。贈右驍衛大將軍。次曰世宣。贈均州防禦使。次曰世準。世雄。世本。世綱。皆諸衛將軍。次曰世岳。世猷。世庸。一作皆太子率府副率。女三人。長適高允懷。次適張承訓。次適鄭偃。皆右侍禁。餘皆幼。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舉夫人之喪。合葬於韓公之墓。銘曰。承夫以順。爲婦以勤。逮下以恩。愛子以均。以成厥家。以播其芬。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李氏墓誌銘

惟右監門衛將軍世堅之配曰李氏。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侍中。贈中書令隴西郡王繼勳之曾孫。崇儀副使守微之孫。東頭供奉官舜舉之女。惟李氏世爲將家。功在國史。餘烈遺德。是生賢女。夫人年十有五。以選配世堅。惟孝與順。以事其親。以佐其夫。惟禮與義。以正其躬。以全其節。歸於世堅也。凡若干年。而世堅卒。無子。夫人自誓不嫁。宗族敦迫。其守益堅。凡七年。當皇祐五年六月庚辰。以疾卒於寢。享年二十有三。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於世堅之墓。銘曰。婦德之休。惟先順柔。及其大節。有不可奪。刻銘幽陰。以永芳烈。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金堂縣君錢氏墓誌銘

夫人姓錢氏。餘杭人也。曾祖吳越忠懿王俶。祖衛州防禦使惟渲。父文思副使象輿。錢氏自五代以來。尊中國。效臣順。世稱其忠。子孫蕃昌。至今不衰。夫人生於盛族。孝謹勤儉。性巧慧。喜字書。年十有四。以選爲右監門衛將軍世準之配。封金堂縣君。嘉祐二年九月庚子。以疾卒。享年二十有八。子男二人。令糴令煊。皆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早亡。女三人。皆尙幼。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於永安之原。銘曰。生宜其室。歿安其藏。銘昭其昧。以永不忘。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武昌縣君郭氏墓誌銘并序

夫人姓郭氏。曾祖恕。右千牛衛將軍。祖遵式。洛苑使。父昭晦。一作誨。左侍禁。夫人聰明孝謹。能讀書史。善書畫。喜浮圖之說。以選歸于皇從孫右監門衛將軍世覃。封武昌縣君。子男四人。長曰令辟。太子右內率府副率。餘皆幼。未賜名。夫人以嘉祐二年十一月丁亥。以疾卒。享年三十有三。權厝於奉先佛寺。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永安之原。銘曰。行之修學。以明德施於內。銘告諸冥。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東陽縣君鄭氏墓誌銘

夫人姓鄭氏。曾祖誠。贈定國軍節度使。祖崇勳。贈左屯衛將軍。父從範。內殿崇班。夫人以選歸于皇從孫

右監門衛將軍世智。封東陽縣君。生子男三人。長曰令唐。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早卒。次未名。卒。次令祈。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夫人爲人孝謹節儉。喜誦浮圖書。至和元年八月戊戌。以疾卒。享年十有九。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永安之原。銘曰。
儉以行其躬。孝以事其親。以是貽其子孫。

右屯衛將軍夫人永安縣君慕容氏墓誌銘

永安縣君慕容氏者。皇從孫贈右屯衛大將軍仲饗之配也。曾祖隱。贈右千牛衛大將軍。祖興。饒州團練使。父守恩。左班殿直。年十七。選爲屯衛之配。有子二人。長曰士潔。太子右監門衛率府率。早卒。次士襲。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女一人。尙幼。夫人以嘉祐三年三月丙戌。以疾卒。享年二十有五。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於仲饗之墓。銘曰。
選以賢配。封以夫貴。歿而從之。安此位。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周氏墓誌銘并序

皇從孫右監門衛將軍世哲之夫人曰永安縣君周氏。曾祖景。左領軍衛上將軍。累贈尙書令。祖瑩。天平軍節度使。宣徽南院使。父普。西染院使。夫人以慶曆五年。選爲監門之配。勤孝柔仁。克有婦道。生一男曰太子右內率府率令儼。女三人。皆幼。夫人以嘉祐二年二月庚午。以疾卒。享年二十有九。五年十月乙酉。

葬於河南永安之原。銘曰。

山川既佳。日月惟吉。惟永其安。其藏其密。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皇從姪遂國公墓銘】諸皇子疑。

【賈氏墓銘】祖官至。闕其名。

【慕容氏墓銘】子男十人。今止書九人。世庸注一作世膺。恐在十人之數。

國朝故事。宗室宗婦初亡。皆權攢京城之僧寺。遇葬尊屬。乃啓殯從行。嘉祐五年十月三十日。葬皇兄濮安懿王。以向傳式爲護葬使。於是分命近屬宗懿隨護。三祖下宗室宗婦。同時祔於西京及汝州路。例差翰林學士分撰誌銘。此卷合附內制集。今從其舊。不敢易。

卷三十八

行狀二首

尙書戶部侍郎贈兵部尙書蔡公行狀

公諱齊字子思其先洛陽人皇祖以下始著籍於膠東公幼依外舅劉氏能自力爲學初作詩已有動人語今相國李公見之大驚謂公之皇考曰兒有大志宜善視之州舉進士第一以書薦其里人史防而居其次祥符八年眞宗皇帝采賈誼置器之說試禮部所奏士讀至公賦有安天下意歎曰此宰相器也凡貢士當賜第者考定必召其高第數人並見又參擇其材質可者然後賜第一及公召見衣冠偉然進對有法天子爲無能過者亟以第一賜之初拜將仕郎將作監丞通判兗州太守諸本作原王臻治政嚴急喜以察盡一作盡察爲明公務爲裁損濟之以寬獄訟爲之不寃逾年通判濰州民有告某氏刻僞稅印爲姦利者已逾十年蹤跡連蔓至數百人公歎曰盡利於民民無所逃此所謂法出而姦生者邪是爲政者之過也爲緩其獄得減死者十餘人餘皆釋而不問濰人皆曰公德於我使我自新爲善人由是風化大行天禧二年還京師當召試時大臣有用事者意不悅公居數月不得召久而天子記其姓名趣使召試拜著作佐郎直集賢院階再加爲宣德郎勳騎都尉主判三司開拆司賜緋衣銀魚遷右正言階朝奉郎勳上騎都尉今天子卽位遷右司諫眞宗新弃天下天子諒陰不言丁晉公用事專權欲邀致公許以知制誥公拒不往益堅已而寇萊公王文康公皆以不附己連黜公歸歎曰吾受先帝之知而至於此豈宜爲權臣所脅得罪非吾懼也旣而晉公敗士嘗爲其用者皆恐懼獨公終無所屈未幾同修起居注又拜尙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流內銓賜服金紫改三司戶部度支二副使轉勳輕車都尉借給事中奉

使契丹。天聖八年。拜起居舍人。知制誥。同知審官院。會靈宮判官。充翰林學士。加侍讀學士。賜爵汝南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太后修景德寺成。詔公爲記。而宦者羅崇勳主營寺事。使人陰謂公曰。善爲記。當得參知政事。公故遲之。頗久。使者數趣。終不以進。崇勳怒。讒之太后。遷禮部郎中。改龍圖閣直學士。出爲西京留守。是時魯肅簡公方參知此無一字政事。爭之太后前。卒不能留。以親便。求改密州。遭歲旱。除其公田之租數千石。諸本作碩。疑頃字訛。又請悉除京東民租。弛其鹽禁。使民得賈海易食。以救其飢。東人至今賴之。皆曰。使吾人百萬口活而不飢者。蔡公也。徙南京留守。進爵侯。增邑戶五百爲一千。階朝散大夫。召還。拜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判吏部流內銓。遷給事中。勳護軍。增邑五百爲千五百戶。莊獻明肅皇太后崩。議尊楊太妃爲太后。垂簾聽政。議決。召百官賀。公曰。天子明聖。奉太后十餘年。今始躬親萬事。以慰天下之心。豈宜女后相繼稱制。且自古無有。固止不追班。太妃卒不預政。止稱太后於宮中。復爲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京師有指荆王爲飛語者。內侍省得三司小吏。鞠之。連及數百人。上聞之。大怒。詔公窮治。迹其所來。無端而上督責愈急。有司不知所爲。京師爲之恐動。公以謂謬妄之說。起於小人。不足窮治。且無以慰安荆王危疑之心。奏疏論之。一夕三上。上大悟。乃可其奏。止笞數人而已。中外之情乃安。拜樞密副使。進爵公。增邑戶五百爲二千。南海蠻酋虐其部人。部人款宜州自歸者八百餘人。議者以爲叛蠻不可納。宜還其部。公獨以爲蠻去殘酷而歸有德。且以求生。宜內之荆湖。賜以間田。使自營。今縱却之。必不復還。其無一

此部苟散入山谷。當爲後患。爭之不能得。其後數年。蠻果爲亂。殺將吏十餘人。宜桂以西皆警。朝廷頗以爲憂。景祐元年。遷禮部侍郎。參知政事。二年。賜號推忠佐理功臣。進階正奉大夫。勳柱國。郭皇后廢。京師富人陳氏女有色。選入宮。爲后。公爭之。以爲不可。自辰至巳。辨論不已。上意稍悟。遂還其家。河決橫壠。改而北流。議者以爲當塞。公曰。水性下而河北地卑。順其所趣以導之。可無澶滑壅潰之患。而貝博數州得在河南。於國家便。但理堤護魏州而已。從之。澶滑果無患。契丹祭天於幽州。以兵屯界上。界上驚搔。議者欲發大軍以備邊。公獨料其必不動。後卒無事。公在大位。臨事不回。無所牽畏。而恭謹謙退。未嘗自伐。天下推之爲正人。搢紳之士。倚以爲朝廷重。三年。頻表一有求字解職。不許。明年。遂罷。以戶部侍郎歸班。改賜推誠保德功臣。勳上柱國。久之。出知潁州。寶元二年四月四日。以疾卒於官。公在潁州。聞西方用兵。惻然有憂國心。自以待罪外邦。不得盡其所懷。使其弟稟言西事甚詳。公之卒。故吏朱窳至潁。潁之吏民見窳。一有號泣一有拜字於馬前。指公嘗所更歷施爲。曰。此公之迹也。其爲政有仁恩。所至如此。平生喜薦士。一有所薦二字如楊偕。郭勸。劉隨。龐籍。段少連。比比爲當世名臣。公爲人。神色明秀。須眉如畫。精學博聞。寬大沈默。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其莅官行己。出處始終之大節。可考不誣。如此。謹按贈兵部尚書。於令爲三品。其法當謚。敢告有司。謹狀。

司封員外郎許公行狀

君諱述字景山世家歙州少仕僞唐爲監察御史李氏國除以族北遷獻其文若干篇得召試爲汲縣尉冠氏主簿凡主簿二歲縣民七百人詣京師願得君爲令遷秘書省校書郎知縣事數上書論北邊事是時趙普爲相四方奏疏不可其意者悉投二甕中甕滿輒出而焚之未嘗有所肯可獨稱君爲能曰其言與我多合又二歲徙江華令未行轉運使樊知古薦其材拜太僕寺丞磨勘錢帛糧草監永城和糴知海陵監三歲用鹽最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監泗州排岸司遷贊善大夫監永興軍權貨務遷太常丞知鼎州州雜蠻蠻善以攻劫爲生少年百餘人私自署爲名號常伺夜出掠居人居人惡之莫敢指君至而歎曰夫政民之庇也威不先去其惡則惠亦不能及人君政旣行盜皆亡入他境約君去乃還遷國子博士奉使兩浙江南言茶鹽利害省州縣之役皆稱旨出知興元府大修山河堰堰水舊溉民田四萬餘頃世傳漢蕭何所爲君行堰堰顧其屬曰鄴侯方佐漢取天下乃暇爲此以溉其農古之聖賢有以利人無不爲也今吾豈宜憚一時之勞而廢古人萬世之利乃率工徒躬治木石石墜傷其左足君益不懈堰成歲穀大豐得嘉禾十二莖以獻遷尙書主客員外郎京西轉運使徙荆湖南路荆湖南接谿洞諸蠻歲出爲州縣患君曰鳥獸可馴況蠻亦人乎乃召其酋豪諭以禍福諸蠻皆以君言爲可信訖三歲不以蠻事聞朝廷君罷來朝眞宗面稱其能會有司言荆南久不治眞宗拜君度支員外郎知府事荆南鈐轄北路兵馬於荆湖爲大府故常用重人至君特選以材用員外郎自君而始明年遷司封員外郎賜金紫徙知

揚州州居南方之會。世之仕宦於南與其死而無歸者。皆寓其家於揚州。故其子弟雜居民間。往往倚權貴。恃法得贖。出入里巷爲不法。至或破亡其家。君捕其甚者。笞之曰。此非吏法。乃吾代汝父兄教也。子弟羞媿自悔。稍就學。問爲善人。風俗大化。歲滿。在道得疾。卒於高郵。君少孤。事其母兄。以孝謹聞。常戒其妻事嫂如姑。而未嘗敢先其兄食。衣雖弊。兄不易衣。不敢易。初。違命侯遣其弟朝京師。君之故友全一作潘惟岳當從。以其家屬託君。惟岳果留不返。君善撫其家。爲嫁其女數人。李氏國亡。君載其家北歸京師。以還。惟岳歷官四十年。不問家事。好學。尤喜孫吳兵法。初在僞唐。數上書言事。得校書郎。遂遷御史。王師圍金陵。李氏大將李雄擁兵數萬。留上江。陰持兩端。李氏患之。以謂非君不能召雄。君走上江。以語動雄。雄卽聽命。已而李氏以蠟書止雄於溧水。君曰。此非柵兵之地。留之必敗。乃戒雄曰。兵來。慎無動。待我一夕。吾當入白。可與公兵俱入城。君去。王師挑之。雄輒出戰。果敗死。君至。收其餘卒千人而去。君少慷慨。卒能自立於時。其孝謹聞於其族。其信義著於其友。其材能稱於其官。是皆可書以傳。謹狀。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蔡公行狀】詩已有一作能有有 E

【許公壽狀】全惟岳全恕本作金

卷三十九

記十首

泗州先春亭記

景祐二年秋。清河張侯以殿中丞來守泗上。既至。問民之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曰。暴莫大於淮。越明年春。作城之外堤。因其舊而廣之。度爲萬有九千二百尺。用人之力八萬五千。泗之民曰。此吾利也。而大役焉。然人力出於州兵。而石出乎南山。作大役而民不知。是爲政者之私我也。不出一力而享大利。不可。相與出米一千三百石以食役者。堤成。高三十三尺。土實石堅。捍暴備災。可久而不壞。既曰。泗。四達之州也。賓客之至者有禮。於是因前蔣侯堂之亭。新之。爲勞餞之所。曰。思邵亭。且推其美於前人。而志邦人之思也。又曰。泗。天下之水會也。歲漕必廩於此。於是治常豐倉。西門二夾室。一以視出納。曰。某亭。一以爲舟者之寓舍。曰。通漕亭。然後曰。吾亦有所休一有暇其勞三字乎。乃築州署之東城上。爲先春亭。以臨淮水而望西山。是歲秋。予貶夷陵。過泗上。於是知張侯之善爲政也。昔周單子聘楚而過陳。見其道穢而川澤不陂。梁客至不授館。羈旅無所寓。遂知其必亡。蓋城郭道路。旅舍寄寓。皆三代爲政之法。而周官尤謹著之。以爲禦備。今張侯之作也。先民之備災。而及于賓客往來。然後思自休焉。故曰。知爲政也。先時歲大水。州幾溺。前

司封員外郎張侯夏守是州築堤以禦之今所謂因其舊者是也是役也堤爲大故予記其大者詳焉

夷陵縣至喜堂記

峽州治夷陵地濱大江雖此一無有椒漆紙以通商賈而民俗儉陋常自足無所仰於四方販夫所售不過鱸魚腐鮑民所嗜而已富商大賈皆無爲而至地僻而貧故夷陵爲下縣而峽爲小州州居無郭郭通衢不能容車馬市無百貨之列而鮑魚之肆不可入雖邦君之過市必常下乘掩鼻以疾趨而民之列處竈廩匣井無異位一室之間上父子而下畜豕其覆皆用一作茅竹故歲常火災而俗信鬼神其相傳曰作一無瓦屋者不利夷陵者楚之西境昔春秋書荆以狄之而詩人亦曰蠻荆豈其陋俗自古然歟景祐二年尙書駕部員外郎朱公治是州始樹木增城堦甃南北之街作市門市區又教民爲瓦屋別竈廩異人畜以變其俗既又命夷陵令劉光裔治其縣起勅書樓飾廳事新吏舍三年夏縣功畢某有罪來是邦朱公於某有舊且哀其以罪而來爲至縣舍擇其廳事之東以作斯堂度爲踈絜高明而日居之以休其心堂成又與賓客偕至而落之夫罪戾之人宜棄惡地處窮險使其憔悴憂思而知自悔咎今乃賴朱公而得善地以偷宴安頑然使忘其有罪之憂是皆異其所以來之意然夷陵之僻陸走荆門襄陽至京師二十有八驛水道大江絕淮抵汴東水門五千五百有九十里故爲吏者多不欲遠來而居者往往不得代至歲滿或自罷去然不知夷陵風俗朴野少盜爭一作少盜事靜而令之日食有稻與魚又有橘柚茶筍四時之

味江山美秀而邑居繕完無不可愛是非惟有罪者之可以忘其憂而凡爲吏者莫不始來而不樂既至而後喜也作至喜堂記藏其壁夫令雖卑而有土與民宜志其風俗變化之善惡使後來者有考焉爾一作

使後來有考其歲月云爾

峽州至喜亭記

蜀於五代爲僭國以險爲虞以富自足舟車之迹不通乎中國者五十有九年宋受天命一海內四方次第平太祖改元之三年始平蜀然後蜀之絲枲織文之富衣被於天下而貢輸商旅之往來者陸輦秦鳳水道岷江不絕于萬里之外岷江之來合蜀衆水出三峽爲荆江傾折回直捍怒鬪激束之爲湍觸之爲旋順流之舟頃刻數百里不及顧視一失毫釐與崖石遇則糜潰漂沒不見蹤迹故凡一有西字蜀之可以充內府供京師而移用乎諸州者皆陸出而其羨餘不急之物乃下于江若棄之然其爲險且不測如此夷陵爲州當峽口江出峽始漫爲平流故舟人至此者必漚酒再拜相賀以爲更生尙書虞部郎中朱公再治是州之三月作至喜亭于江津以爲舟者之停留也且誌夫天下之大險至此而始平夷以爲行人之喜幸夷陵固爲下州廩與俸皆薄而僻且遠雖有善政不足爲名譽以資進取朱公能不以陋而安之其心又喜夫人之去憂患而就樂易詩所謂愷悌君子者矣自公之來歲數大豐因民之餘然後有作惠于往來以館以勞動不違時而人有賴是皆宜書故凡公之佐吏因相與謀而屬筆於脩焉

御書閣記

醴陵縣東二十里。有宮曰登真。其前有山。世傳仙人王喬鍊藥於此。唐開元間。神仙道家之說興。天子爲書六大字。賜而揭焉。太宗皇帝時。詔求天下前世名山異迹。而尤好書法。聞登真有開元時所賜字。甚奇。乃取至京師。閱焉。已而還之。又賜御書飛白字。使藏焉。其後登真大火。獨飛白書存。康定元年。道士彭知一探其私笈。一作以市工材。悉復宮之舊。建樓若干尺。以藏賜書。予之故人處士任君爲予言其事。來乞文以志。凡十餘請而不解。予所領職方。悉掌天下圖書。考圖驗之。醴陵老佛之居。凡八十。而所謂登真者。其說皆然。乃爲之記。夫老與佛之學。皆行於世久矣。爲其徒者常相訾病。若不相容於世。二家之說。皆見斥於吾儒。宜其合勢并力以爲拒守。而乃反自相攻。惟恐不能相弱者。何哉。豈其死生性命所持之說。相齟而然邪。故其代爲興衰。各繫於時之好惡。雖善辯者不能合二說而一之。至其好大宮室。以矜世人。則其爲事同焉。然而佛能箝人情而鼓以禍福。人之趣者常衆而熾。老氏獨好言清淨。遠去靈仙飛化之術。其事冥深。不可質究。則其爲此無字常以淡泊無爲爲務。故凡佛氏之動搖興作。爲力甚易。而道家非遭人主之好尚。不能獨興。其間能自力而不廢者。豈不賢於其徒者哉。知一是已。慶曆二年八月八日。廬陵歐陽脩記。

畫舫齋記

予至滑之三月。卽其署東偏之室。治爲燕私之居。而名曰畫舫齋。齋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戶相通。凡入予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温室之奧。則穴其上以爲明。其虛室之䟽。以達則欄檻其兩旁。以爲坐立之倚。凡偃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巒嶽。佳花美木之植。列於兩簷之外。又似汎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相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於履險蹈難。必曰涉川。蓋舟之爲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之用也。今予治齋於署。以爲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不戾哉。矧予又嘗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絕淮。浮于大江。至于巴峽。轉而以入于漢沔。計其水行幾萬餘里。其羈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往往二字一作或叫號神明以脫須臾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非爲商賈。則必仕宦。因竊自歎。以謂非冒利與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賴天之惠。全活其生。今得除去宿負。列官于朝。以來是州。二字無此飽廩食而安暑居。一作退思曩時山川所歷。舟楫之危。蛟鼉一有白之出沒。波濤之洶歔。宜其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真樂於舟居者邪。然予聞古之人。有逃世遠去江湖之上。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樂也。苟非冒利於險。有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波。傲然一無此枕席之上。一日而此字無千里。則舟之行。豈不樂哉。一作誠顧予誠有所未暇。而此八字一作今舫者。宴嬉之舟也。姑以名予齋。奚曰不宜。予友蔡君謨善大書。頗怪偉。將乞其大字。以題於楹。懼其疑予之所以名齋者。故具以云。又因以此字無置于壁。

壬午十二月十二日書

王彥章畫像記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爲宣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鄆州之管城。晉天福二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爲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一作皆怒而有怠心。而梁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少屈懈。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旣死。而梁亦亡矣。悲夫。五代終始。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汙其身得全其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予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睿所錄家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末帝不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爲御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之。是時梁兵盡屬段凝。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鑾五百人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者。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此無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

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爲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爲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爲。非拘牽常筭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真也。公尤字一有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童兒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爲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已百餘年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二字一作否也。而予尤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耳。讀其書。尙想乎其人。況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旣完。因書予所得者于後。而歸其人。使藏之。一有焉字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略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徧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記曰。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夔。伯夷。周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鄰國而祭之。然自孔子沒。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

以爲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久矣。學者莫知所師。一有則字。又取孔子門人之高弟曰顏回者而配焉。以

爲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令。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吏

以其著令。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

則爲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沒。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爲立

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爲夫子之尊。由此爲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爲夫子榮。謂有

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祭之禮。以迎尸酌鬯爲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其事

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略者。又不備焉。然古之所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

廢失。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雷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降俯仰之

節。吏又多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怠焉。因以爲古禮不足復用。可勝

歎哉。一無此因字。大宋之興。於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修禮樂崇一作尊。儒術以文太平之功。以謂王爵未足以

尊夫子。又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講正其禮。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諭。上一有字。意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

者。謂之不急。非師古好學者。莫肯盡心焉。穀城令狄君栗爲其邑。未逾時。修文宣王廟。易於縣之左。大其

正位。爲學舍於其旁。藏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興於學。然後一作考制度。一作圖記。爲俎豆籩簠爵簠簋。凡

若干。一作凡百餘事。以與其邑人行事。一本大宋之興至謂之不急一段載于此下。穀城縣政久廢。狄君居之。葺月稱治。又能載國典。

修禮興學。急其有司所不責者。認認然惟恐不及。可謂有志之士矣。

吉州學記

慶曆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欲爲。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吏課。舉賢才。其明年三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爲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爲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爲勞。其良材堅甃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爲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閎耀。而人不以爲侈。旣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于吉。而此一無濫官于朝。延一有進不能贊揚。明一作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乎其中。然予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於善。其勉於人者勤。其入於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遲久之功。至於禮讓興行。而此一無風俗純美。

然後爲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毋廢慢天子之詔而殆。一作以中止。幸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爲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于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于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豐樂亭記

脩旣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一作城西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潏然而仰。此字無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遊。一作選一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脩嘗考其山川，一作按其山水考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一有而字所在，一有爲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

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一作覆涵煦百年之深也。脩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閑。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間。乃此字無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一作美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慶曆丙戌六月日。右正言知制誥知滁州軍州事歐陽脩記。

醉翁亭記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兩峯之間者。讓泉也。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智僊也。此字無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清一作潤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于塗。行者休于樹。前者呼。後者應。僂僂提攜。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谿而漁。谿深而魚肥。釀泉爲酒。泉香而酒冽。一作泉冽而酒香。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誼譁者。衆賓歡也。蒼顏白髮。頽然乎其間者。太守醉

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脩也。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御書閣記。醴陵縣東有宮曰登真。朝佐按長沙志。登真觀名。非宮也。公父名觀。故其功德觀亦曰西陽宮。蓋避諱易之。三十四卷。胡文恭公墓誌。醴泉觀使為宮使。亦以此。

【至喜亭記】始平蜀石本無始字于萬里于石本千合蜀衆水出三峽為荊江宋文粹云合蜀衆水歷三峽捍石

悍舟人至此一作舟人更生石本此字下有朝奉郎三字之停留也石本作弭誌石本喜幸石本此字固為下州石本固

字固為一作固廩與俸一作廩俸朱公能朱一愷悌石本作數大豐一作類

【畫舫齋記】以舟名之一作焉

【穀城縣夫子廟記】大宋之興一作宋興太平之功一無之為其邑其一作是有志之士矣此下一有寶元元年

【吉州學記】西北石本西南知州事石本此字下有殿中丞三字人不以為多石本無人字世家于吉石本其

入其石本者漸石本此字下有故字婚石本長幼石本

至喜亭記吉州學記各有石本

【豐樂亭記】欲求一無之所一作道其此上一以與民共樂以一作

【醉翁亭記】宴酣一作

此卷峽州至喜亭記穀城夫子廟記再以慶曆四年宋文粹本按之尙有不同又吉州學記以按承平時閩本往往異辭疑是初稟先已傳布今錄全篇附外集十三卷之後使學者有考焉

卷四十

記八首

菱谿石記

菱谿之石有六其四爲人取去其一差小而尤奇亦藏民家其最大者偃然僵臥於谿側以其難徙故得獨存每歲寒霜落水涸而石出谿傍人見其可怪往往祀以爲神菱谿按圖與經皆不載唐會昌中刺史李漬爲荇谿記云水出永陽嶺西經皇一作道山下以地求之今無所謂荇谿者詢於滁州人曰此谿是也楊行密有一作淮南淮南人爲諱其嫌名以荇爲菱理或然也谿傍若有遺址云故將劉金之宅石卽劉氏之物也金僞一作吳時貴將與行密俱起合肥號三十六英雄金其一也金本武夫悍一作卒而乃能

知愛賞奇異。爲兒女子之所一作好。豈非遭逢亂世。功成志得。驕於富貴之佚欲。而然邪。想其陂池臺榭。奇木異草。與此石稱。亦一時之盛哉。今劉氏之後。散爲編民。一作尚有居谿旁者。予感夫人物之廢興。此字無惜其可愛而一有反字棄也。乃以三牛曳置幽谷。又索其小者。得於白塔民朱氏。遂立于亭之南北。亭負城而近。以爲滁人歲時嬉遊之好。夫物之奇者。弃沒於幽遠。則可惜。置之耳目。則愛者不免取之而去。嗟夫。劉金者雖不足道。然亦可謂雄勇一作悍之士。其平生志意。豈不偉哉。及其後世。荒堙零落。至於子孫泯沒。而無聞。況欲長有此石乎。用此一無此二字。可爲富貴者之戒。而好奇之士。聞此石者。一作聞此石而來。可以一賞而足。何必取而去也哉。

海陵許氏南園一作亭記

高陽許君子春治其海陵郊居之南爲小園。作某亭某堂于其間。許君爲江浙荆淮制置發運使。其所領六路七十六州之廣。凡賦斂之多少。山川之遠近。舟楫之往來。均節轉徙。視江湖數千里之外。如運諸其一無此字。掌能使人樂爲而事集。當國家用兵之後。修前人久廢之職。補京師匱乏之供。爲之六年。厥績大著。自國子博士遷主客員外郎。由判官爲副使。夫理繁而得其要。則簡。簡則易行。而不違。惟簡與易。然後其力不勞而有餘。夫以制置七十六州之有餘。治數畝之地爲園。誠不足施其智。而於君之事。亦不足書。君之美衆矣。予特書其一節。可以示海陵之人者。君本歙人。世自孝德。其先君司封。喪其父母。事其兄如父。

戒其妻事其嫂如姑。衣雖弊，兄未易衣，不敢易。食雖具，兄未食，不敢先食。司封之亡，一子當得官，其兄弟相讓久之。諸兄卒以讓君。君今遂顯于朝，以大其門。君撫兄弟諸子，猶己子。歲當上計京師，而弟之子病，君留不忍去。其子亦不忍捨君而留，遂以俱行。君素清貧，罄其家貲，走四方以求醫，而藥必親調，食飲必親視。至其矢溲，亦親候其時節，顏色所下。一作疾如可理，則喜，或變動逆節，則憂戚之色不自勝。其子卒，君哭泣悲哀，行路之人皆嗟歎。嗚呼！予見許氏孝悌，一有者字著于三四，一作世矣。凡海陵之人過其園者，望其竹樹，一作觀其臺榭，思其宗族，少長相從，愉愉而樂於此也。愛其人，化其善，自一家而形一鄉，由一鄉而推之無遠邇。一作近使許氏之子孫，世久而此字無愈篤，則一作焉不獨化及其人，將見其園間之草木，有駢枝而連理也。禽鳥之翔集于其間者，不爭巢而棲，不擇子而哺也。嗚呼！事患不為與夫怠而止爾。惟力行而不怠，以止，然後知予言之可信也。慶曆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廬陵歐陽脩記。

真州東園記

真爲州，當東南之水會，故爲江淮兩浙荆湖發運使之治所。龍圖閣直學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許君子春之爲使也，得監察御史裏行馬君仲塗爲其判官。三人者，樂其相得之懽，而因其暇日，得州之監軍廢營，以作東園，而日往遊焉。歲秋八月，子春以其職事走京師，圖其所謂東園者來，以示予曰：園之廣百畝，而流水橫其前，清池浸其右，高臺起其一作超而北，臺吾望以拂雲之亭，池吾俯以澄虛之閣，水吾泛以畫舫之

舟。敞其中以爲清讌之堂。闢其後以爲射賓之圃。芙渠芰荷之的歷。幽蘭白芷之芬芳。與夫佳花美木。列植而交陰。此前日之蒼煙白露而荆棘也。高薨巨桷。水光日景動搖而下上。一作其寬閑深靚。可以答遠響而生清風。此前日之頽垣斷塹而荒墟也。一作嘉時令節。州人士女嘯歌而管絃。此前日之晦冥風雨。颺颺鳥獸之嗥音也。吾於是信有力焉。凡圖之所載。蓋其一二之略也。若迺升于高以望江山之遠近。嬉于水而逐魚鳥之浮沈。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覽者各自得焉。凡工之所不能畫者。吾亦不能言也。其爲我書其大概焉。又曰。眞天下之衝也。四方之賓客往來者。吾與之共樂于此。豈獨私吾三人者哉。然而作其池臺日益以新。草樹日益以茂。四方之士無日而不來。而吾三人者有時而皆去也。豈不眷眷於是哉。不爲之記。則後孰知其自吾三人者始也。予以謂三君子之材賢。足以相濟。而又協于其職。知所後先。使上下給足。而東南六路之人。無辛苦愁怨之聲。然後休其餘閑。又與四方之賢士大夫。共樂于此。是皆可嘉也。乃爲之書。廬陵歐陽脩記。

浮槎山水記

浮槎山。在慎縣南三十五里。或曰浮閣山。一無此字。或曰浮巢。二無此字。山其事出於浮圖老子之徒。荒怪誕幻之說。其上有泉。自前世論水者皆弗道。余嘗讀茶經。愛陸羽善言水。後得張又新水記。載劉伯芻李季卿所列水次第。以爲得之於羽。然以茶經考之。皆不合。又新妄狂險譎之士。其言難信。頗疑非羽之說。及

得浮槎山水。然後益以羽爲知水者。浮槎與龍池山。皆在廬州界中。較其水味。不及浮槎遠甚。而又新所記。以龍池爲第十。浮槎之水。棄而不錄。以此知其所失多矣。羽則不然。其論曰。山水上。江次之。井爲下。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其言雖簡。而於論水盡矣。浮槎之水。發自李侯。嘉祐二年。李侯以鎮東軍此字無。留後出守廬州。因遊金陵。登蔣山。飲其水。既又登浮槎。至其山上。有石池。涓涓可愛。蓋羽所謂乳泉漫流者也。飲之而甘。乃考圖記。問於故老。得其事迹。因以其水遺余於京師。予報之曰。李侯可謂賢矣。夫窮天下之物。無不得其欲者。富貴者之樂也。至於蔭長松。藉豐草。聽山溜之潺湲。飲石泉之滴瀝。此山林者之樂也。而山林之士。視天下之樂。不一動其心。或有欲於心。顧力不可得而止者。乃能退而獲樂於斯。彼富貴者之能致物矣。而其不可兼者。惟山林之樂爾。惟富貴者而不得兼。然後貧賤之士。有以自足而高世。其不能兩得。亦其理與勢之然歟。今李侯生長富貴。厭於耳目。又知山林之爲樂。至於攀緣上下。幽隱窮絕。人所不及者。皆能得之。其兼取於物者。可謂多矣。李侯折節好學。喜交賢士。敏於爲政。所至有能名。凡物不能自見而待人以彰者。有矣。其物未必可貴。而因人以重者。亦有矣。故予爲志其事。俾世知斯一作泉。發自李侯始也。三年二月二十有四日。廬陵歐陽脩記。

有美堂記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尙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于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

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爲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爲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閑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爲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爲東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爲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於亂世。及聖宋受命。海內爲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頽垣廢址。荒煙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爲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効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俗習一作習俗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煙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爲之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一作亭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四年八月丁亥。廬陵歐陽脩記。

相州畫錦堂記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一有而莫敢仰視五字。此一介之士。得志於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爲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一作旆。不足爲公榮。桓圭袞冕。不足爲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而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畫錦之堂於後圃。旣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爲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爲榮。而以爲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爲如何。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氣。一作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爲天下道也。於是乎書。尙書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歐陽脩記。

仁宗御飛白記

治平四年夏五月。余將赴亳。假道于汝陰。因得閱書於子履之室。而雲章爛然。輝映日月。爲之正冠肅容。再拜而後敢仰視。蓋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一作帛也。曰：此寶文閣之所藏也。胡爲於子之室乎？子履曰：曩者天子宴從臣於羣玉而賜以飛白。余幸得與賜焉。予窮於世久矣。少不悅於時人。流離竄斥。十有餘年。而得不老死江湖之上者。蓋以遭時清明。天子嚮學。樂育天下之材。而不遺一介之賤。一作善使得與羣賢並遊於儒學之館。而天下無事。歲時豐登。民物安樂。天子優游清閑。不邇聲色。方與羣臣從容於翰墨之娛。而余於斯時。竊獲此賜。非惟一介之臣之榮遇。亦朝廷一時之盛事也。子其爲我志之。余曰：仁宗之德澤涵濡於萬物者。四十餘年。雖田夫野老之無知。猶能悲歌思慕於壠畝之間。而況儒臣學士。得望清光。蒙恩寵。登金門而上玉堂者乎？於是相與泫然流涕而書之。夫玉韞石而珠藏淵。其光氣常見於外也。故山輝如白虹水變而五色者。至寶之所在也。今賜書之藏于子室也。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屬天者。必賜書之所在也。一有觀文殿學士判部尙書歐陽修謹記。

峴山亭記一本題上有史光祿修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荊州以爲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

世矣。止於風流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一作而於叔子思之。尤深。蓋元凱以其功。一作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爲雖不同。謂一作皆足以垂於不朽。余。一作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己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一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爲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爲叔子之所遊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輝。以光祿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此字無周以回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遊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爲一作光祿堂。又欲紀其事于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于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余。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迹。則其爲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爲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煙之杳靄。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登高寫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屢廢興。或自有記。或不必究其詳者。一有則字。皆不復道。一有也字。

熙寧三年十月二十有二日。六一居士歐陽脩記。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三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菱谿石記】滁州人州字無即劉一作乃劉

【東園記】監軍石本作芙渠一作塹石本

【浮槎山水記】浮閣山石本無問於石本無而不得兼而一

【有美堂記】又有一作

【御飛白記】江湖之上四字上一

卷四十一

序七首

章望之字序

校書郎章君一作嘗此字無以其名望之二字無來請字曰願有所教使得以勉焉而自勗者予爲之字曰表民而告之曰古之君子所以異乎衆人者言出而爲民信事行而爲世法其動作容貌皆可以表於民一作皆以也故紘一作纒一作纓一作旒冕弁以爲首容佩玉玦環以爲行容衣裳黼黻一作設色以爲身容手有手容足有足容揖讓登降獻酬俯仰莫不有容又見其寬柔溫厚剛嚴果毅之色以爲仁義之容服其服載其車立乎

朝廷而正君臣。出入宗廟而臨大事。儼然人皆望而畏之。曰：此吾民之所尊也。非民之知尊君子而君子者能自修而尊者也。然而行不充于內，德不備於人，雖盛其服，文其容，民不尊也。一作民弗尊也已。名山大川，一方之望也。山川之岳瀆，則字。天下之望也。故君子之賢於一鄉者，一鄉之望也。賢於一國者，一國之望也。名烈著于天下者，天下之望也。功德被于後世者，萬世之望也。孝慈友悌，達于一鄉，一作於州閭。古所謂鄉先生者，一鄉之望也。春秋之賢大夫，若隨之季良、鄭之子產者，一作春秋諸侯之大夫，若鄭之子產、吳之季札之類。一國之望也。位于二字一中，而姦臣賊子不敢竊輒，一作發于外。如漢之大將軍，出入將相朝廷，以為輕重，天下繫其一作危。如唐之裴丞相，此二字者。天下之望也。其人已沒，一作死。其事已久，一作矣。聞其名，想其人，若不可及者，夔龍稷契是也。其功可以及百，一作被萬。世其道可以師百王，雖有賢一作後，聖莫敢過之，一作自謂莫及者。周孔是也。此萬世之望，而皆所以為民之表也。傳曰：其在一作在其賢者，識其大者遠，三字一作遠大者。而勉焉者也。今十四字。章君儒其衣冠，氣剛色仁，好學而有志，三字一作志於古視。其絜然修乎其外，而輝然充乎其內，以發乎一作為文辭。則又辯博放宏，一作肆而無涯。不流，是數者皆可以自擇而勉焉者也。一無此字。是固一無此字。能識夫其一作遠大者矣。雖予何一作信可。以勗焉。第一一作敢。因其志廣其說，一作彊。以塞請慶曆三年六月日序。

釋祕演詩集序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

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爲人廓然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屠二字一作僧祕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祕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爲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一作臨水望月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一作游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祕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祕演亦老病嗟一作若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余亦將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祕演之作以爲雅健有詩人之意祕演狀貌雄傑其胷中浩然既習于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于世而懶不自惜已老肱其橐尙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祕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崑崙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爲敘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慶曆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廬陵歐陽修序

釋惟儼文集序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三一作二十餘年雖學于佛而通儒術喜爲辭章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喜曼卿遇人無所擇必皆盡其忻歡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絕去不少顧曼卿之兼

愛惟儼之介。所趣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曼卿嘗曰。君子泛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能得一作待天下士。若賢不肖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士多從其遊。居相國浮圖。不出其戶十五年。士嘗遊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爲公卿貴人。未始一往干之。然嘗竊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一作有卓卓著一作見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材。若不筭兵走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絕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屈。尙安能酣豢於富貴而無爲哉。醉則一作嘗或以此誚其坐人。人亦復之。以謂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時。欲必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子老於浮圖。不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亨之塗。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責今人之必然邪。雖然。惟儼四字一作儼作儼雖傲乎退。偃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聽其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已。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城之東。以謀其終。乃斂平生所爲文數百篇。示予曰。曼卿之死。旣已表其墓。願爲我序其文。然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旣不用於世。其材莫見一作顯於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瞻逸之能。可以見其志矣。廬陵歐陽永叔序。

詩譜補亡後序

歐陽子曰。昔者聖人已沒。六經之道。幾熄於戰國。而焚棄於秦。自漢已來。收拾亡逸。發明遺義。而正其說。繆得以粗備傳于一作於今者。豈一有止一字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

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俛俛於去聖千百年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然則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抵牾。質於聖人而悖理害經之甚。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必徒爲異論以相訾也。毛鄭於詩。其學亦已博矣。予嘗依其箋傳。考之於經。而證以序譜。惜其不合者頗多。蓋詩述商周。自生民玄鳥。上陳稷契。下迄一作訖陳靈公。千五六百歲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魚蟲之名。與其風俗善惡方言訓故一作詩。盛衰治亂美刺之由。無所不載。然則孰能無失於其間哉。予疑毛鄭之失既多。然不敢輕爲改易者。意其爲說不止於箋傳。而恨己一作恨不得盡見二家之書。未能徧通其旨。夫不盡見其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辭一作辯。而欲斷其訟之曲直。其能果於自決乎。其能使之必服乎。世言鄭氏詩譜最詳。求之久矣。不可得。雖崇文總目祕書所藏。亦無之。慶曆四年。奉使河東。至于絳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見名氏。然首尾殘缺。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之。其國譜旁行。尤易爲訛舛。悉皆顛倒錯亂。不可復考。凡詩雅頌。兼列商魯。其正變之風。十有四國。而其比比莫詳其義。惟封國變風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王豳同出於周。邶鄘并於衛。檜魏無世家。其可考者。陳齊衛晉曹鄭秦。此封國之先後也。豳齊衛檜陳唐秦鄭魏曹。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詩之前。周大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此鄭氏詩譜次第也。黜檜後陳。此今詩次比也。初予未見鄭譜。嘗略考春秋史記本紀世家年表。而合以毛

鄭之說爲詩圖十四篇。今因取以補鄭譜之亡者。足以見二家所說世次先後甚備。因據而求其得失。較然矣。而仍存其圖。庶幾以見予於鄭氏之學。盡心焉耳。夫盡其說而有所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予豈好爲異論者哉。凡補其譜十有五。補其文字二百七。一本注云。譜序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其文。予取孔穎達正義所載之文補足。因爲之注。自周公已下。卽用舊注云。增損塗乙改正者三八。一作百八十三。而鄭氏之譜復完矣。一有字。

集古錄自序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于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餼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弃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顓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

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爲集古錄。以謂轉一作傳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爲錄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廬陵歐陽修序。

蘇氏文集序

予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藁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爲十卷。子美杜氏婿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于公曰。斯文金玉也。弃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于一時。必有收而寶之。于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揜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一作困厄之時。文章已自行于一作於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揜蔽此無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于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于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于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

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于治世。世其可不爲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爲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爲當世仁人君子之此一無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材者惜也。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于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擗裂號爲時文。以相誇尙。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爲古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一無此字。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爲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卽之溫溫。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四字一作聖明凡當時所指名而排斥。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爲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于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廬陵歐陽修序。

鄭荀改名序

三代之衰。學廢而道不明。然後諸子出。自老子馱周之亂。用其小見。以爲聖人之術。止於此。始非仁義而詆聖智。諸子因之。益得肆其異說。至於戰國。蕩而不反。然後山淵齊。秦堅白異同之論興。聖人之學。幾乎其息。最後荀卿子獨用詩書之言。貶異扶正。著書以非諸子。尤以勸學爲急。荀卿楚人。嘗以學干諸侯。不

用退老蘭陵。楚人尊之。及戰國平。三代詩書未盡出。漢諸大儒賈生司馬遷之徒。莫不盡用荀卿子。蓋其爲說最近於聖人而然也。滎陽鄭昊少爲詩賦。舉進士已中第。遂弃之曰。此不足學也。始從先生長者學。問慨然有好奇不及之意。鄭君年尙少。而性淳明。輔一有以彊力之志。得其是者而師焉。無不至也。將更其名。數以請。予使之自擇。遂改曰荀。於是又見其志之果也。夫荀卿者。未嘗親見聖人。徒讀其書而得之。然自子思孟子已下。意皆輕之。使其與游夏並進於孔子之門。吾不知其先後也。世之學者。苟如荀卿。可謂學矣。而又進焉。則孰能禦哉。余旣嘉君善自擇而慕焉。因爲之字曰叔希。且以勗其成焉。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章望之字序】著于一作著乎將相此下一有之表此下一有章君儒其衣冠章君之下。一有

【祕演詩集序】祕演隱於浮屠一無祕字。下同江濤一作濤江

【惟儼文集序】其戶一無其字世俗一作世事文章一作文辭

【詩譜補亡後序】焚棄一無棄字去聖此下一有人字一作人字次比一作次第

【蘇氏文集序】治矣此下一有其字一作其字宜與一作宜爲而人一作而世

卷四十二

序九首

韻總序

鍾工於爲弓而不能射。羿與逢蒙。天下之善射者也。奚仲工於爲車而不能御。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此荀卿子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信哉。儒者學乎聖人。聖人之道。直以簡。然至其曲而暢之。以通天下之理。以究陰陽天地人鬼事物之變化。君臣父子吉凶生死。凡人禍福一作之大倫。則六經不能盡其說。而七十子與孟軻荀楊之徒。各極其辯。而莫能殫焉。夫以孔子之好學。而其所道者。自堯舜而後。則詳之。其前蓋略而弗道。其亦有所不暇者歟。儒之學者。信哉遠且大。而用功多。則其有所不暇者。宜也。文字之爲學。儒者之所用也。其爲精也。有聲形曲直毫釐之別。音響清濁相生之類。五方言語風俗之殊。故儒者莫暇精之。其有精者。則往往不能乎其他。是以學者莫肯捨其所事而盡心乎此。所謂不兩能者也。必待乎用心專者。而或能之。然後儒者有以取焉。洛僧鑿聿爲韻總五篇。推子母輕重之法。以定四聲。考求前儒之失。辯正五方之訛。顧其用心之精。可謂入於忽微。若櫛一有之於髮。績一有之於絲。雖細且多。而條理不亂。儒之學者。莫能難也。鑿聿通於易。能知大演之數。又學乎陰陽地理。黃帝歧伯之書。其尤盡心者。韻總也。世一作本儒家子。少爲浮圖。入武當山。往來江漢之旁。十餘年。不妄與人交。有不可其意。雖王公大人。

亦莫肯顧。聞士有一藝。雖千里必求之。介然有古獨行之節。所謂用心專者也。宜其學必至焉耳。浮圖之書行乎世者。數百萬言。其文字雜以夷夏。讀者罕得其真。往往就一有而正焉。鑒一無此字。聿之書一作韻。非獨有取於吾儒。亦欲傳於其徒也。

送楊真一作送楊序二赴劍浦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一本有夫疾生乎憂者也。藥之毒者能攻其疾之聚。不若聲之至者。能和其心之所不平。心而平。不和者。則疾之忘也。宜哉。四十五字。夫琴之爲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爲宮。細者爲羽。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歎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喜怒哀樂。動人心深。而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一作思。一作深。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堙鬱。寫其憂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焉。一有是不可以。不學也。七字。予友楊君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及從廕。調爲尉於劍浦。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予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爲別。一無此二字。而有說以贈其行。挈道滋之琴。而行曰是真可樂也。行將學之。二十二字。

送曾鞏秀才序

廣文曾生來自南豐。一作自南豐來。入太學。與其諸生羣進於有司。有司斂羣材。操尺度。槩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雖有魁壘拔出之材。其一彙黍不中尺度。則棄不敢取。幸而得良有司。不過反同衆人。歎嗟一作嗟而愛惜。若取捨非己事者。諉曰有司有法。奈不中何。一作奈何。其不中也。有司固不自任其責。而天下之人。亦不以責有司。皆曰其不中法也。一作其如不中法何。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一作守。則往往失多而得少。一作於所得。失多呼。二字一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況若曾生之業。其大者固已魁壘。其於此字無小者亦可以中。一作就。尺度而有司。一有字。弃之可怪也。然曾生不非同進。不罪有司。告予以歸。思廣其學而益。一有字。堅其守。予初駭。一作驚。其文。一有字。又壯其志。夫農不咎歲而菑播是勤。其水旱則已。使有一穫。則豈不多邪。曾生囊其文數十萬言來京師。京師之人無求曾生者。然曾生亦不以干也。一作而生亦。予豈敢者。豈能。求生而生辱以顧予。是京師之人既不四字一作士大夫既莫能。求之。而有司又失之。而獨余得也。於其行也。遂見於文。使知一有會字。生者可以弔。有司。一有失二字。而賀余之獨得也。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五代之初。天下分爲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爲阻。秦隴山南皆被侵奪。而荆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地。一本

注云往時忠萬夔施皆屬荆南五代之際爲蜀所侵及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一作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其偉歟一作當此
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一作破金陵功最多於時一作最有功於時一作最語名將者稱田氏田氏功書史
官祿世子家至今而不絕及天下已定一作天下既平久矣將率無所用其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
反衣白衣從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遭其勢而然也文初辭業通敏爲人敦潔可喜歲之仲春
自荆南西南而西將一作自荆南拜其親於萬州維一作繫舟夷陵予與之登高以遠望山川一作望遂遊東山窺綠蘿溪坐
磐石文初愛之一有留守數日乃去一作行夷陵者其地志云北有夷山以爲之一有字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始
平夷蓋今文初所見尙未爲山川之勝者由此而上沂江湍入三峽險怪奇絕乃一作直可愛也當王師伐
蜀時兵出兩道一自鳳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取忠萬以西今之所經皆王師嚮所用武處一作今文初所歷皆嚮時王師
用武處覽其山川可以慨然而賦矣

謝氏詩序

天聖七年予始遊京師得吾友謝景山景山少以進士中甲科以善歌詩知名一作以好古能其後予於
他所又得今舍人宋公所爲景山母夫人之墓銘言夫人好學通經自教其子乃知景山出於甌閩數千
里之外負其藝於大衆之一無此字中一賈而售遂以名知一作知名於人者繫其母之賢也今年予自夷陵至一作
之許昌景山出其女弟希孟所爲詩百餘篇然後又知景山之母不獨成其子之名而又以其餘遺其女

也。景山嘗學杜甫杜牧之文，以雄健高逸自喜。希孟之言，尤隱約深厚。一作守禮而不自放，有古幽閒淑女之風，非特婦人之能言者也。然景山嘗從今世賢豪者遊，故得聞於當時，而希孟不幸為女子，莫自章顯於世。昔衛莊姜許穆夫人，錄於仲尼而列之國風。一有使字今有傑然巨人，能輕重時人而取信後世者，一為希孟重之，其不泯沒矣。予固力不足者，復何為哉？復何為哉？希孟嫁進士陳安國，卒時年二一作三十四。景祐四年八月一日，守峽州夷陵縣令歐陽修序。

送張唐民歸青州序

予讀周禮，至於教民興學，選賢命士之法，未嘗不輟而歎息。以謂三代之際，士豈皆素賢哉？當其王道備而習俗成，仁義禮樂達於學，孝慈友悌達於家，居有教養之漸，進有爵祿之勸，苟一不勉，則又有屏黜不齒。一無二字黜辱之差，然則士生其間，其勢不得不至於為善也。豈必生知之賢，及後世道缺學廢，苟僞之俗成，而忘其教養之具。一作漸至於爵祿黜辱之法，又失其方而不足以勸懼，然則士生其間，能自為善。二字一作卓然而不惑者，非其生知之性，天所賦予，其孰能至哉？則凡所謂賢者，其可貴於三代之士遠矣。故善人尤少，幸而有，則往往飢寒困踣之不暇，其幸者，或艱而後通。夫賢者豈必困且艱歟？蓋高世則難合，遠俗則多窮。一有困字亦其勢然也。嗚呼！人事修，則天下之人，皆可使為善士。一無此字廢則雖天所賦予，其賢亦困於時。夫天非不好善，其不勝於人力者，其勢之然歟？此所謂天人之理，在於周易一有為字否泰消長之卦，能

通其說則自古賢聖窮達而禍福皆可知而不足怪。秀才張生居青州。其母賢而知書。三子喪其二。獨生最賢。行義聞於鄉。而好學。力爲古文。是謂卓然而不惑者也。今年舉進士。黜於有司。母老而貧。無以養。可謂困且艱矣。嗟乎。予力旣不能以一有字。周於生。而生尤好一有字。易。常以講於予。若歸而卒其業。則天命之理。人事之勢。窮達禍福。可以不動于其心。雖然。若生者。豈必一作窮也哉。安知其不艱而後通也哉。慶曆二年三月十九日序。

送王陶序

一作剛說送王先輩之岳陽

六經皆載聖人之道。而易著一作聖人之用。吉凶得失動靜進退。易之事也。其所以爲之用者。剛與柔也。乾健坤順。剛柔之大用也。至於八卦之變。六爻之錯。剛與柔迭居其位。而吉亨利无咎凶厲悔吝之象生焉。蓋剛爲陽爲德爲君子。柔爲陰爲險爲小人。自乾之初九爲姤而上至於剝。其卦五皆陰。剝陽之卦也。小人之道長。君子靜以退之時也。自坤之初六爲復而上至於夬。其卦五皆剛。決柔之卦也。小人之道消。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時也。夫剛之爲德。君子之常用也。庇民利物。功莫大焉。其爲卦也。一有過泰之三而四爲大壯。一本畫卦。五爲夬。一本畫卦。壯者壯也。夬者決也。四陽雖盛而猶有二陰。然陽衆而陰寡。則可用壯以一作壯而。攻之。故其卦爲壯。五陽而一陰。陰不足爲直。可決之而已。故其卦爲夬。然則君子之用其剛也。審其力。視其時。知陰險。小人之必可去。然後以壯而決之。夫勇者可犯也。彊者可誦也。聖人於壯決之用。必

有戒焉。故大壯之彖辭曰：大壯利正。其象辭曰：君子非禮弗履。夬之彖辭曰：健而說，決而和。其象辭曰：居德則忌。以明夫剛之不可獨任也。故復始而亨，臨浸而長，泰交而大壯，以衆攻其寡，夬乘其衰而決之。夫君子之用其剛也，有漸而不失其時。一作宜又不獨任，必以正以禮以說以和而濟之，則功可成。此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方也。太原王陶，字樂道，好剛之士也。常嫉世陰險。三字一作君子少而小人居京師，不妄與人遊，力學好古。此一無自篤信自守，今其初仕，於易得君子動以進之象，故予爲剛說以贈之。大壯之初九曰：壯于趾，征凶，夫之初九亦曰：壯于趾，往不勝爲咎。以此見三字一作此皆聖人之戒用剛也，不獨於其著于象象而又常深戒於其初。嗚呼！世之君子少而小人多，君之力學好剛以蓄其志，未始施之於事也。今其往，尤宜慎乎其初。一有修述

孫子後序 一作書 孫子後

世所傳孫武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陳皞注，號三家孫子。余頃與撰四庫書目，所見孫子注者尤多。一至二有十餘家武之書本於兵，兵之術非一，而以不窮爲奇，宜其說者之多也。凡人之用智有短長，其施設各異，故或膠其說於偏見，然無出所謂三家者。三家之注，皞最後，其說時時攻牧之短，牧亦慨然最喜論兵，欲試而不得者，其學能道春秋戰國時事，甚博而詳。然前世言善用兵，稱曹公，曹公嘗與董呂諸袁角其力而勝之，遂與吳蜀分漢而王，傳言魏之諸將出兵千里。一有公字每坐計勝敗，授其成筭，諸將用之，十不失一。

一有違者。兵輒敗北。故魏世用兵。悉以新書從事。其精於兵也如此。牧謂曹公於注孫子尤略。蓋惜其所得。自爲一書。是曹公悉得武之術也。然武嘗以其書于吳王闔閭。闔閭用之。西破楚。北服齊晉。而霸諸侯。夫使武自用其書。止於彊伯。及曹公用之。然亦終不能滅吳蜀。豈武之術盡於此乎。抑用之不極其能也。後之學者。徒見其書。又各牽於己見。是以注者雖多而少當也。獨吾友聖俞不然。嘗評武之書曰。此戰國相傾之說也。三代王者之書。司馬九伐之法。武不及也。然亦愛其文略而意深。其行師用兵。料敵制勝。亦皆有法。其言甚有次序。而注者汨之。或失其意。乃自爲注。凡膠於偏見者。皆挾一作非去。傅以己意而發之。然後武之說不汨而明。吾知此書當與三家並傳。而後世取其說者。往往於吾聖俞多焉。聖俞爲人謹質。溫恭。一有仁厚而明四字衣冠進趨。眇然儒者也。後世之視其書者。與太史公疑張子房爲壯夫。何異。

梅聖俞詩集序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一有字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爲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爲人之佐。鬱其所畜。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爲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旣長。學乎六

經仁義之說。其為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最。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為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于吳興已來所作。次為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邊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于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遺藁千餘篇。并舊所藏。掇其尤者七百七十七篇。為一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廬陵歐陽修序。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送曾鞏序】與其一無其字京師之人四字一作士大夫

【送田畫序】十三四一作五其在一作其存為蜀所侵四字一作入於蜀如一郡縣吏一作若取功最多於時。語名將

者稱田氏一作最有功故當時語名將者稱田氏于家一作其家反衣一作反以通敏一作精敏三峽此下一以取一作取

【謝氏詩序】泯沒。此下一有必字。

【送張唐民序】爵福之勸。一作福。一作必。皆必。而忘。一作亡。又失。久失。三月。五月。

【送王陶序】五陽而一陰。一作五。一作陰。直可決之。一作則。可。直決之。泰交而大。一作泰。用其剛。一無其字。以正以禮以說以

和。宋文粹作以禮。以正以和以說。陰險而小人多。一作而。君之力學。四字上一施之於事。一無有若字。

卷四十三

序七首

送祕書丞宋君歸太學序

陋巷之士甘藜藿而修仁義。毀譽不干其守。飢寒不累其心。此衆人以爲難。而君子以爲易。生於高門。世襲軒冕。而躬布衣韋帶之行。其驕榮佚欲之樂。生長于其間而不溺其習。日見于其外而不動乎其中。此雖君子。猶或難之。學行足以立身而進不止。材能足以高人而志愈下。此雖聖人。亦以爲難也。書曰。不自滿假。又曰。汝惟不矜。不伐。一有夫字。以舜禹之明。一有且字。猶以是爲相戒懼。況其下者哉。此誠可謂難也。廣平宋君。宣獻公之子。公以文章爲當世宗師。顯于朝廷。登于輔弼。清德著於一時。令名垂于後世。君少自立。不以門地驕于人。既長。學問好古爲。一無此字。文章。天下賢士大夫。皆稱慕其爲人。而君慊然常若不足于己。

者守官太學甘寂寞以自處日與寒士往來而從先生國子講論道德以求其益夫生而不溺其習此蓋出其一作於天性其見焉而不動于中者由性之明學之而後至也學一作進而不止高而愈下予自其幼見其長行而不倦久而愈篤可知其將無所不至焉也孟子所謂孰能禦之者歟予陋巷之士也遭時奮身竊位于朝守其貧賤之節其臨利害禍福之際常恐其奪也以予行君子之所易者猶若是知君行聖賢之所難者爲難能也歲之三月來自京師拜其舅氏予得延之南齋聽其論議而慕其爲人雖與之終身久處而不厭也留之數日而去於其去也不能忘言遂爲之序廬陵歐陽修述

送徐無黨南歸序

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一作逾一作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飢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一作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一作其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

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一作勤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一作其遲而然。一作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一無此字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爲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有而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爲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廖氏文集序

自孔子歿而一無此字。周益一有衰。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六經於是中絕。漢興蓋久而後出。其散亂磨滅。既失其傳。然後諸儒因得措其異說於其間。如河圖洛書。怪妄之尤甚者。余嘗哀夫學者知守經以篤信。而不知僞說之亂經也。屢爲說以黜之。而學者溺其久習之傳。反駭然非余以一人之見。決千歲不可考之是非。欲奪衆人之所信。一作好徒自守而世莫之從也。余以謂自孔子沒至今。二千歲之間。有一歐陽修者。爲是說矣。又二千歲焉。知無一人焉。與修同其說也。又二千歲。將復有一人焉。然則同者至于三。則後之人不待千歲而有也。同予說者既衆。則衆人之所溺者。可勝而二字一作奪也。夫六經非一世之書。一有也字其將與

天地無終極而存也。以無終極視數千歲一作於其間。頃刻爾。是則余之有待於後者遠矣。非汲汲有求於今世也。一作今世矣。衡山廖倚與余遊三十年。已而出其兄侁之遺文百餘篇。號朱陵編者。其論洪範。以為

九疇聖人之法爾。非有龜書出洛之事也。余乃知不待千歲而有與余同於今世者。一有矣字。始余之待于後

世也。冀有因余言而同者爾。若侁者。未嘗聞余言。蓋其意有所合焉。然則舉今之世。固有不相求而同者

矣。亦何待於數千歲。一作載。乎。廖氏家衡山。世以能詩知名於湖南。而侁尤好古。能文章。其德行聞于鄉里。

一時賢士皆與之遊。以其不達而早死。故不顯于世。嗚呼。知一有字。所待者必有時而獲。知一有字。所畜者必

有時而施。苟有志焉。不必有求而後合。余嘉與侁不相求而兩得也。於是乎書。嘉祐六年四月十六日。翰

林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歐陽修序。

外制集序一作慶曆制草

慶曆三年春。丞相呂夷簡病。不能朝。上既更用大臣。銳意天下事。始用諫官御史疏。追還夏竦制書。既而召韓琦。范仲淹於陝西。又除富弼樞密副使。弼仲淹琦皆惶恐頓首辭。讓至五六不已。手詔趣琦等就道甚急。而弼方且入求對以辭。不得見。遣中貴人趣送閣門使。即受命。嗚呼。觀琦等之所以讓。上之所以用琦等者。可謂聖賢相遭。一作逢。萬世一遇。而君臣之際。何其盛也。於是時。天下之士。孰不願為材邪。顧予何人。亦與其選。夏四月。召自滑臺入諫院。冬十二月。拜右正言知制誥。是時夏人雖數請命。而西師尚未解。

嚴京東累歲盜賊。最後王倫暴起沂州。轉劫江淮之間。而張海郭貌山等亦起商鄧以驚京西州縣之吏。多不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慨然勸農桑。興學校。破去前例。以不次用人。哀民之困。而欲除其蠹吏。知磨勘法久之弊。而思別材。不肖以進賢能。患百職之不修。而申行賞罰之信。蓋欲修法度矣。予時雖掌誥命。猶在諫職。常得奏事殿中。從容盡聞天子所以更張庶事。憂閔元元而勞心求治之意。退得載于制書。以諷曉訓勅在位者。然予方與修祖宗故事。又修起居注。又修編勅。日與同舍論議治文書。所省不一。而除目所下。率不一二時。已迫丞相出。故不得專一思慮工文字。以盡導天子難諭之意。而復誥命於三代之文。嗟夫。學者文章。見用于世鮮矣。況得施於朝廷。而又遭人主致治之盛。若修之鄙。使竭其材。猶恐不稱。而況不能專一其職。此予所以常遺恨於斯文也。明年秋。予出爲河北轉運使。又明年春。權知成德軍事。事少閒。發嚮所作制草而閱之。雖不能盡載明天子之意。於其所述。百一作得一二。足以章示後世。蓋王者之訓在焉。豈以予文之鄙而廢也。於是錄之爲三卷。予自直閣下。徧直八十始滿。不數日。奉使河東。還卽以來河北。故其所作。纔一百五十餘篇云。三月二十一日序。

禮部唱和詩序

嘉祐二年春。予幸得從五人者於尙書禮部。考天下所貢士。凡六千五百人。蓋絕不通人者五十日。乃於其間。時相與作爲古律長短歌詩雜言。庶幾所謂羣居燕處言談之文。亦所以宣其底滯而忘其倦怠也。

故其爲言易而近。擇而不精。然綢繆反復。若斷若續。而時發於奇怪。雜以詼嘲笑諢。及其至也。往往亦造於精微。夫君子之博取於人者。雖滑稽鄙俚。猶或不遺。而況於詩乎。古者詩三百篇。其言無所不有。惟其肆而不放。樂而不流。以卒歸乎正。此所以爲貴也。於是次而錄之。得一百七十三篇。以傳於六家。嗚呼。吾六人者。志氣可謂盛矣。然壯者有時而衰。衰者有時而老。其出處離合。參差不齊。則是詩也。足以追惟平昔。握手以爲笑樂。至於慨然掩卷而流涕。噓噓者。亦將有之。雖然。豈徒如此而止也。覽者其必有取焉。廬陵歐陽脩序。

內制集序

昔錢思公嘗以謂朝廷之官。雖宰相之重。皆可雜以他才處之。惟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思公自言爲此語。頗取^怨怒^{一作}於達官。然亦自負以爲至論。今學士所作文書多矣。至於青詞齋文。必用老子浮圖之說。祈禳祕祝。往往近於家人里巷之事。而制詔^{一作}語。取便於宣讀。常拘以世俗所謂四六之文。其類多如此。然則果可謂之文章者歟。予在翰林六年。中間進拜二三大臣。皆適不當直。而天下無事。四夷和好。兵革不用。凡朝廷之文。所以指麾號令。訓戒約束。自非因事。無以發明。矧予中年早衰。意思零落。以非工之作。又無所遇以發焉。其屑屑應用。拘牽常格。卑弱不振。宜可羞也。然今文士。尤以翰林爲榮選。予旣罷職。院吏取予直草。以日次之。得四百餘篇。因不忍棄。況其上自朝廷內及宮禁。下暨蠻夷海外。事無不載。而時

政記日曆。與起居郎舍人有所略而不記。未必不有取於斯焉。嗚呼。予且老矣。方買田淮潁之間。若夫涼竹簟之暑風。曝茅簷之冬日。睡餘支枕。念昔平生仕宦出處。顧瞻玉堂。如在天上。因覽遺藁。見其所載職官名氏。以較其人盛衰先後。孰在孰亡。足以知榮寵爲虛名。而資笑談一作談笑之一噓也。亦因以誇於田夫野老而已。嘉祐六年秋八月二日。廬陵歐陽脩序。

帝王世次圖序

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子者。可謂顯人矣。而後世猶失其傳者。豈非以其遠也哉。是故君子之學。不窮遠以爲能。而闕其不知。慎所傳以惑世也。方孔子時。周衰學廢。先王之道不明。而異端之說並起。孔子患之。乃修正詩書史記。以止紛亂之說。而欲其傳之信也。故略其遠而詳其近。於書斷自唐虞以來。著其大事。可以爲世法者而已。至於三皇五帝君臣世次。皆未嘗道者。以其世遠而慎所不知也。孔子旣沒。異端之說復興。周室亦益衰亂。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先王之道中絕。漢興久之。詩書稍出而不完。當王道中絕之際。奇書異說。方充斥而盛行。其言往往反自託於孔子之徒。以取信於時。學者旣不備見詩書之詳。而習傳盛行之異說。世無聖人以爲質。而不自知其取捨真僞。至有博學好奇之士。務多聞以爲勝者。於是盡集諸說而論次。初無所擇。而惟恐遺之也。如司馬遷之史記是矣。以孔子之學。上述前世。止於堯舜。著其大略而不道其前。遷遠出孔子之後。而乃上述黃帝以來。又詳悉其世次。其不量力而務勝。宜其失之多。

也。遷所作本紀出於大戴禮世本諸書。今依其說圖而考之。堯舜夏商周皆同出於黃帝。堯之崩也。下傳其四世孫舜。舜之崩也。復上傳其四世祖禹。而舜禹皆壽百歲。稷契於高辛爲子。乃同父異母之兄弟。今以其世次而下之。湯與王季同世。湯下傳十六世而爲紂。王季下傳一世而爲文王。二世而爲武王。是文王以十五世祖臣事十五世孫紂。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孫而代之。王何其繆哉。嗚呼。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百王之取法也。其盛德大業。見於行事。而後世所欲知者。孔子皆已論著之矣。其久遠難明之事。後世不必知。不知不害爲君子者。孔子皆不道也。夫孔子所以爲聖人者。其智知所取捨。皆如此。

帝王世次圖後序

余旣略論帝王世次而見本紀之失。猶謂文武與紂相去十五六世。其繆較然不疑。而堯舜禹之世。相去不遠。尙冀其理有可通。乃復以尙書孟子孔安國皇甫謐諸書。參考其壽數長短。而尤乖戾不能合也。據書及諸說云。堯壽一百一十六歲。舜壽一百一十二歲。禹壽百歲。堯年十六卽位。在位七十年。年八十六始得舜而試之。二年。乃使攝政。時舜年三十。居試攝通三十年而堯崩。舜服堯喪三年。乃卽位。在位五十年而崩。方舜在位三十三年。命禹攝政。凡十七年而舜崩。禹服舜喪三年。乃卽位。在位十年而崩。由是言之。當堯得舜之時。堯年八十六。舜年三十。以此推而上之。是堯年五十七。已見四世之玄孫生一歲矣。舜居試攝及在位。通八十二年。而禹壽百歲。以禹百年之間推而上之。禹卽位及居舜喪。通十三年。又

在舜朝八十二年。通九十五年。則當舜攝試之初年。禹纔六歲。是舜爲玄孫年三十時。見四世之高祖方生六歲矣。至於舜娶堯二女。據圖爲曾祖姑。雖古遠世異。與今容有不同。然人倫之理。乃萬世之常道。必不錯亂顛倒之如此。然則諸家世次壽數長短之說。聖經之所不著者。皆不足信也。決矣。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送祕書丞宋君序】爲相戒懼一無久處。一作久遊。

【廖氏文集序】千歲一作數千載。

【外制集序】諫職一作諫院。盡導一作盡道。

【禮部唱和詩序】三篇一作二篇。

【帝王世次圖序】十四世四當作六。後序可證。

卷四十四

序六首傳一首附

思穎詩後序

歐陽文忠公集 五 序

皇祐元年春。予自廣陵得請來穎。愛其民淳。訟簡而物產美。土厚水甘。而風氣和。於時慨然已有終焉之意也。爾來俯仰二十年間。一無此字。歷事三朝。竊位二府。寵榮已至。而憂患隨之。心志索然而筋骸憊矣。其思穎之念。未嘗日一有一字。少忘於心。一無此二字。而意一作心之所存。亦時時見於文字也。今者幸蒙寬恩。獲解重任。使得待罪於亳。既釋危機之慮。而就閒曠之優。其進退出處。顧無所繫於事矣。謂可以償夙志者。此其時哉。因假道於穎。蓋將謀一有葦弊以四字。決歸休之計也。乃發舊藁。得自南京以後詩十餘篇。皆思穎之作。以見予拳拳於穎者。非一日也。不類勸飛之鳥。然後知還。惟恐勒移之靈。却回俗駕爾。治平四年五月三日。廬陵歐陽脩序。

歸田錄序

歸田錄者。朝廷之遺事。史官之所不記。與夫士大夫笑談之餘。而可錄者。錄之以備閑居之覽也。有聞而誚余者曰。何其迂哉。子之所學者。修仁義以爲業。誦六經以爲言。其自待者宜如何。而幸蒙人主之知。備位朝廷。與聞國論者。蓋八年于茲矣。既不能因時奮身。遇事發憤。有所建明。以爲補益。又不能依阿取容。以徇世俗。使怨嫉謗怒。叢於一身。以受侮於羣小。當其驚風駭浪。卒然起於不測之淵。而蛟鱷鼉鼉之怪。方駢首而鬪伺。乃措身其間。以蹈必死之禍。賴天子仁聖。惻然哀憐。脫於垂涎之口。而活之。以賜其餘生之命。曾不聞吐珠銜環。效蛇雀之報。蓋方其壯也。猶無所爲。今既老且病矣。是終負人主之恩。而徒久費

大農之錢爲太倉之鼠也。爲子計者謂宜乞身於朝。遠引疾去。以深戒前日之禍。十一字一作退避榮寵而優游田畝。盡其天年。猶足竊知止之賢名。而乃裴回俯仰。久之不決。此而不思。尙何歸田之錄乎。余起而謝曰。凡子之責我者皆是也。吾其歸哉。子姑待。治平四年九月乙未。歐陽脩序。

仲氏文集序

嗚呼。語稱君子知命。所謂命。其果可知乎。貴賤窮亨。用捨進退。得失成敗。其有幸有不幸。或當然而不然。而皆不知其所以然者。則推之於天曰。有命。夫君子所謂知命者。知此而已。蓋小人知在我。故常無所不爲。君子知有命。故能無所屈。凡士之有材而不用於世。有善而不知於人。至於老死困窮而不悔者。皆推之有命而不求苟合者也。余讀仲君之文。而想見其人也。君諱訥。字樸翁。其氣剛。其學古。其材敏。其爲文抑揚感激。勁正豪邁。似其爲人。少舉進士官。至尙書屯田員外郎而止。君生於有宋百年全盛之際。儒學文章之士。得用之時。宜其馳騁上下。發揮其所畜。振耀於當世。而獨韜藏抑鬱。久伏而不顯者。蓋其不苟屈以合世。故世亦莫之知也。豈非知命之君子歟。余謂君非徒知命而不苟屈。亦自負其所有者。謂雖抑於一時。必將伸於後世。而不可揜也。君之旣歿。富春孫莘老狀其行以告於史。臨川王介甫銘之石以藏諸幽。而余又序其集以行於世。然則君之不苟屈於一時。而有待於後世者。其不在吾三人者邪。噫。余雖老且病。而言不文。其可不勉。觀文殿學士刑部尙書知亳州廬陵歐陽脩序。

續思穎詩序

皇祐二年。余方留守南都。已約梅聖俞買田於穎上。其詩曰。優游琴酒逐漁釣。上下林壑相攀躋。及身彊健始爲樂。莫待衰病須扶攜。此蓋余之本志也。時年四十有四。其後丁家艱。服除還朝。遂入翰林爲學士。忽忽七八年間。歸穎之志雖未遑也。然未嘗一日少忘焉。故其詩曰。乞身嘗及彊健時。顧我蹉跎已衰老。蓋歎前言之未踐也。時年五十有二。自是誤被選擢。叨塵二府。遂歷三朝。蓋自嘉祐治平之間。國家多事。固非臣子敢自言其私時也。而非才竊位。謗咎已盈。賴天子仁聖聰明。辨察誣罔。始終保全。其出處俯仰。十有二年。今其年六十有四。蓋自有蹉跎之歎。又復一紀矣。中間在亳。幸遇朝廷無事。中外晏然。而身又不當責任。以謂臣子可退無嫌之時。遂敢以其私言。天子惻然。閱其年猶未也。謂尙可以勉。故奏封十上。而六被詔諭。未賜允俞。今者蒙上哀憐。察其實病且衰矣。旣不責其避事。又曲從其便私。免并得蔡。俾以偷安。此君父廓大度之寬仁。遂萬物之所欲。覆載含容養育之恩也。而復蔡穎連疆。因得以爲歸老之漸。冀少償其夙願。茲又莫大之幸焉。初。陸子履以余自南都至在中書所作十有三篇爲思穎詩。以刻於石。今又得在亳及青十有七篇以附之。蓋自南都至在中書十有八年而得十三篇。在亳及青三年而得十有七篇。以見余之年益加老。病益加衰。其日漸短。其心漸迫。故其言愈多也。庶幾覽者知余有志於彊健之時。而未償於衰老之後。幸不譏其踐言之晚也。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序。

江鄰幾文集序

余竊不自揆。少習爲銘章。因得論次當世賢士大夫功行。自明道景祐以來。名卿鉅公。往往見於余文矣。至於朋友故舊。平居握手言笑。意氣偉然。可謂一時之盛。而方從其遊。遽哭其死。遂銘其藏者。是可歎也。蓋自尹師魯之亡。逮今二十五年之間。相繼而歿。爲之銘者。至二十人。又有余不及銘。與雖銘而非交。且舊者皆不與焉。嗚呼。何其多也。不獨善人君子難得易失。而交游零落如此。反顧身世。死生盛衰之際。又可悲夫。而其間。又有不幸罹憂患。觸網羅。至困阨流離以死。與夫仕宦連蹇。志不獲伸而歿。獨其文章。尙見於世者。則又可哀也歟。然則雖其殘篇斷藁。猶爲可惜。況其可以垂世而行遠也。故余於聖俞子美之歿。旣已銘其壙。又類集其文而序之。其言尤感切而殷勤者。以此也。陳留江君鄰幾。常與聖俞子美遊。而又與聖俞同時以卒。余旣誌而銘之。後十有五年。來守淮西。又於其家得其文集而序之。鄰幾毅然仁厚君子也。雖知名於時。仕宦久而不進。晚而朝廷方將用之。未及而卒。其學問通博。文辭雅正。深粹而論議多所發明。詩尤清淡閑肆可喜。然其文已自行於世矣。固不待余言以爲輕重。而余特區區於是者。蓋發於有感而云然。熙寧四年三月日。六一居士序。

薛簡肅公文集序

君子之學。或施之事業。或見於文章。而常患於難兼也。蓋遭時之士。功烈顯於朝廷。名譽光於竹帛。故其

常視文章爲末事。而又有不暇與不能者焉。至於失志之人。窮居隱約。苦心危慮。而極於精思。與其有所感激發憤。惟無所施於世者。皆一寓於文辭。故曰窮者之言易工也。如唐之劉柳。無稱於事業。而姚宋不見於文章。彼四人者。猶不能於此無兩得。況其下者乎。惟簡肅公在真宗時。以材能爲名臣。仁宗母后時。以剛毅正直爲賢輔。其決大事。定大議。嘉謀讜論。著在國史。而遺風餘烈。至今稱於士大夫。公絳州正平人也。自少以文行推於鄉里。旣舉進士。獻其文百軸於有司。由是名動京師。其平生所爲文。至八百餘篇。何其盛哉。可謂兼於兩得也。公之事業顯矣。其於文章。氣質純深而勁正。蓋發於其志。故如其爲人。公子直孺。早卒。無後。以其弟之子仲孺。公期爲後。公之文旣多。而往往流散於人間。公期能力收拾。蓋自公薨後三十年。始克類次而集之爲四十卷。公期可謂能世其家者也。嗚呼。公爲有後矣。熙寧四年五月日序。

六一居士傳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旣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爲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一作老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爲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謂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

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爲此名。聊以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如何。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五物也。泰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響九奏於洞庭之野。閱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爲吾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於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內。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尙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一作方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五物偕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多憂。累於此者既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歎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二字一作志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彊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傳。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三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歸田錄序】怨嫉。一作怨恨無所。一作無可

【六一居士傳】曰吾家。三字上一有對字所一作所謂聊以。一作所以無稱。一作無補

卷四十五

上書一首

通進司上書

十二月二十四日宣德郎守太子中允館閣校勘臣歐陽脩謹昧死再拜上書於皇帝闕下。臣伏見國家自元昊叛逆關西用兵以來爲國言事者衆矣。臣初竊爲三策以料賊情。然臣迂儒不識兵之大計。始猶遲疑未敢自信。今兵興既久賊形已露。如臣素料頗不甚遠。故竊自謂有可以助萬一而塵聽覽者。謹條以聞。惟陛下仁聖寬其狂妄之誅。幸甚。夫關西弛備而民不見兵者二三十年矣。使賊萌亂之初。藏形隱計。卒然而來。當是時。吾之邊屯寡弱。城堡未完。民習久安而易驚。將非素選而敗怯。使其羊驅豕突。可以奮然而深入。然國威未挫。民力未疲。彼得城而居。不能久守。虜掠而去。可邀擊其歸。此下策也。故賊知而不爲之。戎狄侵邊。自古爲患。其攻城掠野。敗則走而勝則來。蓋其常事。此中策也。故賊兼而用之。若夫假僭名號以威其衆。先擊吾之易取者。一二以悅其心。然後訓養精銳。爲長久之謀。故其來也。雖勝而前不敗而自退。所以誘吾兵而勞之也。或擊吾東。或擊吾西。乍出乍入。所以使吾兵分備多而不得減息也。吾欲速攻。賊方新銳。坐而待戰。彼則不來。如此相持。不三四歲。吾兵已老。民力已疲。不幸又遇水旱之

災調斂不勝而盜賊羣起。彼方奮其全銳擊吾困弊。可使吾不堪其困。忿而出攻。決於一戰。彼以逸而待吾勞。亦可也。幸吾苦兵。計未知出。遂求通聘。以邀歲時之賂。度吾困急。不得不從。亦可也。是吾力一困。則賊謀無施而不可。此兵法所謂不戰而疲人兵者。上策也。而賊今方用之。今三十萬之兵。食於西者二歲矣。又有十四五萬之鄉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萬之兵。連年仰食。而國力不困者。臣聞元昊之爲賊。威能畏其下。恩能死其人。自初僭叛。慢書已上。逾年而不一出。則鋒不可當。執劫蕃官。獲吾將帥。多禮而不殺。此其兇謀所畜。皆非倉卒者也。奈何彼能以上策而疲吾。吾不自知其已困。彼爲久計以撓我。我無長策而制之哉。夫訓兵養士。伺隙乘便。用間出奇。此將帥之職也。所謂閫外之事。而君不御者。可也。至於外料賊謀之心。內察國家之勢。知彼知此。因謀制敵。此朝廷之大計也。所謂廟筭而勝者也。不可以不思。今賊謀可知。以久而疲我耳。吾勢可察。西人已困也。誠能豐財積粟。以紓西人而完國壯兵。則賊謀沮而廟筭得矣。夫兵攻守而已。然皆以財用爲彊弱也。守非財用而不久。此不待言。請試言攻。昔秦席六世之彊。資以事胡。卒困天下而不得志。漢因文景之富力。三舉而纔得河南。隋唐突厥吐蕃。常與中國相勝敗。擊而勝之有矣。未有舉而滅者。秦漢尤彊者。其所攻。今元昊之地是也。況自劉平陷沒。賊鋒熾銳。未嘗挫衄。攻守之計。非臣所知。天威所加。雖終期於掃盡。然臨邊之將。尙未聞得賊釁隙。挫其兇鋒。是攻守皆未有休息之期。而財用不爲長久之計。臣未見其可也。四五十萬之人。坐而仰食。然關西

之地物不加多。關東所有莫能運致。培克細碎。既以無益而罷之矣。至於鬻官入粟。下無應者。改法權貨。而商旅不行。是四十五萬之人。惟取足於西人而已。西人何爲而不困。困而不起爲盜者。須水旱爾。外爲賊謀之所疲。內遭水旱而多故。天下之患可勝道哉。夫關西之物不能加多。則必通其漕運而致之。漕運已通。而關東之物不充。則無得而西矣。故臣以謂通漕運。盡地利。權商賈。三術並施。則財用足而西人紓。國力完而兵可久。以守以攻。惟上所使。夫小瑣目前之利。既不足爲長久之謀。非旦夕而可効。故爲長久而計者。初若迂愚而可笑。在必而行之。則其利博矣。故臣區區不敢避迂愚之責。請上便宜三事。惟陛下裁擇。其一曰通漕運。臣聞今爲西計者。皆患漕運之不通。臣以謂但未求之耳。今京師在汴。漕運不西。而人之習見者。遂以爲不能西。不知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致之西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人胡一作何爲而不可。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漕尙少。其後武帝益修渭渠。至漕百餘萬石。隋文帝時。沿水爲倉。轉相運置。而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運物最多。其遺倉之迹。往往皆在。然皆尙有三門之險。自唐裴耀卿又尋隋迹。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爲陸運。以避其險。卒泝河而入渭。當時歲運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爲首。今江淮之米。歲入於汴者六百萬石。誠能分給關西。得一二百萬石足矣。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戍甚衆。有司不惜百萬之粟。分而及之。其患者三門阻其中爾。

今宜浚治汴渠。使歲運不阻。然後按求耀卿之迹。不憚十許里陸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且紓關西之困。使古無法。今有可爲。尙當爲之。況昔人行之而未遠。今人行之而豈難哉。耀卿與晏初理漕時。其得尙少。至其末年。所入十倍。是可久之法明矣。此水運之利也。臣聞漢高祖之入秦。不由東關。而道南陽。過酈析。而入武關。曹操等起兵誅董卓。亦欲自南陽道丹析。而入長安。是時張濟又自長安出武關。奔南陽。則自古用兵往來之徑也。臣嘗至南陽。問其遺老。云自鄧西北至永興六七百里。今小商賈往往行之。初漢高入關。其兵十萬。夫能容十萬兵之路。宜不甚狹而險也。但自雒陽爲都。行者皆趨東關。其路久而遂廢。今能按求而通之。則武昌漢陽郢復襄陽梁洋金商均房光化沿漢之地。十一二州之物。皆可漕而頓之南陽。自南陽爲輕車。人輦而遞之。募置遞兵爲十五六鋪。則十餘州之物。日日入關而不絕。沿漢之地。山多美木。近漢之民。仰足而有餘。以造舟車。甚不難也。前日陛下深恤有司之勤。內賜禁錢數十萬。以供西用。而道路艱遠。輦運逾年。不能畢至。至於軍裝輸送。多苦秋霖。邊州已寒。冬服尙滯於路。其艱如此。夫使州縣綱吏。遠輸京師。轉冒艱滯。然後得西。豈若較南陽之旁郡。度其道里。入於武關。與至京師。遠近等者。與其尤近者。皆使直輸於關。西京師之用有不足。則以禁帑出賜。有司者代而充用。其迂曲簡直。利害較然矣。此陸運之利也。其二曰盡地利。臣聞昔之畫財利者。易爲工。今之言財利者。難爲術。昔者之民。賦稅而已。故其不足。則鑄山煮海。榷酒與茶。征關市而筭舟車。尙有可爲之法。以苟一時之用。自漢魏迄

今其法日增。其取益細。今取民之法盡矣。昔者賦外之征。以備有事之用。今盡取民之法。用於無事之時。悉以冗費而糜之矣。至卒然有事。則無法可增。然獨猶有可爲者。民作而輸官者已勞。而游手之人方逸。地之產物者。耕不得代。而不墾之土尙多。是民有遺力。地有遺利。此可爲也。況歷視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漢武帝時。兵興用乏。趙過爲畎田人犁之法。以足用。趙充國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而充國深思全勝之策。能忍而待其弊。至違詔罷兵。而治屯田。田於極邊。以遊兵而防鈔寇。則其理田不爲易也。猶勉爲之。後漢之時。曹操屯兵許下。彊敵四面。以今視之。疑其旦夕戰爭。而不暇。然用棗祗韓浩之計。建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許之地。歲得穀百萬石。其後郡國皆田。積穀無數。隋唐田制尤廣。不可勝舉。其勢艱而難田。莫若充國。迫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勉焉。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以紓民勞也。今天下之士。不耕者多矣。臣未能悉言。謹舉其近者。自京以西。土之不闢者。不知其數。非土之瘠而棄也。蓋人不勤農。與夫役重而逃爾。久廢之地。其利數倍於營田。今若督之使勤。與免其役。則願耕者衆矣。臣聞鄉兵之不便於民。議者方論之矣。充兵之人。遂棄農業。託云教習。聚而飲博。取資於一有其家。不顧無有。官吏不加禁。父兄不敢詰。家家自以爲患也。河東河北關西之鄉兵。此猶有用。若京東西者。平居不足以備盜。而水旱適足以爲盜。其尤可患者。京西素貧之地。非有山澤之饒。民惟力農是仰。而今三夫之家。一人五夫之家。三人爲游手。凡十八九州。以少言之。尙可四五萬人。不耕而食。是自相糜耗而重困也。今誠能

盡驅之。使耕於棄地。官貸其種。歲田之入。與中分之。如民之法。募吏之習田者爲田官。優其課。最而誘之。則民願田者衆矣。太宗皇帝時。嘗貸陳蔡民錢。使市牛而耕。真宗皇帝時。亦用耿望之言。買牛湖南而治屯田。今湖南之牛。歲賈於北者。皆出京西。若官爲買之。不難得也。一有又宜重爲法以困所謂私牛之客。而官市者不多四十四字。且鄉兵本農也。籍而爲兵。遂棄其業。今幸其去農未久。尙可復驅還之田畝。使不得羣游而飲博。以爲父兄之患。此民所願也。一夫之力。以逸而言。任耕縵田一頃。使四五萬人皆耕。而久廢之田。利又數倍。則歲穀不可勝數矣。京西之分。北有大河。南至漢。而西接關。若又通其水陸之運。所在積穀。惟陛下詔有司而移用之耳。其三曰權商賈。臣聞秦廢王法。啓兼并。其上侵公利。下刻細民。爲國之患久矣。自漢以來。嘗欲爲法而抑奪之。然不能也。蓋爲國者與利日繁。兼并者趨利日巧。至其甚也。商賈坐而權國利。其故非他。由與利廣也。夫與利廣則上難專。必與下而共之。然後流通而不滯。然爲今議者。方欲奪商之利。一歸於公。上而專之。故奪商之謀益深。則爲國之利益損。前日有司屢變其法。法每一變。則一歲之間。所損數百萬。議者不知利不可專。欲專而反損。但云變法之未當。變而不已。其損愈多。夫欲十分之利。皆歸於公。至其虧少。十不得三。不若與商共之。常得其五也。今爲國之利。多者茶與鹽耳。茶自變法已來。商賈不復。一歲之失。數年莫補。所在積朽。棄而焚之。前日議者屢言三說之法。爲便有司。旣以詳之矣。今誠能復之。使商賈有利而通行。則上下濟矣。解池之鹽。積若山阜。今宜暫下其價。誘羣商而

散之。先爲令曰：三年將復舊價，則貪利之商爭先而湊矣。夫茶者生於山而無窮，鹽者出於水而不竭。賤而散之三年，十未減其一。二夫二物之所以貴者，以能爲國資錢幣爾。今不散而積之，是惜朽壤也。夫何用哉？夫大商之能蕃其貨者，豈其錙銖躬自鬻於市哉？必有販夫小賈就而分之。販夫小賈無利則不爲，故大商不妬販夫之分其利者，恃其貨博，雖取利少，貨行流速，則積少而爲多也。今爲大國者，有無窮不竭之貨，反妬大商之分其利，寧使無用而積爲朽壤，何哉？故大商之善爲術者，不惜其利而誘販夫。大國之善爲術者，不惜其利而誘大商。此與商賈共利取少而致多之術也。一有又今商賈之難以術制者，以利薄則止，不可以號令召也。故每有司變法，下利既薄，小商以無利而不能行，則大商方幸小商之不行，適得獨賣其貨，尙安肯勉趨薄利而來哉？故變法而刻利者，適足使小商不來而爲大商積貨也。今必以術制商，宜盡括其居積之物，官爲賣而還之，使其貨盡而後變法。夫大商以利爲生，一歲不營利，則必惶惶之憂，彼必不能守積錢而閑居，得利雖薄，猶將勉而來。此變法制商之術也。夫欲誘商而通貨，莫若與之共利。此術之上也。欲制商使其不得不從，則莫若痛裁之。使無積貨，此術之下也。然此可制茶商耳。若鹽者，禁忌密，則冒法愈多而刑繁。凡二百三十八字。若乃縣官自爲鬻市之事，此大商之不爲，臣謂行之難久者也。誠能不較錙銖而思遠大，則積朽之物散而錢幣通，可不勞而用足矣。臣愚不足以知時事，若夫堅守以扞賊利，則出而擾之，凡小便宜，願且委之邊將。至於積穀與錢，通其漕運，不二三歲而國力漸豐，邊兵漸習，賊銳漸挫，而有隙可乘，然後一舉而滅之，此萬全之策也。願陛下以其小者責將帥，謀其大計而行之，則天下幸甚。臣脩昧死再拜。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通進司上書】財用足一作財耕于一作耕於大商之不為一作不自為

卷四十六

上書一首

準詔言事上一作封事書

月日臣脩謹昧死再拜上書于皇帝陛下。臣近準詔書許臣上書一作許言事。臣學識愚淺一作昧不能廣引深遠。以明治亂之原。謹探當今急務。條為三弊五事。以應詔書所求。伏惟陛下裁擇。臣聞自古王者之治天下。雖有憂勤之心。而不知致治之要。則心愈勞而事愈乖。雖有納諫之明。而無力行之果斷。則言愈多而聽愈惑。故為人君者。以細務而責人。專大事而獨斷。此致治之要術一作此字也。納一言而可用。雖衆說一作議不得以沮洳一作沮之。此力行之果斷也。知此二者。天下無難治矣。一本治伏見國家自大兵一動。中外一作天下騷然。陛下思社稷之安危。念兵民之疲困一作困。弊四五年來。聖心憂勞一作勤。可謂至矣。然而兵日益老。賊日益彊。併九州之力。討一作平一西戎小者。尚無一人敢前。今又北戎大者。違盟而動一作妄。其將何以禦之。從來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惡者盜賊。今盜賊起矣。所憂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賴一作仰者民力。

今民力困矣。所須一作急者財用。今財用乏矣。陛下之心。日憂於一日。天下之勢。歲危於一歲。此臣所謂用心雖勞。不知求致治之要者也。近年朝廷開發一作雖廣言路。獻計之士。不下數千。然而事緒轉多。枝梧不暇。從前所採衆議紛紜。至於臨事。誰策可用。此臣所謂聽言雖多。不如力行之果斷者也。伏思聖心所甚憂。而當今所尙一作最闕者。不過曰無兵也。無將也。無財用也。無禦戎之策也。無可任之臣也。此五者。陛下憂其未有。而臣謂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者。未思其術也。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民不多。然尙能南取荆楚。收僞唐。定閩嶺。西平兩蜀。東下并潞。北窺幽燕。當時所用兵財將吏。其數幾何。惟善用之。故不覺其少。何況一作豈如今日。承百年祖宗之業。盡有天下之富彊。人衆物盛。十倍國初。故臣敢言有兵有將。有財用。有禦戎之策。有可任一作有之臣。然陛下皆不得而用者。其故何哉。由朝廷有三大弊。故也。何謂三一作有大弊。一曰不慎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此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臣聞號令者。天子之威也。賞罰者。天子之權也。若號令一作有煩不信。賞罰一作有行不當。則天下不服。故又須責臣下以功實。然後號令不虛出。而賞罰不濫行。是以慎號令。明賞罰。責功實。此三者。帝王之奇術也。自古人君。英雄如漢武帝。聰明如唐太宗。皆知用一作能知此三術。而自執威權之柄。故一有二字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漢武好用兵。則誅滅四夷。立功萬里。以快其心。欲求將。則有衛霍之材。以供其指使。欲得賢士。則有公孫董汲之徒。以稱其意。唐太宗好用兵。則誅突厥。服遼東。威振夷狄。以逞其志。欲求將。則有

李靖李勣之徒。一作入其駕馭。欲得賢士。則有房杜之徒。一作在其左右。此二帝者。一有凡有所為。後世莫及八字。可謂

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無他術也。惟能自執威權之柄耳。伏惟陛下以聖明之姿。超出一作二帝。又盡

有漢唐之天下。然而欲禦邊。則常患無兵。欲破賊。則常患無將。欲贍軍。則常患無財用。欲威服四夷。則常

患無策。欲任使賢材。則常患無人。是所求皆不得。所欲皆不如意。其故無他。由不用威權之術也。自古帝

王。或為強臣所制。或為小人所惑。則威權不得出於己。今朝無強臣之患。旁無小人偏任之溺。一作又無

之內外臣庶。尊陛下如天。愛陛下如父。傾耳延首。願聽一有陛下之所為。然何所憚而不為乎。一作何憚而

若一日赫然執一作威權以臨之。則可使萬事皆辦。何患五者之無。奈何為三弊之因循。一事之不集。臣

請言三弊。夫言多變。則俗一有不信。令頻改。則下字難從。一作今出令之初。不加詳審。行之未久。尋又更張。

以不信之言。行難從之令。故每有處置之事。州縣一作知朝廷未是一定之命。則官吏一作或一作相謂曰。且

未要一作行。不久必須更改。或曰備禮行下。略與應破指揮。旦夕之間。果然又變。至於將一作吏更易。道

路疲於送迎。符一作牒縱橫。上下莫能遵守。一作中外臣庶一作吏軍民。或聞而歎息。或聞而竊笑。歎息者有

憂天下之心。竊笑者有輕朝廷之意。號令如此。欲威天下。其可得乎。此不慎號令之弊。一有也。用人之術。

不過賞罰。一作古今用人之法。不過賞罰而已。用人一作君然。賞及無功。則恩不足勸。罰失有罪。則威無所懼。雖有人不可用矣。

一作太祖時。一作太祖皇帝時。王全斌破蜀而歸。功不細矣。犯法一貶。十年不問。是時方討江南。故黜全斌。與

諸將立法一有及江南已下太祖神武英斷所以能平定天下者其賞罰之法一有皆如此也昨一作

西用兵四五年矣一有賞罰之際大將以無功罷者依舊居官軍中見無功者不妨得好官則諸將誰肯

立功矣裨將畏懦逗留者皆當斬罪或暫貶而尋遷或不貶而依舊軍中見有罪者不誅則諸將誰肯

命矣所謂賞不足勸威一作無所懼賞罰如此而欲用人其可得乎此不明賞罰之弊一有也自兵動以

來處置之事不少然多有名而無實臣請略言其一二則其他可知數年以來點兵不絕諸路之民半為

兵矣其間老弱病患短小怯懦者不可勝數一有兵額空多是有點兵之虛名而無得兵之實數一作也

新集之兵所在教習追呼上下民不安居主教者非將領之材所教者無旗鼓之節一作往來州縣愁一作

怨嘆嗷嗷既多是老病小怯一作弱之人又無訓齊精練之法一作此有教兵之虛名而無訓兵之實藝

效一作也諸路州軍分造器械一作諸州所造工作之際已勞民力輦運般送又苦道塗一作然而鐵刃不

剛一作筋膠不固長短大小多不中度造作之所但務充數而速了不計所用之不堪經歷官司又無檢

責此有器械之虛名而無器械之實用也以草草一作之法教老一作怯之兵執鈍折不堪之器械百戰

百敗理在不疑臨事而悟何可及乎故事無大小悉皆鹵莽則不責功實之弊一有也臣故曰三弊因循

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萬事不可盡言臣請一有言一有大者五事其一曰兵臣聞攻人以謀不以

力用兵鬪智不鬪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敗少者常勝漢王尋等以百萬之兵遇光武九千人而敗是

多者敗而少者勝也。苻堅以百萬之兵，遇東晉二三萬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曹操以三十萬青州兵，大敗於呂布，退而歸許，復以二萬人破袁紹十四萬。一作十萬人是用兵多則敗，少則勝之明驗也。況於夷狄，尤難以力爭，只可以計取。李靖破突厥於定襄，只用三千人，其後破頡利於陰山，亦不過一萬。一作萬人下有其他以三、五千人立功塞外者，不可悉數。十六字。蓋兵不在多，能以計取。一作能爾故善用兵者，以少一作有為多，不善用者，雖多而愈少也。此一無為今計者，一作臣添兵則耗國，減兵則破賊。今沿邊之兵，不下七八十萬，可謂多矣。然訓練不精，又有老弱虛數，則十人不當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不當七八萬人之用。加又一作軍無統制，分散支離，分多為寡，兵法所忌。此所謂不善用兵者，雖多而愈少，故常戰而常敗也。臣願陛下赫然奮威，勅勵諸將，精加訓練，去其老弱，七八十萬中可得一有五十萬數。古人用兵，以一當百。今既未能，但得以一當十，則五十萬精兵。二字一作數可當五百萬兵之用。此所謂善用兵者，以少而為多。古人所以少而常勝者，以此也。今不思實効，但務添多，耗國耗民，積以年歲。一作遷延日月，賊雖不至，天下已困矣。此一事也。其二曰：將臣又聞古語曰：將相無種，故或出於奴僕，或出於軍卒。一作或出於士或出於盜賊，惟能不次而用之，乃為名將耳。國家求將之意，雖勞。一作切選將之路太狹。今詔近臣舉將，而限以資品，則英豪之士在下位者，不可得矣。試將材者，限以弓馬，一夫之勇，則智略萬人之敵，皆遺之矣。山林奇傑之士，召而至者，以其貧賤而薄之，不過與一主簿借職，使其一作快快而去，則古之屠釣飯牛之傑，皆激怒而失之矣。

至於無人可用。則寧用龍鍾跛躄庸懦暗劣之徒。皆一有委之要地四字授之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爲朝廷危之。前日澶淵之卒。幾爲國家生事。此可見也。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臣願陛下革去舊弊。奮然精求。有賢豪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智略之人。不必試以弓馬。有山林之傑。不可薄其貧賤。惟陛下能以非常之禮待人。人臣亦將以非常之効報國。一作爲報。又下有又。何患於無將哉。一句。此二事也。其三曰財用。臣又聞善治病者。必醫其受病之處。善救弊者。必尋一作塞其起弊之源。今天下財用困乏。其弊安在。起於用兵。一作兵興。而費大故也。漢武好窮兵。用盡累世之財。當時勒兵單于臺。不過十八萬。一作十萬人。尙能困其一無其字。國力。況未若一無二字。今日七八十萬。連四五年而不罷。一作解。所以罄天地之所生。竭萬民之膏血。而用不足也。今雖有智者。物不能增而計無所出矣。惟有減冗卒之虛費。練精兵而速戰。功成兵罷。自然足矣。今兵有可減之理。一有而字。無人敢當其事。賊有速擊之便。一有而字。無將一作人。敢奮其勇。後時敗事。徒耗國而耗民。一有惟陛下督責之。乃有期耳。二句。此三事也。其四曰禦戎之策。臣又聞兵法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北虜與朝廷通好。僅四十年。不敢妄動。今一旦發其狂謀者。其意何在。蓋見中國頻爲元昊所敗。故敢啓其貪心。伺隙而動爾。今若勸勵諸將。選兵秣馬。疾入西界。但能痛敗吳賊一陣。則吾軍威大振。而虜計沮矣。此所謂上兵伐謀者也。今詞論一作事者皆知北虜與西賊通謀。欲併二國之力。窺我河北陝西。一有若使二虜並寇。則難以力支十一字。今若能先擊敗其一國。則虜勢減半。不能獨舉。此兵法所謂伐交者也。元昊地狹。賊兵不多。向來攻我。傳聞北虜常

有助兵。今若虜中自有點集之謀。而元昊驟然被擊。必求助於北虜。北虜分兵助昊。則可牽其南寇之力。若不助昊。則二國有隙。自相疑貳。此亦伐交之策也。假令二國剋期分路來寇。我能先期大舉。則元昊蒼皇自救不暇。豈能與北虜相爲表裏。是破其素定之約。乖其剋日之期。此兵法所謂親而離之者。亦伐交之策也。元昊叛逆以來。幸而屢勝。常有輕視諸將之心。今又見朝廷北憂戎虜。方經營於河朔。必謂我師不能西出。今乘其驕怠。正是疾驅急擊之時。此兵法所謂出其不意者。此一無此字取則之上策也。前年西將有請出攻者。當時賊氣力力一無字方盛。我兵未練。朝廷尙許其出師。況今元昊有可攻之勢。此不可失之時。彼方幸吾憂河北。而不虞我能西征。出其不意。此可攻之勢也。自四路分帥。今已半年。訓練恩信。兵已可用。故近日屢奏小捷。是我師漸振。賊氣漸覲。此可攻之勢也。苟失此時。而使二虜先來。則吾無策矣。臣願陛下一有不以臣言爲狂密七字詔執事之臣。熟一作詔四路之帥議而行之。此四事也。其五曰。可任之臣。臣又聞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今文武列職。一作文武常選之官。盈於朝廷。徧於天下。其間豈無材智之臣。而陛下總治萬機之大。旣不暇盡識其人。故不能躬自進賢而退不肖。執政大臣動拘舊例。又不敢進賢而退不肖。審官吏部三班之職。但掌文簿。差除而已。又不敢越次進賢而退不肖。是上自天子。下至有司。無一人得進賢而退不肖者。所以賢愚混雜。僥倖相容。三載一遷。更無旌別。平居無事。惟患太多。而差遣一作除不行。一旦臨事。要人常患乏人使用。自古任官之法。無如今日之繆也。今議者或謂一有字。舉主轉官爲進賢。犯罪黜責爲退

不肖。此不知其弊之深也。大凡善惡之人，各以類聚。故守廉慎者，各舉清幹之人。一無上有臧汙者，各舉貪濁之人。好徇私者，各舉請者。一作好財利求之人。性庸暗者，各舉不材之人。一有守廉節者，乃朝廷不問是非。但見舉主數足，便與改官。則清公一作幹者進矣。貪濁者亦進矣。請一作求者亦進矣。不材者亦進矣。混淆如此，便可為進賢之法乎。方今黜責官吏，豈有澄清糾舉之術哉。惟犯賊之人，因民論訴者，乃能黜之耳。夫能舞弄文法而求財賂者，亦強黜之吏。政事必由己出，故雖誅剝豪民，尙或不及貧弱。至於不材之人，不能主事。衆胥羣吏，共為姦欺。則民無貧富，一時受弊。以此而言，則賊吏與不材之人，為害等耳。今賊吏因自敗者，乃加黜責，十不去其一。至於不材之人，上下共知而不問，寬緩容姦。其弊如此，便可為退不肖之法乎。賢不肖既無別，則宜乎設官雖多而無人可用也。臣願陛下明賞罰，責功實。則材一有不皆列於陛下之前矣。臣故曰五者皆有。然陛下不得而用者，為有弊也。三弊五事，臣既已詳言之矣。惟陛下擇之。天下之務，不過此也。方今天文變於上，地理逆於下，人心怨於內，四夷攻於外，事勢如此矣。非是陛下遲疑寬緩之時，惟願為社稷生民留意。一作惟陛下留意臣脩昧死再拜。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準詔言事】伏見一作臣所採一作伏思惟善一作蓋善其少此下一敢言一作漢武好用兵一作武帝

立功一作收功服遼一作破遼威振夷狄一作加四海房杜一作魏房杜欲贍軍則常患無財用一作國則常患無財今朝一作外

一事之不集此上一字十年不問此下一字皆當斬罪皆當斬所謂賞一作是言其一一作言一造作二字上一則

不責功則一作此王尋等以百萬之兵兵一作師九千人九一作六苻堅以百萬之兵兵一作衆只用三千人用字下一愈少

一作少破賊一作破虜不當七八萬營一作得勅勵一作勅至於無人可用至於一授之一作授賢豪一作英豪漢武好一作漢武帝

好一作勒兵一作兵勅勵一作勅仲尼曰語一作曰豈無材智之臣一作非無動拘舊例一作拘糾舉之術一作糾寬緩容

姦一作縱天文變一作天於外一作其外事勢一作事

右言事書凡一作者皆江鈿文海本疑是初稟不若集本之善故難盡從姑擿其大槩如此後人亦可推公改定之意矣

居士集

卷四十七

書八首

答陝西安撫使范龍圖辭辟命書

脩頓首再拜啓。急脚一作步至。得七月十九日華州所發書。伏審即日尊體動止萬福。一有卑情不任欣慰之至八字戎狄侵邊。自古常事。邊吏無狀。至煩大賢。伏惟執事忠義之節。信於天下。天下之士得一識面者。退誇於人以爲榮耀。至於游談布衣之賤。往往竊託門下之名。矧今以大謀小。以順取逆。濟以明哲之才。有必成功之勢。則士之好功名者。於此爲時。孰不願出所長。少助萬一。得託附以成其名哉。況聞狂虜猖蹶。屢有斥指之詞。加之輕侮。購募之辱。至於執戮將吏。殺害邊民。凡此數事。在於脩輩。尤爲憤恥。每一思之。中夜三起。不幸脩無所能。徒以少喜文字。過爲世俗見許。此豈足以當大君子之舉哉。若夫參決軍謀。經畫財利。料敵制勝。在於幕府。苟不乏人。則軍書奏記。一有之二拙三字一末事耳。有不待脩而堪者矣。由此始敢以親爲辭。況今世人所謂四六者。非脩所好。少爲進士時。不免作之。自及第。遂棄不復作。在西京。佐三相幕府。於職當作。亦不爲作。此師魯所見。今廢已久。懼無好辭。以辱嘉命。此一端也。一本此下云某雖儒生不知兵事竊惟兵法有勇有怯必較彼我之

利否。事之如何。要在成功。不限遲速。某近至京師。屢於諸公間。畧聞緒言。伏見自至關西。辟士甚衆。古人攻守之計。此實當時之宜。非深思遠見者。孰能至此。願不爲浮議所移。伏見自至關西。辟士甚衆。古人所與成事者。必有國士共之。非惟在上者。以知人爲難。士雖貧賤。以身許人。固亦未易。欲其盡死。必深相知。知之不盡。士不爲用。今奇怪豪雋之士。往往蒙見收擇。顧用之如何爾。一有此在明。然尙一作慮山林草莽。有挺特知義慷慨自重之士。未得出於門下也。宜少一作思焉。若脩者。恨無他才。以當長者之用。非敢効庸人。苟且樂安佚也。一本。此下云。伏蒙示書。夏公又以見舉。某孤賤。素未嘗登其門。非執幸察焉。一事過見。褒稱。何以及此。媿畏。然某已以親老爲辭。更無可往之理。惟

答李詡第一書

脩白。人至辱書及性詮三篇。曰以質其果是。一有非字。夫自信篤者。無所待於人。有質於人者。自疑者也。今吾子自謂夫子。與孟荀楊韓復生。不能奪吾言。其可謂自信不疑者矣。而返以質於脩。使脩有過於夫子者。乃可爲一作與。吾子辯。況脩未及孟荀楊韓之一二也。脩非知道者。好學而未至者也。世無師久矣。尙賴朋友切磋之益。苟不自滿而中止。庶幾終身而有成。固常樂與學者論議往來。非敢以益於人。蓋求益於人者也。況如吾子之文章論議。豈易得哉。固樂爲一作與。吾子辯也。苟尙有所疑。敢不盡其所學以告。既吾子之自信如是。雖夫子不能奪。使脩何所說焉。人還索書。未知所答。慚惕慚惕。脩再拜。

答李詡第二書

脩白。前辱示書及性詮三篇。見吾子好學善辯。而文能盡其意之詳。今世之言性者多矣。有所不及也。故

恩與吾子卒其說。脩患世之學者多言性。故常爲說曰。夫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也。易六十四卦不言性。其言者動靜得失吉凶之常理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性。其言者善惡是非之實錄也。詩三百五篇不言性。其言者政教興衰之美刺也。書五十九篇不言性。其言者堯舜三代之治亂也。禮樂之書雖不完。而雜出於諸儒之記。然其大要治國脩身之法也。六經之所載。皆人事之切於世者。是以言之甚詳。至於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爲性而言也。故雖言而不究。予之所謂不言者。非謂絕而無言。蓋其言者鮮。而又不主於性而言也。論語所載七十二子之問於孔子者。問孝問忠問仁義問禮樂問脩身問爲政問朋友問鬼神者。有矣。未嘗有問性者。孔子之告其弟子者。凡數千言。其及於性者一言而已。予故曰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罕言也。書曰。習與性成。語曰。性相近。習相遠者。戒人慎所習而言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明性無常。必有以率之也。樂記亦曰。感物而動。性之欲者。明物之感人。無不至也。然終不言性。果善果惡。但戒人慎所習。與所感而勤其所以率之者爾。予故曰。因言以及之而不究也。脩少好學。知學之難。凡所謂六經之所載七十二子之所問者。學之終身。有不能達者矣。於其所達行之終身。有不能至者矣。以予之汲汲於此而不暇乎其他。因以知七十二子亦以是汲汲而不暇也。又以知聖人所以教人垂世。亦皇皇而不暇也。今之學者。於古聖賢所皇皇汲汲者。學之行之。或未至其一二。而好爲性說。以窮聖賢之所罕言而不究者。執後儒之偏說。事無用之空言。一作文。此予之

所不暇也。或有一作問曰：性果不足學乎？予曰：性者與身俱生而人之所皆有也。爲君子者，脩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惡不必究也。使性果善邪，身不可以不脩；人不可以不治，使性果惡邪，身不可以不脩。人不可以不治，不脩其身，雖君子而爲小人。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是也。能脩其身，雖小人而爲君子。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是也。治道備，人斯爲善矣。書曰：黎民於變時雍是也。治道失，人斯爲惡矣。書曰：殷頑民。又曰：舊染汙俗是也。故爲君子者，以脩身治人爲急，而不窮性以爲言。夫七十二子之不問六經之不主言，或雖言而不究，豈略之哉？蓋有意也。或又問曰：然則三子言性過歟？曰：不過也。其不同何也？曰：始異而終同也。使孟子曰：人性善矣，遂怠而不教，則是過也。使荀子曰：人性惡矣，遂棄而不教，則是過也。使楊子曰：人性混矣，遂肆而不教，則是過也。然三子者，或身奔走諸侯以行其道，或著書累千萬言以告於後世，未嘗不區區以仁義禮樂爲急，蓋其意以謂善者一日不教，則失而入於惡；惡者勤而教之，則可使至於善。混者驅而率之，則可使去惡而就善也。其說與書之習與性成語之性近習遠，中庸之有以率之，樂記之慎物所感皆合。夫三子者，推其言則殊，察其用心則一。故予以爲推一無此字其言，不過始異而終同也。凡論三子者，以予言而一之，則讒譏者可以息矣。予之所說如此，吾子其擇焉。

與荊南樂秀才書

脩頓首白。秀才足下。前者舟行往來。屢辱見過。又辱以所業一編先之。啓事及門而贄。田秀才西來。辱書。

其後予家奴自府還縣。比又辱書。僕有罪之人。人所共棄。而足下見禮如此。何以當之。當之未暇答。宜遂絕。而再辱書。再而未答。宜絕。而又辱之。何其勤之甚也。如脩者。天下窮賤之人。爾安能使足下之切切如是邪。蓋足下力學好問。急於自爲謀。而然也。然蒙索僕所爲文字者。此似有所過聽也。僕少從進士。舉於有司。學爲詩賦。以備程試。凡三舉而得第。與士君子相識者多。故往往能道僕名字。而又以游從相愛之私。或過稱其文字。故使足下聞僕虛名。而欲見其所爲者。由此也。僕少孤貧。貪祿仕以養親。不暇就師窮經。以學聖人之遺業。而涉獵書史。姑隨世俗作所謂時文者。皆穿蠹經傳。移此儷彼。以爲浮薄。惟恐不悅于時人。非有卓然自立之言。如古人者。然有司過採。屢以先多士。及得第已來。自以前所爲。不足以稱有司之舉。而當長者之知。始大改其爲。庶幾有立。然言出而罪至。學成而身辱。爲彼則獲譽。爲此則受禍。此明効也。夫時文雖曰浮巧。然其爲功亦不易也。僕天姿不好。而彊爲之。故比時人之爲者。尤不工。然已足以取祿仕。而竊名譽者。順時故也。先輩少年志盛。方欲取榮譽於世。則莫若順時。天聖中。天子下詔書。勅學者去浮華。其後風俗大變。今時之士大夫所爲。彬彬有兩漢之風矣。先輩往學之。非徒足以順時取譽而已。如其至之。是直齊肩於兩漢之士也。若僕者。其前所爲。既不足學。其後所爲。慎不可學。是以徘徊不敢出其所爲者。爲此也。在易之困曰。有言不信。謂夫人方困時。其言不爲人所信也。今可謂困矣。安足爲足下所取信哉。辱書既多且切。不敢不答。幸察。

答吳充秀才書

脩頓首白先輩吳君足下。前辱示書及文三篇。發而讀之。浩乎若千萬言之多。及少定而視焉。纔數百言。爾非夫辭豐意雄。霈然有不可禦之勢。何以至此。然猶自患佹佹。莫有開之使前者。此好學之謙言也。脩材不足用於時。仕不足榮於世。其毀譽不足輕重。氣力不足動人。世之欲假譽以爲重借力而後進者。奚取於脩焉。先輩學精文雄。其施於時。又非待脩譽而爲重借力而後進者也。然而惠然見臨。六字一作惠然而見及若有所責。一作求得此此字非急於謀道。不擇其人而問焉者歟。夫學者未始不爲道。而至者鮮。爲非道之於人遠也。學者有所溺焉。爾蓋文之爲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於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爾然。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一作讀春秋者如無詩書何其用功少而至。此字一作自然於至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於字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三字一作區區力作疆。言語此及孟荀之雄者十字道未足而疆。一作勉言者也。後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爲學者文而已。此句一作又故愈力。二字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謂終日不出於軒序。一無此足下不能縱橫高下。皆如意者。道未。一作不足也。若道之充焉。雖行乎天地。一作入於淵泉無不之也。一有何患先輩。一作足下之文。浩乎霈然。可謂善矣。而又志於爲道。猶自以爲未廣。若不止焉。孟荀

可至而不難也。脩學道而不至者。然幸不甘於所悅而溺於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勵脩之少進焉。幸甚幸甚。脩白。

上杜中丞論舉官書

具官脩謹齋沐拜書中丞執事。脩前伏見舉南京留守推官石介爲主簿。近者聞介以上書論赦被罷。而臺中因舉他吏代介者。主簿於臺職最卑。介一賤士也。用不用當否。未足害政。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介爲人剛果有氣節。力學喜辯。是非真好義之士也。始執事舉其材。議者咸曰。知人之明。今聞其罷。皆謂赦乃天子已行之令。非疎賤當有說。以此罪介。曰當罷。脩獨以爲不然。然不知介果指何事而言也。傳者皆云介之所論。謂朱梁劉漢不當求其後裔爾。若止此一事。則介不爲過也。然又不知執事以介爲是爲非也。若隨以爲非。是大不可也。且主簿於臺中。非言事之官。然大抵居臺中者。必以正直剛明不畏避爲稱職。今介足未履臺門之闕。而已用言事見罷。真可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爲主簿。直可任御史也。是執事有知人之明。而介不負執事之知矣。脩嘗聞長老說趙中令相太祖皇帝也。嘗爲某事。擇官。中令列二臣姓名以進。太祖不肯用。它日又問。復以進。又不用。它日又問。復以進。太祖大怒。裂其奏。擲殿階。一作上。中令色不動。插笏帶間。徐拾碎紙袖歸中書。它日又問。則補綴之。復以進。太祖大悟。終用二臣者。彼之敢爾者。蓋先審知其人之可用。然後果而不可易也。今執事之舉介也。亦先審知其可舉邪。

是偶舉之也。一作邪。若知而舉則不可遽止。若偶舉之猶宜一請介之所言。辯其是非而後已。若介雖忤上而言是也。當助以辯。若其言非也。猶宜曰所舉者爲主簿爾。非言事也。待爲主簿不任職。則可罷請。一作罷請罷。以此辭焉可也。且中丞爲天子司直之臣。上雖好之。其人不肖。則當彈而去之。上雖惡之。其人賢。則當舉而申之。非謂隨時好惡而高下者也。今備位之臣百十。邪者正者。其糺舉一信於臺臣。而執事始舉介曰能。朝廷信而將用之。及以爲不能。則亦曰不能。是執事自信猶不果。若遂言它事。何敢望天子之取信於執事哉。故曰主簿雖卑。介雖賤士。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況今斥介而它舉。必亦擇賢而舉也。夫賢者固好辯。若舉而入臺。又有言。則又斥而它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伏惟執事如欲舉愚者。則豈敢復云。若將舉賢也。願無易介而它取也。今世之官兼御史者。例不與臺事。故敢布狂言。竊獻門下。伏惟幸察焉。

與曾鞏論氏族書

脩一有拜字。白一有輩足下六字。貶所僻遠。不與人通。辱遣專人惠書。甚勤。豈勝媿也。示及見託撰次碑文事。脩於人事多故。不近文字久矣。大懼不能稱述世德之萬一。以滿足下之意。然近世士大夫於氏族。一作族氏。尤不明其遷徙。世次多失其序。至於始封得姓。亦或不真。如足下所示。云曾元之曾孫樂爲漢都鄉侯。至四世孫據。遭王莽亂。始去都鄉而家豫章。考於史記。皆不合。蓋曾元去漢。近二百年。自元至樂。似非曾孫。然亦

當仕漢初。則據遭莽世失侯而徙。蓋又二百年。疑亦非四世。以諸侯年表推之。雖大功德之侯。亦未有終前漢而國不絕者。亦無自高祖之世至平帝時候纔四傳者。宣帝時分宗室趙頃王之子景封爲都鄉侯。則據之去國。亦不在莽世。而都鄉已先別封宗室矣。又樂據姓名。皆不見於年表。蓋世次久遠而難詳如此。若曾氏出於鄧者。蓋其支庶自別有爲曾氏者爾。非鄧子之後皆姓曾也。蓋今所謂鄧氏者是也。楊允恭據國史所書。嘗以西京作坊使爲江浙發運制置茶鹽使。乃至道之間耳。今云洛苑使者。雖且從所述。皆宜更加考正。山州無文字尋究。一有不能周悉四字。幸察。

答宋咸書

脩頓首白。州人一作吏至。蒙惠書及補注周易。甚善。世無孔子久矣。六經之旨失其傳。其有不可得而正者。自非孔子復出。無以得其真也。儒者之於學。博矣。而又苦心勞神。一作疲精於殘編朽簡之中。以求一作考千歲失傳之繆。茫乎前望已遠之聖人而不可見。杳乎後顧無窮之來者。欲爲未悟決難解之惑。是真所謂勞而少功者哉。然而一有六字經非一世之書也。其傳之繆。非一日之失也。其所以刊正補緝。亦非一人之能也。使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十取其一百。取其十。雖未能復六經於無失。而卓如日月之明。然聚衆人之善以補緝之。庶幾不至於大繆。可以俟聖人之復生也。然則學者之於經。一無三字其可已乎。足下於經。一本二字勤矣。一有其於經至矣字。凡其所失。無所不欲正之。其刊正補緝者衆。則其所得亦已多矣。脩學一作性不

敏明而又無彊力以自濟恐終不能少出所見以補六經失傳之一得足下所為故尤區區而不能忘也屬奉使出疆一本二字行有日忽忽不具一本具字得盡所懷惟時字自愛廬陵歐陽脩再拜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答陝西范龍圖辭辟命書】知義此下一有

【答李詡第二書】而不究此下一有凡字果善邪果惡邪邪一本人性混矣混字上一有勤而教之勤一作

【與荆南樂秀才書】當之未暇答無當之二字宜絕二字上一一切切二字一遺業二字一浮薄浮一作悅于

悅於一作為彼二字上一受禍一作不易一作譽者者字一先輩少年輩一作方欲方將如其至之是直齊肩

於兩漢之士也一作齊於兩漢之士也直可慎不可學一作今可謂困今字下安足為足下所取信哉雖一作

言安能取信於先輩哉

【答吳充秀才書】何以一作執能先輩學精先輩學精作矧也足下鮮焉鮮一作讀易者三字上一

【上社中丞論舉官書】不為過也也一作又不知執事不殿階上陛下一終用二臣者一無百十一作幸察

焉一作賜察焉

【與曾鞏論氏族書】僻遠僻絕當仕當在亦未有一作亦亦鄧氏鄧一作茶鹽使此時下

【答宋咸書】儒者之於學。一作學者之爲工。

卷四十八

策問十二首

武成王廟問進士策二首

問學者言三統之義備矣。然自孔子刪脩六經。與其弟子論辯堯舜三代之際甚詳。而於正朔獨無明文。見於經者三正。王者所以正一統。蓋大法也。豈宜略而不言歟。抑隱其義以寓見諸書歟。或者經籍散缺而失之歟。自漢以來。學者多增三統之說。以附六經之文。今所見者。特因漢儒之說爾。當漢承秦焚書。聖經未備。而百家異說不合於理者衆。則其言果可信歟。夫衆辭淆亂。質諸聖。今考於六經。孔子所筆。何說可以驗其信然歟。不然。商周未嘗有改歟。豈其不足爲法。聖人非之而不言歟。請稽三王之舊典。考六經之明文。以祛厥疑。敢俟來對。

問禮樂治民之具也。王者之愛養斯民。其於教導之方。甚勤而備。故禮防民之欲也。周樂成民之俗也。厚苟不由焉。則賞不足勸善。刑不足禁非。而政不成。大宋之興。八十餘歲。明天子仁聖。思致民於太平久矣。而天下之廣。元元之衆。州縣之吏。奉法守職。不暇其他。使愚民目不識俎豆。耳不聞弦匏。民俗頑鄙。刑獄

不衰而吏無任責。夫先王之遺文具在。凡歲時吉凶聚會。考古禮樂。可施民間者。其別有幾。順民便事。可行於今者。有幾。行之固有次第。其所當先者。又有幾。禮樂興而後臻於富庶。歟。將既富而後教之。歟。夫政緩而迂。鮮近事實。教不以漸。則或戾民。欲其不迂而政易成。有漸而民不戾者。其術何云。儒者之於禮樂。不徒誦其文。必能通其用。不獨學於古。必可施於今。願悉陳之。無讓。

問進士策三首

問六經者。先王之治具。而後世之取法也。書載上古。春秋紀事。詩以微言感刺。易道隱而深矣。其切於世者。禮與樂也。自秦之焚書。六經盡矣。至漢而出者。皆其殘脫顛倒。或傳之老師昏耄之說。或取之冢墓屋壁之間。是以學者不明。異說紛起。況乎周禮。其出最後。然其爲書備矣。其天地萬物之統。制禮作樂。建國君民。養生事死。禁非道善。所以爲治之法。皆有條理。三代之政美矣。而周之治迹。所以比二代而尤詳見於後世者。周禮著之故也。然漢武以爲瀆亂不驗之書。何休亦云。六國陰謀之說。何也。然今考之。實有可疑者。夫內設公卿大夫士。下至府史胥徒。以相副貳。外分九服。建五等。差尊卑。以相統理。此周禮之大略也。而六官之屬。略見於經者。五萬餘人。而里閭縣都之長。軍師卒伍之徒。不與焉。王畿千里之地。爲田幾井。容民幾家。王官王族之國邑幾數。民之貢賦幾何。而又容五萬人者於其間。其人耕而賦乎。如其不耕而賦。則何以給之。夫爲治者。故若是之煩乎。此其一可疑者也。秦旣誹古。盡去古制。自漢以後。帝王稱號。

官府制度皆襲秦故。以至於今。雖有因有革。然大抵皆秦制也。未嘗有意於周禮者。豈其體大而難行乎。其果不可行乎。夫立法垂制。將以遺後也。使難行而萬世莫能行。與不可行等爾。然則反秦制之不若也。脫有行者。亦莫能興。或因以取亂。王莽後周是也。則其不可用決矣。此又可疑也。然其祭祀衣服車旗似有可采者。豈所謂郁郁之文乎。三代之治。其要如何。周禮之經。其失安在。宜於今者。其理安從。其悉陳無隱。

問古者爲治有繁簡。其施於民也有淺深。各適其宜而已。三代之盛時。地方萬里。而王所自治者。千里而已。其餘以建諸侯。至於禮樂刑政。頒其大法而使守之。則其大體蓋簡如此。諸侯大小。國蓋數千。必各立都邑。建宗廟。卿士大夫朝聘祭祀。訓農練卒。一作訓居民度土。自一夫以上。皆有法制。則其於衆務何其繁也。今自京師至於海隅。徼障一尉卒之職。必命於朝。政之大小。皆自朝出。州縣一作郡之吏。奉行而已。是舉天下皆所自治。其於大體。則爲繁一有且矣。其州縣大小。邑閭田井。訓農練卒。一夫以上。略無制度。其於衆務。何其忽而簡也。夫禮以治民而樂以和之。德義仁恩。長養涵澤。此三代之所以深於民者也。政以一作民刑以防之。一作此其淺者爾。一有蓋不可今自宰相至於州縣。一有之字。一作有司莫不行文書治吏事。其急在於督賦斂。斷獄訟而已。此特淺者爾。禮樂仁義。吏不知所以爲。而欲望民之被其教。其可得乎。一有況民之混混乎。此專務其淺而忘其所以教民之深之弊也。久矣。二十五字。夫治大以簡。則力有餘。治小以繁。則事不遺。制民以淺。

則防其僻。漸民以深。則化可成。此三代之所以治也。今一切悖古。簡其當繁而繁。其可簡。一作大者煩而勞。細者簡而忽。務其淺而忽其深。故爲國百年而仁政未成。生民未厚者。以此也。然若欲使國體大小適繁簡之宜。法政弛張。盡淺深之術。諸侯井田不可卒復。施於今者何宜。禮樂刑政。一作仁義。不可卒成。用於今者何便。悖古之失。其原何自。修復之方。其術何始。迹治亂。通古今。子大夫之職也。其悉心以陳焉。

問禮樂之書散亡。而雜出於諸儒之記。獨中庸出於子思。子思。聖人之後也。其所傳宜得其真。而其說有

異。一作戾。乎聖人者。何也。論語云。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蓋孔子自年

十五而學。學十五年而後有立。其道又須十年而一進。孔子之聖。必學而後至。久而後成。而中庸曰。自誠

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生而知之也。自明誠。學而知之也。若孔子者。可謂學而知之者。孔子必

須學。則中庸所謂自誠而明。不學而知之者。誰可以當之。歟。堯用四凶。其初非不思也。蓋思之不能無失

耳。故曰。惟帝其難之。舜之於事。必問於人而擇焉。故曰。舜好問。禹之於事。己所不決。人有告之言。則拜而

從之。故曰。禹拜昌言。湯之有過。後知而三字一作人告。必改。故曰。改過不悛。孔子亦嘗有過。故曰。幸苟有過。人必

知之。而中庸曰。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夫堯之思慮常有失。舜禹常待人之助。湯與孔子常有過。此五

君子者。皆上古聖人之明者。其勉而思之。猶有不及。則中庸之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誰可以當之。

歟。此五君子者。不足當之。則自有天地已來。無其人矣。豈所謂虛言高論而無益者歟。夫孔子必學而後

至堯之思慮或失。舜禹必資於人。湯孔不能無過。此皆勉人力行不怠有益之言也。若中庸之誠明不可及。則怠人而中止。無用之空言也。故予疑其傳之謬也。吾子以爲如何。

南省試進士策問三首

問昔者禹治洪水。奠山川。而堯稱之曰萬世之功也。蓋遭大水。莫如堯。致力以捍四字一作能捍。大患。莫如禹。別四海九州山川地形。盡水之性。知其利害而治之有法。莫一作未有如禹。貢之爲書一作詳也。故後世之言知水者。必本於禹。求所以治之之法。與其跡者。必於禹。貢。然則學者所宜盡心也。國家天下廣矣。其爲水害者。特一河耳。非有堯之大患也。自橫壠商胡再決。三十餘年。天下無一人能興水利者。豈有其人而弗求歟。求而弗至歟。抑不知水性而乖其導洩之方。由禹貢之學久廢。而然歟。此當今之務。學者之所留意也。且堯之九州。孰高孰下。禹所治水。孰後孰先。考其治之之跡。導其大水。所從來而順其歸。其小水。則或附而行。或止而有所畜。然後百川皆得其宜。夫致力於其大而小者從之。此豈非其法歟。然所導大水。其名有幾。夫欲治水而不知地形。高下所治後先。致力之多少。及其名與數。則何以知水之利害。故願有所聞焉。夫禹所以通治水之法如此者。必又得其要。願悉陳之。無隱。

問三王之治。損益不同。而制度文章。惟周爲大備。周禮之制。設六官以治萬民。而百事理。夫公卿之任重矣。若乃祭祀天地日月宗廟社稷四郊明堂之類。天子大臣所躬親者。一歲之間有幾。又有巡狩朝會師

田射耕燕饗。凡大事之舉。一歲之間。又有幾。而爲其民者。亦有畋獵學校射鄉飲酒。凡大聚聚字一作事期會。一歲之間。有幾。又有州黨族官歲時月朔春秋酺禁酺一作蟾祭詢事讀法。一歲之間。又有幾。其齋戒供給。期召奔走。廢日幾何。由是而言。疑其官不得安其府。民不得安其居。亦何暇修政事治生業乎。何其煩之若是也。然說者謂周用此。以致太平。豈朝廷禮樂文物。萬民富庶。弟必如是之勤且詳。然後可以致之歟。後世苟簡。不能備舉。故其未能及於三代之盛歟。然爲治者果若是之勞乎。用之於今。果安焉而不倦乎。抑其設施有法。而弟弗深考之歟。諸君子爲言之。

問六十四卦。所謂易者。聖人之書也。今謂之繫辭。旨謂之大傳者。亦皆曰聖人之作也。其言曰。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又曰。河出圖。聖人則之。又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觀於天。俯察於地。觀鳥獸之文。近取一有諸字下同身。遠取物。始作八卦。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一書而四說。則八卦者。果何從而有所乎。若曰。河圖之說。信然乎。則是天生神馬。負八卦出於水中。乃天地自然之文爾。何假庖犧始自作之也。如幽贊生蓍之說。又似八卦直因蓍數而生爾。至於兩儀四象相生而成。則又無待於三說而有卦也。故一說苟勝。則三說可以廢也。然孰從而爲是乎。卜筮自堯舜三代以來用之。蓋古聖人之法也。不必窮其始於古遠茫昧之前。然繫辭。聖人之作也。必有深旨。幸決其疑。

問進士策四首

問孟子以謂井田不均。則穀祿不平。經界既正。而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故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蓋三代井田之法也。自周衰迄今。田制廢而不復者。千有餘歲。凡爲天下國家者。其善治之迹雖不同。而其文章制度禮樂刑政。未嘗不法三代。而於井田之制。獨廢而不取。豈其不可用乎。豈憚其難而不爲乎。然亦不害其爲治也。仁政果始於經界乎。不可用與難爲者。果萬世之通法乎。王莽嘗依古制。更名一有民字田矣。而天下之人。愁苦怨叛。卒共起而亡之。莽之惡加於人者。雖非一。而更田之制。當時民特爲不便也。嗚呼。孟子之所先者。後世皆不用而治用之。而民特愁苦怨叛以爲不便。則孟子謂之仁政。可乎。記曰。異世殊時。不相沿襲。書又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書傳之言。其戾如此。而一作於孰從乎。孟子世之所師也。豈其泥於古而不通於後世乎。豈其所謂迂闊者乎。不然。將有說也。自三代之後。有天下。莫盛漢唐。漢唐之治。視三代何如。其民田之制。稅賦之一有法穀祿之四字差。又何如。其可施於今者。又何如。皆願聞其詳也。

問子不語怪。著之前說。以其無益於事。而有惑於人也。然書載鳳凰之來。舜詩錄乙鳥之生。商易稱河洛出圖書。禮著龜龍游宮沼。春秋明是非。而正王道。六鷁鸚鵡。於人事而何干。二南本功德於后妃。麟暨騶虞。豈婦人而來應。昔孔子見作俑者。歎其不仁。以謂開端於用殉也。況六經萬世之法。而容異說。自啓其源。自秦漢已來。諸儒所述。荒虛怪誕。無所不有。推其所自。抑有漸乎。夫無焉而書之。聖人不爲也。雖實有

焉。書之無益而有害。不書可也。然書之亦有意乎。抑非聖人之所書乎。予皆不能諭也。惟博辯明識者詳之。

問爲政者徇名乎。襲迹乎。三代之名。正名也。其迹。治迹也。所謂名者。萬世之法也。迹者。萬世之制也。正名立制。言順事成。然後因名迹以考實。而其文章事物。粲然無不備矣。可謂盛哉。董仲舒以爲三代質文。有改制之名而無變通之實者。是也。自秦肆其虐。滅棄古典。然後三代之名與迹。皆變易而喪其實。豈所謂變其道者邪。然自秦迄今。千有餘歲。或治或亂。其廢興長短之執。各由其人爲之而已。其襲秦之名。不可改也。三代之迹。不可復也。豈其理之自然歟。豈三代之制。止於三代而不可施於後世歟。王莽求其迹而復井田。宇文求其名而復六官。二者。固昏亂敗亡之國也。然則孔子言爲政必也正名。孟子言爲政必始經界。豈虛言哉。然自秦以來。治世之主。幾乎三代者。唐太宗而已。其名迹。固未嘗復三代之一二。而其治則幾乎三王。豈所謂名迹者。非此之謂歟。豈遺名與迹而直考其實歟。豈孔孟之所謂者有旨。而學者弗深考之歟。其酌古今之宜。與其異同者以對。

問古之取士者。上下交相待以成其美。今之取士者。上下交相害。欲濟於事。可乎。古之士。教養有素。而進取有漸。上之禮其下者厚。故下之自守者重。上非厚禮。不能以得士。士非自重。不能以見禮於上。故有國者。設爵祿車服禮樂於朝。以待其下。爲士者。修仁義忠信孝悌於家。以待其上。設於朝者。知下之能副其

待則愈厚。居下者知上之不薄於己。故愈重。此豈不交相成其美歟。後世之士則反是。上之待其下也。以謂干利而進爾。雖有爵祿之設。而日爲之防。以革進之濫者。下之視其上也。以謂雖自重。上孰我知。不自進。則不能以達。由是上之待其下也益薄。下之自守者益不重而輕。嗚呼。居上者欲得其人。在下者欲行其道。其可得邪。原夫三代取士之制如何。漢魏迨今其變制又如何。宜歷道其詳也。制失其本。欲其反古。一有復自何時欲就今制稍復於古十二字當自何始。今之士皆學古通經。稍知自重矣。而上之所以禮之者。未加厚也。噫。由上之厚。然後致下之自重歟。必下之自重。然後上禮之厚歟。二者兩不爲之先。其孰亦奚由而合也。宜具陳其本末。與其可施於今者以對。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問進士策第二首】諸侯大小國蓋數千。必各立都邑。建宗廟。一作諸侯之國小大數皆建都邑立宗廟。

【問進士策第一首】書傳之言。言一作說。井田。井一作地。聞其詳也。一作聞其說。

【第四首】上孰我知。一作上或不我知。

卷四十九

祭文二十首

求雨祭一作五龍祈雨文

年月日。乾德縣令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五龍之神曰。百里之地。一時而不雨。則民被其災者數千家。然則水旱之一有重事也。此字無天之庇生斯民者。豈欲輕爲之乎。不幸而遭焉。則歸其說於二者。一曰。吏之貪戾。不能平民。而使怨吁之氣。干於陰陽之和。而然也。一曰。凡山川能出雲爲雨者。皆有神以主之。以節豐凶。而爲民之司命也。故水旱之災。不以責吏。則以告神。嗚呼。民不幸而罹其災。脩一作與神又不幸而當其事者。以吏食其祿。而神享其祀也。今歲旱矣。令一作雖愚。尙知恐懼而奔走。神至靈也。得不動於心乎。尙饗。

求雨祭漢景帝文

維年月日。具官脩告於漢孝景帝之神。縣有州帖。祈雨諸祠。縣令至愚。以謂雨澤頗時。民不至於不足。不敢以煩神之視聽。癸丑。出於近郊。見民稼之苗者。荒在草間。問之曰。待雨而后耘。又行見老父曰。此月無雨。歲將不成。然後乃知前所謂雨澤頗時者。徒見於城郭之近。而縣境數百里。山陂田畝之間。蓋未及也。脩以有罪。爲令於此。宜勤民事。神以塞其責。令既治民。獄訟之不明。又不求民之所急。至去縣十餘里外。凡民之事。皆不能知。頑然慢於事神。此脩爲罪。又甚於所以來爲令之罪。惟神爲漢明帝。生能惠澤其

民布義行剛。威靈之名。照臨後世。而尤信於此土之人。神其降休。以答此土之民之信。尙饗。

祭桓侯文

謹以歲肩卮酒之奠。告於桓侯張將軍之靈。農之爲事。亦勞矣。盡筋力。勤歲時。數年之耕。不遇一歲之稔。則租賦科斂之不暇。有餘而食。其得幾何。不幸則水旱相枕。爲餓殍。夫豐歲常少。而凶歲常多。今夏麥已登。粟與稻之早者。民皆食之矣。秋又大熟。則庶幾可以支一二歲之凶荒。歲功將成。曷忍敗之。今晚田秋稼。將實而少雨。雨之降者。頻在近郊。山田僻遠。欲雨一作高阜之方。皆未及也。惟神降休。宜均其惠。而終成歲功。神生以忠勇事人。威名震於荆楚。沒食其土。民之所宜告也。尙饗。

北嶽廟賽雨祭文

古者諸侯之國。水旱豐凶。山川所禱。各卽其封。祀薄秩卑。止於一國。而神所降休。亦不過其國中。豈如巨岳四方之鎮。天下之雄。天子命祀。公王之崇。而脩之職。旣非一邦之守。凡河北千里。上給下足。皆責於厥躬。故脩之禱。非鎮一州而止。自河以北。冀厥惠之咸蒙。況神之主。又非河北而已。利澤之廣。宜及於無窮。旣獲賜矣。而又敢黷。幸神聽之。惟聰。尙饗。

修城祈晴祭五龍文滁州

雨澤於物。博哉其利。及其過差。患亦不細。民勞於農。將熟而敗。吏勤於職。一作于城已成而圯。一作壞龍於吏民。

何怒何戾。山湫有祠。樂可潛戲。宜安爾居。一作藏。靜以養智。冬雪春雨。其多已太。浸潤收畜。足支一歲。旱則來告。一作牧。否當且待。一作有待。

又祭城隍神文 滁州

雨之害物多矣。而一作惟。城者神之所職。不敢及他。請言城役。用民之力。六萬九千工。食民之米。一千三百石。衆力方作。雨則止之。城功既已。一作成。雨又壞之。敢問雨者。於神誰尸。吏能知人。一作成城。不能知一作爲字。雨。惟神有靈。可與雨一作以。與語。吏竭其力。神祐以靈。各供其一作厥。職。無媿斯民。

祈晴祭城隍神文

昨者王倫爲盜。攻劫城市。州民被虐。餘毒未瘳。非待脩言。乃神所見。近蒙朝旨。許理城隍。所以戒往。弊防未然。惟神愛福此州。必有陰助。今興役有期。而大雪不止。沮民害事。咎必有歸。惟脩不能事神。治民當有明罰。而城之成否。自繫神民。惟神之靈。敢以誠告。數日之內。豁然陽開。尙不失時。在神而已。尙饗。

又祭漢高祖一作城隍廟。文 滁州

民常患不勤於農。農勤矣而雨敗其稼。吏常患不修其職。職修矣而雨害其功。吏與民一作民念。慢。則懼神罰。妨民沮吏。豈又神聰。今麥雖已失。猶有望於穀。城尙可補。敢不勞厥躬。咎難追於已往。神幸惠於其終。

祈雨祭漢高皇帝文 滁州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漢高皇帝之靈一作神而言曰吏有常職來官於滌一作此者不三四歲而易也神食於此無窮已也神與吏於滌人孰親且久一作也字孰宜愛其一作除人之深也滌人敢慢其吏而犯吏法者有矣未聞有敢慢神而犯威靈也其畏信勤事於吏孰若畏信勤事於神也吏於凡小事猶皆一無此字動有法令約束違則有罰孰若神之變化不測而能與民轉災爲福也吏朝夕拜禱彌旬越月而無所感動神之招呼風雲開闔陰陽而役使鬼物頃刻之間一有爾孰難也今民田待雨急矣吏知人力不能爲猶竭其力而不得已況神之易爲也況滌人一作民畏信勤事之久而親神宜愛之神宜愛之深也而又有可以轉災爲福變化不測之能也吏誰敢與神較而一十三無此二字脩輒一作敢以此爲黷者蓋哀民之急辭也其政一作某政之不善而召災旱又以爲黷神宜降殃於一作于脩而賜民以雨使賞罰並行而兩得也民之幸也脩之願一作幸也尙饗

漢高祖廟賽雨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漢高皇帝之神古之爲政者率人甚勤備災甚謹而自勉甚篤故勸農節用均豐補敗雖有水旱之歲而無饑殍之民一遇天災則厚自貶責務修人事之闕而復陰陽之和今乃不然當無事之時不能勤民於農而亡備災之具一月不雨使民惶惶又不自責以修其闕而動輒干神賴神聰明知厥過之在吏閔斯民之可哀賜之豐年徧及遠邇神之太惠如何可報吏之大過如何可逃惟

與民永事神無敢懈尚饗

祈雨祭張龍公文穎州

維年月日具官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張龍公之神曰刺史不能為政而使民失所其咎安歸而又頑傲愚冥無誠懇忠信之心可以動於物者是皆無以進說於神雖其有請宜一作無聽也然而明天子閔閔憂勞於上而生民嗷嗷困苦於下公私並乏道路流亡於此之時以一日之雨救一方之旱用力至少其功至多此非人力之所能為而神之所甚易也苟以此說神其有不動於心者乎幸無以刺史不堪而止也刺史有職守不獲躬走祠下謹遣管界巡檢田甫布茲懇迫尚饗

祭辭尚書一作簡肅公文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恭祭於故資政殿學士贈兵部尚書薛公之靈景祐之元公初解政雖告於家而疾未病若脩之鄙敢辱公知公於此時欲以女歸公德方隆謂當再起齊大之婚敢辭以禮天不憖遺公薨忽然其後二一作三年卒追前言生死一作死生之間以成公志掛劍於墓古人之義公敏於材剛毅自勵不顧不隨以直而遂命也在天往則難期惟其行己敢言是一作自師有罪之身竄逐囚拘生不及門葬不送車致誠薄奠因道終初尚饗

祭謝希深一作會人文

維年月日。具官脩將以明日祇役於滑。謹用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副閣舍人謝公之靈。嗚呼謝公。一作性明於誠。履蹈其方。其於死生。固已自達。而天下之士所以嘆息而不已者。惜時之良。況於吾徒師友之分。情親義篤。其何可忘。景祐之初。脩走於峽。而公在江東。寓書真州。哀其親老。一作甚困而勉以自彊。其後二年。再遷漢上。風波霧毒。凡萬二千里。而會公南陽。初來謁公。迎我而笑。與我別久。憐其貌若故而氣揚。清風之館。覽秀之涼。坐竹林之脩廡。泛水菱之清香。及告還。一作歸邑。得官靈昌。走書來報。喜詠於章。罷縣無歸。來客公邦。歎言未幾。遽問於牀。不見五日。而入哭其堂。嗚呼謝公。年不得中壽。而位止於郎。惟其歿也。哭者爲之哀。不識者爲之相弔。或賻其家。或力其喪。嗟夫。爲善之効。得此而已。庸何傷。富貴偶也。壽夭數也。一作何較其少多。而短長。若公之有言。著於文行。著於事材。著於用。既久而愈彰。此吾徒可以無大恨。而君子謂公爲不亡。滑人來迎。脩馬當北。而不卽去者。以公而彷徨。始脩將行。期公餞我。今其去也。來奠公觴。茲言悲矣。公其聞乎。抑不聞也。徒有淚而浪浪。尙饗。

祭薛質夫文 大理寺丞薛直孺

嗟吾質夫。行豐而腴。乃享其耀。莖華雖敷。不葯而枯。善惡賢愚。非有契符。報或一差。咎誰歸辜。孔智通天。曰命矣夫。在聖猶疑。況於吾徒。嗟吾質夫。母不勝縵。慕無孺孤。奠觴爲訣。已矣嗚呼。尙饗。

祭叔父文

維年月日具官姪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十四叔都官之靈曰。昔官夷陵。有罪之罰。今位於朝。而參諫列。榮辱雖異。實皆羈縻。使脩哭不及喪。而葬不臨穴。孩童孤艱。哺養提挈。昊天之報。於義何闕。惟其報者。庶幾大節。尙饗。

祭尹子漸文

太常博士知懷州尹源

年月日具官歐陽脩謹遣人自鎮陽至懷州。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亡友尹君子漸十一兄博士之靈。嗚呼。天於一作生萬物與吾人。孰愛憎而薄厚。其生未始以一齊。其死宜其有天壽。苟百年者亦死。則短長之何較。惟善人之可喜。謂宜在世而常存。曰仁者壽兮。是亦愛之者之說。謂善必福兮。得非以己而推天禍福吉凶。一作壽天至其難通。雖聖人亦曰命而罕言兮。豈其至此而辭窮。壽天置之。吾不能問。嗟乎子漸。吾獨有恨。我不見子。於今幾時。自子得懷。始有見期。子不能來。我欲亟往。子今安歸。我往何一作誰訪。昔我在朝。諫官侍從。職當薦賢。知子不貢。朋黨之誣。苟避讒諷。兩相知而以心。謂尺書之不用。遂聲音之永隔。哭不聞而徒慟。嗟此奠之一觴。冀歡言之可共。往莫及兮。難追。哀以辭而永送。尙饗。

祭尹師魯文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亡友師魯十二兄之靈曰。嗟乎師魯。辯足以窮萬物。而不能當一獄吏。志可以狹四海。而無所措其一身。窮山之崖。野水之濱。猿猱之窟。麋鹿之羣。猶不容於其

聞兮。遂卽萬鬼而爲鄰。嗟乎師魯。世之惡子之多。未必若愛子者之衆。何其窮而至此兮。得非命在乎天。而不在乎人。方其奔顛斥逐。困厄艱屯。舉世皆寃。而語言未嘗以自及。以窮至死。而妻子不見其悲忻。用捨進退。屈伸一作出處語默。夫何能然。乃學之力。至其握手爲訣。隱几待終。顏色不變。笑言從容。死生之間。旣已能通於性命。憂患之至。宜其不累於心。曾自子云逝。善人宜哀。子能自達。予又何悲。惟其師友之益。平生之舊情之難忘。言不可究。嗟乎師魯。自古有死。皆歸無物。惟聖與賢。雖埋不沒。尤於文章。焯若星日。子之所爲。後世師法。雖嗣子尙幼。未足以付予。而世人藏之。庶可無於墜失。子於衆人。最愛予文。寓辭千里。侑此一鱗。冀以慰子。聞乎不聞。尙饗。

祭蘇子美文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亡友湖州長史蘇君子美之靈。曰。哀哀子美。命止斯邪。小人之幸。君子之嗟。子之心。曾蟠屈龍蛇。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膽落。震仆如麻。須臾霽止。而回一作四顧。百里山川草木。開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邪。嗟乎世人。知此而已。貪悅其外。不窺其內。欲知子心。窮達之際。金石雖堅。尙可破壞。一作碎子於窮達。始終仁義。惟人不知。乃窮至此。蘊而不見。遂一作遠以沒地。獨留文章。照耀後世。嗟世之愚。掩抑毀傷。譬如磨鑑。不滅愈光。一世之短。萬世之長。其間得失。不待較量。哀哀子美。來舉予觴。尙饗。

祭鄭宣徽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宣徽太尉鄭公之靈。曰。脩曩在場屋。公爲先進。旣登館閣。遂獲並遊。平生笑言。俯仰今昔。至於勤勞中外。啟沃謀猷。紀德揚功。已著朝廷之論。臨風隕涕。但伸明舊之私。永訣之情。一觴而已。尙饗。

皇考焚黃祭文

男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告於皇考郎中之靈。脩不肖。不能紹稟先訓。尙賴餘德遺休。不隕其世。得階仕進。荷國寵靈。欲報之恩。不知其所。幸天子以孝治天下。凡列位於朝者。皆有追榮之典。俾其知所以有此爵祿者。皆有自來。而退得伸其私志。故自上三見於郊。一開明堂以大享。其所推恩。自太子中允尙書工部兵部員外郎兵部郎中告於第者。四今謹以告。惟是褒榮之意。則具載於訓辭。尙饗。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祈雨祭漢高皇帝文】不三四歲而易。一作不過三四歲。威靈也。一作威靈者也。無所感動。一作兩不可得。

【祭謝希深文】景祐之初。初一作間。

【祭尹子漸文】年者。一作年之。常存。一作長存。莫及。一作莫返。

卷五十

祭文十七首

祭程相公文

維至和三年歲次丙申月日具官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太師相國程公之靈嗚呼公於時人氣剛難合予實後進晚而相接一笑之樂淋漓酒卮十年再見公老子衰公遽如此予存幾時人生富貴朝露之光及其零落止一作祇益悲傷惟可喜者令名不忘士窮閭巷念不逢時公位將相韜能不施公居廟堂有言諤諤白首於外愉愉其樂酒酣氣振猶見鋒鏑惜也雖老神清志完手書未復訃已在門昔者罇酒歌歡笑謔今而一觴涕淚霑落死生忽焉自古常然撫棺爲訣夫復何言尙享

祭資政范公文

月日廬陵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資政殿學士尙書戶部侍郎范文正公之靈曰嗚呼公乎學古居今持方入圓丘軻之艱其道則然公曰彼惡公爲好訐公曰彼善公爲樹朋公所勇爲公則躡進公有退讓公爲近名讒人之言其何可聽先事而斥羣譏衆排有事而思雖仇謂材毀不吾傷譽不吾喜進退有儀一作度夷行險止嗚呼公乎舉世之善誰非公徒讒人豈多公志不舒善不勝惡豈其然乎成

難毀易理。又然歟。嗚呼公乎。欲壞其棟。先摧桷椽。傾巢破殼。披折傍枝。害一損百。人誰不罹。誰爲黨論。是不仁哉。嗚呼公乎。易名謚行。君子之榮。生也何毀。沒也何稱。好死惡生。殆非人情。豈其生有所嫉。而死無所爭。自公云亡。謗不待辨。愈久愈明。由今可見。始屈終伸。公其無恨。寫懷平生。寓此薄奠。

祭杜祁公文

維嘉祐二年三月日。具官歐陽脩謹遣驅使官趙日宣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太子太師贈司徒侍中杜公之靈曰。士之進顯於榮祿者。莫不欲安享於豐腴。公爲輔弼。飲食起居。如陋巷之士。環堵之儒。他人不堪。公處愉愉。士之退老而歸休者。所以思自放於閑適。公居於家。心在於國。思慮精深。言辭感激。或達且不寐。或憂形於色。如在朝廷。而有官責。嗚呼。進不知富貴之爲樂。退不忘天下以爲心。故行於己者。老益篤。而信於人者。久愈深。人之愛公。寧有馱已。壽胡不多。八十而止。自公之喪。道路嗟咨。況於愚鄙。久辱公知。繫官在朝。心往神馳。送不臨穴。哭不望帷。銜辭寫恨。有涕漣漣。尙饗。

祭吳尙書文

維嘉祐三年五月庚午朔。具官歐陽脩謹遣驅使官田安之。至於西京。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留守資政左丞贈吏部尙書吳公之靈曰。嗚呼公乎。余將老也。閱世久也。見一作念時之事。可喜者少。而可悲者多也。士少勤其身。以干祿仕取名聲。初若可愛。慕者衆也。旣而得其所欲而怠。與迫於利害而遷。求全其

節以保其終者十不一二也。其人康彊飲食平居笑言以相歡樂。察其志意可謂偉然而或離或合不見幾時。遂至於衰病。與其俯仰旦暮之間。忽焉以死者十常八九也。嗚呼公乎。所謂善人君子者。其難得。既如彼而易失。又如此也。故每失一人。未嘗不咨嗟殞泣。至於失聲而長號也。惟一有惟字公材謀足以居大臣。文學足以名後世。宜在朝廷以講國論。而久留於外。宜享壽考以爲人望。而遽云長逝。一作往此搢紳大夫所以聚弔於家。而交朋故舊莫不走哭於位。一作次豈惟老病之人獨易感而多涕也。尙饗。

祭梅聖俞文

維嘉祐五年歲次庚子七月丁亥朔九日乙未。具官歐陽脩謹率具官呂某劉某。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亡友聖俞之靈。而言曰。昔始見子伊川之上。余仕方初。子年亦壯。讀書飲酒握手相歡。談辯鋒出。賢豪滿前。謂言仕宦所至皆然。但當行樂。何有憂患。子去。一作出河南。余貶山峽。三十年間。乖離會合。晚被選擢。濫官朝廷。薦子學舍。吟哦六經。余才過分。可愧非榮。子雖窮厄。日有聲名。余狷而剛。中遭多難。氣血先耗。髮鬚早變。子心寬易。在險如夷。年實加我。其顏不衰。謂子仁人。自宜多壽。余譬膏火。煎熬豈久。事今反此。理固難知。況於富貴。又可必期。念昔河南。同時一輩。零落之餘。惟予子在。子又去我。余存兀然。凡今之遊。皆莫余先。紀行琢辭。子宜余責。送終卹孤。則有衆力。惟聲與淚。獨出余臆。尙饗。

曾祖曾祖母祖祖母焚黃祭文

維嘉祐七年歲次壬寅某月朔日。曾孫具官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及太子少保太保延安郡榮國太夫人之告四通。告於曾祖太保曾祖母太夫人之靈曰。脩以不肖之質。獲蒙祖考之餘休。享有爵祿。材薄任重。繆膺獎擢。踐更二府。國有常典。命及其先。非惟優異。丞弼之臣。蓋所以彰積善垂慶。其來有自。而欲潛光闕德。發耀有時。俾爲臣子者。退得伸孝於家。而進以盡忠於國。是謂一施而兩得。此朝廷所以推仁廣恩。而爲小子之幸也。敢不夙夜祗畏。竭其思慮。勉其不逮。俾有樹立。冀不顛墜其家聲。以對揚天子之寵靈。以永賴祖考之遺德。官有職位。繫身於朝。不得瞻望松楸。親執籩豆。謹遣兄之子廬陵縣尉嗣立以告。祖祖母同詞。

皇考太師祭文

嗣子具官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及太常少卿給事中太子少師太師告身四通。告於皇考太師之靈曰。脩獲罪於天。幼罹孤苦。蒙賴積德。積善之慶。不殞其躬。得從士大夫之列。天子哀其祿不獲養。而寵及其親。曰非以爲榮。俾以伸汝志。亦以示國家推仁廣惠。不忘人之先也。有慶賜之恩。而又有官秩之寵。粵元年秋季。天子恭謝天地於大慶。則有太常少卿之命。四年孟冬。祫享於廟。則有給事中之贈。五年冬十有一月。脩忝貳樞密。則有少師之錫。明年閏八月。承乏東府。則有太師之告。而脩官職有守。不得以時躬親。卽事留君之命於家。不恭不勉。力於其親。不孝罪莫大焉。是以涕泣憂懼。不能自安。謹遣兄之子廬陵縣

尉嗣立以告尙饗。

皇妣太夫人祭文

嗣子具官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及平昌滎陽郡太君安定郡永國太夫人告身四通。告於皇妣太夫人之靈曰。脩有不孝之罪。不得躬親省視松柏者。於茲十年。無歲不請於朝。而訖不獲報。遂以貪冒榮祿。留連歲時。獨幸天子仁恩。教人以孝。俾得寵及其親。故自嘉祐之元。殆今凡四。被追封之告。亦足以少慰烏鳥之心。而備官東府。任責至重。不得退徇其私。有司所下告第之制。所以誕揚休命。寵褒幽顯者。不能躬自臨事。則又以永負至慈。罔極不報之恩。不勝悲慕哀愴之情。謹遣兄之子嗣立以告尙饗。

祭宋侍中文

惟靈明誠敏識。清方粹直。由初考終。不變一德。忽然云亡。天子之惻。富於文章。玉質天葩。施之朝廟。炳耀光華。自茲而絕。學者之嗟。既文一作智且賢。周達善問。惟此不朽。有司之信。輔車其行。禮備哀榮。奠觴爲訣。脩等之誠。尙饗。

英宗皇帝靈駕發引祭文

維治平四年歲次丁未八月丁未朔八日甲寅。具官臣歐陽脩伏觀大行皇帝靈駕發引。臣以官守有職。不得攀號於道左。謹擇順天門外。恭陳薄奠。瞻望靈輿。臣脩西望泣血頓首死罪言曰。伏惟大行皇帝至

仁至孝。本堯舜之心。克儉克寬。躬禹湯之聖。德澤被物。威靈在天。今者因山爲陵。卜萬世而叶吉。同軌畢至。無一人之後期。而臣受恩最深。報國無狀。不能秉鑿持紼。以供賤事。而古人可慕。有媿三良之殉身。罔極銜哀。但同百姓之喪考。尙知豺獺之薦。冀伸犬馬之誠。臣無任號天摧絕。哀慕感切之至。臣脩西望泣血頓首死罪。謹言。

祭石曼卿文

祭一作甲。

維治平四年七月日。具官歐陽脩謹遣尙書都省令史李敷。至於太清。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亡友曼卿之墓下。而弔之以文曰。嗚呼曼卿。生而爲英。死而爲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髣髴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埋藏於地下者。一有吾字。意其不化爲朽壤。而爲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一作之。九莖。奈何荒煙野蔓。荆棘縱橫。風淒露下。走燐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咿嚶。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麀毚。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纍纍乎曠野。與荒城。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媿乎太上之忘情。尙饗。

維治平四年歲次丁未十一月乙亥朔某日具官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太子太傅致仕胡公之靈。自昔並遊儒館。當世英豪。譬如花卉。先後零凋。惟公松柏。凜凜寒標。他人磨礱。爭出圭角。公獨渾然。不見其璞。廊廟之器。誰能測度。晚登大用。蔚有嘉言。予文之鄙。懼不能傳。三十年間。既親且舊。哭不及喪。行不送柩。寫恨臨風。有懷莫究。尙饗。

祭劉給事文

惟熙寧元年歲次戊申四月壬寅朔十五日丙辰。具官脩謹遣通引官行首龐簡。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亡友留臺給事原甫之靈。曰。嗚呼。金百鍊以爲鑑。而萬物不能遁其形。及爲物蝕而蔽其光。頑然無異乎瓦璧。然而一遇良工之藥。磨而瑩之。則可以見肝膽而數毛髮。蓋其可昏者光。不可昏者性。其或廢而或用。由有幸與不幸。若吾原甫者。敏學通於今古。精識造乎幽微。乃百鍊之英。而萬事之鑑也。一爲末疾昏之。至使良醫不能措其術。百藥無所施其功。遂埋至寶。銜恨無窮。此所以士夫驚呼。莫不爲朝廷而痛惜。至於不知命者。皆有疑於造物之工。況相知於道義而久。接於遊從。念以身而莫贖。徒有淚而沾胸。尙饗。

祭丁學士文

嗚呼。元珍。善惡之殊。如火與水。不能相容。其勢然爾。是故鄉人皆好。孔子不然。惡於不善。然後爲賢。子之

美才懿行純德。誰稱諸朝。當世有識。子之憔悴。遂以湮淪。問孰惡子。可知其人。毀善之言。譬若蠅矢。點彼白玉。濯之而已。小人得志。慙快一時。要其得失。後世方知。受侮被謗。無如仲尼。巍然衰冕。不祀桓魋。孟軻之道。愈久彌光。名尊四子。不數臧倉。是以君子脩身而俟。擾擾姦愚。經營一世。迨榮華之銷歇。嗟泯沒其誰記。是皆生則狐鼠。死爲狗彘。惟一賢之不幸。歷千載而猶傷。自古孰不有死。至今獨弔乎沅湘。彼靈均之事業。初未見於南邦。使不遭罹於放斥。未必功顯而名彰。然則彼讒人之致力。乃借譽而揄揚。嗚呼元珍。道之通塞。有命在天。其如予何。孔孟亦然。何以慰子。聊爲此言。寄哀一奠。有涕漣漣。尙饗。

祭吳大資一作長文文

維年月日。具官脩謹遣某人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資政侍郎吳公之靈曰。惟公以孔孟之學。晁董之文。佐佑三朝。始終一節。顧惟庸繆。敢企光塵。而金門玉堂。早接雋遊之末。紫樞黃閣。晚陪國論之餘。雖出處之略同。在進退而則異。余實衰病。久思返於田疇。一作廬公方盛年。宜復還於廊廟。豈期白首。來哭素帷。飲醕百分。尙想平生之意氣。寫哀一奠。不知涕淚之縱橫。尙饗。

祭蔡端明文

維年月日。具官脩謹遣三班奉職指使李敷。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端明殿學士尙書吏部侍郎蔡公君謨之靈曰。嗚呼。盛必有衰。而生必有死。物之常理也。生爲可樂。而死爲可哀。人之常情也。而又有不

幸於其間者。宜其爲恨於無窮也。自公之奮起徒步。而名動京師。遂登朝廷。列侍從。其年壯志銳。而意氣橫出。材宏業茂。而譽望偉然。方公之輝華顯赫之時。而其親享壽考康寧之福。夫得祿及親。人以爲幸也。而公以榮名顯仕。爲之養。綵衣而戲。昔以爲孝也。而公以金章紫綬。悅其顏。使天下爲子者。莫不欲其親如公之親。爲父母者。莫不欲其子如公之爲子也。其榮且樂。可謂盛哉。及其衰也。母夫人喪。猶在殯。而公已臥病於苦幽之間。而愛子長而賢者。遽又卒於其前。遂以奄然而瞑目。一孤藐然。以爲二喪之主。嗚呼。又何其不幸也。此行路之人聞之。皆爲之出涕。況於親戚朋友乎。況如脩者。與公之遊最久。而相知之最深者乎。夫世之舉遠以爲言者。不過曰四海而閩負南海。齊臨東海。使脩不得躬一觴之奠。寫長慟之哀。此其爲恨。又可涯哉。尙饗。

青州求晴祭文

求晴一作祈晴

維年月日。具官脩謹以清酌之奠。致告于東嶽天齊仁聖帝而言曰。夫麥之爲物。歷四時而後實。凡所以生育長養成就之功。可謂至矣。以四時之功而成之。以數日之雨而壞之。此殆非天之意也。非神之欲也。農服耒耜。有勞筋苦骨之勤。而水旱之災。螟蝗之孽。豐歲常少。而凶歲常多。所得常不補其所失。天之至仁。憫斯民之若此也。故於其間。時賜一大豐之歲。以償之。夫豐歲。可謂難得也。旣賜與之。又遽奪之。此非天之意也。非神之欲也。今在田者垂穗而蔽野。在場者其積而如坻。民徬徨而視之。穗者不得施其手。積

者不得入於廩。使皆化爲羽翼而飛揚之。豈不可惜也哉。此非天之意也。非神之欲也。惟神之惠。假以十日之不雨。以成天之大賜。使收穫得以時。而民足食。公足用。是則賴神之靈。假之旬浹之頃。而九州數千里之地。公私皆受其賜矣。蓋所假者少。而所利者多。故敢以爲請。尙饗。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祭程相公文】韜一作

【祭吳大資文】金門一作金馬

【青州求晴文】斯民之若此也。之字下有若字。

居士外集

卷一

樂府七首

擬玉臺體七首

欲眠

行人夜已斷。明河南陌頭。雙璫不擬解。更欲要君留。

攜手曲

落日堤上行。獨歌攜手曲。卻憶攜手人。處處春華綠。

雨中歸

朝看樓上雲。日暮城南雨。路遠香車遲。迢迢向何所。

別後

連環結連帶。贈君情不忘。暫別莫言易。一夕九回腸。

夜夜曲

浮雲吐明月。流影玉塔陰。千里雖共照。安知夜夜心。

落日窗中坐

朝聞驚禽去。日暮見禽歸。瑤琴坐不理。含情復爲誰。
一作與誰。

領邊繡

雙鴛刺繡領。燦爛五文章。暫近已復遠。猶持歌扇障。

古詩四十首

七交七首

河南府張推官

堯夫大雅哲。稟德實溫粹。霜筠秀含潤。玉海湛無際。平明坐大府。官事盈案几。高談遣放紛。外物不能累。非惟席上珍。乃是青雲器。

尹書記

師魯天下才。神鋒凜豪雋。逸驥臥秋櫪。意在駸駸迅。平居弄翰墨。揮洒不停瞬。談笑帝王略。驅馳古今論。良工正求玉。片石胡爲韞。

楊戶曹

子聰江山稟。弱歲擅奇譽。盱衡恣文辯。落筆妙言語。胡爲冉冉趨。三十滯公府。美璞思善價。浮雲有夷路。

大雅惡速成。俟命宜希古。

梅主簿

聖俞翹楚才。乃是東南秀。玉山高岑岑。映我覺形陋。離騷喻草香。詩人識鳥獸。城中爭擁鼻。欲學不能就。平日禮文賢。寧久滯奔走。

張判官

洛城車隆隆。曉門爭道入。連袂紛如帷。文者豈無十。壯矣張太素。拂羽擇其集。遠慕鄴才子。一笑懽相挹。雖有軒與冕。攀翔莫能及。人將孰君子。盍視其遊執。

王秀才

幾道顏之徒。沈深務覃聖。采藻薦良璧。文潤相輝映。入市羊駕車。談道犀爲柄。時時一文出。往往紙價盛。無爲戀丘樊。遂滯蒲輪聘。

自敘

余本漫浪者。茲亦漫爲官。胡然類鴟夷。託載隨車轅。時士不俛眉。默默誰與言。賴有洛中俊。日許相躋攀。飲德醉醇酎。襲馨佩春蘭。平時罷軍檄。文酒聊相歡。

答楊關

一作子靜喜一作祈

雨長句

吾聞陰陽在天地。升降上下無時窮。環回不得不差失。所以歲時無常豐。古之爲政知若此。均節收斂勤人功。三年必有一年食。九歲一作年常備三歲一作年凶。縱令水旱或一作忽時遇。以多補少能相通。今者吏愚不善政。民亦游惰離於農。軍國賦斂急星火。兼并奉養過王公。終年之耕幸一熟。聚而耗者多於蠶。是以比歲屢一作累登稔。然而民室常虛空。遂令一時暫一作遭不雨。輒以困急號天翁。一作公賴天閱民不責吏。甘澤一作樹流布何其濃。農當勉力吏當愧。敢不酌酒澆神龍。

嵩山十二首

公路澗

驅馬渡寒流。斷澗橫荒堡。槎危欲欹岸。花落多依草。擊汰翫游鯈。倒影看飛鳥。留連愛芳杜。漸下四峯照。拜馬澗

昔聞王子晉。把袂浮丘仙。金駿於此墮。吹笙不復還。玉蹄無迹久。澗草但荒煙。

二室道

二室對岩巖。羣峯聳嶠直。雲隨高下起。路轉參差碧。春晚桂叢深。日下山煙白。芝英已可茹。悠然想泉石。自峻極中院步登太室中峯

繫馬青松陰。躡屣蒼崖路。驚鳥動林花。空山答人語。雲霞不可攬。直入冥冥霧。

玉女窗

玉女不可邀。蒼崖鬱岩直。石乳滴空竇。仰見沈寥碧。徙倚難久留。桂樹含春色。

玉女擣衣石

玉女擣仙衣。夜下青松嶺。山深風露寒。月杵遙相應。靈蹤杳可尋。片石秋光瑩。

天門

石徑方盤紆。雙峯忽中斷。呀豁青冥間。畜泄煙雲亂。杉蘿試舉手。自可階天漢。

天門泉

舊號救命泉。惡其名鄙。因取美名。書為續命泉。大書三字。立於泉側。

煙霞天門深。靈泉吐巖側。雲濕顯氣寒。石老林腴碧。長松暫休坐。一酌煩心滌。

天池

高步登天池。靈源湛然吐。俯窺不可見。淵默神龍護。靜夜天一作松籟寒。宿客疑風雨。

三醉石

三醉石在八仙壇上。南臨巨崖。峯岫迤邐。蒼煙白雲。鬱鬱在下。物外之適。相與酣酌。坐石飲醉。似非人間。因索筆目梅聖俞書三醉字於石上。而三人者又各題其姓名而刻之。

拂石登古壇。曠懷聊共醉。雲霞伴酣樂。忽在千峯外。坐久還自醒。日落松聲起。

峻極寺

路入石門見蒼蒼深靄間。雲生石砌潤。木老天風寒。客來依返照。徒倚聽山蟬。

中峯

望望不可到。行行何屈盤。一逕林杪出。千巖雲下看。煙嵐半明滅。落照在峯端。

初秋普明寺竹林小飲餞梅聖俞分韻得亭臯木葉下五首

臨水復欹石。陶然同醉醒。山霞坐未斂。池月來亭亭。
洛城風日美。秋色滿蘅臯。誰同茂林下。掃葉酌松醪。
野水竹間清。秋山酒中綠。送子此酣歌。淮南應落木。
勸客芙蓉盃。欲攀芙蓉葉。垂楊礙行舟。演漾回輕楫。
山水日已佳。登臨同上下。衰蘭尙可採。欲贈離居者。

和謝學士泛伊川浩然無歸意因詠劉長卿佳句作欲留篇之什

久不見南山。依然已秋色。悠哉川上行。復邀城中客。木落山半空。川明潦尤積。飛鳥鑑中看。行雲舟中白。
夷猶白蘋裏。笑傲清風側。極浦追所遠。回峯高易夕。觴詠共留連。高懷追昔賢。惟應謝公興。不減向臨川。

戲書拜呈學士三丈

淵明本嗜酒。一錢常不持。人邀輒就飲。醕酌與籃歸。歸來步三徑。索寞繞東籬。詠句把黃菊。望門逢白衣。

欣然復坐酌。獨醉臥斜暉。

和楊子聰答聖俞月夜見寄

秋露藹已繁。迢迢星漢回。皎潔庭際月。流光依井苔。有客愛涼景。幽軒爲君開。所思不可極。但慰清風來。

謝人寄雙桂樹子

有客賞芳叢。移根自幽谷。爲懷山中趣。愛此崑下綠。曉露秋暉浮。清陰藥欄曲。更待繁花白。邀君弄芳馥。

雨中獨酌二首

老大世情薄。掩關外郊原。英英少年子。誰肯過我門。宿雲屯朝陰。暑雨清北軒。逍遙一罇酒。此意誰與論。酒味正薰烈。吾心方浩然。鳴禽時一弄。如與古人言。

幽居草木深。蒙籠蔽窗戶。鳥語知天陰。蛙鳴識天雨。亦復命罇酒。欣茲却煩暑。人情貴自適。獨樂非鐘鼓。出門何所之。閉門誰我顧。

庭前兩好樹

庭前兩好樹。日夕欣相對。風霜歲苦晚。枝葉常葱翠。午眠背清陰。露坐蔭高蓋。東城桃李月。車馬傾闐闐。而我不出門。依然伴憔悴。榮華不隨時。寂寞幸相慰。君子固有常。小人多變態。

綠竹堂獨飲

夏篔解籜陰加繆。臥齋公退無喧囂。清和況復值佳月。翠樹好鳥鳴咬咬。芳罇有酒美可酌。胡爲欲飲先
長謠。人生暫別客秦楚。尙欲泣淚相攀邀。况茲一訣乃永已。獨使幽夢恨蓬蒿。憶予驅馬別家去。去時柳
陌東風高。楚鄉留滯一千里。歸來落盡李與桃。殘花不共一日看。東風送哭聲嗷嗷。洛池不見青春色。白
楊但有風蕭蕭。姚黃魏紫開次第。不覺成恨俱零凋。榴花最晚今又拆。紅綠點綴如裙腰。年芳轉新物轉
好。逝者日與生期遙。予生本是少年氣。磋磨牙角爭雄豪。馬遷班固泊歆向。下筆點竄皆嘲嘈。客來共坐
說今古。紛紛落盡玉塵毛。彎弓或擬射石虎。又欲醉斬荆江蛟。自言剛氣貯心腹。何爾柔軟爲脂膏。吾聞
莊生善齊物。平日吐論奇牙聲。憂從中來不自遣。強叩瓦缶何譏譏。伊人達者尙乃爾。情之所鍾况吾曹。
愁填胸中若山積。雖欲強飲如沃焦。乃判疑自古英壯氣。不有此恨如何消。又聞浮屠說生死。滅沒謂若
夢幻泡。前有萬古後萬世。其中一世獨叨螭。安得獨洒一楊淚。欲助河水增滔滔。古來此事無可奈。不如
飲此罇中醪。

暇日雨後綠竹堂獨居兼簡府中諸僚

新晴竹林茂。日夕愛此君。佳禽暎翠樹。若與幽人親。掃徑綠苔靜。引流清派分。開軒見遠岫。欹枕送歸雲。
桐槿漸秋意。琴觴懷友文。浩然滄洲思。日厭京洛塵。車騎方開府。梁王多上賓。平時罷飛檄。行樂喜從軍。
騎省悼亡後。漳濱多病身。南窗若可傲。方事陶潛巾。

江上彈琴

江水深無聲。江雲夜不明。抱琴舟上彈。棲鳥林中驚。遊魚爲跳躍。山風助清冷。境寂聽愈真。絃舒心已平。用茲有道器。寄此無景情。經緯文章合。諧一作調和雌雄鳴。颯颯驟風雨。隆隆隱雷霆。無射變凜冽。黃鍾催發生。詠歌文王雅。怨刺離騷經。二典意澹薄。三盤語丁寧。琴聲雖可狀。琴意誰可聽。

送白秀才西歸

白子來自西。投我文與書。升階揖讓席。言氣溫且舒。萬轍走聲利。獨趨仁義塗。仁義荒已久。斤鋤費耕除。吾常患力寡。欣子好古徒。終當竭其力。剗治爲通衢。旌旄侍天子。安駕五輅車。盡驅天子疑民。垂白歌其隅。子其從我游。有志知何如。

鞏縣初見黃河

河決三門合四水。徑流萬里東。輸海鞏洛之山夾而峙。河來齧山作沙背。山形迤邐若奔避。河益汹汹怒而冒。舟師弭楫不以帆。頃刻奔過不及視。舞波淵旋投沙渚。聚沫倏忽爲平地。下窺莫測濁且深。癡龍恣魚肆。憑恃我生居南不識河。但見禹貢書之記。其言河狀鉅且猛。驗河質書信皆是。昔者帝堯與帝舜。有子朱商不堪嗣。皇天意欲開禹聖。以水病堯民以潰。堯愁下人瘦若腊。衆臣薦鯨帝曰試。試之九載功不效。遂殛羽山慙而斃。禹羞父罪哀且勤。天始以書畀於姁。書曰五行水潤下。禹得其術因而治。鑿山疏流

浚畎澮。分擘枝派有條理。萬邦入貢九州宅。生人始免生鱗尾。功深德大夏以家。施及三代蒙其利。江海
淮濟泊漢沔。豈不浩渺汪而大。收波卷怒畏威德。萬古不敢肆凶厲。惟茲濁流不可律。歷自秦漢尤爲害。
崩堅決壅勢益橫。斜跳旁出惟其意。制之以力不以德。驅民就溺財隨弊。蓋聞河源出崑崙。其山上高大
無際。自高瀉下若激箭。一直一曲一千里。湍雄衝急乃迸溢。其勢不得不然爾。前歲河怒驚滑民。浸漱洋
洋淫。一作注不止。滑人奔走若鋒駭。河伯視之以爲戲。呀呀怒口缺若門。日啖薪石萬萬計。明堂天子聖且
神。悼河不仁嗟曰喟。河伯素頑不可令。至誠一感惶且畏。引流辟易趨故道。閉口不敢煩官吏。遵塗率職
直東下。咫尺莫可離其次。爾來歲星行一周。民牛飽芻邦羨費。滑人居河飲河流。耕河之壩浸河漬。嗟河
改凶作民福。嗚呼明堂聖天子。

代書寄尹十一兄楊十六王三

並轡登北原。分首昭陵道。秋風吹行衣。落日下霜草。昔日憩鞏縣。信馬行苦早。行行過任村。遂歷黃河隩。
登高望河流。洶洶若怒鬧。予生平居南。但聞河浩渺。停鞍暫遊目。茫洋肆驚眺。並河行數曲。山坡亦縈繞。
矍子與山口。呀險乃天竈。秤鉤真如鉤。上下欲顛倒。虎牢吏當關。譏問名已告。滎陽夜聞雨。故人留我笑。
明朝已高塵。轄車引旌纛。傳云送主喪。寇窳詣墳兆。後乘皆輜輶。輪轂相輝照。辟易未及避。廬兒已呵噉。
午出鄭東門。下馬僕射廟。中牟去鄭遠。記里十餘墩。抵牟日已暮。僕馬困米橐。漸望閭闔門。岫若中天表。

趨門爭道入。羈鞅不及掉。浪壇遊九衢。風埃嘆何浩。京師天下聚。奔走紛擾擾。但聞街鼓喧。忽忽夜復曉。追懷洛中俊。已動思歸操。爲別未期月。音塵一何杳。因書寫行役。聊以爲君導。

別聖俞

車馬古城隅。喧喧分曉色。行人念歸塗。居者徒慘惻。薄宦共羈旅。論交喜金石。薦以朋酒懽。寧知歲月適。人事坐云變。出處俄乖隔。關山自茲始。揮袂舉輕策。歲暮寒雲多。野曠陰風積。征蹄踐嚴霜。別酒臨長陌。應念同時人。獨爲未歸客。

送劉秀才歸河內

落日古京門。車馬動行色。河上多悲風。山陽有歸客。朽篋蠹蟲篆。遺文摹鳥迹。言干有司知。豈顧詩人識。山陂歲始寒。霰雪密已積。還家寧久留。方言事征軛。

【普明寺小飲】蘅一作

【雨中獨酌】烈一作

【初見黃河】生人一作

卷二

古詩二十七首

數詩

一室曾何掃。居閑俗慮平。二毛經節變。青鑑不須驚。三復磨圭戒。深防悔吝生。四愁寧敢擬。高詠且陶情。五鼎期君祿。無思死必烹。六奇還自祕。海寓正休兵。七日南山霧。彪文幸有成。八門當鼓翼。凌厲指霄程。九德方居位。皇猷日月明。十朋如可問。從此卜嘉亨。

答錢寺丞憶伊川

之子問伊川。伊川已春色。綠芷雜芳浦。青溪含白色。山阿昔留賞。屐齒無遺迹。惟有崑桂花。留芳待歸客。

書懷感事寄梅聖俞

相別始一歲。幽憂有百端。乃知一世中。少樂多悲患。平聲每憶少年日。未知人事艱。顛狂無所閔。落魄去羈牽。三月入洛陽。春深花未殘。龍門翠鬱鬱。伊水清潺潺。逢君伊水畔。一見已開顏。不暇謁大尹。相攜步香山。自茲愜所適。便若投山猿。幕府足文士。相公方好賢。希深好風骨。迥出風塵間。師魯心磊落。高談義與軒。子漸口若訥。誦書坐千言。彥國善飲酒。百盞顏未丹。幾道事閑遠。風流如謝安。子聰作參軍。常跨破虎韉。子野乃禿翁。戲弄時脫冠。次公才曠奇。王霸馳筆端。聖俞善吟哦。共嘲爲閬仙。惟予號達老。醉必如張顛。洛陽古郡邑。萬戶美風煙。荒涼見宮闕。表裏壯河山。相將日無事。上馬若鴻翩。出門盡垂柳。信步卽名

園嫩籜筠粉暗。淥池萍錦翻。殘花落酒面。飛絮拂歸鞍。尋盡水與竹。忽去嵩峯巔。青蒼綠萬仞。杳藹望三川。花草窺澗竇。崎嶇尋石泉。君吟倚樹立。我醉欹雲眠。子聰疑日近。謂若手可攀。共題三醉石。留在八仙壇。水雲心已倦。歸坐正盃盤。飛瓊始十八。妖妙猶雙環。疑寒篁暖鳳鶩。銀甲調鴈絃。自製白雲曲。始送黃金船。珠簾捲明月。夜氣如春煙。燈花弄粉色。酒紅生臉蓮。東堂榴花好。點綴裙腰鮮。插花雲髻上。展簾綠陰前。樂事不可極。甜歌變爲歎。平聲詔書走東下。丞相忽南遷。送之伊水頭。相顧淚潸潸。臘月相公去。君隨赴春官。送君白馬寺。獨入東上門。故府誰同在。新年獨未還。當時作此語。聞者已依然。

雜言答聖俞見寄兼簡東京諸友

昔君居洛陽。樂事無時有。寶府富文章。謝墅從親友。豐年政頗簡。命駕時爲偶。不問竹林主。仍攜步兵酒。芬芳一作非。弄嘉月。翠綠相森茂。

聞梅二授德興令戲書

君家小謝城。爲客洛陽裏。綠髮方少年。青衫喜爲吏。重湖亂山綠。歸夢寄千里。洛浦見秋鴻。江南老芳芷。自言北地禽。能感南人耳。京國本繁華。馳逐多英軌。爭歌白雪曲。取酒西城市。朝逢油壁車。暮結青驄尾。歲月條可忘。行樂方未已。忽爾畏簡書。翻然浩歸思。江山故國近。風物饒陽美。楚柚煙中黃。吳蕞波上紫。還鄉問井邑。上堂多慶喜。離別古所難。更畏秋風起。

戲贈

莫愁家住洛川傍。十五纖腰聞四方。堂上金罇邀上客。門前白馬繫垂楊。春風滿城花滿樹。落日花光爭粉光。城頭行人莫駐馬。一曲能令君斷腸。

寄左軍巡劉判官

遙聽洛城鐘。獨渡伊川水。綠樹鬱參差。行人去無已。因高望京邑。驅馬沿山趾。落日亂峯多。龍門何處是。罷官後初還。襄城弊居述。懷十韻回寄洛中舊寮。

路盡見家山。欣然望吾廬。陋巷叩柴扉。迎候遙驚呼。兒童戲竹馬。田里邀籃輿。春桑鬱已綠。歲事催農夫。朝日飛雉雥。東臯新雨餘。植杖望遠林。行歌登故墟。夙志在一壑。茲焉將荷鋤。言謝洛社友。因招洛中愚。馬卿已倦客。嚴安猶獻書。行矣方于役。豈能遂歸歟。

和聖俞聚蚊

頽陽照窮巷。暑退涼風生。夫子臥環堵。振衣步前楹。愁煙四隣起。烏雀喧空庭。餘景藹欲昏。衆蚊復一作衆。薨薨羣飛豈能數。但厭聲營營。抱琴不暇撫。揮塵無由停。散帙復歸臥。詠言聊寫情。覆載無巨細。善惡皆生成。朽木出衆蠹。腐草爲飛螢。書魚長陰溼。醯雞由鬱蒸。豕鬣固多虱。牛闌常聚蚩。元氣或壹鬱。播之爲孽腥。卑臭乃其類。清虛非所經。華堂敞高棟。綺疏仍藻局。金釭瑩椒壁。玉壺含夜冰。終朝事薰拔。豈敢近

簷。富貴非苟得。抱節居茅衡。陰牆百蟲聚。下偃衆穢盈。何嘗曲肱樂。但苦聚雷聲。江南美山水。水木正秋明。自古佳麗國。能助詩人情。喧囂不可久。片席何時征。

送劉學士知衡州

楊子懶屬書。平居惟嗜酒。一沐或彌旬。解醒須五斗。淡爾輕榮利。何常問無有。忍憶四回一作馬歸。行爲一塵守。湘酎自古醇。醕水聞名久。簿領但盈几。聖經不離口。湖田賦稻蟹。民訟爭壠畝。兀爾卽沈冥。安能知可否。聊爲寄情樂。豈與素懷偶。藏器思適時。投刃寧煩手。行當考官績。勿復困罌缶。

送張屯田歸洛歌

昔年洛浦見花落。曾作悲歌歌落花。愁來欲遣何可奈。時向金河尋杜家。杜家花雖非絕品。猶可開顏爲之飲。少年意氣易成懽。醉不還家伴花寢。一來京國兩傷春。憔悴窮愁九陌塵。紅房紫萼處處有。騎馬欲尋無故人。黃河三月入隋河。河水多時悵望多。爲憐此水來何處。二字一作處遠中有伊流與洛波。忽聞君至自西京。洗眼相看眼暫明。心衰面老畏人問。驚我瘦骨清如冰。今年七月妹喪夫。稚兒孀女啼呱呱。季秋九月子喪婦。十月厭厭成病軀。端居移病新城下。日不出門無過者。獨行時欲強高歌。一曲未終雙涕灑。可憐明月與春風。歲歲年年事不同。暫別已嗟非舊態。再來應是作衰翁。感時惜別情無已。無酒送君空有淚。西歸必有問君人。爲道別來人若此。

述懷送張慤之

鬱鬱河堤綠樹平。送君因得到東城。落花已盡鶯猶囀。垂柳初長蟬欲鳴。去年送客亦曾到。正值楊花亂芳草。人心不復故時歡。景物自隨時節好。感今懷昔復傷離。一別相逢知幾時。莫辭今日一罇酒。明日思君難重持。東吳山水天下秀。羨君輕舟片帆逗。江城月下夜聞歌。淮浦山前朝放溜。樂哉此行時未晚。萬壑千巖不知遠。可憐客病厭京塵。寂寞淹留已再春。扁舟待得東南下。猶更河橋送幾人。

送子野

四時慘舒不可調。冬夏寒暑易鬱陶。春陽著物大軟媚。獨有秋節最勁豪。金方堅剛屏炎瘴。兌氣高爽清風颭。煙霞破散灑氣豁。山河震發地脈搖。天開寶鑑露寒月。海拍積雪卷怒潮。光輝通透奪星耀。蟠潛驚奮鬪。蜃蛟高樓精爽毛。髮竦壯懷直。恐衝斗杓。欲飛輕衣上拂漢。擬乘二氣戲鸞濤。念時文法密於織。羈縻束縛不自聊。豈無策議獻人主。扼持舌在口已膠。當秋且幸際軒豁。誰能兒女聽螭蝮。君方壯歲襟宇快。名聲樂與家聲高。輕舟從遊山川底。詩酒合興皆翹翹。堪嗟宋玉自悲攪。可並張翰同逍遙。功名富貴有時到。忍把壯節良辰消。

送劉十三南遊

泱泱汴河流。櫓聲過晚浦。行客問吳山。舟人多楚語。春深紫蘭澤。夏早黃梅雨。時應賦登眺。聊以忘羈旅。

與李獻臣宋子京春集東園得節字

綠野秀可餐。遊驂喜初結。芸局苦寂寥。禁署隔清切。歡言得幽尋。況此及嘉節。鳥哢已關關。泉流初決決。紫萼繁若綴。翠茗柔可擷。屢期無後時。芳物畏鷓鴣。

晚泊岳陽

臥聞岳陽城裏鐘。繫舟岳陽城下樹。正見空江明月來。雲水蒼茫失江路。夜深江月弄清輝。水上人歌月下歸。一闕聲長聽不盡。輕舟短楫去如飛。

新開棊軒呈元珍表臣

竹樹日已滋。軒窗漸幽興。人閑與世遠。鳥語知境靜。春光藹欲布。山色寒尙映。獨收萬慮心。於此一枰競。

代贈田文初

感君一顧重千金。贈君白璧爲妾心。舟中繡被薰香夜。春雪江頭三尺深。西陵長官頭已白。憔悴窮愁一作媿相識。手持玉盃唱陽春。江上梅花落如積。津亭送別君未悲。夢闌酒解始相思。須知巫峽聞猿處。不似荆江夜雪時。

惠泉亭

一本序云某啓伏觀知軍學士文丈新理惠泉謹爲拙詩十六句伏惟采覽

翠壁刻孱顏。煙霞跬步間。使君能愛客。朝夕弄山泉。春巖雨過春流長。置酒來聽山溜響。鑑中樓閣俯清

池雪裏峯巒開曉幌。須知清興無時已。酒美賓嘉自相對。席間誰伴謝公吟。日暮多逢山簡醉。淹留桂樹幾經春。野鳥巖花識使君。使君今是罇前客。誰與山泉作主人。

過張至祕校莊

田家何所樂。簞笠日相親。桑條起蠶事。莒葉候耕辰。望歲占風色。寬徭知政仁。樵漁逐晚浦。雞犬隔前村。泉溜塍間動。山田樹杪分。鳥聲梅店雨。野色柳橋春。有客問行路。呼童驚候門。焚魚酌白醴。但坐且懽忻。

行次葉縣

朝渡汝河流。暮宿楚山曲。城陰日下寒。野氣春深綠。征車倦長道。故國有喬木。行行漸樂郊。東風滿平陸。將至淮安馬上早行學謝靈運體六韻

晴霞煦東浦。驚鳥動煙林。曙河兼斗沒。杳一作杳嶂隱雲深。寒雞隔樹起。曲塢留風吟。征夫倦行役。秋興感登臨。衡一作衡臯積涂一作矜迴。江籬香露沉。行矣歲華晚。堅歎勞歎音。

自岐一作枝江山行至平陸驛五言二十四韻

岐江望平陸。百里千餘嶺。蕭條斷煙火。莽蒼無人境。峯巒互前後。南北失壬丙。天秋雲愈高。木落歲方冷。水涉愁蠍射。含沙也林行憂虎猛。萬仞懸巖崖。一鈞履枯梗。緣危類猿狖。陷淖若鼃黽。腰輿懼傾撲。頰馬倦鞭警。攀躋誠畏塗。習俗羨蠻獷。度隘足雖踈。因高目還騁。九野畫荆衡。羣山亂巫郢。煙嵐互明滅。點綴成

一作
若。圖屏時時度深谷。往往得佳景。翠樹鬱如蓋。飛泉溜垂綆。幽花亂黃紫。薜粲弄光影。山鳥囀成歌。寒
蛸嘒如哽。登臨雖云勞。一作巨細得周省。晨裝趁徒旅。夕宿訪閭井。村暗水茫茫。雞鳴星耿耿。登高近佳
節。歸思時引領。谿菊薦山罇。田駕佑烹鼎。家近夢先歸。夜寒衾屢整。崎嶇念行役。昔宿已爲永。豈如江上
舟。掉歌方酌酌。初泛舟荆江。棋酒甚歡。故有此句。

春日西湖寄謝法曹歌

西湖春色歸。春水綠於染。羣芳爛不收。東風落如糝。西湖者。許昌勝地也。參軍春思亂如雲。白髮題詩愁送春。謝君
情未老。已白髮野思。到春如亂雲之句。遙知湖上一罇酒。能憶天涯萬里人。萬里思春尙有情。忽逢春至客心驚。雪消門外
千山綠。花發江邊二月晴。少年把酒逢春色。今日逢春頭已白。異鄉物態與人殊。惟有東風舊相識。

答謝景山遺古瓦硯歌

火數四百炎靈銷。誰其代者當塗高。窮姦極酷不易取。始知文景基局牢。坐揮長喙啄天下。豪傑競起如
蠅毛。董呂催汜相繼死。紹術權備爭咆咻。力彊者勝怯者敗。豈較才德爲功勞。然猶到手不敢取。而使螟
蝗生蝮螭。子丕當初不自恥。敢謂舜禹傳之堯。得之以此失亦此。誰知三馬食一槽。當其盛時爭意氣。叱
咤靈電生風颯。干戈戰罷數功閔。周蔑方召堯無臯。英雄致酒奉高會。巍然銅雀高岩岩。圓歌宛轉激清
徽。妙無左右回纖腰。一朝西陵一作西朝看拱木。寂寞總帳空蕭蕭。當時淒涼已可歎。而況後世悲前朝。

高臺已傾漸平地。此瓦一墜埋蓬蒿。苔文半滅荒土蝕。戰血曾經野火燒。敗皮弊網各有用。誰使鐫鑿成
凸凹。景山筆力若牛弩。句逾語老能揮毫。嗟予奪得何所用。簿領朱墨徒紛淆。走官南北未嘗捨。緹襲三
四勤緘包。有時屬思欲飛灑。意緒軋軋難抽縲。舟行屢備一作被水神奪。往往冥晦遭風濤。質頑物久有精
怪。常恐變化成靈妖。名都所至必傳玩。愛之不換魯寶刀。長歌送我怪且偉。欲報慚愧無瓊瑤。

古瓦硯

甄瓦賤微物。得廁筆墨間。於物用有宜。不計醜與妍。金非不爲寶。玉豈不爲堅。用之以發墨。不及瓦礫頑。
乃知物雖一作微賤。當用價難攀。豈惟瓦礫爾。用人從古難。一作然

新營小齋鑿地爐輒成五言三十七韻

霜降百工休。居者皆入室。瑾戶畏初寒。開爐代溫律。規模不盈丈。廣狹足容膝。軒窗共幽窳。竹柏助蒙密。
辛勤慚巧官。窮賤守卑秩。無術政奚爲。有年秋屢實。文書少期會。租訟省鞭撻。地僻與世疎。官閑得身佚。
荆蠻苦卑陋。氣候常壹鬱。天日每陰翳。風飈多凜凜。衰顏慘時晚。病骨知寒疾。蠻牀勸晨興。籃輦厭朝出。
南山近樵採。僮僕免呵叱。禦歲畜蹲鴟。饋客薦包橘。霜薪吹晶熒。石鼎沸啾唧。披方養丹砂。候節煎去聲秋
朮。西鄰有高士。轆軻臥蓬蓽。鶴髮善高談。鮐背便平聲炙熨。披裘屢相就。束縵亦時乞。傳經伏生老。愛酒揚
雄吃。晨灰煖餘盃。夜火爆山栗。無言兩忘形。相對或終日。微生慕剛毅。勁強去聲早難屈。自從世俗牽。常恐

天性失。仰茲微官祿。養此多病質。省躬由一言。無枉慕三黜。因知吏隱樂。漸使欲心窒。面壁或僧禪。倒冠聊酒逸。螟蠅輕二豪。一馬齊萬物。啓期爲樂三。叔夜不堪七。負薪幸有一作自。瘳舊學頗思述。興仁閱今古。一作古今。圖籍羅甲乙。魯冊謹會盟。周公豕凶吉。詳或作鮮。明左丘辯。馳騁馬遷筆。金石互鏗鐫。風雲生倏忽。豁爾一開卷。慨然時揜帙。浮沉恣其間。適若遂聲聒。一作邀佚。吾居誰云陋。所得乃非一。五斗豈須慚。優游歲將畢。

【送劉學士知衡州】何常。常疑是嘗。

【述懷】復傷離。復一作更。

【寄謝法曹】思春。一作思君。

【古瓦硯歌】致酒。疑是置酒。

【新營小齋】詳明。衆本皆作詳明。唯薛齊誼編年引此詩作詳明。

卷三

古詩三十首

南嶠

洪宋區夏廣。恢張際四維。狂孽久不聳。民物含一作春熙。耆稚適所尙。游泳光華時。遽然攝提歲。南獠掠邊陲。子因叩村叟。此事曷如斯。初似卻人問。未語先涕垂。收涕謝客問。爲客陳始基。撫水有上源。水淺山嶮巖。生民三千室。聚此天一涯。狼勇復輕脫。性若鹿與麋。男夫不耕鑿。刀兵動相隨。宜融兩境上。殺人取其貲。因斯久久來。此寇易爲羈。鼠竊及蟻聚。近裏焉敢窺。勢亦不久住。官軍來卽馳。景德祥符後。時移事亦移。四輔哲且善。天子仁又慈。將軍稱招安。兵非羽林兒。龍江一牧拙。邏騎材亦非。威惠不兼深。徒以官力欺。智略仍復短。從此難羈縻。引兵卸甲嶺。部陣自參差。鋒鏑殊未接。士卒心先離。奔走六吏死。初在懷甲嶺。殺傷范禮寶王崇班等六人。落陣死。明知國挫威。自茲賊聲震。直寇融州湄。縣宇及民廬。燬蕩無子遺。利鏃淬諸毒。中膚無藥醫。長刀斷人股。橫屍滿通達。婦人及孳產。驅負足始歸。堂堂過城戍。何人敢正窺。外計削奏疏。一聞宸闈赫爾天。斯怒選將興。王師精甲二萬餘。猛毅如虎貔。劍戟凜秋霜。旌棨閃朝曦。八營與七萃。豈得多於茲。外統三路進。小敵胡能爲。前驅已壓境。後軍猶未知。逶迤至蠻域。但見空稻畦。搜羅一月餘。不戰師自罷。荷戈莫言苦。負糧深可悲。哀哉都督郵。無辜遭屠糜。昭州都曹皇甫僅三人。部糧入洞。遭蠻賊掩殺。及害夫力千餘。曉咋計不出。還出招安辭。半降半來拒。蠻意猶狐疑。厚以繒錦贈。狙心詐爲卑。戎帳草草起。賊戈躡背揮。我聆老叟言。不覺顰雙眉。吮毫兼疊簡。占作南獠詩。願值采詩官。一敷于彤墀。

西陵山水天下佳。我昔謫官君所嗟。官閑憔悴一病叟。縣古瀟灑如山家。雪消深林自斷一作筍。人響空山隨摘茶。有時攜酒探幽絕。往往上下窮烟霞。崑蓀綠縵軟可藉。野卉青紅春自華。風餘落蕊飛面旋。日暖山鳥鳴交加。貪追時俗翫歲月。不覺萬里留天涯。今來寂寞西崗口。秋盡不見東籬花。市亭插旗鬪新酒。十千得斗不可賒。材非世用自當去。一舸聲牙揮釣車。君能先往勿自滯。行矣春洲生荻芽。

答梅聖俞寺丞見寄

憶昔識君初。我少君方壯。風期一相許。意氣曾誰讓。交遊盛京洛。鱗俎陪丞相。駉驥日相追。鸞鳳志高颺。詞章盡崔蔡。論議皆歆向。文會忝予盟。詩壇推子將。談精鋒愈出。飲劇歡無量。賈勇爲無前。餘光誰敢望。茲年五六歲。人事堪悽愴。南北頓睽乖。相離獨飄蕩。失杯由畫足。傷手因代匠。移書雖激切。拙語非欺誑。安知乃心愚。而使所言妄。權豪不自避。斧質誠爲當。蒼皇得一邑。奔走踰千嶂。楚峽聽猿鳴。荆江畏蛟浪。蠻方異時俗。景物殊氣象。綠髮變風霜。丹顏侵疾痒。常憂鵬鳥窺。幸免江魚葬。今茲荷寬宥。遷徙來漢上。憔悴戴囚冠。驅馳嗟俗狀。王事多倥偬。學業差遺忘。未能解綬去。所戀寸祿養。舉足畏逢仇。低頭惟避謗。忻聞故人近。豈憚驅車訪。一別各衰翁。相見問無恙。交情宛如舊。歡意獨能強。幸陪主人賢。更值芳洲漲。菱荷亂浮泛。水竹涵虛曠。清風滿談席。明月臨歌舫。已見洛陽人。重聞畫樓唱。怡然壹鬱寫。慙爾累囚放。自從還邑來。會此驕陽亢。神靈多請禱。租訟煩笞撻。猶須新秋涼。漢水臨一作清漾。野稼蕩浮雲。晴山開

疊障聊以助吟詠。亦可資酣暢。北轅如未駕。幸子能來覲。

酬聖俞朔風見寄

因君朔風句。令我苦寒吟。離別時未幾。崢嶸歲再陰。驚飈擊曠野。餘響入空林。客路行役遠。馬蹄冰雪深。瞻言洛中舊。期我高陽吟。故館哭知己。新年傷客心。相逢豈能飲。惟有涕沾襟。

送琴僧知白

吾聞夷中琴已久。常恐老死無其傳。夷中未識不得見。豈謂今逢知白彈。遺音髣髴尙可愛。何況之子傳其全。孤禽曉警秋野露。空澗夜落春嵒泉。二年遷謫寓三峽。江流無底山侵天。登臨探賞久不厭。每欲圖畫存於前。豈知山高水深意。久以寫此朱絲絃。酒酣耳熱神氣王。聽之爲子心肅然。嵩陽山高雪三尺。有客擁鼻吟苦寒。負琴北走乞其贈。持我此句爲之先。

聽平戎操

西戎負固稽天誅。勇夫戰死智士謨。上人知白何爲者。年少力壯逃浮屠。自言平戎有古操。抱琴欲進爲我娛。我材不足置廊廟。力弱又不堪戈殳。遭時有事獨無用。偷安飽食與汝俱。爾知平戎競何事。自古無不由吾儒。周宣六月伐獫狁。漢武五道征匈奴。方叔召虎乃真將。衛青去病誠區區。建功立業當盛日。後世稱詠於詩書。平生又欲慕賈誼。長纓直請繫單于。當衢理檢四面啟。有策不獻空踟蹰。慚君爲我奏此

曲聽之空使壯士吁。推琴置一作酒恍若失。誰謂子琴能起予。

書宣城修木渠記後奉呈朱寺丞

因民之利無難爲。使民以說民忘疲。樂哉朱君鄣靈堤。導鄣及蠻興衆陂。古渠廢久人莫知。朱君三月而復之。沃土如膏瘠土肥。百里歲歲無凶菑。一作鄣蠻之水流不止。襄人思君無時已。

谷正至始得先所寄書及詩不勝喜慰因書數韻奉酬聖俞

寒日照深巷。柴門朝尚閉。有客自江來。尺書千里至。啟書復何云。但言南北異。南方地常暖。風物稱佳麗。梅驕入新年。蘭臯動芳氣。樂哉登臨興。豈厭江湖滯。伊予方寂寞。刻苦窮文字。萬國會王州。羣英馳雋軌。方朔常苦餓。子雲非官意。歲暮慘風塵。官閑倦朝市。出處一云別。所思寧可冀。春江有歸鴈。但使音書繼。

答梅聖俞

寒日照窮巷。荆扉晨未開。驚聞遠方信。有客渡江來。開緘復何喜。宛若見瓊瑰。一爾乖出處。未嘗持酒盃。官閑隱朝市。歲暮慘風埃。音書日可待。春鴈暖應回。

病中聞梅二南歸

聞君解舟去。秋水正沄沄。野岸曠歸思。都門辭世紛。稍逐商帆伴。初隨征鴈羣。山多淮甸出。柳盡汴河分。楚色蕪尚一作綠。江烟日半一作曛。客意浩已遠。離懷寧復云。宣城好風月。歸信幾時聞。

送蟾上人遊天台

昔年在伊洛。林壑每相從。對掃竹下榻。坐思湖上峯。自言伊洛波。每起滄洲憶。今茲道行遊。千里東南國。都門汴河上。柳色入青煙。流水向淮浦。歸人隨越船。東南遍林巘。萬壑新流滿。小桂綠應芳。江春行已晚。藹藹赤城陰。依依識古岑。一去誰復見。石橋雲霧深。

送徐生秀州法曹

一笑暫相從。結交方恨晚。猶茲簿領困。況爾東南遠。落帆淮口暮。採石江洲暖。黃鶻可寄書。惟嗟雙翅短。

讀山海經圖

夏鼎象九州。山經有遺載。空濛大荒中。杳靄羣山會。炎海積歎蒸。陰幽異明晦。奔趨各異種。倏忽俄萬態。羣倫固殊稟。至理寧一概。駭者自云驚。生兮孰知怪。未能識造化。但爾披圖繪。不有萬物殊。豈知方輿大。

依韻和聖俞見寄

與君結交深。相濟同水火。文章發春葩。節行凜筠筍。吾才已愧君。子齒又先我。君惡予所非。我許子云可。厥趣共乖時。畏塗難轉輟。道家所窮身。老志彌果。每嗟游從異。有甚樊籠鑊。天匠染青紅。花腰呈裊娜。苟能杯酌同。直待冠巾墮。無欺校讎貧。鹽米尙餘顆。

晏太尉西園賀雪歌

陰陽乖錯亂五行。窮冬山谷暖不冰。一陽且出在地上。地下誰發萬物萌。太陰當用不用事。蓋由姦將不
斬。虧國刑。遂令邪風伺間隙。潛中瘟疫於疲氓。神哉陛下至仁聖。憂勤懇禱通精誠。聖人與天同一體。意
未發。口天已聽。忽收寒威還水官。正時肅物凜以清。寒風得勢獵獵走。瓦乾霰急落不停。恍然天地半夜
白。羣雞失曉不及鳴。清晨拜表東上閣。鬱鬱瑞氣盈宮庭。退朝騎馬下銀闕。馬滑不慣行瑤瓊。晚趨賓館
賀太尉。坐覺滿路流歡聲。便開西園掃徑步。正見玉樹花凋零。小軒卻坐對山石。拂拂酒面紅烟生。主人
與國共休戚。不惟喜悅將豐登。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

送吳照鄰還江南

霜前江水磨碧銅。岸背菱葉翹青蟲。吳郎鬢絲生幾縷。不差月上扶桑東。羞見清波照人景。去時黑髮吹
春風。五年歸來婦應喜。從此不問西飛鴻。

答朱案捕蝗詩

捕蝗之術世所非。欲究此語興於誰。或云豐凶歲有數。大孽未可人力支。或言蝗多不易捕。驅民入野踐
其畦。因之姦吏恣貪擾。戶到頭斂無一遺。蝗災食苗民自苦。吏虐民苗皆被之。吾嗟此語祇知一。不究其
本論其皮。驅雖不盡勝。養患昔人固已決。不疑秉蠹投火。況舊法古之去惡。猶如斯。既多而捕誠未易。其
失安在常由遲。洗洗最說子孫衆。爲腹所孕多蠹。始生朝畝暮已頃。化一爲百無根涯。口含鋒刃疾風

雨毒腸不滿。疑常飢。高原下濕。不知數。進退整若隨。金鼓嗟茲羽。孽物共惡。不知造化其誰尸。大凡萬事。悉如此。禍當早絕防。其微蠅頭出。土不急捕。羽翼已就功難施。只驚羣飛自天下。不究生子由山陂。官書立法空太峻。吏愚畏罰反自欺。蓋藏十不敢申。一上心雖惻。何由知。不如寬法擇良令。告蝗不隱捕。以時今苗因捕雖踐死。明歲猶免爲蝥螽。吾嘗捕蝗見其事。較以利害曾深思。官錢二十買一斗。示一作亦以明信。民爭馳。斂微成衆在人力。頃刻露積如京坻。乃知孽蟲雖甚衆。嫉惡苟銳無難爲。往時姚崇用此議。誠哉賢相得所宜。因吟君贈廣其說。爲我持之告採詩。

答蘇子美離京見寄

衆奇子美貌。堂堂千人英。我獨疑其胸。浩浩包滄溟。滄溟產龍蜃。百怪不可名。是以子美辭。吐出人輒驚。其於詩最豪。奔放何縱橫。衆絃排律呂。金石次第鳴。間以險絕句。非時震雷霆。兩耳不及掩。百痾爲之醒。語言既可駭。筆墨尤其精。少雖嘗力學。老乃若天成。濡毫弄點畫。信手不自停。端莊雜醜怪。羣星見機槍。爛然溢紙幅。視久無定形。使我終老學。得一已足矜。而君兼衆美。磊落猶自輕。高冠出人上。誰敢揖其膺。羣臣列丹陛。幾位缺公卿。使之束帶立。可以重朝廷。況令參國議。高論吐崢嶸。惜哉三十五。白髮今已生。近者去江淮。作詩寄離情。口誦不及寫。一日傳都城。退之序百物。其鳴由不平。天方苦君心。欲使發其聲。嗟我非鸞鷲。徒思和嚶嚶。因風幸數寄。警我聾與盲。

立秋有感寄蘇子美

庭樹忽改色。秋風動其枝。物情未必爾。我意先已悽。雖恐芳節謝。猶忻早涼歸。起步雲月暗。顧瞻星斗移。四時有大信。萬物誰與期。故人在千里。歲月令我悲。所嗟事業晚。豈惜顏色衰。廟謀今謂何。胡馬日以肥。

喜雪示徐生

清穹一作空。凜冬威。旱野渴天澤。經旬三尺雪。萬物變顏色。愁雲噓不開。慘慘連日夕。寒風借天勢。豪忽肆陵轢。空枝凍鳥雀。癡不避彈弋。長河寂無聲。厚地若龜圻。陰階夜自照。缺瓦晨復積。貯潔瑩冰壺。量深埋玉尺。凝陰反窮剝。陽九兆初晝。春回百草心。氣動黃泉脈。堅冰雖未破。土潤已潛釋。常聞老農語。一臘見三白。是爲豐年候。占驗勝蓍策。天兵血西陲。萬轍走供億。嗟予媿疲俗。奚術肥爾瘠。惟幸歲之穰。茲惠豈人力。非徒給租調。且可銷盜賊。從今潔黼廡。期共飽麩麥。

賦竹上甘露

梢梢兩竹枝。甘露葉間垂。草木有靈液。陰陽凝以時。深山與窮谷。往往嘗有之。幸當君子軒。得爲衆人知。物生隨所託。晦顯各有宜。聊以助歌詠。兼堪飲童兒。

和對雪憶梅花

昔官西陵江峽間。野花紅紫多爛斑。惟有寒梅舊所識。異鄉每見心一作必。依然爲憐花自洛中看。花上蜀

鳥啼綿蠻。當時作詩。誰唱和。粉堞自折。清香繁。今來把酒對殘雪。卻憶江上高樓山。羣花四時媚者衆。何獨此樹令人攀。窮冬萬木立枯死。玉豔獨發陵清寒。鮮妍皎如鏡裏面。綽約對若風中仙。惜哉北地無此樹。霰雪漫漫平沙川。徐生隨我客此郡。冰霜旅舍逢新年。憶花對雪晨起坐。清詩寶鐵裁琅玕。長河風色暖將動。卽看綠柳含春煙。寒齋寂寞何以慰。卯盃且醉酣午眠。

歸雁亭

荒蹊臘雪春尙埋。我初獨與徐生來。城高樹古禽鳥野。聲響格磔寒毳毼。頽垣敗屋巍然在。略可遠眺臨傾臺。高株唯有柳數十。夾路對立初誰栽。漸誅榛莽辨草樹。頗有桃李當牆隈。欣然便擬趁時節。斤鋤日夕勞耘培。新年風色日漸好。晴天仰見鴈已回。枯根老脈凍不發。遶之百匝空徘徊。頑姿野態煩造化。勾芒不肯先煦吹。酒酣幾欲擗大鼓。驚起龍蟄驅春雷。偶然不到才數日。顏色一變由誰催。翠芽紅粒迸條出。纖趺嫩萼如剪裁。臥槎燒楫亦強發。老朽不避衆豔哈。姹然山杏開最早。其餘紅白各自媒。初開盛發與零落。皆有意思牽人懷。衆芳勿使一時發。當令一落續一開。畢春應須酒萬斛。與子共醉三千盃。

送韓子華

嗟我久不見韓子。如讀古書思古人。忽然相逢又數日。笑語反不共一罇。諫垣尸居職業廢。朝事汲汲勞精神。子華筆力天馬足。驚駘千百誰可羣。嗟予老鈍不自笑。尙欲疾走追其塵。子華有時高談駭我聽。榮

枯萬物移秋春。所以不見令我思。見之如飲玉醴醇。叩門下馬忽來別。高帆得風披飛雲。雖懷有酒不及寫。別後慰我寓於文。

送李太傅知冀州端懿

吾慕李漢超。爲將勇無儔。養十三千人。人人百貔貅。關南三十年。天子不北憂。吾愛李允則。善覘多計籌。虜動靜寢食。皎如在雙眸。出入若變化。談笑摧敵謀。恩信浹南北。聲名落燕幽。二公材各異。戰守兩堪尤。天下不用兵。爾來三十秋。今其繼者誰。守冀得李侯。李侯年尙少。文武學彬彬。河朔一尺雪。北風煖貂裘。上馬擘一作長弓。白羽飛金鏃。臨行問我言。我慚本儒鯁。漢超雖已久。故來尙歌謳。允則事最近。猶能想風流。將此聊爲贈。勉哉行無留。

石篆詩并序

某啓。近蒙朝恩守此州。州之西南有瑯琊山。唐李幼卿庶子泉者。某在館閣時。方國家詔天下求古碑石之文集於閣下。因得見李陽冰篆庶子泉銘。學篆者云。陽冰之迹多矣。無如此銘者。常欲求其本而不得。於今十年矣。及此來。已獲焉。而銘石之側。又陽冰別篆十餘字。尤奇於銘文。世罕傳焉。山僧惠覺指以示予。予徘徊其下。久之不能去。山之奇迹。古今紀述詳矣。而獨遺此字。予甚惜之。欲有所述。而患文辭之不稱。思予嘗愛其文而不及者。梅聖俞蘇子美也。因爲詩一首。并封題墨本以寄二君。乞詩刻於石。

寒岳飛流一作溜落青苔。旁斲石篆何奇哉。其人已死骨已朽。此字不滅留山隈。山中老僧憂石泐。印之以紙磨松煤。欲令留傳在人世。持以贈客比瓊瑰。我疑此字非筆畫。又疑人力非能爲。始從天地胚渾判。元氣結此高崔嵬。當時野鳥踏山石。萬古遺迹於蒼崖。山祇不欲人屢見。每吐雲霧深藏埋。羣仙飛空欲下讀。常借海月清光來。嗟我豈能識字法。見之但覺心眼開。辭慳語鄙不足記。封題遠寄蘇與梅。

題滁州醉翁亭

四十未爲老。醉翁偶題篇。醉中遺萬物。豈復記吾年。但愛亭下水。來從亂峯間。聲如自空落。瀉向兩簷前。流入巖下溪。幽泉助涓涓。響不亂人語。其清非管絃。豈不美絲竹。絲竹不勝繁。所以屢攜酒。遠步就潺湲。野鳥窺我醉。溪雲留我眠。山花徒能笑。不解與我言。惟有巖風來。吹我還醒然。

贈學者

人稟天地氣。乃物中最靈。性雖有五常。不學無由明。輪曲揉而就。木直在中繩。堅金礪所利。玉琢器乃成。仁義不遠躬。勤勤入至誠。學既積於心。猶木之敷榮。根本既堅好。蓊鬱其幹莖。爾曹宜勉勉。無以吾言輕。

春寒效李長吉體

東風吹雲海天黑。飢龍凍雲雨不滴。噴雷隱隱愁煙白。宿露無光瑤草寂。東皇染花滿春國。天爲花迷借春色。呼雲鑱日一作月。恐紅鴛。幾日春陰養花魄。悠悠遠絮縈空擲。愁思一作絲。織春挽不得。高樓去天無幾

尺遠岫參差亂屏碧。

幽谷樂亭一作豐晚飲

一徑入蒙密。已聞流水聲。行穿翠篠盡。忽見青山橫。山勢抱幽谷。谷泉含石泓。旁生嘉樹林。上有好鳥鳴。鳥語谷中靜。樹涼泉影清。露蟬已嘒嘒。風溜時冷冷。渴心不待飲。醉耳傾還醒。嘉我二三友。偶同丘壑情。環流席高蔭。置酒當崢嶸。是時新雨餘。日落山更明。山色已可愛。泉聲難久聽。安得白玉琴。寫以一作朱絲繩。

【答梅聖俞】茲年疑是茲來

【酬聖俞朔風見寄】此詩押兩吟字。一本第一韻作吟寒乃別韻

【聽平戎操】競何事競疑

【書宜城修木渠記後呈朱寺丞】朱名紘。字儀甫。治平中為宜城令。修木渠有功。熙寧二年冬。夫充薦。改大理寺丞。鄭獬為作渠記。公詩當在三年。合入外集。第四卷。誤。實第三。

【奉酬聖俞答梅聖俞】二詩多同而韻異。故兩存之。

【答蘇子美】子美慶曆文粹作僭仲。蓋

【賦竹上甘露】嘗有之嘗一作常。

【歸鴈亭】時發慶曆文粹

【石篆詩序】予嘗一作予常

卷四

古詩三十七首

桐花

猗猗井上桐。花葉何蓑蓑。下蔭百尺泉。上聳陵雲材。翠色洗朝露。清陰午當階。幽蟬自嘒嘒。鳴鳥何啾啾。日出花照耀。飛香動浮埃。今朝一雨過。狼籍黏青苔。斯桐乃誰樹。意若銘吾齋。常聞漢道隆。上下相和諧。選吏擇孝廉。視民嬰與孩。政聲如九韶。百物絕妖災。優優潁川守。能致鳳凰來。到此幾千載。丹山自崔嵬。聖君勤治理。百郡列賢才。嗟爾不自勉。鳳凰其來哉。

思二亭送光祿謝寺丞歸滁陽

吾嘗一作常思醉翁。醉翁名自我。山林本我性。章服偶包裹。君恩未知報。進退奚為可。自非因讒逐。決去焉一作能。能果前時永陽謫。誰與脫韁轡。山氣無四時。幽花常婀娜。石泉咽然鳴。野豔笑而傴。賓歡正誼譁。翁醉已岌峨。我樂世所悲。衆馳予坎軻。惟茲三二子。嗜好其二字一作甚。同頗。因歸謝巖石。為我刻其左。
吾嘗一作常思豐樂。魂夢不在身。三年永陽謫。幽谷最來頻。谷口兩三家。山泉為四鄰。但聞山泉聲。豈識山

意春。春至換羣物。花開思故人。故人今何在。憔悴穎之濱。人去山自綠。春歸花更新。空令谷中叟。笑我種花勤。

堂中畫像探題得杜子美

風雅久寂寞。吾思見其人。杜君詩之豪。來者孰比倫。生爲一身窮。死也萬世珍。言苟可垂後。士無羞賤貧。

和徐生假山

匠智無遺巧。天形極幽探。謂我愛山者。爲山列前簷。頽垣不數尺。萬嶮由心潛。或開如斷裂。或吐似舒鍼。或長隨靡迤。或瘦露崆嵌。陰一作險穴覩杳杳。高屏立巉巖。後出忽孤聳。羣奔杳相參。巒若氣融結。突如鬼鑄鏡。昔歲貶荆楚。扁舟極東南。孤山馬當夾。兩岸臨江潭。常恨江水惡。輕風不留帆。峯巒千萬狀。可愛不可談。但欲借粉繪。圖之掛紈幃。豈如几席間。百態生濃纖。暮雲點新翠。孤煙起朝嵐。況此窮冬節。陰飈積凝嚴。幽齋喜深處。遠目生遐瞻。晝臥不移枕。晨興自開簾。吾聞君子居。出處無常占。卷道或獨善。施物仁貴兼。於時苟無益。懷祿古所慚。嵩山幸不遠。薇蕨豈不甘。自可結幽侶。披雲老溪巖。胡爲不卽往。一室安且恬。辱子贈可愧。因詩以自讒。

送楊員外

予昔走南宮。江湖浩然涉。今來厭塵土。常懷把輕楫。聞君東南行。山水恣登躡。秋江湛已清。樹色映丹葉。

羨君舟插櫓。去若魚鼓鬣。君家兄弟才。門族當世甲。行期薦賢書。疾驛來上閣。

讀梅氏詩有感示徐生

子美忽已死。聖俞舍吾南。嗟吾嘗馳車。而失左右驂。勅敵嘗壓壘。羸兵當戒嚴。凡人貴勉強。惰逸易安恬。吾既苦多病。交朋復凋殲。篇章久不作。意思如膠粘。良田失時耕。草莽廢鋤芟。美井不日汲。何由發清甘。偶開梅氏篇。不覺日掛簷。乃知文字樂。愈久益無厭。吾嘗一作常哀世人。聲利競爭貪。哇咬聾兩耳。死不享韶咸。而幸知此樂。又常深討探。今官得閑散。舍此欲奚耽。頑庸須警策。賴子發其箝。

和人三橋

笳鼓下層臺。旌旗轉長嶼。橋響鶩歸軒。溪明望行炬。北臨白雲澗。南望清風閣。出樹見人行。隔溪聞魚躍。斷虹跨曲岸。倒影涵清波。爲愛斜陽好。迴舟特特過。

初夏劉氏竹林小飲

春榮忽已衰。夏葉換初秀。披荒得深蹊。掃綠蔭清晝。萬竿交已聳。千畝蔚何富。驚雷迸狂鞭。霧籜舒文繡。虛心高自擢。勁節晚愈瘦。雖慚桃李妖。豈愧松柏後。川源湛新霽。林麓洗昏霧。猗猗色可餐。滴滴翠欲溜。況茲夏首月。景物得嘉候。晚蝶舞新黃。孤禽弄清味。窺深入牕蒙。玩密愛林茂。依依帶幽澗。隱隱見孤岫。

林葆縟堪眠。野汲冷可漱。鳴琴瀉山風。高籟發仙奏。暑却自蠲渴。心閑疑愈疚。杯盤雜芬芳。圖籍羅左右。怡然忘簪組。釋若出羈廐。矧予懷一丘。未得解黃綬。官事偶多閑。郊扉須屢叩。新篁漸添林。晚筍堪薦豆。誰邀接羅公。有酒幸相就。

眼有黑花戲書自遣

洛陽三見牡丹月。春醉往往眠人家。揚州一遇芍藥時。夜飲不覺生朝霞。天下名花惟有此。罇前樂事更無加。如今白首春風裏。病眼何須厭黑花。

送朱生

萬物各有役。無心獨浮雲。遂令幽居客。日與山雲親。植桂比芳操。佩蘭思潔身。何必濯於水。本無纓上塵。

雪

時在潁州作。玉月梨梅練絮。白舞鵝鵝銀等字。皆請勿用。

新陽力微初破萼。客陰用壯猶相薄。朝寒稜稜風疑莫。暮雪綏綏止還作。驅馳風雲初慘淡。炫晃山川漸開廓。光芒可愛初日照。潤澤終爲和氣爍。美人高堂晨起驚。幽士虛牕靜聞落。酒壚成徑集瓶罌。獵騎尋蹤得狐貉。龍蛇掃處斷復續。猊虎團成呀且攫。共貪終歲飽麩麥。豈恤空林飢鳥雀。沙墀朝賀迷象笏。桑野行歌沒芒屨。乃知一雪萬人喜。顧我不飲胡爲樂。坐看天地絕氛埃。使我胸襟如洗淪。脫遣前言笑塵雜。搜索萬象窺冥漠。潁雖陋邦文士衆。巨筆人人把矛槊。自非我爲發其端。凍口何由開一噉。

雪晴

悠悠野水來。灩灩西溪闊。曉日披宿雲。荒臺照殘雪。風光變窮臘。歲律新陽月。凍卉意初回。綠醅浮可撥。人閑樂朋友。鳥哢知時節。豈止探芳菲。耕桑行可閱。

琴高魚

琴高一去不復見。神仙雖有亦何爲。溪鱗佳味自可愛。何必虛名務好奇。

竹間亭二首其一已見居士集

高亭照初日。竹影涼蕭森。新篁漸解籜。翠色日已深。雨多苔莓疑。青幽徑無人。尋靜趣久迺得。暫來聊解襟。清風颯然生。鳴鳥送好音。佳時不易得。濁酒聊自斟。興盡卽言返。重來期抱琴。

箕山

朝下黃蘆坂。夕望箕山雲。緬懷巢上客。想彼嵩中人。弱歲慕高節。壯年嬰世紛。漱流羨潁水。振衣嗟洛塵。空祠亂鶩鳥。山木含餘曛。聊茲謝芝桂。歸月及新春。

西園

落日叩溪門。西溪復何所。人侵樹裏耕。花落田中雨。平野見南山。荒臺起寒霧。歌舞昔云誰。今人但懷古。

白兔

天冥冥雲濛濛。白兔擣藥姮娥宮。玉關金鑰夜不閉。竄入滌山千萬重。滌泉清甘瀉大壑。滌草軟翠搖輕風。渴飲泉。困棲草。滌人遇之豐山道。網羅百計偶得之。千里持爲翰林寶。翰林酬酢委金璧。珠箔花籠玉爲食。朝隨孔翠伴。暮綴鸞皇翼。主人邀客醉籠下。京洛風埃不霑席。羣詩名貌極豪縱。爾兔有意果誰識。天資潔白已爲累。物性拘囚盡無益。上林榮落幾時休。回首峯巒斷消息。

偶書

吾見陶靖節。愛酒又愛閑。二者人所欲。不問愚與賢。奈何古今人。遂此樂尤難。飲酒或時有。得閑何鮮焉。浮屠老子流。營營盈市廛。二物尙如此。仕宦不待言。官高責愈重。祿厚足憂患。暫息不可得。況欲閑長年。少壯務貪得。銳意力爭前。老來難勉強。思此但長嘆。決計不宜晚。歸耕潁尾田。

日本刀歌

昆夷道遠不復通。世傳切玉誰能窮。寶刀近出日本國。越賈得之滄海東。魚皮裝貼香木鞘。黃白閑雜鍤與銅。真鍮似金。真銅似銀。百金傳入好事手。佩服可以禳妖凶。傳聞其國居大島。土壤沃饒風俗好。其先徐福詐秦民。採藥淹留卽童老。百工五種與之居。至今器玩皆精巧。前朝貢獻屢往來。士人往往工詞藻。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尙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蒼波浩蕩無通津。令人感激坐流涕。鏽澁短刀何足云。

會峯亭

山勢百里見。新亭壓其巔。羣峯漸靡迤。高下相綿聯。下窺疑無地。杳藹但蒼煙。是時新雨餘。衆壑鳴春泉。林籟靜更響。山光晚逾鮮。崑花爲誰開。春去夏猶妍。野鳥窺我醉。谿雲留我眠。日暮山風來。吹我還醒然。醉醒各任物。雲鳥徒留連。

晚步綠陰園遂登凝翠亭

餘春去已遠。綠水涵新塘。漸愛樹陰密。初迎蕙風涼。高亭可四望。繞郭青山長。野色晚更好。嵐曛共微茫。幽懷不可寫。雅詠同誰觴。明月如慰我。開軒送清光。

聖俞惠宣州筆戲書

聖俞宣城人。能使紫毫筆。宣人諸葛高。世業守不失。緊心縛長毫。三副頗精密。硬軟適人手。百管不差一。京師諸筆工。牌榜自稱述。纍纍相國東。比若衣縫虱。或柔多虛尖。或硬不可屈。但能裝管榻。有表曾無實。價高仍費錢。用不過數日。豈如宣城毫。耐久仍可乞。

贈潘景溫叟

秦盧不世出。俗子相矜誇。治疾不知一作求源。橫死紛如麻。番陽奇男子。衣冠本儒家。學本得心訣。照底窮根厓。冷然鑿五藏。曾靡毫釐差。公卿掃榻迎。黃金載盈車。語言無羽翰。飛入萬齒牙。相逢京洛下。使我驚

且嗟七年慈母病。庸工口啞。恨不早見君。以乞壺中砂。通宵耳高論。飲恨知何涯。警然別我去。征途指煙霞。孤雲不可留。淚線風中斜。

學書二首

蘇子歸黃泉。筆法遂中絕。賴有蔡君謨。名聲馳晚節。醉翁不量力。每欲追其轍。人生浪自苦。以取兒女悅。豈止學書然。自悔從今決。學書不覺夜。但怪西窗暗。病目故已昏。墨不分濃淡。人生不自知。勞苦殊無憾。所得乃虛名。榮華俄頃暫。豈止學書然。作銘聊自鑒。

奉使道中作三首

執手意遲遲。出門還草草。無嫌去時速。但願歸時早。北風吹雪犯征裘。夾路花開回馬頭。若無二月還家樂。爭奈千山遠客愁。

爲客莫思家。客行方遠道。還家自有時。空使朱顏老。禁城春色暖融怡。花倚春風待客歸。勸君還家須飲酒。記取思歸未得時。

客夢方在家。角聲已催曉。忽忽行人起。共怨角聲早。馬蹄終日踐冰霜。未到思回空斷腸。少貪夢裏還家樂。早起前山一作山前路正長。

奉使道中寄坦師

道人少賈海上遊。海舶破散身沉浮。黃金滿篋人所寄。吹簫偶得還中州。羸身歸金不受報。祇取斗酒相獻酬。歡娛慈母終一世。脫棄妻子藏巖幽。蒼煙寥寥池水漫。白玉菡萏吹高秋。夜燃柏子煮山藥。憶此東望無時休。塞垣春枯積雪溜。沙礫威怒黃雲愁。五更匹馬隨鴈起。想見鄴郭花今稠。百年夸奪終一丘。世上滿眼眞悠悠。寄聲萬里心綢繆。莫道異趣無相求。

勉劉申

有司精考覈。中第爲公卿。本基在積習。優學登榮名。吾子齒尚少。加勤無自輕。努力圖樹立。庶幾終有成。

壽樓

碧瓦照日生青煙。誰家高樓當道邊。昨日丁丁斤且斲。今朝朱欄橫翠幕。主人起樓何太高。欲誇富力壓羣豪。樓中女兒十五六。紅膏畫眉雙鬢綠。日暮春風吹管弦。過者仰首皆留連。應笑樓前騎馬客。腰垂金章頭已白。苦貪名利損形骸。爭若庸愚恣聲色。朝見騎馬過。暮見騎馬歸。經年無補朝廷事。何用區區來往爲。

試院聞奚琴作

奚琴本出奚人樂。奚虜彈之雙淚落。抱琴置酒試一彈。曲罷依然不能作。黃河之水向東流。鳧飛鴈下白

雲秋岸上行。人舟上客。朝來暮去無今昔。哀絃一奏池上風。忽聞如在河舟中。絃聲千古聽不改。可憐纖手今何在。誰知着意弄新音。斷我罇前今日心。當時應有曾聞者。若使重聽須淚下。

乞藥有感呈梅聖俞

宣州紫沙合。圓若截郛筒。偶得今十載。走宦一作官南北東。持之聖俞家。乞藥戒羸僮。聖俞見之喜。遽以手磨礪。謂此吾家物。問誰持贈公。因嗟與君交。事事無不同。憶昔初識面。青衫游洛中。高標不可揖。杳若雲間鴻。不獨體輕健。目明仍耳聰。爾來三十年。多難百憂攻。君晚得奇藥。靈根斷離宮。其狀若狗蹄。其香比芎藭。愛君方食貧。面色悅以豐。不憚乞餘劑。庶幾助衰癯。平時一笑歡。飲酒各爭雄。向老百病出。區區論藥功。衰盛物常理。循環勢無窮。寄語少年兒。慎勿笑兩翁。

擬剝啄行寄趙少師

剝剝復啄啄。柴門驚鳥雀。故人千里駕。信士百金諾。搢紳相趨動顏色。閭巷歡呼共嗟愕。顧我非惟慰寂寥。於時自可警偷薄。事國十年憂患同。酣歌幾日暫相從。酒醒初不戒徒馭。歸思瞥起如飛鴻。車馬闕然人已去。荷鋤卻向野田中。

絕句 臨薨作

冷雨漲焦陂。人去陂寂寞。惟有霜前花。鮮鮮對高閣。

聯句三首

冬夕小齋聯句寄梅聖俞 陸經

寒牕明月夜。歐一作夜自明散帙耿燈火。破硯裂冰澌。陸敗席薦霜筇。廢書浩長吟。歐想子實勞我。清篇追曹劉。陸若語侔鳥可。酣飲每頽山。歐談笑工炙輠。駕言當有期。陸歲晚何未果。幽夢亂如雲。歐別愁牢若鎖。雪水漸漣漪。陸春枝將婀娜。客心莫遲留。歐苑一作花葩卽紛墮。何當迎笑前。陸相逢嘲飯顆。歐

劍聯句 范仲淹 陸宗諒

聖人作神兵。以定天下厄。范蚩尤發靈機。干將構雄績。歐橐籥天地開。鑪冶陰陽闢。陸南帝輸火精。西皇降金液。歐炎炎崑岡熒。洶洶洪河擘。范雷霆助意氣。日月淪精魄。陸神氣不在大。錯落就三尺。直淬靈溪泉。橫磨太行石。歐雄雌威並立。晝夜光相射。范提攜風雲生。指顧煙霞寂。陸堅剛正人心。耿介志士跡。歐初疑成夏鼎。魍魅世所適。陸又若引吳刀。犀象謂疑無隔。范截波虬尾滑。脫浪鯨牙直。頑冰掛陰雷。皎月乘孤隙。歐河角起彗氣。雲罅露秋碧。曉鐔星斗瀾。夜匣飛龍宅。范舞酣霰雪回。彈俊球琳擊。鮮搖雪水光。膩刮湘山色。陸青蛟渴雨瘦。素虺蟠霜瘠。歐清音鏘以鳴。寒姿堅且澤。范鬼類喪影響。佞黨摧肝膈。歐一旦會神武。四海屠兇逆。范周王奉天討。商郊千里赤。歐楚子揚軍聲。秦師萬首白。祥輝冠吳楚。殺氣橫燕易。范與君斬鼉足。八極停震虢。歐與君荆鵬翼。三辰增煥赫。莫使化猿翁。辱我爲幻惑。范莫使暴虎人。屈

我執仇敵。滕尊嚴俟冠冕。左右舞干戚。歐功成不可留。延平空霹靂。范

鶴聯句 范仲淹
滕宗諒

上霄降靈氣。鍾此千年禽。范幽閑靖節性。孤高伯夷心。歐頡頏紫霄垠。飄飄滄浪潯。歐岳湛有仙姿。鈞韶
無俗音。范毛滋月華淡。頂粹霞光深。歐目流泉客淚。翅垂羽人襟。滕騰漢雪千丈。點溪霜半尋。范織喙礪
青鐵。脩脰雕碧琳。歐嚴棲干溪樹。澤飲卑朱冷。滕鸞皇自墮篋。燕雀徒商參。范獨翹聳瓊枝。羣舞傾瑤林。
歐病餘霞雲段。夢回松吹吟。滕靜嫌鸚鵡言。高笑鴛鴦淫。范金清冷澄澈。玉格寒蕭森。歐潔白不我恃。腥
羶非所任。滕稻梁不得已。蟻虱胡爲侵。范天池憶鵬遊。雲羅傷鳳沈。滕風流超縞一作素。雅淡絕規箴。歐
相親長道情。偶見銷煩襟。范西漢惜馮唐。華皓欲投簪。歐南朝仰衛玠。清羸疑不禁。滕端如方直臣。處羣
良足欽。范介如廉退士。驚秋猶在陰。范幾誚鷹隼。鷲羈鞬。俄見臨。歐還嗤鳧鷖貪。弋繳終就擒。歐乘軒乃
一芥。空籠仍萬金。滕片雲伴遙影。冥冥越煙岑。范長飈送逸響。亭亭一作幽疑。霜砧。歐蓬瀛忽往來。桑田
成古今。歐願下八佾庭。鼓舞薰風琴。滕

來鷺堂與趙叔平王禹玉王原叔韓子華聯句 嘉祐三年見
華陽集續添

賢侯謝郡歸。從遊樂吾黨。林泉富餘地。卜築疏陳莽。是時春正中。來鷺音下上。若賀大廈成。喜留衆賓賞。
樂得名因談笑。揮墨粲題榜。所夸賢豪盛。豈止池榭廣。人心樂且閑。鳥意頡而頡。吟罇斂花軒。醉枕酣風

幌脩輕雲薄藻棟。初日麗珠網。紅袂生暗香。清絃泛餘響。林深隱飛蓋。岸曲遲去漿。波光欄檻明。竹飛衣
 巾爽。虛容涼樾入。影與文漣蕩。晨飈轉綠蕙。夕雨滋膏壤。嘉辰喜盍朋。命駕期屢往。觴詠陶淑真。世俗
 豈吾傲。洙得以為勝游。蕭然散煩想。公子固好士。世德復可象。今此大基構。不圖專奉養。美哉風流存。來
 葉足師仰。賢侯謂鎮東軍節度觀察留後李端愿

【桐花】花照。一作光照

【假山】自讒。疑字

【送楊員外】南宮。疑是南官

【乞藥有感】斷。一作物常。一作有常

【冬夕小齋聯句】酣飲。前作醺。附談笑一作苑葩。一作苑

【鶴聯句】羽人襟。煩襟。此詩重押襟字。其上疑作矜。